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雜日

著記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曾文正公雜著四卷

門人合肥李瀚章筱泉編次

涇縣洪汝奎琴西

東湖王定安鼎丞參校

陽湖趙烈文惠甫

長沙曹耀湘鏡初校字

卷之一目錄

賦二首大考

如石投水賦

遷後賦

季仙九師五十壽序庚子

錢選制藝序壬寅

雲巖山人詩序代作

課程十二條

補侍講缺呈請代奏謝恩狀癸卯

保守平安歌三首壬子

在擊瀏陽徵義堂餘匪示癸丑

曾文正公雜著 目錄

禁止城中賽會示

禁止詆言閉糴示

催完錢糧示

諭新募鄉勇甲寅

水師得勝歌并序乙卯

陸軍得勝歌丙辰

諭九江賊目林啓容

尤大夫置祭費記戊午

初定營規

愛民歌

卷之二目錄

筆記二十七則己未

營制

營規

馬隊營制

卷之三目錄

諭巡捕門印簽押三條庚甲

解散歌辛酉

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

勸誡淺語十六條

禁據船告示癸亥

曾文正公雜著 目錄

淮鹽運行西岸章程

淮鹽運行皖岸章程甲子

淮鹽運行楚岸章程

淮北票鹽章程乙丑

念陵房產告示八條

剿捻告示稿

剿捻告示四條

批總兵陳國瑞稟申明約束三條

馬勇章程

茶引捐釐章程十條丁卯

卷之四目錄

書贈仲弟六則戊辰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己巳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清訟功過章程

禁私二告示

將赴天津示二子

諭天津士民

照復洋人

筆記十二篇辛未

日課四條

會文正公雜著卷一

如石投水賦（以「陳善閉邪謂之敬」爲韻）

昔者張良之佐漢也，掃落楚，除秦，八紘既奠，六合更新。於是主知彌篤，臣志斯申。有言皆入，無契不真。龍方興而雲鬱，魚欲縱而水鱗。緊進讓於闕下，譬投石於江濱。論古說則上方伊傅，比時英則直壓韓陳。夫其累葉簪纓，一朝兵燹。再納履而能甘一擊，惟而幸免。亦謂藏器之雖良，終虞懷才之莫展。豈知杖策而遇異人，借箸而伸大辯。風雲效其馳驅，草木生其婉孌。將有策其必從，夫何謀之不善。爰乃度評謨，籌大計，權輅銷，畫形勢。銷印趣於一時，奠鼎規以五歲。王三齊以馭淮陰，招四皓以存孝惠。發策無虛，運謀必諦。漢主亦啓其緘，祛其蔽，信從善之如流，乃用人以作礪。本聲入以必通，豈固拒而深閉。爾乃昌言以輔德，納誨以閉邪。惟舊防之有禮，庶磨砥其無瑕。臣稱天授，君曰汝嘉。孟方斯宵，鉞引無差。表臣遇於黃石之上，盟臣心於白水之涯。洵啓心沃心之無愧，詭以水濟水之足誇。且夫西漢之興，名臣薈蔚。蕭曹則隆棟之支，樊鄴亦拔茅之彙。或持釣而王，或販繒而貴。莫不依日月之光，協雲雷之氣。勳名則誓以礪山，知遇則媲美乎璜渭。雖足當汝爲汝翼之稱，要尙非一德一心之謂。惟良也，進忠有術，握算無遺。言者躡足，聽者解頤。明於照燭，快於轉規。量如海而同大，功補天而爭奇。繫萬鈞於一語，涵千頃於片辭。他山可惜，虛谷能卑。固臣

志不可轉也。抑君德實能容之，然孰若我皇上，天縱神明，日躋聖徽。盛業則磐石金甌，澄懷則止水明鏡。方且山垓常藏，冰淵時徹。懸輅而訪謀猷，折檻以旌諫諍。彼漢祖之恢宏，曾何足以方虞廷之明盛。

遠佞賦（以「清問下民常服德」爲韻）

稽古皇之立極，實令範之是程。賢彙征而必擇，奸旁燭而皆明。虞璽讒言而化洽，周除側媚而道亨。緊垂綏於孔氏，等夫佞於鄭聲。蓋將屏檢人於聞遠，而熙上治於穆清。溯往牒之立防，本經邦而不紊。秦詩以媚子成吟，舉謨以孔壬爲訓。所賴特識旁參，神威獨奮。杜厥幾微，嚴其名分。俾國柄非宵小，所干朝綱非弄臣。所儼庶去惡，卽以優賢。而察言成其好問，胡末葉之陵遲。乃擊邪之寬假，伊戾覆乎宋邦。無極傾乎楚社，振蘭怨於讎。騷妻非譏於小雅，鄧氏責其善柔。息夫雄其侈哆，朝鮮神羊。國多害馬，利劍罔請於上方。屈軼莫生於庭下，遂乃蔽英主，排諛臣。賤陵貴，疏間親。氛占翕舌，巧戒批鱗。蠅營營而罔極，虎圈喋喋以前陳。求繫援而通宦豎，假釣黨以陷搢紳。既交託於四國，終肆虐於萬民。且夫佞人之爲厲，非特季世之難防，卽秦交之方卜，亦比匪之恐傷。故是藉閔孺萌於盛漢，許敬宗廁於初唐。抑或朝推香碩，衆仰剛方。蹈中庸於胡廣，飾經術於孔光。固希榮之多術，亦變態其何常。故賢君之遠之也，識燭於無疆。幾沈於未發，指南則先示之型，投北則

後嚴其罰。棄諛士而黜華，進直言而補闕。獎汲黯之忠，崇周昌之
訥。蓋必窮寄譯而屏之，庶以保子孫而貽厥。我皇上，明燭九垓，恩
周八極。久已再靡遺賢，世銷羣慝。然猶懲貝錦之歌，耀干旄之色。
賦媚效於碑微，吁咈聞於益稷。夫是以勵亮直之風，而益懋高深
之德。

季仙九師五十壽序

粵以庚子之年，建寅之月，我仙九夫子大人，奉命視學浙江。
門弟子等，搗侯苞之酒，薦顯父之蒲，恭饒於國門之外。清風在道，
輿從無譁擊節而歌，林木傑其振韻刺船一去，海濤起而移情。
是歲九月，為夫子五秩壽辰，乃復謀郵陳皇邸，遙度龐龐，以祝史
之徵言，希君子之善禮。奚斯頌魯麥邱祝齊斯事雖細，不可闕也。
獨是二首六身，乃藝林之陳語，交梨火杏，亦仙界之浮詞。使徒侈
說長生，揆張繁祉。比附陀移之國，揣作兜率之天。文勝則史，不其
諛矣。若第羨聲華之盛，誇遭遇之隆，則無雙之譽，久齊聲於許慎，
稽古之力，宜覆視夫和榮。中朝大官咸詢以今事古事，海內英彥
早仰為經師，人師。纖縷稱揚，抑又贅矣。夫葆真純固，當推其致此
之由，美意延年，要識其本然之量。毋諛毋贊，請得而言。今夫連抱
之材，經雪虐風饑而成用，步光之劍，因千辟萬灌而稱神。從古至
今，偉人畸士，莫不劬勞撼頓，忍性動心。何者，精神以磨鍊而強，智
慮以艱危而邃。夫子承廉吏之門風，屬結廬之多故，楊太尉代傳

清德，朱仲卿家靡餘財。昔橋蔭之尙依，已疊空之欲恥。既而槐花
強踏，桂樹初榮。跌浪南園，出門西笑。陸生遠適，鴻鶴之品望斯高；
伯樂難逢，驂騑之霜蹶屢屢。由是以吳中才士為國子先生，黃甲
看人，青氈作客。守生涯於織綸，大布嘗世味於朝齏。莫鹽開篋而
觀殘藁，多於敝服。借車而出，飛埃盛於同雲。蓋至壬辰年，以第三
人及第，而前此之抑塞屈蟠，非一日矣。然且不過於心，彌貞於道。
刀無厚而善藏，玉有輝而待賈。此我夫子之歷練也。若夫雙鬢稱
銀，四牡馳征。采東俗之珠民，傳南宮之衣鉢。藥籠儲於江右，竹箭
采於會稽。英蕩持衡，旋回舞袖。斯固時人所震懾，今昔所同矜也。
而夫子胸胸如畏，翬毫痺思。真眼澄空，初心辛苦。魚龍夜冷，燒銀
燭以照遺珠。桃李春開，灑金壺而濡甘露。其於外也，砥節首公，樹
聲示肅。頌川文學，能為執俎之容。魯國諸生，半在門牆之內。修明
雅術，實竭勤勞。今春去浙之前二日，猶指髮髮示國藩曰：「昔校
士臨淄，猶為靡盬。既勤三載，遂見二毛。異時歸自浙東，此穆穆者
殆皓然矣。」鞅掌獨賢，周詩有北山之什。苞直不竭，漢使無南越
之裝。此我夫子之靖共也。聖朝廷試詞臣，數年一舉。夫子再登上
考，洵陟崇階。蘇頌為文，書史防其脫脛。相如作賦，天子幸其同時。
中外人士，亦既傾風而仰鏡，企采而翹華矣。而乃進思退思，大讓
小讓。下問不恥，多聞闕疑。懼書馬之訛，慎霓旌之辯。早朝罷，則陳
書備覽。夜滴深，而吟事方酣。一字未安，較鏘鏘於同輩。片長必獎，
假毛羽於後生。推之石齋家風，過路馬而必賦。髮嬰儉德，衣狐裘

而累年。此我夫子之敬慎也。昔者，崔郾側帽，潘岳奉輿，母養之隆，稱爲盛事。彼皆鄙於節飾，未必篤於屬離。我夫子行不違仁，恩能錫類，感枯魚之銜索，詠有賴之在河。陟岵，載瞻萬里，而白雲無極。循陔嘗采，三春而愛日常暉。曩者瞻依，今茲孺慕，殊榮旣被，令問斯皇。朱壽昌五十之年，效萊子而添綵戲，衛尚書八座之母，有中承以間起居。敦率卮，能爲炙而玉爲酒，孀星卿月，前有輝而後有光。猶復喜懼交深，形聲密察，幾同廁論之親滌，無改菽水之昔歡。此我夫子之孝思也。夫瑞玉常堅，蘊蓄者久也。戶樞不敝，勤勤者恆也。慎戒必恭，聖有謨訓，大德必得。古有明徵，準斯四者，可以言壽矣。國藩醉翁門下之人，補闕春官之士，良苗不實，有負煙鋤。庸樸非材，曾經月斧。金丹許換，共絳帳以聆音。玉署叨陪，乃霓裳之同壽。遙想錦樹山高地，黃花酒熟之天。鸞添望海之樓，弧設重雲之會。官吏黎收而拜，門人纒屬而來。習瓠葉者五百人，祝靈椿以八千歲。何其盛也。繫匏有職，負笈難從。徒瓦奏而杼宣，莫捧觴而饌爵。區區此志，能不懷哉。道阻且長，溯洞在西湖之水。光遠有耀，晝時瞻南極之星。鋪張洪算，脣飾靡祇。知有能者，匪所詳矣。

錢選制藝序

乘椎輪於金根玉輅之旁，夫人以爲陋矣。服草衣卉服於袞冕繡裳之朝，夫人以爲悖矣。甚哉！時之不可已也。泥橛而山，慄夏葛而冬裘，適時則貴，失時則捐。昔馮唐終身不遇，而曰文帝好老。

而臣尙少，武帝好少，而臣已老。豈曰非材，如不適時，何矧夫習制藝以弋取科名，而有不附聲比貌求合時宜者乎。雖然，趨時之道，豈一端哉。天下之事，其始蓋有一二巧者，標新領異，以賦羣聽。其次則能者摹效之，又其次，則拙者剽竊之。摹而效之，是謂風氣，剽而竊之，是謂流弊。不數十年，而昔之新且異者，將厭棄矣。則又有巧者移易之，又數十年，而亦厭棄矣。人情賤同而思異，物窮則變，自古然也。故善趨時者，貴先時，不貴後時。場屋之文，何獨不然。國家以制藝取士，二百年來，爲體屢遷。乾隆嘉慶之際，學者研鍊經義，負聲振采，醜郁葩華。道光初年，稍思文勝，詞豐而義寡，掩蠟其外，而塗泥其中者，往往而有。於是，有志者，慨然思以易之。刊其支蔓，矯以清真，當其始出，若撥霧而見山，厭肥膩而飲太羹也。而今亦二十年矣。諺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成半額。』自往者，標爲清真之目，近乃頗事佻巧。拋棄詩書，或一挑半剔，以爲顯，排句疊調，以爲勁。抑之無實，揚之無聲。所謂歷久而厭棄者，其不然乎。所謂物窮則變者，其將在茲乎。善趨時者，當以此時振翺翔之骨，發鏗筍之響，鏗經史而鑄偉詞，接以好異之人情，驗以將變之風氣。吾知其必有合也。僕不敏，嘗欲采近科墨彙爲一帙，以爲趨時者先聲之導。人事滋劇，卒鮮休暇。同年錢君崙仙，頃出茲編見示，揀新汰弊，先得我心。苟有能者，慕效，則風氣從此移易。錢君其巧者，興抑吾又有說焉。風氣者，必變者也。而規矩者，不變者也。今夫斲木爲輿，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可規可

蠶可水可縣，可量可權，而後出而合轍。深衣之制，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兼以應直，應平，而後非奇褻之服。制藝之有規矩，先輩蓋詳言之。錢君此選，奇正濃淡，不名一能。要其引繩削墨，其有悖於前人之程式者，鮮矣。苟舍是而別求先時之巧，是猶行遠者，有說幅之古，製錦者之不得要領也，將可乎哉。

雲槩山人詩序

（代季師作）

自韓愈氏有言：「懽愉之詞難工，窮苦之音易好。」歐陽公效之，亦稱「詩必窮而後工」。後之論者，大率祖述其說，以謂宮音和溫，難於聳聽，商音悽厲，易以感人。故盛世之巨公，其詩歌往往不及衰世之孤臣。遂客而廟堂卿相，例不能與窮巷憔悴專一之士，角文藝之短長。數十年來，人人相與持是說，而不變。所從來久已。芝昌嘗究觀詩教之終始，竊獨以為未必然也。鄭氏所讓三百篇譜，大抵成周盛時，賢人有位之作爲多。東遷以降，王迹既熄，詩亦替矣。西漢蘇李，東漢班張，號爲能詩，亦當兩京全盛之日。李唐之世，詞人百輩，累迹而興。然世所稱爲「四唐」者，雖愚者亦知有初盛，世貶中晚。蓋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國家鼎隆之日，太和充塞，庶物恬愉，故文人之氣盈，而聲亦上騰。反是，則其氣歉，而聲亦從而下殺。達者之氣盈矣，而志能斂而之內，則其聲可以薄無際，而感鬼神窮者之氣既歉，而志不克剴，然而自中則蹙，闕窮老，而不得一篇之工，亦常有之。然則謂盛世之詩，不敵衰季，卿相不敵

窮巷之士；是二者殆皆未爲篤論。已。吾師長白宮保相國光，輔聖主二十餘年，智深而量遠，東決而閒定，暇曰：以所爲詩二冊見示，芝昌受而讀之，簡肅清夷，不名一能。篇帙不繁，而行役之作，屢從之章，生平政蹟，略備於斯，抑有詩史之遺意。其於六朝唐宋諸家，若合衆金以融一冶，而鑄爲重器。觀者但知器之良，而忘其所采爲誰氏之金也。於時臬清承平，已二百祀，重熙累洽，邇遐禔安。跋行喙息之倫，莫不茹仁踐義，時會可謂極隆。而吾師入總百揆，出領三輔，門生故吏，吐哺延接。天憲出內，曹司白事，手批口答，日以百計。而乃從容揮斥，時從事於吟咏，若行所無事者。才分之優細，什百千萬，如此其遠也。觀吾師所際之時，與夫詩之所詣而後知曩之宗韓。歐之說者，亦所謂察其一，未視其二者哉！既讀竟，因附陳微義，識於簡端，用質知言者焉。道光二十有七年九月某日，門人季芝昌謹序。

課程十一條

（道光二十二年，在京日記）

- 一、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體驗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窳戀。
-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東繙西閱，徒務外爲人。

五、讀史——丙申年，購念三史。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惜極力爲爾彌縫。爾能圈點一遍，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圈點十葉，聞斷不孝。

六、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欲、節飲食。』一時時當作養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十一、作字——飯後寫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積愈難清。

十二、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補侍講缺呈請謝恩狀

(癸卯八月初四日)

新補翰林院侍講，充四川正考官曾國藩爲呈請代奏，恭謝天恩事。八月初三日，接到知會，轉准吏部咨稱：七月十五日奉旨：『曾國藩准其補授翰林院侍講。』欽此。竊國藩楚省非材，山鄉下士，西清待漏，懸四衢之多疏，東觀校書，尤三長之有忝。本年三月初十日，廷試翰詹，猥以蕪詞，上邀藻鑑，列置優等，授翰林院侍講。沐殊寵之逾恆，俾邊陪以不次，旋於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充四

川鄉試正官考。溫綸再捧，寸衷之惶悚彌深，使節初持，萬里而馳，驅未已，適復荷高深之寵，俾眞居侍從之班，愧屢沐夫鴻施，曾無墜露輕塵之報，惟勉勤乎蛾術，益凜臨深履薄之思。所有國藩感激下忱，理合呈請代奏，叩謝天恩，謹呈。

保守平安歌三首

(咸豐二年，在湖南湘鄉本籍作。)

第一 莫逃走

衆人譁言雖滿口，我境切莫亂逃走。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走盡九州并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卻是桃源洞。若嫌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祇怕你們太膽小，一聞譁言便慌了。一人倉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男子縱然逃得脫，婦女難免受煎熬。壯丁縱然逃得脫，老幼難免哭號咷。文契縱然帶著走，錢財不能帶分毫。衣服縱然帶著走，豬牛雞帶一根毛。走出門來無屋住，躲在山中北風號。夜無被鋪牀板，日無鍋飯切菜刀。受盡辛苦破盡財，其實賊匪并未來。祇因譁言自驚慌，惹起土匪吵一場。茶陵道州遭土匪，多因驚慌先走徙。其餘各縣逃走人，多因譁言嚇斷魂。我境大家要保重，切記不可聽譁言。任憑譁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一家安穩不喫驚，十家太平不練兵。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有中柄權。本鄉本土總不離，立定主意不不移。地

方公事齊心新，大家喫碗安樂飯。

第二 要齊心

我境本是安樂鄉，祇要齊心不可當。一人不敵二人智，一家不及十家強。你家有事我助你，我家有事你來幫。若是人人來幫助，扶起籬笆便是牆。祇怕私心各不同，你向西來我向東。富者但願自己好，貧者卻願大家窮。富者很心不憐貧，不肯周濟半毫分。貧者的心更難說，但願世界遭搶劫。各懷私心說長短，彼此有事不相管。縱然親戚與本家，也是丟開不管他。這等風俗實不好，城隍土地都煩惱。萬一鄰境土匪來，不分好歹一筆掃。富無錢米被人搶，貧者飯碗也難保。我們如今定主意，大家齊心共努力。一家有事聞鑼聲，家家向前作救兵。你救我來我救你，各種人情各還禮。縱然平日有仇隙，此時也要解開結。縱然平日打官方，此時也要和一場。大家喫杯團圓酒，都是親戚與朋友。百家合成一條心，千人合做一雙手。貧家飢寒實可憐，富家量力略周旋。鄰境土匪不怕他，惡龍難闖地頭蛇。箇箇齊心約夥伴，闔帝廟前立誓願。若有一人心不諱，舉頭三尺有神明。

第三 操武藝

要保一方好土地，大家學些好武藝。武藝果然學得精，縱然有事不受驚。石頭要打二十丈，石灰礮子也一樣。木板祇要五寸寬，箭箭要中靶子上。石頭灰礮破得陣，又鉞子一齊進。靶子也立一塊板板上，先鑿四箇眼。眼內安箇小木毯，鐵在鋪子尖上留。

祇要技枝戳得準，保守地方總安穩。火器雖然是箇寶，鳥銃卻要鑄得好。火藥也要辦得真，不然炸裂反傷人。銃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演不用他。惟有一種竹將軍，裝得火藥大半斤。三股麻繩緊纏，一礮響動半邊天。件件武藝皆無損，石頭礮子更要緊。石頭不花一文錢，礮子要出一道圈。若是兩箇習得久，打盡天下無敵手。讀書子弟莫驕奢，學習武藝也保家。耕田人家圖安靜，學習武藝也不差。匠人若能學武藝，出門也有防身計。商賈若能學武藝，店中大膽做生意。雇工若能武藝全，又有聲名又賺錢。白日無閒不能學，夜裏學習也快樂。臨到場上看大操，箇箇顯出手段高。各要有義膽與忠肝，家家戶戶保平安。

查拏徵義堂餘匪示

為搜查餘匪事：照得徵義堂匪徒，雖經大兵剿滅，而首犯尙有未獲，餘匪亦多未淨。前因各鄉團查拏匪黨，間有報復仇怨，覬索銀錢之事。本部堂出示嚴禁，妄拏非謂匪黨可以不捕，不株累無辜之平民，乃所以致嚴於真正之堂匪也。近聞古港之局紳各鄉之團總，畏縮不前，查拏日懈。因本部堂有妄拏之禁，而遂謂真匪亦可以不拏。是猶病者因用藥之誤，而遂謂凡病皆可以不藥。殊失我分別良莠之苦心也。今欲重加整頓，再為誅除。差役下鄉，則恐閭閻之被累，兵勇臨境，又恐玉石之俱焚。再四思維，仍當責成古港之局紳各鄉之團總，令其同心躡緝，協力搜查。庶幾耳目

既真，擒拏亦易。爲此示仰局紳團總人等知悉，爾等滌慮洗心，立盟設誓，務期明可以質天地，幽可以質鬼神，上可以對祖宗，下可以對孫子。儻其妄拏一人，妄牽一家，不特不能逃國法之森嚴，亦難逃神明之誅殛。不特不能逃鄉里之控告，亦斷難逃本部堂之訪聞。若其真正之堂匪著名之要犯，自應窮搜力捕，不留餘孽。雖逃往他縣，亦宜越境追之，雖藏匿深山，亦宜設法捕之。其有兩次賞格俱未列名，而實係堂內要犯者，準其一體擒拏。其有賞格雖經列名，而實未入堂爲匪者，許該紳等公同取保，永不查拏。凡人之心跡，愈久愈明。果是匪黨，雖父兄不能曲護，果非匪黨，雖仇人不能栽誣。其有曾經入堂而並不爲匪者，宜開一綫之恩，予以自新之路。取戶族之保結，爲良民之實據。其有經官保釋，及各團保釋未拏者，各宜改過而悛非，毋得怙惡而取戾。若有負固不服，藉口報復，與局紳爲仇，與團衆爲敵，拒捕戰鬪，情同叛逆，立即奔告本部堂行轅。寅時來告，卯時發兵，痛加剿洗，誅及妻孥。是彼之自外生成，非我之好行殺戮也。本部堂刻有鄉團執照，族團執照，爾劉陽各鄉選舉公正廉明之人前來其領，清查戶口，稽察匪類，細加剖別。大彰公道，領此照者，準其搜拏堂匪，未領照者，不許妄拏。爾士民等，體我苦衷，慎之又慎。於除惡務盡之中，寓生道殺人之意。一年之內，不可鬆懈。一犯之疑，不可疏忽。無貽後日之悔，永保百年之安。本部堂有厚望焉。心之曲折，筆不能達。兢兢業業，千萬千萬，毋違特示。

禁止賽會告示

爲禁止賽會事。照得湖南被賊以後，瘡痍未復，官民上下，各宜儆戒，節儉以惜物力，恐懼以迓天和。庶幾挽回於萬一。所有向來迎神賽會，淫樂奢靡之風，應即嚴行禁止。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如有賽會之議，立即遵照停止。儻敢故違，定將倡首承辦之人嚴拏究辦，決不寬貸。各宜凜遵，無違特示。

禁譌傳遏糶告示

爲曉諭事。照得設兵所以衛民，足兵尤貴足食。三者相輔而行，不容稍有偏廢。曩因金陵城外賊船竄回上游，長沙爲水陸交衝之地，適遇青黃不接之時，守禦固應加嚴，日食尤關緊要。是以調集各路兵勇，保我黎民。嚴禁出城米鹽，以實儲備。作未雨綢繆之計。實欲藉以衛民，非欲以累民。今值大兵雲集，新穀將登，正當籌備軍糧吃緊之際，訪聞城廂內外，因有穀米不準出城之示，譌傳不準販運入城，以致商運不至，兵食維艱。竄恐惟利是視之奸民，藉此欺騙無知之花戶，短價販運，接濟盜糧，關係匪輕。合亟示諭。爲此示仰商民人等知悉。嗣後爾等仍各販運穀米入城，照常交易，不得輕聽浮言，自誤生理。其在城各米，如實係鄉民買食二三石，亦準照舊疏通出城。但不準賣給賊船，致干查究。本部院詳諄告誡，無非念切民生。爾等共各懷遵，共圖保衛，毋違特示。

催完錢糧告示

為嚴催早完國課事：照得粵匪稱亂以來，糜費國帑四千餘萬。皇上省宮中之服用，發內府之帑項，不惜罄其所藏，冀為生民除害。即王公大臣，文武官員，無一人不裁減廉俸，無一人不捐助軍餉。而獨於百姓格外體恤，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不特不加賦已也。水旱偏災之縣，又有蠲緩之條，賊匪經過之區，復有寬免之典。不特不抽丁已也。被脅之良民，免其罪而資遣之；被兵之難民，憫其窮而撫卹之。凡在百姓，想亦共聞之，而共知之矣。自古以來，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或十餘年而一遇兵戈，或數十年而一逢劫數。獨至我朝，二百餘年，同享昇平之福。高曾祖父，未曾見干戈鋒鏑之場；老弱壯丁，未曾經轉徙流離之苦。雍正乾隆年間，普免天下錢糧四次。嘉慶道光年間，豁免民閒積欠六次。咸豐元年正月，亦豁免民閒嘉欠錢糧。合計十八省州縣之賦，共免三千萬積欠之銀。上考秦漢，下至前明，孰有如我朝之國泰民安，孰有如我朝之深仁厚澤乎？百姓欲報天家之德，必須早完維正之供。乃近聞民間完納國課，每多遲延抗玩。或下忙已過，而上忙未輸；或前年積欠，而今年猶展。或藉口於旱澇之徵災，而以為可緩；或藉口於書差之浮收，而以為可減。或賄差役，不使帶人入城，以免追比之苦；或詭換冊名，不使糧戶之有著，以免追呼之煩。種種抗延，殊堪深恨。尤有可為痛恨者，一種無賴之游民，滋事之痞棍，聚集村市，三

五成羣。動稱世界已亂，不必完錢糧。愚民無知，將信將疑。亦或將應完之課，故為遲延。不可不嚴行諭禁。為此示諭仰我省紳民人等知悉。務當互相督勸，早完錢糧。族長戒其一族，團總催其一團。無因書差稍有浮收，遂並本分而不交；無因家資稍覺艱難，遂並正供而不納。子貧而徵父母之養膳者，必非孝子；民貧而欠皇家之錢糧者，必非良民。本部堂既以好言誥誡於前，即以刑法懲責於後。如有不趕緊完納者，飭各州縣三日一比，嚴刑重責。幽之圜圈之中，治以軍流之罪。如有游民痞棍，倡為謗言，謂世界已亂，不必完糧者，一經拿獲，即行正法。非本部堂之過嚴也。造此言者，即從賊之亂民也。爾紳民人等，敬聽余言，互相傳述。聖朝之恩，斷不可負。抗欠之罪，斷不少寬。凜之慎之，無違特示。

曉諭新募鄉勇

為曉諭事：照得本部堂招你們來充當鄉勇，替國家出力。每日給你們的口糧，養活你們，均是皇上的國帑。原是要你們學些武藝，好去與賊人打仗拚命。你們平日如不早將武藝學得精熟，將來遇賊打仗，你不能殺他，他便殺你。你若退縮，又難逃國法。可見學的武藝，原是保護你們自己性命的。若是學得武藝精熟，大膽上前，未必即死。一經退後，斷不得生。此理甚明。況人之生死，有命存焉。你若不該死時，雖千萬人將你圍住，自有神明護佑，斷不得死。你若該死，就坐在家中，也是要死。可見與賊打仗，是怕不得

的，也不可害怕。於今要你們學習拳棍，是操練你們的筋力。要你們學習鎗法，是操練你們的手腳。要你們跑坡跳坑，是操練你們的步履。要你們學習刀矛，又是操練你們的技藝。要你們看旗幟聽號令，是操練你們的耳目。要你們每日演陣，住則同住，行則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後，大家退後。是操練你們的行伍，要你們齊心。你們若是操得筋力強健，手足伶俐，步履便捷，技藝純熟，耳目精明，而又大家整心，膽便大了一遇賊匪，放礮的放礮，放鎗的放鎗，刀矛，又，一齊上前。見一個殺一個，見十個殺十個。那怕他千軍萬馬，不難一戰成功。你們得官的得官，得賞的得賞，上不負皇上深仁厚澤，下即可慰本部黨一片苦心。本部堂於爾等有厚望焉。

今將操練日期，開列於後：

- 一、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本部堂下教場，看試技藝，演陣法。
- 一、每逢一四七日午前，著本管官下教場演陣，並看拾鎗、鳥鎗、打靶。
- 一、每逢二八日午前，著本管官帶領赴城外近處，跑坡、搶旗、跳坑。
- 一、每逢五逢十午前，即在營中演連環鎗法。
- 一、每日午後，即在本營演習拳、棒、刀、矛、鎗，又一日不可間斷。
- 一、臨陣有能殺賊一名者，功賞銀十兩，並賞八品軍功。
- 一、殺賊二名者，功賞銀二十兩，並賞六品軍功。

殺賊三名以上者，除功賞銀三十兩外，隨即奏請發營，以千把總補用。

擧獲長髮賊，每名賞銀二十兩，短髮賊，每名賞銀十五兩。

擧獲賊馬一匹，即以其馬充賞。如不願要馬，將馬繳呈，賞銀十兩。

搶獲火藥，每桶賞銀五兩。

搶獲鉛子，每桶賞銀三兩。

搶獲大礮一尊，賞銀十兩；小礮一尊，五兩。

搶獲鳥鎗一桿，賞銀三兩。

搶獲刀矛旗幟，每件賞銀二兩。

打仗奮勇當先，雖未得功，亦隨時酌給賞號。落後者不賞。如

以已物詐功，冒賞者，查出探責四十棍，革除。臨陣退縮者，斬

殺假冒功者，梟首示衆。

打仗陣亡者，照營制，賜卹銀五十兩，燒埋銀十兩。

傷分三等頭等，賞銀三十兩；二等，賞銀二十兩；三等，賞銀十

二兩。

臨陣回身，傷在背者，不賞。

詐傷冒功者，查出細責四十棍，革除。

水師得勝歌

（并序。咸豐五年，江西兩廣水營作。）

咸豐三年十一月，余初造戰船，辦水師。楚中不知戰船爲何物，工匠亦無能爲役。因思兩湖舊俗，五日龍舟競渡，最爲迅捷。短棹長槳，如蚊之足，如鳥之飛。此人力可以爲主者，不盡關乎風力水力也。遂決計仿競渡之舟，以爲戰船。時守備成名標，自長沙來衡州，始告余以廣東快蟹船式，舳板船式。同知褚汝航自桂林來衡州，告余以長龍船式。於是鳩集衡州、永州工匠，又分廠於湘潭。共造快蟹四十號，長龍四十號，舳板八十號，快蟹配四十五人，搖槳者廿八人，鱗八人，長龍配廿四人，搖槳者十六人，鱗四人。舳板配十四人，搖槳者十人，每船舵工一人，頭工一人，礮手數人。四年五月，每船添立管駕者一人，名曰「哨官」。五年十月，每船於槳手中置火彈手數人。於是規模略備。行之三年，而未嘗更易。惟舳板船小，不能置鑪造飯，不能容十餘人寢宿。其中常另雇一民船爲坐船，終非可久之道。若長江大湖，設立水師，而用吾之法，行之，則舳板之坐船在所常變者也。

余既於癸丑冬創造戰船，設立水師十營。甲寅三月二十八日，以五營擊湘潭之賊，連獲大捷。以五營擊璋港之賊，軍士敗潰。五月以後，在長沙復修船隻，重整規模。六月，克復岳州。七月，閏七月，掃蕩岳鄂之間，江面七百餘里，搜剿黃蓋斧頭等湖。八月，克復武昌漢陽。於是水師之規制略定，將卒亦略諳水戰之法。遂製爲『水師得勝歌』，令士卒歌誦，日相習以熟，冀嫻其大略。而其臨陣之神明變化，則有不能及也。歌曰：

三軍聽我苦口說，教你水戰真祕訣。第一船上要潔淨，前仗神靈保性命。早晚燒香掃灰塵，敬奉江神與礮神。第二灣船要稀鬆，時時防火又防風。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擁擠喫大虧。第三軍器要整齊，船板莫沾半點泥。牛皮圈子桂槳楫，打溼水槳封藥箱。羣子包包要纏緊，大子筒筒要合腔。擡鎗磨得乾乾淨，大礮洗得溜溜光。第四軍中要肅靜，大喊大叫須嚴禁。半夜驚營莫急躁，探聽賊情莫亂報。切莫亂打鑼和鼓，亦莫亂放鎗和礮。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張。新手放礮總不準，看來也是打得蠢。遠遠放礮不進當，看來本事也不常。若是好漢打得進，越近賊船越有勁。第六水師要演操，兼習長矛并短刀。湯漿要快舵要穩，打礮總要習簡單。斜斜排箇一字陣，不慌不忙聽號令。出隊走得一線穿，收隊排得一絡連。慢的切莫丟在後，快的切莫走在前。第七不可搶賊贓，怕他來殺回馬槍。又怕暗中藏火藥，末會得財先受傷。第八水師莫上岸，止許一人當買辦。其餘筒筒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平時上岸打百板，臨陣上岸就要斬。八條句句值千金，你們牢牢記在心。我待將官如兄弟，我待兵勇如子姪。你們隨我也久長，人人曉得我心腸。願爾將官莫懈怠，願爾兵勇莫學壞。末會算去先算回，末會算勝先算敗。各人努力各謹慎，自然萬事都平順。仔細聽我得勝歌，升官發財笑呵呵！

陸軍得勝歌（咸豐六年，在江西南昌省城作）

軍聽我苦口說，教你陸戰真秘訣：第一紮營要端詳，營盤選箇好山岡，不要低窪潮溼地，不要一坦大平洋。後有退步前有進，一半見一半藏。看定地方插標記，插起竹竿牽繩繩子圍。出三道圍，內圍略窄外圍寬。六尺牆腳八尺壕，壕要築緊牆要牢。正牆高七尺滿，子牆祇有一半高。爛泥碎石不堅固，雨後倒塌一缸糟。一營祇開兩道門，門外驅逐閒雜人。周圍挖些好茅廁，免得熟天臭氣薰。三里以外把箇卡，日日守卡夜夜巡。第二打仗要細思，出隊要分三大支。中間一支且紮住，左右兩支先出去。另把一支打接應，再要一支埋伏定。隊伍排在山坡上，營官四處好瞭望。看他那邊是來路，看他那邊是去向。看他那路有伏兵，看他那路有強將。那處來的真賊頭，那邊做的假模樣。件件看清件件說，說得人人都膽壯。他吶喊來我不喊，他放鎗來我不放。他若撲來我不動，待他疲了再接仗。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鼠，越打越強如老虎。打散賊匪四山逃，追賊專從兩邊抄。逢屋逢山搜埋伏，隊伍切莫亂分毫。第三行路要分班，各營隊伍莫亂參。四六隊伍走前後，鍋帳擔子走中間。不許爭先太擁擠，不許落後太孤單。選箇探馬向前探，要選明白真好漢。每日先走二十里，一步一步仔細看。遇著樹林探村莊，遇著河水探橋梁。遇著岔路探埋伏，左邊右邊都要防。遇著賊匪來迎敵，飛馬回報不要忙。看定地勢并虛實，遲報一刻也不妨。前有探馬走前站，後有將官押尾幫。過了尾幫落後邊，插他臣箭打一千。第四規矩要肅

靜，有禮有法有號令。哨官管兵莫太寬，營官也要嚴哨官。出營歸營要告假，朝日望日要請安。若有公事穿衣服，大家出來站箇班。營門擺設杖和枷，閒人進來便鎖拳。不許吸煙并賭博，不許高聲大喧嘩。姦淫擄掠定要斬，巡更傳令都要查。起更各哨就安排，傳齊夫勇點名來。營官三夜點一次，哨官每夜點一回。任憑客到文書到，營門一閉總不開。衣服裝扮要料峭，莫穿紅綠惹人笑。哨官不許穿長衣，兵勇不許穿軟料。腳上草鞋緊緊穿，身上腰帶緊緊纏。頭上包巾緊緊紮，英雄樣子都齊全。第五軍器要整齊，各人製件好東西。雜木杆子溜溜圓，又光又硬又發酥。常常在手摸得久，越摸越熱越值錢。鎗頭祇要六寸長，要出楊家梨花鎗。大刀要輕腰刀重，快如閃電白如霜。鎗鏢鑽洗要乾淨，鎗子箇箇要合腔。生漆皮桶盛火藥，動翻動曬見太陽。鋤鐵鏟子要粗大，斧頭要嵌三分鋼。火毯都要親手製，六分淨硝四分礬。旂幟三月換一次，紅的印心白的鑲統領。八面營官四隊長，一面哨官雙樹樹搖出如龍。虎對對走出如鴛鴦，第六兵勇要演藝。清清靜靜莫號嘈，早習大刀並鎗子。晚習扒牆並跳壕，壕溝要跳八尺寬。牆子要扒七尺高。樹箇靶子十丈遠，火毯石子手中拋。閒時尋箇寬地方，又演跑隊又演鎗。鳥鎗手勁習箇穩，擡鎗眼力習箇準。灌起鎗子習打靶，翻山過水習跑馬。事事操習事事精，百戰百勝有名聲。者箇六條句，句好人人唱。熟是祕實兵，勇甘可我盡知。生怕你們喫了虧，仔細唱我得勝歌，保你福多又壽多。

諭賊目林啓容（丙辰十月十三日）

蓋聞知幾爲哲人，謙時爲俊傑。時危勢去，而不覺悟，則爲下愚，徒爲智者之所鄙笑也。自洪秀全、楊秀清倡亂以後，蔓延十省，擄船數萬，自以爲橫行無敵。乃渡黃河者數十萬人，屠戮殆盡，片甲不返，匹馬不歸，而賊勢頓衰。本部堂辦理水師，分佈湖北、江西、燒燬逆舟，截其糧源，而賊勢更衰。泊今年七月，章昌輝誅殺楊秀清、凡東嗣君、西嗣君及楊氏宗族官屬，斬刈無遺。石達開自武昌歸去，幾不免於殺害。金陵內變，而賊勢於是乎大衰。思爾林啓容亦深知之，而深恨之，痛哭而無可如何也。本部堂前年在九江時，統率水陸環攻潯城，林啓容兵單糧少，堅守不屈。本部堂嘉爾有強固之志，官軍拔營以後，爾未嘗屠殺百姓。本部堂嘉爾無殃民之罪，爾在賊黨中，可謂傑出矣。昔之統理賊黨，懾服衆心者，楊秀清也。能知爾能用爾者，楊秀清也。今楊氏既誅，誰能統理而服衆乎？誰能知爾而用爾乎？爾與石達開皆楊氏之黨，章昌輝必思所以除之。章與石不兩立，非章殺石，卽石殺章。縱使石能勝章，而章氏宗族甚多，兵卒甚強，冤冤相報，豈有已時？爾等終不免爲章黨所害，此爾目前之大患也。江西各府，廣東新附之賊居多。外雖歸順，心實猜忌。如圍鄧汪盧諸人，甚不願受爾等之約束。楊秀清未死，彼尙畏爾之強。楊秀清既誅，彼已毫無畏懼。一旦反顏相向，廣西金田之老賊，必爲廣東新賊所仇殺。此亦爾將來之大患也。官

兵攻剿，爾尙有可防守。惟廣東之賊叛爾，章氏之黨仇爾，則防之不勝其防。念爾林啓容不死於官兵，則死於廣東之賊，不死於東賊，則死於章氏之黨，萬無倖全之理。豈不哀哉！本部堂嘉爾有一節之可取，特諭招降。爾能難髮投誠，立功贖罪，奏明皇上，當以待張家強之例待之。可以保身首，可以獲官爵，並可誅戮章黨，以快私讎。一舉而三善備，計之上也。若執迷不悟，抗違天誅，章石爲鵠蚌之持，官兵收漁人之利。楊氏若在，爾死猶有薄名。楊氏族滅，爾死不值一錢。爲禍爲福，在爾一心。決之熟思，吾言無遺。後悔或願，或否？速行凜復。此諭。

先大夫置祭費記

古者大夫之制，別子爲祖，繼別者爲大宗，得立太祖之廟。繼繼祖，繼高曾者爲小宗，得立四親之廟。後世封建不行，別子久廢，無復太祖立廟之稱。而宗法既墮，卽祖禰高曾亦不復有區別。而立禰廟者，時異勢殊，古法不可施於今久矣。金匱秦尙書惠田有言：「後世天下一家，仕宦遷徙，其有子孫繁衍而成族者，則始至之人宜爲始遷之祖，與古之別子無異。」今直省名家鉅族，皆有祠堂，祀其初遷者爲始祖，大率皆比附秦尙書之議而然也。或富貴好禮，分建支祠，亦猶古者小宗親廟之遺意。國藩不肖，託先人之餘蔭，竊祿朝右，承乏六官。遭逢今天子登極，宣宗成皇帝升配大典，覃恩錫類，累封先考王考，曾祖王考，皆爲光祿大夫，姓皆

封一品夫人。而春秋薦享，曾無廟宇，以妥宗祏。竊日無門，麗牲之碑，其奚以宜。嚶皇恩，宏昭世德，永救後嗣子若孫，而作其肅敬之心。咸豐八年四月，吾兄弟居先考之喪，蓋十有四月矣。節序不居，將變而之吉。祭廟之不修，器皿之不備，無財不可爲悅，費用大懼。於是各具白金若干兩，積爲竹亭府君公資，備它日祠廟祭田之需。當明之季，聖清之初，吾曾氏始自衡陽遷居湘鄉。家微也，力田不足，以自給。嘉慶十九年，我王考星岡府君倡建宗祠於衡。道光二十八年，季父高軒創建支祠於湘。奉元吉府君爲祖，遷湘之始祖，本自謚學府君。而支祠祖元吉府君者，以其創業始大也。元吉府君六子，咸豐七年，六公者之裔，各以其祖主附於元吉公祠。其仲曰：「輔臣」府君於國藩爲高祖，王考是生竟希府君，爲我曾祖。王考是生星岡府君，爲我王考。輔臣府君既已升附支祠矣，竟希府君，星岡府君，皆僅積公貲，以供祭具，廟耐之典闕焉。今茲爲竹亭府君積植公貲，異時合三代之蓄，而共建一廟，事其庶易舉乎？戴氏記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說者以謂昭穆僅有祖廟，而無高曾二廟。程子始辨之，以爲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當祭及高祖。馬賈與推闡其說。至我朝宿儒萬斯大氏之倫出，博稽經傳，而大夫士得願祭高曾祖，廟四代，乃確然而不可易。今國藩僅立三親廟，而不言高祖。蓋輔臣府君業已上附支祠，而竟希府君以下三代，皆膺封誥，抑所以表國恩也。其或因事致祭，而上祀輔臣府君，元吉府君，則援禮經千祿及其高祖之例，卽不應

經，而禮緣義起，但求當乎孝子慈孫之心之公，且安者而已矣。若夫田產錢幣存積之法，天家賜物，宗器，奉皮之宜，祭器，供具，圖書，貴重之物，凡應藏於廟者，皆書於冊，立爲科條，其別如左：

一 田產

把戴灣田十六畝，屋宇，池塘，園土。咸豐七年九月十六日，承當王葛氏及男水十之產，去錢二百六十千文。下塘灣田三十畝，屋宇，山塘，園土。咸豐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承當羅道源之產，去錢二百九十六千文。以上二處，每年共納租四十四石二斗。定議置倉貯之，公同封鎖。次年糶出，其錢亦封貯於倉，以是爲常。不許私糶，不許外借。

一 銀錢

國藩出銀百兩，國華出銀百兩，國峯出銀百兩。國演國葆共出銀百兩，定議交國演經營。滿二年，再移交他手。其銀每年秋間糶穀置倉於永豐貯之。次年糶出，其錢換銀，歸貯於家內之倉，或存錢永豐亦可。秋間仍糶穀貯倉，明年糶出，亦如之。以是爲常，不許私支，私糶，不許外借。

一 賜物

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二日，奉內賜宣宗成皇帝遺念衣一件。王佩一事。咸豐元年八月初六日，奉內賜御製詩石刻橫幅一幀。咸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內賜狐皮黃馬褂一件，小刀，火鑪，搬指，荷包，四事。是夕，賊匪偷營，將此四事遺失。咸豐四年臘月三

十日奉內賜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咸豐六年正月十六日奉內賜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咸豐七年正月十三日奉內賜福字一幅，荷包三對。咸豐七年三月十一日，奉賜經理喪事銀四百兩。

謹按以上各物，惟四年臘月二十五夜遺失之四事，謹當由京師照樣買補。其日同受賜者，塔忠武公亦有四事，可以為式也。侯買到後，與各件皆當敬謹尊藏於家廟。其七年賜銀業經用去。當另封四十兩藏之廟內，以誌頒賻非常之恩。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初十日，孝和睿皇后七十萬壽，覃恩誥封竹亭公為憲大夫，妣為恭人。馳封皇岡公為中憲大夫，妣為恭人。誥命二軸。祖父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今天子登極，覃恩加一級，誥封三代誥命四軸。（三代及叔父。）三月十二日，孝和睿皇后升祔，覃恩不加級，誥封本身妻室誥命一軸。四月十二日，宣宗成皇帝升配，覃恩加二級，誥封三代，誥命四軸。（三代及叔父。）——謹按以上各誥軸，宜酌量分貯白玉堂老屋，黃金堂新宅，及將來修立之廟內。

一 宗器

竹亭府君硯池一箇，紅青緞袱。手抄四書文二本。紅青緞袱。

——謹按先大夫課徒二十餘年，皆手此硯，以黑漆為合蓋，無當久矣。國藩昔待親側，見先大夫逢三八課日，則晨起洗硯，謂效法邑中耆宿彭薄墅先生之所為也。手抄文二本，亦肄業雙峯書院師事薄墅先生時之所抄。咸豐七年，余兄弟奔喪歸來，始珍弄。

此二物，以為手澤，各為之袱。——駝色緞緜袍一件，佛青緞緜褂一件，道光二十三年五月國藩以大考二等，蒙恩賞大卷緞二件，遂製袍褂二付。一以奉星岡府君，一以奉竹亭府君。星岡府君以為斂服，竹亭府君之衣尚存。它日祭祀，或陳裳衣。此其一也。文選一部，竹亭府君曾手批者。

一 祭器

錫五事，咸豐七年置。銀爵三，其二在京師帶回，其一係塔忠武公謁師所獻。錫水碗八件，咸豐七年俞刺史所贈。錫碗一席，磁碗一席，紀澤之元配賀安人所置。臨沒時，請捐為祭器。

一 供具

漆棹二十張，漆橙六十條，漆椅十六張，茶几十二張，桐木香几一張，香亭二座。——藍呢桌圍八箇，藍呢彩五疋，錫提鑪四箇，鏡燈四對，紗布燈九對。——以上各件皆咸豐七年治喪時所置。——大鏡屏一架，獅鹿笏一張，并几，執錢櫃一個，柱一個。

——以上各件皆家中往年所置。——謹按藍呢棹圍及綵，僅足為忌日祭祀之供具。其他祀典，皆吉禮也。宜另製紅棹圍，紅綵紅傘之類。其錢櫃及杵，極不足珍。本無與於有無之數，以其向在先大夫臥房之內，親物生慕，故留為祠廟之供具，亦猶宗器之義云爾。

一 圖書

皇清經解三十六套，三百六十冊，陳岱雲太守所贈。國峯裝

釘成籍。廿二史一部。趙玉班太守贈國峯者。計汲古閣十七史以宏簡錄代宋遼金元等史又配以明史。咸豐八年正月國峯自吉安營中寄回。淳化本前後漢書各一部。各六函。注刻前後漢書各一部。各四函。袁漱六太守所贈。國藩許以淳化本後漢書注刻前漢書贈劉君霞仙。其淳化本前漢書注刻後漢書則留藏家廟。此善本不可多得者也。宋板莊子一部。亦漱六太守所送。皆咸豐七年十二月寄到。五禮通考讀禮通考一部。共十二函。百二十冊。文獻通考一部。共八函。一百冊。吳竹莊觀察所贈。咸豐七年十月送到。德化萬刻五經六函。四十冊。萬刻十三經古注八函。八十四冊。萬刻文章軌範一函。二冊。崇仁謝刻通典一部。四函。四十冊。漢魏六朝百三家一函。八十冊。方輿紀要一部。八函。四十八冊。胡刻通鑑一部。八匣。百二十八冊。胡刻文選一部。一匣。二十四冊。日知錄一部。十二冊。三國志一部。八冊。施注蘇詩一部。八冊。前漢書一部。三十冊。長恩書室叢書一部。八冊。四書一部。六冊。以上皆自江西營中帶歸之書。通鑑係國藩奔喪時自行帶回。咸豐七年用硃筆校讀一過。餘係陳季牧張小山先後帶歸。古文辭類纂一部。十二冊。十八家詩鈔一部。八冊。漢書一部。十冊。莊子一部。二冊。南河編年紀要一部。三冊。朱刻說文一部。三冊。以上皆咸豐二年自京帶回之書。朱子綱目一部。十二函。百二十冊。皇朝經世文編一部。八函。八十冊。王刻十子全書四函。三十冊。史漢評林二部。共四十冊。王白田朱子年譜一函。四冊。殿板

周易折中十二冊。殿板性理精義五冊。湖海詩傳文傳二部。共十八冊。浙刻東萊博義一部。朱子全集一部。十三經注疏一部。以上皆家中舊有之書。多係國華國峯所置。或有自京師帶歸者。

初定營規二十二條

築營六條：

築營要在山岡，不可在低溼之處；不可在四面平曠，毫無遮護之處。

看營盤者，插竿牽繩，周圍牽一繩牆。長夫到時，卽照繩牆，築立營盤。

正牆闊寬六尺，子牆腳在內。頂寬一尺五寸，子牆頂寬二尺，正牆高七尺，子牆高三尺五寸。

外壕寬六尺，深八尺。內濠寬三尺，深三尺。凡挖濠之時，每隔二丈留橫路一道。挖畢之時，內濠仍留橫路，外濠概行挖去。

凡一營祇開二門，不許太多。門外築一灣牆。營內支帳房兩層。外層向牆開門，內層向中開門。各留大路，以便出隊。

營外每百人挖茅廩一箇。三箭之外，牽繩牆一道。凡買賣閑人概不許入繩牆之內。

開仗五條：

出隊要分三支支，臨時再多分幾小支。凡有房屋之處，須分一支，以防埋伏。小山之後，須分一支。樹林之中，須分一支。

隊伍要佔住山坡，排立不動。營官要四處往來，登高瞭望。打仗要打箇穩字。賊吶喊，我不吶喊。賊開鎗，我不開鎗。賊來偷撲時，撲一次，我也站立不動。撲兩次，我也站立不動。穩到兩箇時辰，自然是大勝仗。

前隊用好手五百以備衝鋒。後隊要好手五百，以備救敗。中間大隊略弱些也不妨。前隊若小挫，後隊好手出去救敗。前隊若得勝，後隊好手不動，專等收隊時在梢尾行走。

刀矛對殺之時，要讓賊先動手，我後動手。頭一下已過，第二下末來之時，我撥他頭一下，正好殺他。

行路三條：

六成隊伍，走頭一段。四成隊伍，走尾一段。鍋帳、擔子，走中一段。頭次探馬帶七八人，先走二十里。二次探馬先走十里。如遇賊來，頭探先行回報。二探再去，看明虛實續報。如左右有岔路，頭探遣人分路去。如有兩三條岔路，遣兩三起人去探明。看定營盤，頭插竿牽繩。

大軍行畢，五里之後，派一將官押尾，不許有一人落尾旗之後。途中不許有一人進店喫飯。

守夜三條：

紮營之處，凡有來路，派人於五里之外守卡。四五更時，另派親信人在卡。

每棚派兩人守上半夜，派兩人守下半夜。不許打更，止許走。

籌傳令者大聲，接令者低聲。每夜派哨官四人巡更。從二更起，每哨官巡一更，周圍巡查。查本哨，兼查別哨之勇。起更即關營門，無論客來，文書來，均不許開營門。賊來不許出隊，不許點燈，不許吶喊。說話悄悄，靜靜，預備鎗礮、火球，看準再打。

軍器五條：

鎗礮要試過三十次，方免炸裂。鞮子要包緊合腔。

矛桿要樹的，不要竹的。要整樹直，不要橫紋。

錘要八寸長，三寸寬。錘要八寸長，六寸寬。挑土用四方布袋。

盛子藥用生漆皮桶。

旗幟要一色，不宜混雜。

刀矛要常磨，火藥要常晒，火球要親手自製。

愛民歌

（咸豐八年在江西建昌大營作）

三軍箇箇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賊匪害了百姓們，全靠官兵來救人。百姓被賊喫了苦，全靠官兵來作主。第一紮營不貪瀨，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輓石，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鑼和梳。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館。牆築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莫進城市占鋪店，莫向鄉間借村莊。人有小事莫喧嘩，人不躲路莫擁他。無錢莫扯道。

邊菜，無錢莫喫，便宜茶。更有一句緊要書，切莫擲人當長夫。一人被擄挑擔去，一家號哭不安居。娘哭子來眼也腫，妻哭夫來淚也枯。從中地保又騙錢，分派各團并各都。有夫派夫無派錢，牽了騾馬又牽豬。雞飛狗走都嚇倒，塘裏嚇死幾條魚。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走出營來就學壞，總是百姓來受害。或走大家騙錢文，或走小家調婦人。這些地痞做夥計，買些燒酒同喝醉。逢著百姓就要打，遇著店家就發氣。可憐百姓打出血，喫了大虧不敢說。生怕老將不自在，還要出錢去陪罪。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陸軍不許亂出營，水軍不許岸上行。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官兵不搶賊匪搶，官兵不淫賊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搶，便同賊匪一條心。官兵與賊不分明，到處傳出醜聲名。百姓聽得就心酸，上司聽得皺眉尖。上司不肯發糧餉，百姓不肯賣米鹽。愛民之軍處處害，擾民之軍處處嫌。我的軍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聲好。如今百姓更窮困，願我軍士聽教訓。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卷二

筆記二十七則

禮

曾文正公雜著 卷二

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故六官經制大備，而以周禮名書。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禮善說辭者，常足以服人，而強國。戰國以後，以儀文之瑣爲禮，是女叔齊之所譏也。荀卿張載，兢兢以禮爲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張爾岐氏作中庸論，凌廷堪氏作復禮論，亦有以窺見先王之中原。秦惠田氏輯五禮通考，以天文算學錄入，爲觀象授時門；以地理州郡錄入，爲體國經野門；於籌畫之義例，則或駁而不精；其於古者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該，則未爲失也。

赦

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亂羣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獨不然？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蜀人稱亮之賢，厥後費禕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責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國蕪嘗見家有失律者，主者鞭責不及數，又故輕責之。厥後衆士傲慢，常戲侮其管轄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賊。多赦不可以治民，溺愛不

可以治家，寬縱不可以治軍。

世澤

士大夫之志趣，學術果有異於人者，則修之於身，式之於家，必將有流風餘韻傳之子孫，化行鄉里，所謂君子之澤也。就其最善者，約有三端：曰詩書之澤，禮讓之澤，稼穡之澤。詩書之澤，如韋玄成議禮，王吉傳經，虞魏之昆，顧陸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殫述。我朝如桐城張氏，自文端公而下，鉅卿碩學，世濟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徵君以下，世精算學。其六世孫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謂莫紹先緒，而所爲古文詩篇，一時推爲祭酒。高郵王氏，自文肅公（安國）以下，世爲名儒，而懷祖先生訓詁之學，實集古今之大成。國藩於此三家者，常低徊歎仰，以爲不可及。禮讓之澤，如萬石君之廉謹，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東柳氏，宋之藍田呂氏，門庭之內，彬彬焉。有君子之風，余所見近時搢紳，未有崇禮法而不興習，傲慢而不敗者。稼穡之澤，惟周家開國，爾風陳業，述生理之艱難，導民風於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張敦復之恆產瑣言，張揚園之農書，用意至爲深遠。國藩竊以爲稼穡之澤，視詩書禮讓之澤，尤爲可大可久。吾祖先光祿大夫星岡公嘗有言曰：『吾子孫雖至大官，家中不可廢農圃舊業。』懿哉！至訓，可爲萬世法已。

悔吝

吉凶悔吝，四者相爲循環。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無有人非鬼責，是卽謂之吉。過是，則爲吝矣。天道忌滿，鬼神害盈，日中則仄，月盈則虧，易爻多言貞吝，易之道，當隨時變易，以處中當變而守此不變，則貞而吝矣。凡行之而過，無論其非義也，卽盡善之舉，盛德之事，稍過，則吝隨之。余官京師，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闕齋』，恐以滿盈致吝也。人無賢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則可免於災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動心忍性，斯大任之基，側身修行，乃中興之本。自古成大業者，未有不自困心橫慮，覺悟知非而來者也。吝則馴致於凶，悔則漸趨於吉。故大易之道，莫善於悔，莫不善於吝。吾家子弟，將欲自修而免於吝，尤有二語焉：曰『無好快意之事，常存省過之心。』

儒緩

論語兩稱『敏則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藝贍給，裁決如流，此不數數觀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已千，習勤不輟，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幾。余性魯鈍，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讀不能終一行。他人頃刻立辦者，余或沈吟數時不能了。友人陽湖周啟甫（騰虎）嘗謂余儒緩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緩自愧。左傳齊人責魯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臬，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惟其儒書，以爲二國憂。』言魯人好儒術，而失之臬緩，故二國與師來問也。漢書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博，奮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

爲俗邪。』皆斥罷諸吏門下。據轅遂考老，大儒拜起，舒遲。博謂翰「老生不習吏禮，令主簿教之，拜起，閑習。」又以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袴，不中節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寸。」此亦惡儒術之舒緩，不足了事也。通鑑：「涼驃騎大將軍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儒緩機事不稱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務爲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大氐儒術非病，儒而失之疏緩，則從政多積滯之事，治軍少可趁之功。（『王昕儒緩』見北史，王憲從孫，唐相張鎰儒緩，見通鑑二百二十八卷。）

名望：

知識愈高，則天之所以責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則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嚴。故君子之自處，不肯與衆人量長短，以爲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肯自欺，其知識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肯更以鄙小之見貽譏於神明也。

居業：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業。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魏之兗州，唐之晉陽，皆先據此爲基，然後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君子之學道也，亦必有所謂基業者。大氐以規模宏大，言辭誠信爲本。如居室然，宏大則所宅者廣，託庇者衆，誠信則置趾甚固，結構甚牢。易曰：『寬以居之，』謂宏大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謂誠信也。

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誠便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違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洩洩，動盪立不住了。』國藩按：立得住，即所謂居業也。今世俗言：『興家立業』是也。子張曰：『執德不宏，行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亦謂苟不能宏大誠信，則在我之知識，浮泛動盪，指爲我之所有，也不可，指爲我之所無，亦不可。是則終身無可居之業。程子所謂立不住者耳。

英雄誠子弟：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規模宏遠，而其訓誡子弟，恆有恭謹斂退之象。劉先主臨終，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西涼李嵩，手令戒諸子，以爲：『從政者當審慎賞罰，勿任愛憎。近思正遠，違諫，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研覈真僞，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逆詐僞。必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莅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爲寇讎，夕委心膺，靡無負於新舊。事任公平，坦然無類，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爲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爲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降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

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諮詢，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插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宜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數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經營四海之志，而其教誡子弟，則約旨卑思，斂抑已甚。沃波將軍馬援亦曠代英雄，而其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此亦謙謹自將，斂其高遠之懷，卽於卑邇之道。蓋不

如是，則不足以自致於久大。藏之不密，則放之不準。蘇軾詩「始知真放本精微」卽此義也。

氣節 傲

自好之士，多講氣節。講之不精，則流於傲而不自覺。風節守於己者也。傲則加於人者也。漢蕭望之初見霍大將軍（光）不肯露索，挾持王仲翁譏之，望之曰：「各從其志。」魏孫資劉放用事，幸毗不與往來，子敞諫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顧覲之不肯降意於戴法興等，蔡興宗嫌其風節太峻，覲之曰：「幸毗有言，孫劉不過使我我不爲三公耳。」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此三者者，皆風節之守於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張湯，宋環不禮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風節目之矣。然猶不可謂之傲也。以傲加人者，若蓋寬饒之於許伯，孔融之於曹操，此傲在言詞者也。稽康之於鍾會，謝靈運之於孟顛，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於何無忌，王僧達之於路瓊，此傲在儀節者也。息夫躬，歷詆諸公，暨豔，彈射百寮，此傲在奏議者也。此數人者，皆不得令終。大氏人道害盈，鬼神福謙。傲者內恃其才，外溢其氣，其心已不固矣。如蓋孔，稽謝，殷王等，僅以加諸一二人，猶且無德不報，有毒必發。若息夫躬，暨豔之偏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妻子野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蓋俗之量，則價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爲鮮乎。大抵懷材負奇，恆慕人以異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視之，非所願也。韓信含羞於噲等，彭寵積望於無異，彼其素所挾持者，高誠不欲與庸庸者齊耳。君子之道，莫善於能下人，莫不善於矜。以齊桓公之盛業，葵邱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以關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則身敗於徐晃，地喪於呂蒙。以大禹之聖，而伯益贊之，以滿招損，謙受益。以鄭伯之弱，而楚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雖危而得安，自恃者，雖安而易危。自古國家往往然也。故挾貴挾長，挾賢，挾故，勤勞，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恬龍恬侈，恬非恬亂，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譏爾。

陽

莊子庚桑：『楚夫函車之獸介，而難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陽而失水，則蟻能苦之。』國藩按：『陽』，水中石，水涸而見。沙石不得津潤，失所憑依之象。通鑑：『客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蛟蟻制焉。』以蕩爲陽，失其義矣。王介甫和王微之高齋三首：『蕭條中原陽無主，嵬嵬又此憑江淮。』俗本誤作『蕩無主』，亦爲失之。

陵、京、阜、墳、冢、邱

古人於『陵』、『京』、『阜』、『墳』、『冢』、『邱』等字，皆取『山阜高，大厚實』之義，以象凡物之高大厚實。大抵皆稱美之詞。天保詩：『如山如阜，如同如陵。』是善頌善禱之證也。左傳：『有肉如陵，謂大而實也。荀子致仕篇：『節矣欲陵。』注：『陵，峻也。』峻，卽高也。禮記檀弓：『喪事雖遠不陵。』節學記：『不陵節而施陵越也。』西京賦：『陵重嶽。』注：『陵，升也。』皆升高之義也。詩傳：『京，高邱也。』又曰：『大阜也。』左傳：『莫之與京。』言莫與比高也。西京賦：『燎京薪。』謂積薪極高也。左傳：『收管尸以爲京觀。』謂積尸極高也。漢曰：『京兆。』後世曰：『京師。』兆，衆也。師，亦衆也。京，則大也。釋名：『七山曰阜，言高厚也。』詩：『駟鐵孔阜。』以阜比馬之大也。『火烈其阜。』以阜比火之盛也。『爾微既阜。』以阜比被之多也。古歌：『可以阜吾民之財。』西京賦：『百物殷阜。』以阜比財物之富也。土之高且大者，謂之『墳』。詩：『祥羊墳首。』言其首極大也。周禮：『司恒氏共墳燭庭燎。』言其燭極大也。『三墳』，五典。言三皇之書其義極大也。列子天瑞篇：『墳如也。』亦形容其大也。冢，適，皆謂長子，太子也。冢，婦，大婦也。冢，卿，冢，宰，謂六官之長太宰也。女，邦，冢，君，言大君也。乃立冢，土，言大社也。漢書楚元王傳：『邱嫂。』謂長嫂，大嫂也。易：『顛垂拂經於邱頤。』征凶。謂於高處求所養也。以邱爲高也。孟子：『得乎邱民。』爲天子謂成聚之民也。以邱爲大也。推此以論，凡物之高大厚實者，皆可以陵、京、阜、墳、冢、邱等字，擬議而形容之。末世綴文之士，但知阜

字有高大富實之義，而不知墳冢等字與之同類而并稱。又或以陵爲帝王所藏，京爲帝王所居，謂二字有崇高之義，而於墳冢邱壟等字，指爲不祥之文，蓋古字古義之不講久矣。

格、枝、柴、梗

說文：「格，木長兒。」國藩按：凡木之兩枝相交，而午錯者，謂之格。以其枝條交互，故格字有相交之義焉。以其兩枝禁架，故格字有相拒之義焉。以其長條直暢，疏密成理，故格字又有規制整齊之義焉。是三者，皆從本義引伸之者也。朋友曰交游，男女曰交媾，商賈相通曰交易，陰陽相合曰交孚。木之枝格，兩相交際，亦猶是也。論語：「有恥且格。」謂民之心與上相交孚也。大學：「致知在格物。」謂吾心之知，必與事物相麗相交，不可離物以求知也。書曰：「格於上下，格於皇天。」詩曰：「神之格思。」皆訓至也。皆交孚之義也。書曰：「格汝舜。」格汝衆。」詩曰：「神保是格。」皆訓來也。皆引之來相交接也。舟與舟相觸，則必忤，枝與枝相拒，則不入。素問：「陰賊且格。」注：「格，拒也。」周書：「窮寇不格。」注：「格，闔也。」荀子議兵篇：「格者不舍。」注：「格，謂相持拒者。」後漢劉盆子傳注：「相拒而殺之曰格。」通鑑：王賈攻齊，莫敢格者，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皆謂莫能拒禦也。凡曰「扞格不勝」曰「格格不入」曰「廢格不行」曰「沮格不進」皆相拒之義也。至於枝格相交，長短合度，疏密停勻，儼然若有規矩。

木工爲臆格，有曰「冰梅格」有曰「卍字格」者，即取象於樹條之格也。曰「體格」曰「風格」曰「格律」曰「格式」皆從此而引伸之也。孟子：「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注：「格正也。」家語：「口不吐訓格之言。」注：「格法也。」禮：「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注：「格，舊法也。」後漢傳變傳注：「格，猶標準也。凡皆規格之義也。」書：「罔命格其非心。」是亦取格正爲義。而孔疏曰：「格，謂檢括。」斯則望文生訓，有乖古意矣。論語：「有恥且格。」當以交孚爲確義，集解曰：「正也。」亦不免望文生訓之弊。至大學格物之說，聚訟千年，洎無定論。國藩以爲：人心當靈，事物以求知，不可舍事物而言知。朱子曰：「至也是也。其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則於格字求之太深，反多一障耳。

說文：「枝，木別生幹也。」國藩按：幹直而專，枝分而雜，有歧雜之義焉。凡木之枝，斜挺旁出，如相扶倚，有撐持之義焉。枳椇森布，猝不可近，有拒禦之義焉。周秦古書，凡用枝字，大抵不出此三義。易曰：「中心疑者其辭枝。」荀子解蔽篇曰：「心枝則無知。」此岐雜之義也。漢書叔孫通等傳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莊子：「師曠之枝策也。」靈光殿賦：「漂嶢峴而枝拄。」此撐持之義也。史記項羽本紀：「諸將擊服，莫敢枝梧。」魯仲連傳：「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此拒禦之義也。漢書地理志：「漢中淫泆枝柱，與巴蜀同俗。」注：「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亦拒禦之義也。岐雜者，枝字之本義。撐持與拒禦者，枝字引伸之義。後人不

知引伸之義，每疑枝當作支，蓋古訓文不明也。

說文『柴，小木，散材。』楚辭注：『枯木爲柴。』國藩按：小木，枯枝，雜縛一束，謂之柴，世俗之通稱也。由柴字而引申之，有枯槁阻塞之義焉。莊子『柴立其中央。』柴立，猶枯坐也，所謂形如枯木也。外物篇『柴生乎守。』柴，謂梗塞也，言所以閉塞不通者，由於拘守太過也。天地篇『趣含聲色以柴其內。』謂梗塞於胸中也。凡莊子篇中柴字，皆取枯槁阻塞之義。通鑑漢紀『收楊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謝賓客。』胡身之注曰：『柴，塞其門也。』又魏紀『朱桓言於吳王曰：『曹休戰必敗，敗必走走，必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虜。』胡身之注曰：『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國藩按：柴，卽塞也。以兵阻塞此路，非更以柴塞之也。胡氏於漢紀注近之於魏紀注失之。

方言『凡草木，刈人，自關以東，或謂之「梗」。』國按：藩凡木之臃枝，無卒枝，零葉者，世俗通謂之梗。在樹而生者，謂之枝，斫伐在地而枯者，則謂之梗，謂之柴矣。梗，字有臃直之義，又有阻塞之義。爾雅釋詁『梗，直也。』方言『梗，略也。』吳都賦注『梗概，臃言也。』東京賦注『梗概，不織密也。』此臃直之義也。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贖禳之事。』鄭注『梗，禦未至也。謂未至之凶災，先梗而禦之。』此阻塞之義也。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此謂蕩蕩王道，而政化不能流行，忽致梗塞也。毛傳『梗，病也。』此望文生訓，非其義也。杜注左傳曰『病也。』廣雅亦曰『病也。』

此承毛傳而誤者也。格枝柴梗四字，在後世以爲死字，在古人常引伸其義，而活用之。荀明乎死字活用之法，而周秦古書故訓之不可通者寡矣。

乾白素坐

史記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晉書潘岳傳：『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國藩按：服如二說，皆望文生訓，非本義也。沒者，謂沒入人之財物也。凡財物入官者曰『籍沒入官。』子女入官者曰『沒入爲奴爲婢。』或曰沒入奚官，乾沒者，謂無故而沒入人財物，潘岳傳之乾沒，謂無故而取高爵厚祿，當知止足也。韓愈詩：『乾愁萬斛，湯自解。』謂無故而自愁也。『乾死窮山竟何俟。』謂無故而枉死也。又有曰『白』者，與乾字義略相等。通鑑晉劉毅上疏曰：『徒結白論，而品狀相妨。』胡氏注曰：『白，素也。白論，猶空言也。』又陳賴遺王導書曰：『先白望而後實事。』胡注：『白望，猶空名也。』國藩按：無故而獲譽望也。又世俗諺曰：『白說。』謂無故而空說。曰『白餽。』謂空餽，此一語也。又有曰『素』者，與『乾』字『白』字義略相等。詩：『不素餐兮。』注：『素，空也。謂無故而空餐也。』史記『命曰素封。』注：『素，空也。謂無故而自得比於封爵也。』又有曰『坐』者，與『乾』字『白』字『素』字義亦相等。通鑑後出師表：『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謂無

故而自致强大也。燕城賦：『驚砂坐飛。』此謂無故而自飛也。此四字，注家多失之。

又劉裕有『白直隊』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又『元魏尔朱榮乞追贈亡者』白民贈郡鎮。胡注：『身無官爵，謂之白民。』猶言白丁也。又唐元載取民間粟帛，什取八九，謂之白著。高雲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務剝削江淮之人多白著。』

疇人等人，內人，何人。

古者隨其所指，皆稱曰人。以職言，則如周禮之『牛人』，『犬人』，『雞人』，『龜人』，『酒人』，『漿人』，『管人』，『鹽人』，是已。以地言，則如春秋之『魯人』，『齊人』，『晉人』，『楚人』，『衛人』，『宋人』，『王人』，『周人』，是已。名之美者，則曰『聖人』，『神人』，『至人』，『天人』，『完人』，『全人』，『見莊子』，『美人』，『詩簡兮』，『佳人』，『通鑑』，『曹子丹佳人』，名之惡者，則曰『小人』，『隗人』，『讒人』，『佞人』，『儉人』，『奸人』，『傲人』，『亂人』，『見莊子徐無鬼』，又有隨事而命名者，曰『亡人』，曰『義人』，曰『叛人』，曰『降人』，曰『官人』，『韓愈王適墓志』，曰『軍人』，又有承上文而稱之者，史記『麻書』曰：『疇人子弟』，此承上文言明於曆算之人也。通鑑『魏紀』曰：『典章謂等人口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此承上文言應募臨陣之人也。漢書『萬不疑傳』，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此承上文言詐稱戾太子之人也。通鑑『宋』

紀曰：『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曰：『內人尙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此承上文以妻妹及伯母兩姑爲內人也。凡此皆臨文立義，非有一定之主名也。今世俗以內人專指妻妾，蓋失其義。又或以疇人專指明於曆算者言之，亦爲失考。阮共台相國作縣人傳，殆襲譌而承謬耳。

家人，白衣，齊民，平民。

家人，白衣，皆如稱庶人也。漢書『汲黯傳』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家之子也。』高祖本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光武紀：『劉縯不事家人居業。』皆謂不學庶人家之操作也。外戚傳：『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師古曰：『家人，言凡庶匹夫。』游俠傳：『子獨不見家人家婦邪？』亦謂庶人家之寡婦也。通鑑：『劉向曰：『家人尙不欲絕種祠。』注：『家人謂庶人家也。』漢書：『董賢欲求蕭咸女爲婦咸曰：『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通鑑：『吳人多言祥瑞。』韋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謂尋常人家皆有言祥瑞之書也。通鑑：『魏文帝祀太祖於洛陽建始殿如家人禮。』亦謂以庶人之禮祭之也。柳宗元文：『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邪？』國藩按：此亦謂凡民父子，猶賈誼之言『布衣昆弟』也。書『康誥』曰：『亦』

惟君惟長，不能厭家人。竊謂亦當指庶人百姓言之。各傳注皆謂不能齊家，失其義矣。

白衣，猶言布衣，卽齊民也。風俗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史記：「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皆謂以齊民而爲天子之三公也。後漢書崔駰傳：「憲諫以爲不宜與白衣會。」孔融傳：「與白衣稱衡，跌蕩放言。」晉書閻續傳：「薦白衣南安朱沖可爲師傅。」皆謂「布衣無職」者也。晉書胡奮傳：「宣帝伐遼東，以白衣侍從左右。」通鑑：「薛訥以潁河之役免官，以白衣爲防禦使，破吐蕃。」劉仁軌以征遼免官，以白衣從軍，平百濟。五代南唐宋齊邱歸弟，白衣待罪。皆謂落職之後，與庶人無異也。漢書兩龔傳：「聞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亭長掌固之屬。」此亦望文生訓，非通義也。三國志呂蒙傳：「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此亦謂齊民，不著兵卒衣也。通鑑：「山陽曹偉，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帝聞而誅之。」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望見白衣人送酒。」皆謂平民也。歐陽公送田書序曰：「反衣，白衣。」顧甯人日知錄，引李泌衣白，及趙世家願得黑衣之缺，若別有所謂白色之衣者，皆非確義。

文

文字者，以代語言，記事物名數而已。其流別，大率十有一類。著作數陳，發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爲類有二。無韻者曰著作，辭

論之類；有韻者曰詞賦。敷陳之類，人有所著，吾以意從而闡明之者，其爲類一。曰敘述。注釋之類，以言告於人者，其爲類有三。自上告下曰詔語，檄令之類；自下告上曰奏議，獻策之類；友朋相告曰書問，賤贖之類，以言告於鬼神者，其爲類一。曰祝祭，哀弔之類。記載事實，以傳示於後世者，其爲類有四。記名人曰紀傳，碑表之類；記事蹟曰敘述，書事之類。記大綱曰大政典禮之類，記小物曰小事雜記之類。凡此十一類，古今文字之用，盡於此矣。其九類者，佔畢小儒，夫人而能爲之。至詞賦敷陳之類，大政典禮之類，非博學通識殆庶之才，烏足以涉其藩籬哉。

造句約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愜適。雄奇者，裏瑋俊邁，以揚馬爲最，詭恣肆，以莊生爲最，兼擅裏瑋詭恣之勝者，則莫盛於韓子。愜適者，漢之匡劉，宋之歐曾，均能細意處貼，樸屬微不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強。企愜適者，詩書醞釀，歲月磨鍊，皆可日起而有功。愜適未必能兼雄奇之長，雄奇則未有不愜適者。學者之識，當仰窺於瓌瑋俊邁，該詭恣肆之域，以期日進於高明。若施手之處，則端從平實愜適始。

友人錢唐戴醇士（熙）嘗爲余言：「李伯時畫七十二賢像，其妙全在鼻端一筆。面目精神，四肢百體，衣褶繡紋，皆與其鼻端相準相肖。或端拱而凝思，或欹斜以取勢，或若列仙古佛之殊形，或若鱗身蛇軀之詭趣，皆自其鼻端一筆以生變化，而卒不離其宗。」國藩以謂斯言也，可通於古文之道。夫古文亦自有氣焉。

有體焉。今使有人於此，足反居上，首顧居下；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則見者謂之不成人。又或顛隲於齊，肩高於頂；五管在上，兩髀為脅；則見者亦必反而卻走為文者，或無所專注，無所歸宿，漫行而不知所裁，氣不能舉其體，則謂之不成文。故雖長篇鉅製，其精神意趣之所在，必有所謂鼻端之一筆者。譬若水之有幹流，山之有主峯，畫龍者之有睛，物不能兩大，人不能兩首，文之主意亦不能兩重，專重一處，而四體停勻，乃始成章矣。

知道者，時時有憂危之意，其臨文也亦然。仲尼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蓋深有見於前聖之危心遠慮，而揭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即夫子之釋咸四困三解，上等十一卦之交辭，抑何其惕厲而深至也！蓋德經乎世變之多端，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博識乎義理之無盡，則不敢為臆斷專決之辭。自孟子好為直截俊拔之語，已不能如仲尼之謙謹，而況其下焉者乎？後世如諸葛武侯之書牘，舒餘簡遠，差明此義，而曾子固亦有宛轉思深之處。外此則辭與意俱盡，尚何謙謹之有，或辭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嘗置慮於其間，又烏知所謂憂危者哉？

斂侈伸縮

凡為文用意，宜斂多而侈少，行氣宜縮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孔子處，亦不過辭昌語快，用意稍侈耳。後人為文，但求其氣

之伸；古人為文，但求其氣之縮。氣恆縮，則詞句多澀；然深於文者，固當從這裏過。

古文辭類纂正誤

桐城姚姬傳郎中（肅）所選古文辭類纂，嘉道以來，知言君子，羣相推服，謂學古文者，求諸是而足矣。國藩服膺有年，竊見其中亦小有謬誤，茲摘舉如左：

司馬遷自序中述其父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諸家，互有得失，而終以道家為本。此自司馬氏父子學術相傳如是，其指要則談啓之，其文辭則遷之為之也。在白序篇中，僅文中之一段，故無首尾裁成之迹。今姚氏割此為一篇，而標其目曰『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失其義矣。遷作五帝本紀，夏本紀所引堯典禹貢等書，尚多改經文之舊。此述其父之語，豈獨無所刪改？且如管晏列傳中，管仲自述感鮑叔之言，豈得塗錄以為管仲之文。淮陰侯傳中，韓信說高祖定三秦一節，豈得塗錄以為韓信之文邪？

漢書匡衡傳『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云云。』國藩按此疏凡三條，妃匹一也，經學二也，威儀三也。自妃匹之際，至遠技能止第一節，言妃匹也。自竊見聖德純茂，至宜究其意止，第二節，言經學也。自臣又聞聖主之自為勸諭周旋，至末第三節，言威儀也。今姚氏錄此文，標其目曰『戒妃匹勸經學疏』，是於三條獨遺其一，而於班書所敘若未之深究者，亦一失

也。

甲乙：

甲、乙、丙、丁、古來皆以記事物之次第。有以爲宮館之次第者，如曰甲館（漢書外戚傳）曰甲第（漢書張敖傳）甲觀（庚信哀江南賦）曰丙殿（漢書元后傳）曰丙舍（王羲之有丙舍墓田）是也。有以爲帷帳之次第者，如曰甲乙之帳（漢書東方朔傳）是也。有以爲科目之次第者，如唐明經，本有甲、乙、丙、丁四科，而其實唯有丙、丁第，進士本有甲、乙二科，而實唯乙科。明法以全通爲甲通，八以上爲乙是也。有以爲藏書之次第者，如唐四庫書，以經、史、子、集分甲、乙、丙、丁四部。隋於東都觀文殿構屋貯書，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是也。有以爲卷帙之次第者，如李善注文選分賦甲、賦乙，以至賦癸，詩甲、詩乙，以至詩庚，司馬溫公通鑑分漢獻帝爲十卷，甲乙至癸，晉安帝亦十卷，甲乙至癸，是也。有以爲律令之次第者，如曰令甲、令乙、令丙（後漢書章帝紀）是也。有以爲算法者，如勾爲甲股，爲乙弦，爲丙高，爲甲高，對衝爲乙，地平爲丙，北極出地爲丁，南極出地爲戊，是也。有以爲官名者，如漢之戊校尉，已校尉，明之甲字庫大使，及乙字、丙字、戊字、庫大使是也。有以爲姓氏次第者，如南朝王謝北朝崔盧皆稱甲乙，鉅族是也。有以爲假名者，如史記萬石君傳，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及獄吏田甲（史記韓安國傳）齊宦者徐甲（漢書高五王傳）

罪生甲，福歸乙。（韓非子）張甲、王乙、李丙、趙丁。（梁范縝神滅論）等是也。有以記夜時之早晚者，如本始元年四月壬戌甲夜地節，元年正月戊午乙夜（漢書天文志）自甲夜至五鼓（三國志曹爽傳）四月三日丙夜一籌（晉書趙王倫傳）是也。推之凡物，有高下品第者，皆可以甲乙區之。凡人等子虛烏有者，皆可以甲乙稱之。溫庭筠詩：往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則失其義矣！

成敗無定：

漢晁錯建議削藩，厥後吳楚七國反，景帝誅錯，而事以成。明齊泰、黃子澄建議削藩，厥後燕王南犯，建文誅齊黃，而事以敗。我朝米思翰等建議削藩，厥後吳耿三叛竝起，聖祖不誅米思翰，而事以成。此三案者，最相類，或誅或宥，或成或敗，參差不一。士大夫處大事，決大疑，但當熟思是非，不必泥於往事之成敗，以遷就一時之利害也。

唐昭宗以王室日卑，發憤欲討李茂貞、賁宰相，杜讓能專主兵事，杜讓能再三辭謝，言：「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厥後李茂貞進逼興平，禁軍敗潰，京城大震，茂貞表請誅讓能，讓能曰：「臣固先言之矣。」上涕下不能禁，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尋賜自盡，斯則無故受誅，其冤有甚於晁錯、齊泰、黃子澄。昭宗既強之於前，復誅之於後，此其所以爲亡國

之君也。國落在軍時，有一時與人定議，厥後敗挫，或少歸咎於人，不能無稍露於辭色者，亦以見理未明故耳。

後唐鬱王慮石敬瑭之將反，李崧、呂琦勸帝與契丹和親，薛文遇沮之。帝欲移石敬瑭鎮鄆州，文遇力贊成之。厥後，敬瑭果反，引契丹大破唐兵。唐王見薛文遇曰：『我見此物肉顛！』幾欲抽佩刀刺之。大氏事敗而歸，咎於謀主者，唐人之恆情也。

勉強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性本善，自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本性日失，故須學焉。而後復之。失又甚者，須勉強而後復之。喪之哀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衰麻苦塊，視物而痛創，自至。蹙踊號呼，變節而涕洟隨之，是亦可勉強而致哀也。祭之敬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自盥至薦，將之以盛心，自朝至晨，勝之以強力，是亦可以勉強而致敬也。與人之和也，不可以僞爲者也。然揖讓拜跪，人不答而已，則下之筐篚豆籩，意不足，而文則先之，是亦可以勉強而致和也。凡有血氣，必有爭心。人之好勝，誰不如我？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強恕之事也。一日強恕，日日強恕，一事強恕，事事強恕，久之則漸近自然。以之修身則順而安，以之涉世則諧而祥。孔子之告子貢，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無先於此者。若不能勉強而聽其自至，以頑鈍之質，而希生安之

效。見人之氣類與己不合，則隔膜棄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復能勉強自抑，舍己從人。傲惰彰於身，乖戾著於外，鮮不及矣。莊子有言：『刻核太甚，則人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董生有言：『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故勉強之爲道甚博，而端自強恕始。

功效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則妄矣。未施敬於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於民，而欲民之信我，鹵莽而耕，滅裂而耘，而欲收豐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數也。在易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无攸利。』胡瑗釋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漸。在乎積日累久，而後能成其功。是故爲學既久，則道業可成，聖賢可到。爲治既久，則教化可行，堯舜可至。若是之類，莫不由積日累久而後至，固非驟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爲事之始，責其長久之道，永遠之效，是猶爲學之始，欲亟至於周孔爲治之始，欲化及於堯舜，不能積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於貞正之道，見其因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無所利。』孔子曰：『欲速則不達。』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雞伏卵，不舍，而生氣漸充。如燕營巢，不息，而結構漸牢。如滋培之木，不見其長，有時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但知所謂功，不知所謂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爲稼於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燠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自有此應。』此言有眞積力久之功，而後有高厚悠遠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謂其人曰：『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稿矣。』此言不俟時候之至，而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蘇軾曰：『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識水，聞於沒人，而求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

君子小人

陳容有言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無間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所爲而爲之謂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所爭祇在幾微。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一不如是，則流入小人，而不自覺矣。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爲

蓋世之勳，惟之以予子爲義，以輕輕爲信，以齷齪爲廉，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須積誠以相感，而動疑主恩之過薄，朋友之交，貴積漸以相孚，而動忽知己之罕觀，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詡詡然，號於衆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詡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

越寨攻敵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記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諸軍與子勛將袁顛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迫，進退疑阻，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洞狀，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與世。與世率其衆，泝流稍上，露復退歸。如是者累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河白

過鵝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寨已多，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蹙，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輒近，船入洞，與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并進，胡收兵而下，與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豬圻賊軍，袁頭等在上游之濃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鵝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濃湖鵝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鵝尾濃湖并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泰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宿豫，鎮淮陽，成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誓勞永遠。」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尙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郢州刺史請方諸以徐文盛軍在

西陽不設備，（西陽卽今黃州。）侯景以江夏空虛，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郢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處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被，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柵口，侯瑱屯東岸之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湖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瑛等徐出，蕪湖蹙其後。西南風翻爲瑛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以燒其船。瑛發拍以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瑛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瑛軍而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瑛軍自後蹙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既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功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甯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寨北出，

興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胡三省注曰：泌欲使建寧自靈夏並豐勝雲朔之塞，直擣媯檀，攻范陽之北。光弼自太原取恆定以攻范陽之南。）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擣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再爲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食乾，晡整羈勒，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饒其城爲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蔡之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麾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塞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

而行，鄂人不敢備。國藩按楚岳州東北，與吳爲鄰。嘉魚陸口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塞進攻而勝者也。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卽澶淵，今開州。）王彥章進逼鄆州。（今東平府。）唐臣李紹宏等請棄鄆州，與梁約和。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淳，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釁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從之。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丑，至曹州。己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塞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塞而進攻，亦險機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自下流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塞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鄆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下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

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蘄州，秦曰綱據田家鎮，我舟師越蘄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十四日，蘄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十五日，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啓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午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廿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九江。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九江安慶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才為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兵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為主，攻者為客。守營壘者為主，攻者為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為主，後至者為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為客，後吶喊放鎗者為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戳第一下者為客，後動手即格鬪而即戳者為主。中間排隊迎敵為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為奇兵。屯宿重兵，堅紮老營，與賊相持者為正兵，分出遊兵，驟忽無常，伺隙狙擊者為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恃以禦寇者為正兵，多張疑陣，示

人以不可測者為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為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為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為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為近之。今以牛羊犬豕，而就屠烹，見其悲號於割刺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為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籍，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為和悅，或為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髀平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而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

克勤小物

古之成大業者，多自克勤小物而來。百尺之樓，基於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積也。萬石之錡，一銖一兩之所累也。文王之聖，而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

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則無小無大，何事之敢慢哉？諸葛忠武爲相，自杖罪以上，皆親自臨決。杜慧度爲政，纖密一如治家。陶侃綜理密微，雖竹頭木屑，皆儲爲有用之物。朱子謂爲學須銖積寸累，爲政者亦未有不由銖積寸累而克底於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書，魏明帝自案行尙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爲後世所譏，以爲天子不當親理細事。余謂天子或可不親細事，若爲大臣者，則斷不可不親。陳平之問錢穀不知，問刑獄不知，未可以爲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苟爲博物君子，必見其箸述滿家，抄撮累篋；苟爲躬行君子，必見其容色之晬盜，徒黨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見其所居民悅，所去民思；苟善治軍，必見其有戰則勝，有攻則取；若不以目所共見者爲效，而但憑心所懸揣者爲高，則將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以望空爲賢而笑勤恪。何晏鄧颺之徒，流風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細事，皆墮壞於冥昧之中。視者賢者，皆見拒於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業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許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爲行簡之本，蓋必能敬，乃無廢事也。我宣宗成皇帝臨御三十年，勤政法祖，每日寅正而興，省覽章奏，卯正而畢，事無留滯。道光二十九年，聖躬不豫，自夏徂冬，猶力疾治事，不趨簡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皇四子代闈章奏，召見大臣，即今上皇帝也。對事甫畢，而宣宗龍馭上賓。蓋以七十天子，篤病半載，其不躬親庶政者，僅彌留之頃耳。爲人臣者，其

敢自暇自逸，以不親細事自諉乎。

千盾禦牌

周禮：「夏官司兵，掌五盾。」注：「千櫓之屬。」其名未蓋聞也。「司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注：「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說文：「盾，敵也，所以扞身蔽目。」揚子方言：「盾，自關而東，或謂之敵，或謂之千，關西謂之盾。」說文：「櫓，大盾也。」玉篇：「櫓，城上守禦望樓。」韻會：「戰陣高巢車，亦爲櫓。」太公六韜篇：「陷堅陣，敗強敵，武翼大櫓，提翼小櫓。」國藩按：千也，盾也。櫓也，其製不可得而盡見，然大抵千盾形制較小，一手執之，可以衛身蔽目；藩盾則形制自大，或二三人執之，不等。城上望樓之櫓，則一方倚城，三方必有遮蔽；戰陣巢車之櫓，則一方出入，三方必有遮蔽，與盾之僅蔽一面者異矣。至六韜之大櫓，小櫓，則亦僅蔽一面，差同于盾也。

通鑑：晉義熙八年，劉裕至荊州，伐劉毅，軍人擔彭排戰具。
（注：「彭排」即今之「旁排」，所以扞鋒矢。孫愐曰：「植彭排。」釋名曰：「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梁普通五年，北魏將崔延伯等既破莫折天生，進擊万俟醜奴，於安定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唐代宗初，立僕固懷恩等破史朝義於洛陽，馬璘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賊左右披靡。（注：「牌」古謂之「楯」。晉宋之間謂之

「彭排」南方以皮編竹爲之，以捍敵。北人以木爲之。左傳：「樂祁以楊楯賈禍。」蓋北方之用木也久矣。國藩按：劉毅之彭排，馬臻之牌，卽古之楯也。崔延伯之排城，則較大矣。殆興周禮之藩楯六韜之大楯相類。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卽古之楯也。有圓牌卽今之藤牌也。統謂之曰「攔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干楯，所以扞禦矢石，今之攔牌，所以扞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挂，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清潔張挂，礮子一過卽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烏鎗子如梧子大者，或有法以禦之。檣鎗子，劈山礮子，凡如大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避，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植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兵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干楯、檣排、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鴻（特衡）治軍刁斗森嚴，諫不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意，在武昌時，嘗獨立

城下呼賊以礮擊之。賊發十餘礮，不能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殉難。殞我壯士，人百莫贖。此則剛毅太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爾。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令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其法以鐵先鍊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蒲荷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鑛，亦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過，截鐵條之端，置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大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蓋莫甚於此矣。然海疆尙未靜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

營制

一營之制

營官親兵六十名，親兵什長六名，分立前後左右四哨，哨官四員，哨長四名，護勇二十名，什長三十二名，正勇三百三十六名，伙勇四十二名，一營共五百人。營官一員，哨官四員在外。

營官親兵之制

親兵六隊，一隊劈山礮，二隊刀矛，三隊劈山礮，四隊刀矛，五

隊小鎗六隊，每隊什長一名，親兵十名，伙勇一名，計六隊，共七十二名。

一哨之制：

前後左右四哨，每哨哨官一員，哨長一名，共護勇五名，伙勇一名。每哨八隊，一隊拾鎗，二隊刀矛，三隊小鎗，四隊刀矛，五隊拾鎗，六隊刀矛，七隊小鎗，八隊刀矛。每隊什長一名，伙勇一名，共拾鎗隊，正勇十二名，合什長伙勇爲十四名。其刀矛小鎗隊，正勇十名，合什長伙勇爲十二名。每哨一百零八人，計四哨兵，四百三十二人。

長夫之制：

營官及幫辦人等，共用長夫四十八名。搬運子藥、火繩、及一切軍裝等項，共用長夫三十名。

親兵，每劈山礮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六隊，共長夫十四名。如拔營遠行，營官另撥公夫，幫拾劈山礮哨官、哨長及護勇五人，共夫四名。四哨共夫十六名。每拾鎗隊，用長夫三名；每刀矛小鎗隊，用長夫二名；計四哨拾鎗八隊，共長夫二十四名；刀矛小鎗二十四隊，共長夫四十八名。

以上各項，共長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營，計每百人用夫三十六名，祇許減少，不許增多。

薪水口糧之制：

營官月給薪水銀五十兩，不扣建。又月給辦公費銀一百五十兩，不扣建。凡幫辦及管賬目、軍裝、書記、醫生、工匠、薪糧、並置辦旗幟、號補各費，在內。聽營官酌用。

哨官每員，日給銀三錢，

哨長每名，日給銀二錢，

什長每名，日給銀一錢六分，

親兵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

護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五分，

正勇每名，日給銀一錢四分，

伙勇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

長夫每名，日給銀一錢。

以上大建，月支銀二千八百九十二兩二錢；小建，月支銀二千八百零二兩四錢六分。

軍中浪費，最忌官員太多，夫價太多。今立定限制，無論官多官少，官大官小，凡帶千人者，每月支銀不准過五千八百兩。凡統萬人者，每月支銀不准過五萬八千兩。凡帶百人者，用長夫不准過三十六名。凡帶千人者，用長夫不准過三百六十名。

小口糧及卹賞之制：

凡新立營頭，奉札招勇，挑定後，無論勇夫，每名每日給小口糧錢一百文，帶至大營，上憲派員點名後，再行起支。大口糧，凡陣亡者，卹銀三十兩。受傷頭等者，賞銀十五兩。二等者，銀十兩。三等者，銀五兩。成廢者，另加。

外省招勇做照楚軍薪糧之制：

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招勇，在本省勦賊者，照楚軍章程不減者，凡五項：

營官薪水辦公費，每月支二百兩。（不減）

哨官每日支三錢，哨長每日支二錢。（不減）

什長每日支一錢六分。（不減）

伙勇每日支一錢一分。（不減）

長夫每日支一錢。（不減）

其照楚軍章程酌減二分者，凡兩項：

親兵護勇，每日支一錢三分。（已減二分）

賊，則全不減。）

正勇每日支一錢二分。（已減二分）

帳棚之制：

營官、幫辦、書記、軍火等，共用夾帳棚八枝，單帳棚二架。

哨官、哨長、護勇，共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二架；四哨同。親兵每隊夾帳棚一架，單帳棚一架，六隊同。

正勇每隊單帳棚二架，三十二隊同。以上共夾帳棚十八架，單帳棚八十架。

綠領之制：

凡統領自帶一營，本營之薪水、公費及夫價，已足敷用。此外，從優酌加。凡統至三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銀百兩，加夫十名。統至五千人以上者，每月加銀二百兩，功夫二十名。統至萬人以上者，每月加銀三百兩，加夫三十名。

營規：

招募之規：二條

招募兵勇，須取其保結，造具府、縣、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冊，各結附冊，以便清查。

募格，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士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

日夜常課之規：七條

五更三點皆起，派三成隊，站牆子一次。放醒儼，聞鑼聲則散。黎明，演早操一次。營官看親兵之操，或幫辦代看。哨官看本

哨之操。

午刻點名一次，親兵由營官點，或幫辦代點，各哨哨長點。日斜時演晚操一次，與黎明早操同。

燈時，派三成隊站牆子一次，放定更礮，聞鑼聲則散。

二更前點名一次，與午刻點名同。計每日夜共站牆子二次，點名二次，看操二次。此外，營官點全營之名，看全營之操，無定期，約每月四五次。

每夜派一成隊站牆，唱更。每更一人輪流替換。如離賊甚近，則派二成隊，每更二人輪流替換。若但傳令箭而不唱者，謂之暗令。仍派哨長親兵等常常稽查。

紮營之規

八條

紮營之地，忌低窪潮溼，水難洩出。忌坦地平洋，四面受敵。忌坐山太低，容山反高。忌斜坡半面，礮子易入。

紮營之地，須擇頂上寬平，旁面陡峻者。（四面陡峻者難得，或一面二面陡峻，亦好。）擇背山面水者。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亦難擇此好地。但或前或左或右，有一面阻水者，即易禦敵。擇砍柴挑水便益者。（汲道最關緊要，如為賊所斷，則不可守。）每到一處安營，無論風雨寒暑，隊伍一到，立刻修挖牆濠。一時成功未成之先，不許休息，亦不許與賊搦戰。

牆子須八尺高，一丈厚，築牆子不用門板，竹木，裏外皆用草

坯土塊砌成。中間用土築緊，每築尺餘，橫鋪長條小樹，庶免雨後崩裂之患。上有餘礮眼，內有子牆，為人站立之地。

濠溝須一丈五尺深，愈深愈好。上寬下窄。濠中取出之土，須覆於二丈以外，不可太近，不可堆高。恐大雨時，客土仍流入濠中也。

花籬用木，須粗大約長五尺餘，埋土中約深二尺，堅築旁土，以攀搖不動為主。或用二三層，或用五六層。

凡牆子濠溝，花籬三者闕一不可。牆子取其高而難登也，濠溝取其深而難越也，花籬取其難避近前也。曰壘，曰壁，曰上城，名雖不同，皆牆子之類也。曰池，曰塹，曰陷馬坑（不甚寬長，其上虛鋪以土。）曰梅花坑（亂挖深坑，約四五尺，大小無定。）名雖不同，皆濠溝之類也。曰木城（立木圍排，周圍如城。）曰柵（亦係立木，不必周圍皆有。）曰梅花樁（亂釘者，曰梅花樁，分層次者，曰花籬笆。）曰鹿角（樹之有杈者。）曰拗馬樁，曰拒馬，曰檔木（中有橫木，用小木斜穿，以架於地。）曰地刺（用竹削尖釘於地。）曰鐵蒺藜，曰鐵菱角，名雖不同，皆花籬之類也。牆子祇可修築一道，濠溝則兩道，三道更好，花籬等則五層，六層更好。

一營開兩門。前門宜正大，後門宜隱僻。營官中軍帳對前門。中留甬道宜闊，親兵各棚紮甬道兩旁，前哨紮前門，後哨紮後門。左哨紮左右哨紮右兩帳相距略寬，以留水火之路。營外開廁數處，宜遠，營內開廁兩處，專備夜間之用。火藥挖一地窖，上覆草棚。

用泥塗之，仍安氣眼，免其潮溼。

行路之規 三條

凡拔營時，以七成隊預備打仗，以三成隊押夫。若賊在前，則七成隊走前，鍋帳擔子走中間；以三成隊在後押之。若賊在後，則以三成隊走前，押鍋帳擔子同行，留七成隊在後防賊。如有十營八營，同日拔行，則各營七成隊伍分行行走。不許此營之隊參入彼營隊中，尤不許鍋帳擔子參入七成隊中。至押夫之三成隊，專押本營之鍋帳，擔子不許此營與彼營混亂。

凡拔營，須派好手先走，或營官或統領或哨官，哨長皆可擇其善看地勢，善看賊情者向前探看。在大隊之前十里，或二十里，仔細看明。一探樹林，二探村莊，恐有賊匪埋伏在內。身邊帶七八箇人，每遇一條叉路，即派一人往看。若遇過橋，過渡，尤須謹慎，恐大隊過水之後，遇賊接仗，進則容易，退則萬難。

每營派一弁在後押尾，凡鍋帳擔子過完之後，查明恐有病者落後。又恐本營勇夫在後滋事，又恐游勇假名滋鬧。

禁擾民之規

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義。除莠去草，所以愛苗也，打蛇殺虎，所以愛人也。募兵勦賊，所以愛百姓也。若不禁止騷擾，便與賊匪無異，且或比賊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萬語，一言

以蔽之曰愛民。特撰愛民歌，令兵勇讀之，歌曰：（歌已見前）

禁洋煙等事之規 條七

禁止洋煙：營中有吸食洋煙者，盡行賣革。營外有煙館賣煙者，盡行驅除。

禁止賭博：凡打牌押寶等事，既耗錢財，又耗精神，一概禁革。

禁止喧嘩：平日不許喧嚷，臨陣不許高聲。夜間有夢魘，亂喊亂叫者，本棚之人推醒，各棚不許接聲。

禁止姦淫：和姦者賣革，強姦者斬決。

禁止謠言：造言謗上，離散軍心者，嚴究變亂是非，講長說短，使同伴不睦者，嚴究張皇賊勢，妖言邪說，搖惑人心者，斬。

禁止結盟拜會：兵勇結盟拜會，鼓衆挾制者，嚴究結拜哥老會，傳習邪教者，斬。

禁止異服：不許穿用紅衣、綠衣、紅帶、綠帶，不許織紅瓣線，不許紮紅綠包巾，印花包巾，不許穿花鞋。

稽查之規 五條

查號補小印：號補上有大印數字，各營皆然。其每營官又須另有小印私記，印於補上，以便稽查。
查口號：每夜發二字做口號。查營時，遇著人來，低聲呼

上一字；來者即低呼下一字應之。錯者登時擊問，以防奸細。若人多混雜之地，日間亦發二字做口號，以便稽查。

查衙——每日派什長及親兵數人，至營盤附近街市稽查。如有擾民者，吸洋煙賭博者，立即擊回究辦。

查出營——各勇必掛號執票，方准出營。如守門人不驗票，擅放者，重責名勇夫不服查者，責革。

查私留外人——各勇夫如有親友來營，須報明本什長、哨長，至營官處掛號，方准留宿。違者重究。

卷三

馬隊營制

- 一、營哨官給馬壹匹。營哨馬勇貳拾肆名，每名給馬壹匹。營官親兵捌名，每名給馬壹匹。
- 一、營官月給薪水銀肆拾兩，公費銀肆拾兩；馬肆匹，馬夫貳名，火夫壹名，長夫捌名。
- 一、幫辦壹員，月給銀拾陸兩；馬壹匹，長夫壹名。
- 一、字識壹名，月給銀伍兩。
- 一、哨官拾員，每月給銀玖兩陸錢，雜費銀壹兩貳錢，馬夫壹名，棚夫壹名。
- 一、先鋒官伍員，每月給馬壹匹，月給口糧銀伍兩肆錢，雜費銀

陸錢。伍人共爲壹棚，馬夫貳名，火夫壹名，棚夫壹名。

親兵捌名，每名給馬壹匹，日給銀壹錢肆分，雜費銀月給陸錢。以肆名爲壹棚，每棚馬夫貳名，火夫壹名，棚夫壹名。

步隊親兵什長壹名，日給銀壹錢陸分。步隊親兵拾名，日給銀壹錢伍分。共爲壹棚，火夫壹名。此專備營官差遣，及出隊時留守營盤之用。毋許再向各哨派人當差。

馬勇日給銀壹錢肆分，雜費銀月給陸錢。每肆名爲壹棚，馬夫貳名，火夫壹名，棚夫壹名。

搬運軍械、草料、公長夫肆拾名，凡長夫每名日給銀壹錢，火夫每名日給銀壹錢壹分。

營官領藍夾棚貳架，白單棚壹架；幫辦領藍夾棚壹架，白單棚壹架。馬隊親兵領白單棚貳架，馬圈棚子貳箇。步隊親兵領白單棚貳架，每哨領藍夾棚壹架，白單棚陸架。馬圈棚子柒箇。

每營月給燭壹百伍拾箇，油貳佰箇。

每營百馬之內，每年准報倒斃叁拾陸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另於哨弁兵勇雜費銀內，每月扣出叁錢，作爲添補馬匹。

公項名曰朋馬銀。營官總理其事，月派哨官一員，輪流經管。遇有馬匹額外倒斃，及病瘦不堪馳使者，即行抽撥此項，隨時採買添補。

每馬月給秣料草豆銀貳兩，每年叁肆伍等月青草正茂，可

以放食，每馬減銀伍錢，祇給壹兩伍錢。

一、馬鑿鐵匠號掛旗幟大小掃把鐵刮竹槽出自營官公項。

一、修補鞍上坐褥布履後鞵轡頭哨官兵勇自辦。

一、籠頭偏繩哨官兵勇自辦。

一、馬藥錢營官出自公費哨弁兵勇出自雜費。

一、更換鞍轡油皮韉肚帶及拴肚帶寬皮條拴蹬窄皮條皮扎鐵嚼全副馬鎗弓箭腰刀扎草刀草料口袋由軍械所辦給。

一、凡紮營之處先擇斜坡掘地貳弓以爲馬圈可拴肆馬兵勇之棚即與馬圈棚子相對哨官之棚亦與哨官馬圈相對凡

支馬圈之時兵勇肆名與馬夫貳名親自鋤挖如馬圈辦理不妥將該哨官分別嚴懲。

諭巡捕門印簽押

凡爲將帥者以不騷擾百姓爲第一義。凡爲督撫者以不需索屬員爲第一義。督撫與屬員交涉以巡捕門印簽押三處爲最。明日起早經過地方即是與州縣交涉之始。茲特嚴定條約願巡捕門印簽押敬聽而牢記之。

第一、不許凌辱州縣。人無貴賤賢愚皆宜以禮貌相待。凡簡慢傲惰人施於己而不能堪者已施於人亦不能堪也。往昔見督撫過境其巡捕門印簽押及委員等見州縣官皆有倨侮之色。嚴厲之聲實可痛恨。今當痛改惡習凡見州縣及文武屬員總以

和顏遜詞爲主不可稍涉傲慢致啓凌辱之漸。

第二、不許收受銀禮。凡自愛者絲毫不肯苟取於人。凡收人禮物其初不過收茶葉小菜之類漸而收及鞍馬衣料漸而收及金銀古玩其初不過投贈之情漸而笑索授意漸而誅求逼勒賄賂公行皆始於此。爾後我巡捕門印簽押務各自愛不准收受絲毫禮物。即茶葉小菜至親密友贈送微物若非稟明本部堂再三斟酌者概不准收。倘有隱瞞收受者重則枷號棍責輕則遞解回籍。

第三、不許薦引私人。凡巡捕門印簽押勢之所在人或不效不從或其親族或其舊識或薦至各將營營或薦入州縣衙門縱有過失互相隱蔽勾通袒護爲患甚大。自此次告戒之後概不准薦人入將領之營入州縣之署亦不准各營各署收受。

以上三條巡捕門印簽押三處各寫一分貼於座右如其自度不能即趁早告退。若其在此當差即小心凜遵本部堂既告戒爾等亦加倍則行敬惕。凡接見文武屬員無論大小雖至佐雜外委亦必以禮貌相待斷不以厲色惡聲加人。至送禮物者一概謝絕不收。無論茶葉小菜以及裁料衣服書籍字畫古玩器皿金銀食物均皆不收。亦不薦人入武員之營文員之署。此三者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各隨員指摘諍爭立即更改。

咸豐十年五月諭巡捕門印簽押三處

解散歌

(咸豐十一年，安徽祁門大營作)

莫打鼓來莫打鑼，聽我唱箇解散歌。如今賊多有緣故，大半都是擄進去。擄了良民當長毛，箇箇心中都想逃。官兵若殺務從人，可憐冤枉無處伸。良民一朝被賊擄，盡喫千辛并萬苦。初擄進去就挑擔，板子打得皮肉爛。又要煮飯又搬柴，上無衣服下無鞋。看看頭髮一寸長，就要逼他上戰場。初上戰場眼哭腫，又羞又恨又懂懂。向前又怕官兵砍，退後又怕長毛斬。一年兩載髮更長，從此不敢回家鄉。一封家信無處寄，背地落淚想爺孃。被擄太久家太貧，兒子餓死妻嫁人。半夜偷逃想回家，層層賊卡有盤查。又怕官軍盤得緊，跪求饒命也不准。又怕團勇來訛錢，搶去衣服并盤纏。種種苦情說不全，說起閻王也心酸。我今到處貼告示，凡是脅從皆免死。第一不殺老和少，登時釋放給護照。第二不殺老長髮，一尺二尺皆遺發。第三不殺面刺字，勸他用藥洗幾次。第四不殺打過仗，丟了軍器便釋放。第五不殺做偽官，被脅受職也可寬。第六不殺舊官兵，被賊圍捉也原情。第七不殺賊探子，也有愚民被騙使。第八不殺網送人，也防鄉團網難民。人人不殺都膽壯，各各逃生尋去向。賊要聚來我要散，賊要擄來我要放。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千妥又萬當。往年在家犯過罪，從今再不算前帳。不許縣官問陳案，不許仇人告舊狀。一家骨肉再團圓，九重皇恩真浩蕩。一言普告州和縣，再告兵勇與團練。若遇脅從難民歸，莫搶銀錢

莫到衣。

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

(時咸豐十一年，在東流大營)

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作吏，則親驗命盜案，親查鄉里；治軍則親巡營壘，親得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晰，大條理，小條理，始條理，終條理，先要驍得開，後要括得攏，是也。眼到者，著意看人，認真看公牘，是也。手到者，於人之短長，事之關鍵，隨筆寫記，以備遺忘，是也。口到者，於使人之事，警衆之辭，既有公文，又不憚再三苦口丁寧，是也。余近與寮友論治事之法，錄貽芋仙共證之。

讀古書以訓詁爲本。作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忘語爲本。治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右八者，余庚申六月書於日記冊中，用以自警。厥後軍事無利，每於家書中錄此，以誡子弟。芋仙屬書居官格言，因錄一通。此八者，後四語尤爲吃緊，或出或處，不可離也。

以才自足，以能自矜，則爲小人所忌，亦爲君子所薄。——老莊之旨，以此爲最要。故再三言之而不已。南榮越巖糲，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國藩每讀之，不覺失笑。以仲尼之溫恭儉讓，常以周公才美驕吝爲戒，而老子猶曰：『去汝

之躬，矜與容智。雖非事實，而老氏之所惡於儒術者，舉可知已。莊生尤數數言此。吾最愛徐無鬼篇中語曰：『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曖姝姝，而私自悅也。』又曰：『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古之善爲詩古文者，其工夫皆在詩古文之外。若尋行數墨，以求之索之愈迫，則去之愈遠矣。——余好讀歐陽公送徐無黨南歸序，乃知古之賢者，其志趣殊不願以文人自命。東坡讀少陵許身稷契及舜禹十六相等句，以謂此老胸中大有事在。太抵經綸雷雨，關乎遭際，非人力所能強。至於襟期澹泊，遣外聲利，則學者人人可勉也。

勸誠淺語十六條

勸誠州縣四條

（上而道，府下而佐，雜以此類推。）

一曰治署內以端本：——宅門以內曰上房，曰官親，曰幕友，曰家丁，頭門以內，曰書辦，曰差役。此六項者，皆署內之人也。爲官者，欲治此六項人，須先自治其身。凡銀錢一分一毫，一出一入，無不可對人言之處，則身邊之人不敢忘取，而上房、官親、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書案牘無一不躬親檢點，則承辦之人，不敢舞弊，而書辦、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訟：——管子、荀子、文中子之書，皆以嚴刑爲是。以赦宥爲非。于產治鄭諸葛治劔王猛治秦，皆用嚴刑，以致久安。

爲州縣者，苟盡心於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結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結，不得不刑惡人，以伸善人之氣。非虐也，除莠所以愛苗也。懲惡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訊不結，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爲寬和，實糊塗耳。懶惰耳。縱姦惡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農事以厚生：——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擾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賊，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爲第一要務。病商之錢可取，病農之錢不可取。薄斂以紓其力，減役以安其身。無牛之家，設法購買，有水之田，設法疏消。要使農夫稍有生聚之樂，庶不至於逃徙一空。

四曰崇儉樸以養廉：——近日州縣廉俸入款，皆無著落；而出款仍未盡裁，是以艱窘異常。計惟有節用之一法，尙可公私兩全。節用之道，莫先於人少。官親少，則無需索酬應之繁；幕友家丁少，則減薪工雜支之費。官廚少一雙之箸，民間寬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飲食，事事儉約。聲色洋煙，一一禁絕。不獻上司，不肥家產。用之於己者有節，則取之於民者有制矣。

勸誠營官四條

（上而統領，下而哨弁，以此類推。）

一曰禁騷擾以安民：——所惡乎賊匪者，以其淫擄焚殺，擾民害民也。所貴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

匪無殊矣！故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爲第一義。百姓最怕者，惟強擄民夫，強佔民房，二事擄夫，則行者辛苦，居者愁思，佔房，則器物毀壞，家口流離。爲營官者，先禁此二事。更於淫賭、壓買等事，一一禁止，則造福無窮矣。

二曰戒煙賭以儆惰——戰守乃極勞苦之事，全仗身體強壯，精神充足，方能敬慎不敗。洋煙賭博二者，既費銀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斷無不誤軍事之理。軍事最喜朝氣，最忌暮氣。情則皆暮氣也。洋煙癮發之人，涕洟交流，遍身癱軟。賭博勞夜之人，神魂顛倒，竟日癡迷。全是一種暮氣，久而不敗者，容或有之，久惰則立見敗亡矣。故欲保軍士常新之氣，必自戒煙賭始。

三曰勤訓練以禦寇——訓有二端：一曰訓營規，二曰訓家規。練有二端：一曰練技藝，二曰練陣法。點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將領教兵勇之營規也。禁嫖賭、戒游惰、慎語言、敬尊長，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規也。爲營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學好，箇箇成名，則衆勇感之矣。練技藝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鎗礮能命中，能及遠。練陣法者，進則同進，站則同站，登山不亂，越水不雜，總不外一「熟」字。技藝極熟，則一人可敵數十人；陣法極熟，則千萬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儉以服衆——兵勇心目之中，專從銀錢上著意。如營官於銀錢不苟，則兵勇畏而且服。若銀錢苟且，則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譏議，不特扣減口糧，缺額截曠，而後議之也。即營官好多用

親戚、本家，好應酬上司、朋友，用營中之公錢，謀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虛糜餉銀也。難免兵勇譏議。欲服軍心，必先尙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儉樸。不妄花一錢，則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則一營廉。不獨兵勇畏服，亦且鬼神欽伏矣。

勸誡委員四條

（尙無額缺，現有職事之員，皆歸此類。）

一曰習勤勞以盡職——觀於田夫農父，終歲勤勞，而少疾病，則知勞者，所以養身也。觀於舜禹周公，終身憂勞，而享壽考，則知勞者，所以養心也。大抵勤則難朽，逸則易壞。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險遠之路，身往驗之，艱苦之境，身親嘗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詳細察看，接一文，必反覆審閱；三曰，手勤，易棄之物，隨手收拾，易忘之事，隨筆記載；四曰，口勤，待同僚，則互相規勸，待下屬，則再三訓導；五曰，心勤，精誠所至，銀石亦開，苦思所積，鬼神亦通。五者皆到，無不盡之職矣。

二曰崇儉約以養廉——昔年州縣佐雜，在省當差，并無薪水銀兩。今則月支數十金，而猶嫌其少。昔年舉貢生員，在外坐館，不過每月數金，今則增至一兩倍，而猶嫌其少。此所謂不知足也。欲學廉介，必先知足。觀於各處難民，偏地餓卒，則吾輩之安居衣食，已屬至幸。尙何奢望哉？尙敢暴殄哉？不特當廉於取利，并當廉於取名。毋貪俸舉，毋好虛譽，事事知足，人人守約，則氣運可挽回矣。三曰勤學問以廣才——今世萬事紛紜，要之不外四端：曰軍事，

曰、吏事、曰、餉事、曰、文事、而已。凡來此者、於此四端之中、各宜精習一事。習軍事、則講究戰攻、防守、地勢、賊情、等件。習吏事、則講究撫字、催科、聽訟、勸農、等件。習餉事、則講究丁漕、釐捐、開源、節流、等件。習文事、則講究奏疏、條教、公牘、書函、等件。講究之法、不外學問二字。學於古、則多看書籍、學於今、則多覓榜樣。問於當局、則知其甘苦、問於旁觀、則知其效驗。勤習不已、才自廣而不覺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余在軍日久、不識術數占驗、而頗能預知敗微。大約將士有驕傲氣者必敗、有意惰氣者必敗。不獨將士然也、凡委員有傲氣者、亦必僨事、有惰氣者、亦必獲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積久遂成風俗。一人自是、將舉國予聖自雄矣。一人晏起、將舉國俾晝作夜矣。今與諸君約、多做實事、少說大話。有勞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則勛業自此出、風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

勸誠紳十四條 (本省鄉紳、外省客游之士、皆歸此類。)

一曰保愚懦以庇鄉。軍興以來、各縣皆有紳局、或籌辦團練、或支應官軍、大抵皆斂錢以集事、或酌量捐資、或按畝派費、名為均勻分派、實則高下參差、在局之紳者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與局紳有聲氣者少出、與局紳無瓜葛者多出。與局紳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嚴催凌辱、是亦未嘗不害民也。欲選紳士、以能保本鄉愚懦者為上等、能保愚懦、雖偽職亦就可恕、凌虐愚懦、

雖巨紳亦屬可誅。

二曰崇廉讓以奉公。凡有公局、即有經管銀錢之權、又有勞績保舉之望、同列之人、或爭權利而相怨、或爭保舉而相軋、此不廉也。始則求縣官之一札以為榮、繼則大柄下移、毫無忌憚、衙門食用之需、仰給紳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視官長、此不遜也。今特申戒各屬紳士、以敬畏官長為第一義、財利之權、歸之於官、賞罰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衆紳、亦互相推讓、不爭權勢。紳士能潔已而奉公、則庶民皆尊君而親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務實。以諸葛之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蒞韓之經綸、不能制夏之一隅。是知兵事之成敗利鈍、皆天也、非人所能為也。近年書生侈口談兵、動輒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近年書生多好攻人之短、輕詆古賢、苛責時彥、此亦大言也。好談兵事者、其閱歷必淺、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疎。今與諸君子約、為務實之學、請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請自不輕論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擴才識以待用。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一己千』。即勉強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用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漸充、才識足以濟世、何

患世莫已知哉！

以上十六條分之則每一等人各守四條，合之則凡諸色人皆可參觀。聖賢之格言甚多，難以備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難周知。祇此淺近之語，科條在此，黜陟亦在此。願我同人共勉焉！——咸豐十一年九月曾國藩識

淮鹽西岸認運章程

第一條 泰州設招商局——江路通暢，亟應重整淮網。現於泰州設立招商總局，本部堂札委大員駐局經理，先辦江西口岸，每年定運十萬引，仍照舊例，以六百斤成引，分作春秋兩綱。毋論官紳商富，悉准赴局具呈認辦，以五百引為始，願多者聽，少者不准。掛號後，限一月內，領照開江。逾限即將所掛之號注銷。每綱認足五萬引，即行截數。本部堂已刊三聯護照，發交泰州總局，由局填發，以照根留泰州存查，以左照封寄江西總局，以中照給商護運鹽與票離，即以私論。

第二條 江西設督銷局——規復引地，以保價緝私為要。本部堂札委大員於江西省城設局專理售鹽定價扣釐緝私等事。鹽船抵岸，掛號後，按所到先後，榜示局門，挨次發售。不准爭先，既後亦不准私相授受，跌價搶銷。所售之鹽已頒發庫秤，連皮包過秤，每百斤定價庫平足紋現銀三兩五錢，不准絲毫短欠。如銷市暢旺，由西局酌量出示提價，至滯銷之時，仍於所提價內酌減至賤，以

三兩五錢為止，以保商本。

第三條 三處截角查私——此次辦運改復綱鹽章程，以六百斤為一引，外加過耗六十斤，包束三斤半，每引分裝八包，每包連包索重八十六斤。（未接此刊本章程之先，業已裝十二包，成引者聽之，照斤扣算。自見此刊本章程後，業以八包成引。）由泰州抽查過秤，將護票截去第一角，運至安慶，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二角。運至湖口，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三角。如有包外夾帶私鹽，毋論本商及船戶水手，均照販私例治罪。各商亦宜實給水腳銀錢，毋稍刻扣，免致水手帶私，連累本商。一經查出，重斤照全船包數扣算。將鹽充公，嗣後如無本部堂護照，及未經按卡截角者，一概不准過卡，如違重究。

第四條 加重鄰私釐稅——江西十府，例行淮鹽。近年為粵私浙私閩私侵佔，奪我淮引之地，應即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淮本輕。庶淮南之獲利較厚，而鄰鹽亦可化私為官。現飭江西各釐局，將鄰鹽釐稅加重，閩鹽每斤征錢八文，浙粵鹽每斤各征錢十二文。責成各卡，認真緝私，嚴擊繞越，以免偷漏。其新章發售之淮鹽，由西局另刊水程執照，蓋用江西鹽道關防，填給水販護運。與鄰鹽之發給稅單者，不相混淆。經過淮引地面，釐卡一律放行，不准重抽絲毫，留難片刻。如鹽與水程執照相離者，即以私論。

第五條 計算本利各款——棧鹽每引八包，連正雜課，暨鹽價在內，約本銀五兩五錢二分。又繳泰州局費銀一錢八分，都營賞犒

銀四分八釐，駁船江船商夥辛工棧租等費，銀四兩四分二釐，共計成本，每引約銀九兩七錢九分正。鹽六百斤，西局售價銀二十一兩，除每引由西局扣存各卡釐銀九兩四錢四分，西局公費銀三錢外，餘銀給還商本銀九兩七錢九分，給商一分半息。銀一兩四錢七分，共銀十一兩三錢，交商具領，以利權運。如遇暢銷之時，提價至三兩五錢以外者，所增之銀以三成給商，三成解安慶糧

臺，四成解金陵大營。至於商人自用之小費，在泰州具呈時，應繳局費銀一錢八分。到西岸後，倉租棧租上力，均係商人自行理落。其售鹽時，出倉下河等費，出自水販，一一預先說定，各無爭競。凡經本部堂核定數目，如有私加及書役人等需索分文，准商販稟明嚴行懲辦。

第六條補完各處釐金：——近年各路軍營，皆賴抽釐濟餉。如揚州大營、鎮江大營、金陵大營、皖江南北水陸各營，所設之卡，皆以鹽釐爲大宗。此次整頓淮網，斷不能仍完逐卡之釐，而各軍需餉甚急，又斷不能失此有著之款。應令於初次起運，暫緩完釐，俟到江西銷售之後，由西局彙總，扣出江西釐銀，每引一兩五錢。山西

局徑解吳城釐金局。（彭部堂軍餉在內。）其餘銀七兩九錢四分，均解安慶牙釐總局，由該局分解金陵大營釐銀每引三兩四錢五分，解揚鎮軍營釐銀每引一兩二錢，解沙漫洲糧臺，捐銀每引三錢二分，安慶各卡每引銀二兩九錢七分，內彭部堂營揚軍門營、鮑軍門營、韋軍志字營、湘新後營、祥後營、善後局、暨江外糧

臺應分之，銀向例歸安慶七卡者，均在此項分之。其李軍門通江關釐卡，業經另籌每月一萬二千兩，作抵江寧府楊守礮船釐金，業經另文停止。以每引計之，則各軍所得較向來略少。以一年全綱十萬引計之，則較向來所得更多。再加兩湖全綱則所得尤多矣。祇有初行兩箇月，略爲展緩，到三四箇月後，則源源解還，不誤各軍要需。

第七條商運官運畫一：——本部堂現定新章，重在商運，期復綱鹽規模。毋論官運營運，總應與商販一律辦理，不得絲毫取巧，亦不得再立營運餉鹽名目。至各營有藉食鹽爲名，私自下場採買，希圖不完釐課，即與販私無異，現已通行出示禁止。如敢違犯，無論何營員弁，查出一律嚴辦。

第八條沿途站無艱險：——自克復九洲後，長江一律肅清，商船暢行。現飭沿江水陸各營，及沿途關卡，凡新章准鹽經過驗明護照，一體放行。並派礮船護送，不得需索分文，留難苛刻。其儀徵九洲、中關等處，由金陵大營會撫部院特派文武大員，催督防護，可期暢行無阻。如有雇船不慎，斤兩有虧，係各商照料不周，毋得藉口短斤，希圖減釐。倘有遭風失水情事，准其報明所在地方官勘詳，一面申送泰州總局補運，准免釐金一半。如無地方官勘

明切結，不准請補。以上各條，均由本部堂禮察情形，神爲考定，冀與各商販軍民共圖樂利，以裕稅餉，而復淮綱。

淮鹽運行皖岸章程

第一條斤兩改復舊制——淮南鹽務向以安徽爲中路。現在西岸楚岸均照道光三十年章程以六百斤成引。皖省應即一律辦理。茲定淮鹽販運安徽者專發護照每照一張運鹽一百二十引。每引正鹽六百斤外加滿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分裝八包。每包連索過掣庫秤淨重八十六斤。此外查出重斤即以私論。

第二條大通設招商局——中路售鹽向以大通爲總匯。本部堂札委劉牧履祥駐紮大通設招商局專司中路招商驗照抽秤收釐各事務。惟大通鎮銷鹽暢滯無定。上下口岸相距過遠不能仿照楚西之法挨次銷售。現另刊護照將下游大勝關金柱關荻港大通四卡釐金全行緩納。驗照放行俟鹽到大通每引總完下四卡釐金錢六千文專充水路彭楊陸路會鮑四軍之餉。按人數之多少均勻分派。運商完釐後即將所領護照繳銷由大通局另給水程執照轉運他處口岸銷售。自大通以上仍照舊章逐卡完釐。

第三條護照另繳軍餉——中路淮鹽護照每年額定六百張發交大通招商局劉牧招商承運。此外不另發護照一張以一事權。凡各商販請領護照除應繳下四卡釐金外每護照一張另繳報効軍需銀三百兩。此項報効銀兩與楚西新章之提分商利無異。應專濟彭楊會鮑四營軍餉。按人數之多少均勻分派。

第四條計算成本數目——商販請領中路護照前赴泰棧買鹽。

每引八包連正雜課暨鹽價在內約計銀五兩五錢二分應繳報効軍需銀二兩五錢完揚鎮軍營釐銀一兩二錢沙洲洲糧臺釐銀三錢二分都營犄賞銀四分八釐水腳辛工銀約二兩二錢鹽到大通後總完下四卡釐錢六千文照時價約合銀四兩四錢完大通局費銀一錢五分共計每引約合成本銀十六兩三錢三分八釐。該局售價如遇暢銷之時聽局員斟酌定價即滯銷之時至少每百斤不得跌至三兩以內以保商本如有不顧大局私行賤售愴跌者准衆商查出稟究議罰。

第五條三處截角在私——運鹽過關由泰州抽查過秤將護照截去第一角運至大勝關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二角運至大通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三角將照繳銷。如有重斤夾帶均照販私律嚴懲。

淮鹽運行楚岸章程

第一條泰州設招商局——江路通暢亟應重整淮綱。本部堂先於泰州設立西岸招商總局札委大員駐局經理。茲接辦楚岸添派大員併歸一局辦理。湖南湖北每年定運十六(八)萬引照舊例以六百斤成引分四季起運每季四萬引。毋論官紳商富悉准赴局具呈認辦以五百引爲始願多者聽少者不准掛號。後限一月內領照開江逾限即將所掛之號註銷。本部堂已刊三聯護照發交泰州總局由局填發以照根留泰州存查以中照給商護運。

以左照封寄漢口總局。如有運赴湖南者在漢呈明由漢局將左照轉送湖南總局。

第二條兩湖設督銷局——規復引地。以保價緝私爲要。本部堂札委大員於湖北之漢口鎮設立總局，專理售鹽定價扣釐緝私等事。鹽船抵岸掛號後按所到先後榜示局門。按次發售，不准爭先。歷後亦不准私相授受，跌價搶銷。兩湖所售之鹽已領發庫牌，連皮包過秤，每百斤定價庫平足紋現銀四兩，不准絲毫短少。如銷市暢旺，理局酌量出示提價。至銷滯之時，仍於所提價內酌減。至賤以四兩爲止，以保商本。向有商販不至漢口卽於下游武穴田家鎮潭源口等處發售，應另於入楚境之武穴地方設立分局，仍歸漢口總局兼管，照章辦理。至湖南應另設督銷局，業經咨商湖南撫院會委大員督辦。准鹽入湖，另增水腳每引四錢，准於售價內扣出。連加分半利銀六分，一併給還商人。沿途概不完釐。統俟鹽到湘後，由局以照章扣解。

第三條四處截角查私——此次辦運，改復綱鹽章程，以六百斤爲一引。外加漚耗六十斤，包索三斤半，每引分裝八包，每包連包索重八十六斤。由泰抽查過秤，將護票截去第一角。運至安慶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二角。運至武穴又抽查過秤，截去第三角。運赴湖南者再由漢口抽查過秤，截去第四角。如有包外夾帶私鹽，毋論本商及船戶水手，均照販私例治罪。各商亦宜實給水腳銀錢，毋稍剋扣，免致水手帶私，連累本商。一經查出重斤，照全船包數

扣算，將鹽充公。嗣後如卽本部堂護照，及未按卡截角者，一概不准過卡。如有偷漏到岸，私照私販拏辦。其漢鎮及湖南設局之後，所有在岸舊鹽，毋論官運營運一律歸局發售，係已完釐課之鹽，應如何補提，餘利充餉。由局員核明示價，稟明辦理。

第四條加重鄰私釐稅——湖南湖北均例行准鹽近，准年爲粵私川私，私私侵佔，奪我准引之地。應卽重稅鄰私，俾鄰本重而准本輕。庶准商之獲利較厚，而鄰鹽亦可化私爲官。現咨兩湖總督部堂湖南湖北巡撫部院，將鄰鹽釐稅加抽。川鹽入鄂於荊州加抽釐錢每斤八文，粵鹽入湘於衡州加抽釐錢每斤八文。其錢以五文歸兩淮鹽政，重引地也。以三文歸鄂湘督撫重卡地也。新章發售之准鹽，由鄂湘督銷局，另刊水程執照，蓋用湖北湖南鹽道關防，填給水販護運鄰鹽，發給稅單，亦蓋鹽道關防。如鄰私違抗，不領稅單，擅侵引地者，本部堂派嚴船緝拏，鹽則入官，販則治罪。至楚岸鹽行，向係鹽務衙門專管，應由總局委員，將現開各行造冊詳報。如有欺商欠課，得賄售私等弊，隨時稟明拏究。

第五條計算本利各款——棧鹽每引八包，連正雜課費鹽價在內，約本銀五兩五錢二分。又繳泰州局費銀一錢八分，都營賞號銀四分八釐，駁船、江船、商夥、辛工、棧租等費銀四兩四錢四分二釐。共計湖北成本每引約銀十兩一錢九分正。鹽六百斤，漢局售價銀二十四兩。余每引由楚局扣存釐稅銀十一兩九錢八分，楚局公費銀三錢外，餘銀給還商本銀十兩一錢九分，給商一分半。

息銀一兩五錢三分，共銀十一兩七錢二分。交商具領，以利續運。其涵耗包索餘斤，均准貼商，以廣招徠。如遇暢銷之時，提價至四兩以外者，所增之銀，以三成給商，七成解安慶糧臺。至於商人自用之小費，在泰州具呈時，應繳局費銀一錢八分。到岸後船戶坐日等項，均係商人自行理落。其售鹽時挑力等費，出自水販。一一預先說定，各無爭競。凡經本部堂核定數目，如有私加，及書役人等需索分文，准商販稟明，嚴行懲辦。湖南成本每引加四錢六分，給商餘俱照辦。

第六條補完各處釐金：——近年各路軍營，皆賴抽釐濟餉。如揚州大營、鎮江大營、金陵大營、江南北水陸各營，所設之卡，皆以鹽釐爲大宗。此次整頓准綱，斷不能仍完逐卡之釐。而各營需餉甚急，又斷不能失此有著之款。應令於初次起運，暫緩完釐。湖北之鹽，俟到漢岸售銷之後，由漢局彙總扣出釐稅銀，每引十一兩九錢八分，內應派楚釐銀四兩二錢（每斤九文半）。解交湖北牙釐局，又應派揚鎮軍營釐銀每引一兩二錢，又沙漫洲糧臺釐銀，每引三錢二分。均解交揚州糧臺。又九江關稅銀，每引一錢四分。解交九江關道。又安慶各卡，每引銀二兩九錢七分。解交安慶牙釐局，分解各營。漢局所扣釐金，除分派外，尙餘銀三兩一錢五分。應解安慶糧臺。湖南之鹽，僅由湖北經過。湖北不能全收九文半之釐，應以二文半歸鄂，以七文歸湘。其餘悉照湖北之例，由湘局彙總扣出，除分解鄂釐及各軍外，尙餘銀二兩六錢九分，亦解安

慶糧臺。其李軍門通江關釐卡，業經另籌抵款。江甯府楊守礮船，業經另文停止。至各軍應分之釐，祇有初行時略爲展緩，以後源源解還，不致有悞。

第七條商運官運畫一：——本部堂現定新章，重在商運，期復綱鹽規模。毋論官運、營運，應總與商販一律辦理，不得絲毫取巧，亦不得再立營運餉鹽名目。至各營有藉食鹽爲名，私自下場採買，希圖不完釐課，即與販私無異。現已通行，出示禁止，如敢違犯，無論何營員弁，查出一律嚴辦。

第八條沿途並無艱險：——自克復九洲後，長江一律肅清，商船暢行，現飭沿江水陸各營，及沿途關卡，凡新章准鹽經過，驗明護照，一體放行。並派礮船護送，不得需索分文，留難片刻。其儀徵、九洲、中關等處，由金陵大營會撫部院，特派文武大員催備防護，可期暢行無阻。如有雇船不慎，斤兩有虧，係各商照料不周，毋得藉口短斤，希圖減釐。倘有颶風失水情事，准其報明地方官勘詳，一面申送泰州總局補運，准免釐金一半。如無地方官勘明切結，不准請補。

以上各條，均由本部堂體察情形，細爲考定。冀與各商販軍民共圖樂利，以裕稅餉，而復准綱。其各遵行，以副厚望。

淮北票鹽章程

第一條改復票鹽舊制：——淮北票鹽，立法本善。自以鹽抵餉，素

亂成規。現在淮河暢通，或宜大加整理，應將皖營餘營之餉鹽漕轅之捐鹽，徐台借運之北鹽，營弁私運之毛鹽，一概停止。招集新舊票販，運鹽儲填，完納現課，出湖運售，每引例定正鹽四百斤，分網四包，每包連漕耗壹百壹十斤。其請票截角、抽秤、上棧等事，悉照票鹽成法辦理。

第二條 接開已未新綱：——淮北奏銷，前已奏至戊午綱爲止。應即接開已未新綱，由海分司擇吉起征。惟兵燹以後，戶口大減，斷不能銷四十六萬引之數。應循照近年奏案，先辦正額二十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二引，責成海分司駐紮西壩，或改駐楊莊，經理收課發販等事宜。仍限一年造報奏銷，以符定制。

第三條 核定正雜各款：——收課科則必須核定，以昭信守。查淮北向例，每引收報部正課銀壹兩五分一釐，雜課二錢。又外辦經費銀四錢，倉穀一分，河費一分，鹽捕營一分。現開已未新綱，皆應照收。其團練、壩工、緝費、號項等名目，均係不急之款，應即一概刪除。每引實收現銀壹兩六錢八分一釐。此外，不准另索分毫。如有額外加征，准商販指稟，究辦。

第四條 裁并各處釐金：——近來軍餉皆賴鹽釐接濟，而長淮處處設卡，節節抽收，商販視爲畏途。現在籌營釐卡，業已停撤。此外，亦應從新妥議，仿照淮南總抽分解之法。惟淮北票鹽不分口岸，聽販戶隨地運售，與淮南稍有不同，礙難緩釐。應擇扼要之處，分作兩處抽收。自西壩出湖，先在五河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運

赴上游，再于正陽關設卡，每包收釐錢五百文，統由本部堂派委大員駐卡經收。所需卡用經費，即在鹽釐內稟定坐支，不另取諸商販。經此兩卡抽收之後，給予釐票。他卡驗票放行，不准重抽，以輕商本。

第五條 分派課釐數目：——查淮北解餉原案，係以十成分攤。臨營分四成，壽營分四成，撫營分二成。今壽州已歸併于督營，臨淮已歸併于撫營，嗣後所收北課，除臨營仍解四成外，其餘六成本應全解本部堂糧臺。惟漕部堂停止捐鹽餉項，不無短絀。茲議分撥一成歸於漕轅，以資貼補。至五河正陽關兩卡總收鹽釐，每包各五百文，亦應照十成分派，議以一成解漕部堂，四成解安撫院，五成解本部堂。連同鹽課，分濟接防壽州各軍，及金陵大營餉需。第六條 計算成本餘利：——自場運壩之鹽，每引除正雜課經費銀壹兩六錢八分一釐，照舊到壩完納外，另需鹽價駁價，每引七錢。運腳辛工約六錢，共計二兩九錢八分一釐。西壩各棧售價，應由海分司就近稽察。每引至賤，不准跌至三兩二錢以內。如遇暢銷，准其隨時提長。禁止湖販除欠，一律以現銀交易。至正陽關、三河尖售價，現在每引約在十兩內外。壩鹽出湖，加以運腳釐金，不過七兩上下。本部堂又派淮揚水師節節護運，無游匪搶劫之患。其途甚安，其利甚厚。應由運司選派運判一員，前赴該兩處，往來督銷。嚴禁搶跌賤售，違者從重究罰。

第七條 嚴杜夾帶重斤：——前因營弁下場自網，買斤放砵，無弊

不作甚至以一引官鹽，夾數引私鹽，大有害于票法，疊經出示嚴禁在案。嗣後無論官運營運，祇准就場採買，不准下場，亦不准再立餉鹽名目。其下場票販，類與卡員熟識，遇有重斤，往往瞻徇情面，通融放過。卡役人等兼有賣放之弊，以致大伊山、順清河等處秤掣，有名無實，殊屬不成事體。應責成海分司嚴督各卡員，認真抽秤，查出包內重斤，即照全船包數，扣罰充公。如有包外夾帶，嚴究詳辦。

第八條禁止出湖改網：——近來票鹽出湖，皆在西壩，改網大包，重一百二三十斤不等，以省運腳，及按包抽釐之費，改網後鹽票不符，致有餘票護私之弊。現在鹽釐一項，業經本部堂大加裁減，未便再任避省運腳，叢生弊竇。應示諭車行船戶，論斤不論包，公平承僱出湖之鹽，除例給護票外，並由海分司發給輪口清單，以便卡員憑單查驗，按包抽釐，不准再行改網，以挽積弊。而使稽查以上各條，均由本部堂體察情形，細為考定，其餘未盡事宜，統由兩淮運司、督同海分司隨時議稟，逐加整頓。冀與各商販共圖樂利，其各遵行，以副厚望！

再新章甫定，誠恐湖販未盡週知，或不踴躍。各營既停餉鹽，勢難久待現課。凡督轅、撫轅、漕轅，皆可輔以官運，以示倡導，而速軍需。重訂官運章程四條，開列於左：

一、各轅籌款委員，赴棧請票買鹽，悉遵商運規矩，概以現銀交易。既以體恤商販，且使官運本輕，商運本重。

一、官運鹽船過卡，驗票、截角、查驗、完備等事，均照商運一律辦理。

一、鹽斤到岸，仍歸督銷委員稽察，不准以軍餉藉詞搶跌賤售。

一、委員薪水，由營自給，餘利各歸各營充餉。

金陵房產告示八條

為曉諭事：照得金陵房產章程前於去年七月，議立七條。復於十一月，議立四條。出示曉諭在案。其中尙有不便於民者，茲本部堂復加體察，將七月所定七條內，刪去三條。十一月所定四條內，刪去一條，酌改一條。合行示諭，為此示仰居民人等一體遵照。特示。

一、城內房產，如原業主持有舊契，准赴善後局呈明，由局派員會同縣令往查，與契符合，注明「驗訖」字樣，蓋用局印。縣印准其管業。如無印契，實係業主，取具鄰佑切結，赴局呈明。派員會同縣令，確查給予單照，蓋用局印。縣印亦准執單管業。

一、城內房屋，有現任大員權作衙署，及辦公委員權作公局者，即有業主，亦暫不准領還。從呈明驗契蓋印之日起，每月按照民價，給予相錢。俟另行修立衙署、公局後，再行給還業主。

一、偽府賊館，有一所而佔數家地基者，亦有原係一家而分爲數所者，令各赴局呈明驗契委員，會同首縣勘驗明白，或各管原業，或情願捨少就多，割彼與此。由民間自行議定，呈明

總局飭縣立案。

房屋未經焚燬，尙屬完好者，無論大屋、小屋、新造、舊造，一概不許拆毀。有擅拆強毀者，拏獲正法。棹椅、木器，不許兵勇搬出城外，如違重懲。

城廂內外空地，如有客民願造房屋者，先赴善後局呈明。即派保甲局委員，履勘該地，尙未有人認業者，暫作官地。視地之廣狹，酌定租價，刊刻變聯執照，載明丈尺若干，地租若干。照根存善後局，正照給客民收執，准其蓋屋。自此次出示之後，如有未經呈明，擅將無主空地起造新屋者，除將房料充公外，嚴行枷責。若拆毀舊屋，移造新屋者，立正軍法。其前此已造之屋，亦限於年內呈明善後局，勘地起租。俟有原業主出來，分別核辦。至新年查出無照之屋，亦將房料充公。

空地新造之屋，如原地主歸來，赴善後局呈明，派保甲局委員確切查明，即將善後局所議地租，交原地主承管。所造之屋，或新屋主酌找地價，或舊地主酌找屋價，和商定議。各聽自便。其親族代認者，呈明後，准其立案，不准領照。自克復日起，扣足兩年，無人來認，再行核辦。

一、舊存之屋，無契據者，若專以鄰佑為憑，又恐賄串互保，弊竇叢生。嗣後無契之人，赴善後局呈明，由保甲局委員詢問明確，令其具結承領，給予雙聯執照，暫行管業。兩年以內，不准轉典轉售。如承領之後，另有真業主，出來呈明確據，即將在

前具結冒領之人，枷號兩月，充軍四千里。嚴懲冒認者，所以保全真業主也。

一、金陵克復一年之久，原屋主尙多未歸。而本籍客籍之人，進屋寄居者，正復不少。此後如真屋主歸來，赴善後局呈明，派保甲局委員，赴屋履勘，分別開導，或租或讓，自應商量辦理。各存恕道，毋得訟端切屬切屬。

剿捻告示

為剴切曉諭事：照得皖豫江境，昔年逼於捻，擾民不聯生。經地方官諭築圩寨，防賊奔突。既為爾民各保身家，得安耕穫之利，兼期堅壁清野，漸收滅賊之效。本大臣在江南時，久聞各路圩練，遇有寇警，登陴固守，賊即無所擾掠。其中勇敢之士，復能抄賊尾，股，邀賊邊，馬屢著戰功，實堪嘉尚。查捻逆老巢，前在永亳蒙宿之間，被擾最苦之圩，惟此數州縣，或被賊威脅，逼迫相隨，或被賊襲，據慘遭擄掠，或不甘從賊，而為賊殺，或被裏出竄，而又為兵殺，困迫可憫情形，莫此為甚。上年親王督兵入皖，殲斬逆首張落刑等，餘匪遠颺，各圩民始得脫離水火，漸謀復業。乃本年四月，賢王星隕曹州，賊蹤轉張。現在大股匪徒，竄入永亳蒙宿一帶，意在逼脅各圩，以為黨夥。計殊狡諛，聞此次賊過永宿，各圩拒守，多不從。匪足徵忠義奮發，志切同仇。本大臣奉命督師，赴徐州一帶剿辦。擒逆議賊，則責成官軍，議守仍需整理。圩練為此出示曉諭，皖豫

江境各圩練董知悉仰各該圩練董隨時前來徐州本大臣親詢各路情形並面諭修圩挖濠防守各事宜有能憑圩擊賊或誘擒逆首者定即立予優獎卽有被賊闖入或被賊逼從之圩官軍到日但能殺賊自效赴本大臣軍營投首者悉予自新不加究問如敢與賊勾通意懷觀望官軍至則從官擒匪至又從匪者大軍所至定卽悉力剿除玉石俱焚追悔何及諒爾民守圩禦賊積時已久應各知所趨向也各宜懷遵毋違特示

剿擒告示四條

爲曉諭事照得本部堂恭奉簡命剿辦江蘇安徽山東河南等省擒匪擬於徐州臨濟甯周家口等處設立重兵以爲戰又令鄉村設立圩寨以爲守四路皆有重兵則無此剿彼賊之虞各縣皆有圩寨則無擄入擄糧之患所有應行事宜合亟出示曉諭俾遠近共見共聞開列四條於左

一 堅壁清野——擒匪擾亂多年凡蘇皖齊豫富術之縣人人皆知修築圩寨自相保衛但恐歲久人貧漸漸懈惰今宜大加整頓牆子要高濠溝要深此堅壁也人丁牲畜米糧柴草一一搬入圩內賊來全無可擄此清野也如賊匪圍攻圩寨本部堂立卽派兵救援近則三日五日遠則十日半月必可趕到決不食言如不能堅守半月是該圩之過如半月而救兵不到卽是本部堂之過爾等操練壯丁自保身家本部堂

決不調圩練助剿他處亦不派圩董支應雜差但願爾等困苦餘生稍享安靜之福

二 分別良莠——論擒匪者皆言蒙城亳州最多宿州永城亦之帶兵者痛恨蒙亳皆欲剿洗以絕禍根本部堂觀蒙亳之人性質甚直良民甚多倡首爲亂者不過數人甘心從逆者爲數亦少其餘有因貧而偶爾從捻者有被脅而不得不從者雖同得捻黨之名而罪有輕重之別應徹底清查一次分別懲辦倡首爲亂者如任柱張總愚牛洪李允諸人宜戮其身屠其家并掘其墳墓甘心從逆者誅其身而不坐其家其因貧偶從及被脅從捻者一概赦宥免死委員督同圩長檢戶清查每圩各造二冊倡首爲亂及甘心從逆者爲莠民冊全未從匪者爲良民冊偶從與脅從者爲自新良民亦編入良民冊內入莠冊者在外則到處追剿在籍則擒拏正法入良冊者五家具保結於圩長有事則五家連坐圩長具保給於州縣有事則圩長連坐願我蒙亳曉事紳耆將莠民一一舉報斬除數百家之匪類保全數十萬之善良免得一剽再剿玉石俱焚通縣皆遭大劫悔之晚矣蒙亳宿永四屬限卽委各員於三箇月內查畢此外有擒之州縣一體清查

三 發給執照——各處圩中管事者稱曰「圩主」或曰「寨主」主字不可妄稱今宜概改曰「圩長」每圩一人其查辦者名曰「副圩長」每圩或二三人多至四人而止凡查

圩長者，無論原有之圩，新立之圩，由圩內大衆公舉一人，具稟州縣，州縣訪察確實，稟明本部堂。正圩長由本部堂發給執照，蓋用關防，副圩長由州縣發給諭單，蓋用印信，收執爲憑。圩內有陽順官兵，陰從盜匪者，圩長捆縛送官正法。匪圩而誣叛良圩，嚇逼鄰圩者，各圩公同稟究，送匪最多者，奏明請獎。匿匪不報者，將圩長革去究懲。平日不廢農務，臨警守圩有功者，奏明優獎。圩長苛斂財物，不服人心者，准圩衆公稟，查明革換。

四、

詢訪英賢——淮徐一路，自古多英傑之士。山左、中州，亦爲偉人所萃。方今兵革不息，豈無奇才崛起，無人禮之，則棄於草澤，飢寒賤隸之中，有人求之，則足爲國家干城腹心之用。本部堂久歷行間，求賢若渴，如有救時之策，出衆之技，均准來營自行呈明，察酌錄用。即不收用者，亦必優給送費。如有以鄰境之匪名單來告者，賞銀三十兩。如有以巨擒藏匿之蹤跡來告者，賞銀四十兩。如有薦舉賢才者，除賞銀外，酌予保獎。藉一方之人材，平一方之寇亂，生民或有蘇息之日乎！

批浙江處州陳鎮國瑞具稟暫駐歸

德並餉項軍火如何籌措等情

來稟閱悉，該鎮所部業奉諭旨，飭赴歸德軍火器械，自應在

河南糧臺支領。至八千人之餉，爲數甚鉅，斷非每月二萬所能敷用。況二萬金之協餉，尙屬不甚可靠，古諺有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此萬不可易之理。若以八千之衆，全無確實之餉，將來因飢生變，禍端不測。本部堂所部皖南各軍，近日因餉細鬧事，紛紛閉城，毆官，居民逃避，焦灼之至。該鎮宜就近與豫撫部院熟商，若餉項極絀，固宜及早遣撤。即餉項稍優，該鎮濫收敗兵游勇，亦宜遣撤大半，或酌留二三千人，庶免弗戢自焚之患，不可貪部卒衆盛之名，而忘飢軍殃民之慮也。此批。

再：前於閏五月初間，連接該鎮二稟。一件言自嘉祥解圍，回至濟甯，勇丁與劉軍門部下械鬪，一件言陳振邦招勇未到，不能迅速拔營。本部堂所以未遽批答者，因心中有千言萬語，欲與該鎮說明。又恐該鎮不好聽逆耳之言，是以遲遲未發。茲該鎮稟商餉銀軍械等事，急欲立功報國，而恐諸事掣肘，其志亦可憫。可敬特將本部堂平日所聞之言，與玉成該鎮之意，層層熟籌，而敬告之。本部堂在安慶金陵時，但聞人言該鎮劣迹甚多。此次經過淮揚，清江鳳陽，處處留心察訪，大約毀該鎮者十之七，譽該鎮者十之三。其毀者則謂該鎮忘恩負義，黃鎮開榜於該鎮，有收養之恩，袁帥欲擊該鎮正法，黃鎮夫婦極力營救，得保一命。該鎮不以為德，反以為仇。又謂該鎮性好私鬪，在臨淮與袁帥部將屢開明仗。在壽州與李世忠部下開明仗，殺死朱柱二提督。旋在正陽關捆縛李顯安，搶鹽數萬包。在汜水時，因與米船口角小爭，特至

湖西調隊二千，與米商開明仗。知縣叩頭苦求，始肯罷兵。又謂該鎮騷擾百姓，凌虐州縣。往青派州縣代辦軍裝、號衣等件。在泗州毆辱知州，藩司張光第同在一處躲避。旋即告病。在高郵勒索水腳，所部鬧至內署搶掠，合署眷屬跳牆逃避。知州叩頭請罪，乃息。又謂該鎮吸食鴉片，喜怒無常。左右拂意，動輒處死。并有因一麻油餅殺廚子之事。藐視各路將帥，信口譏評。每每便令，不聽調度。動稱『我將造反』。郭寶昌之告變，事非無因。本年四月，曹南之敗與郭寶昌同一不救主帥，同罪異罰，衆論不平。凡此皆言該鎮之劣迹者也。其譽者，則謂該鎮驍勇絕倫，清江、白蓮池、蒙城之役，皆能以少勝衆，臨陣決謀，多中機宜。又謂該鎮至性過人，聞人談古來忠臣、孝子，傾聽不倦。常喜親近名儒，誦孟子。又謂該鎮素不好色，亦不甚貪財，常有出世修行，棄官爲僧之志。凡此皆言該鎮之長處者也。譽該鎮者，如漕督吳帥、河南蘇藩司、寶應王編修、魏泰、山陽丁封君、晏靈璧、張錫修、錫嶸，皆不安言之君子。毀該鎮者，其人尤多，亦皆不安言之君子。今不復悉舉其名。譽該鎮者，願該鎮知其名不忘也。毀該鎮者，願該鎮不知其名而忘之也。本部堂細察羣言，憐該鎮本有可爲名將之質，而爲習俗所壞。若不再加猛省，將來身敗名裂，而不自覺。今爲該鎮痛下針砭，告戒三事：一曰不擾民，二曰不私鬪，三曰不梗令。——凡設官所以養民，用兵所以衛民。官吏不愛民，是民盡也；兵將不愛民，是民賊也。近日州縣多與帶兵官不睦。州縣雖未必皆賢，然帶兵者既欲

愛民，不得不兼愛州縣。若青派州縣，供應柴草、夫馬，則州縣攤派各鄉村，而百姓受害矣。百姓被兵勇欺壓，訴於州縣。州縣轉訴於軍營。若帶兵者輕視州縣，而不爲民申冤，則百姓又受害矣。本部堂統兵十年，深知愛民之道，必先顧惜州縣。就一家比之，皇上譬如父母，帶兵大員譬如管事之子，百姓譬如幼孩。州縣譬如乳抱幼孩之僕媪。若日日鞭撻僕媪，何以保幼孩？何以慰父母？聞該鎮亦無仇視斯民之心，但素好青派州縣。州縣轉而派民，又好凌虐弁兵，弁兵轉而虐民。焉得不怨聲載道？自今以後，當痛戒之。昔楊素百戰百勝，官至宰相，朱溫百戰百勝，位至天子，然二人皆慘殺軍士，殘害百姓，千古罵之，如豬如犬。關帝、岳王，爭城奪地之功，甚少，然二人皆忠主愛民，千古敬之，如天如神。願該鎮以此爲法，以彼爲戒，念念不忘百姓，必有鬼神祐助。此不擾民之說也。——至於私鬪爭，乃匹夫之小忿，豈有大將而屑爲之？本部堂二年以前，即聞該鎮有性好私鬪之名。此名一出，人人皆懷疑而預防之。閏五月十九之事，銘字營先破長溝，已居圩內。該鎮之隊，後入圩內，因槍奪洋鎗，口角爭鬧。銘營殺傷該隊部卒甚多，劉軍門喝之而不能止。固由倉猝氣忿所致，亦由該鎮平日好鬪之名，有以召之耳。聞該鎮好讀孟子養氣之章，須知孟子之養氣，行有不慊，則餒。曾子之大勇，自反不縮，則慊。縮者直也，慊者足也。慊則不壯，餒則不强。蓋必理直而後氣壯，必理足而後自強。長溝起畔之時，其初則該鎮理曲，其後則銘營太甚。該鎮若再圖私鬪，以洩此忿，

則禍在一身，而患在大局。若圖立大功，成大名，以雪此恥，則弱在一時，而強在千秋。昔韓信受胯下之辱，厥後功成身貴，召辱已者而官之，是豪傑之舉動也。郭汾陽之祖墳被人發掘，引咎自責，而不追究是名臣之度量也。該鎮受輒禁之辱，遠不如胯下及掘墳之甚，宜效韓公郭公之所為，坦然置之，不特不報復銘銘，並且約束部下，以後永遠不與他營鬪爭，能忍小忿，乃成大勳。此戒私鬪之說也。——國家定制，以兵權付之封疆將帥，而提督概歸其節制，相沿二百餘年矣。封疆將帥，雖未必皆賢，然文武咸敬而尊之，所以尊朝命也。該鎮好攻人短，譏評各路將帥，亦有傷於大體。當此寇亂未平，全仗統兵大員，心存敬畏，上則畏君，下則畏民，中則畏尊長，畏清議，庶幾世亂而紀綱不亂。今該鎮虐使其下，氣凌其上，一似此心毫無畏憚者，殆非載福之道。凡貧家之子，自恃其竭力養親，而不知敬畏，則孔子比之於犬馬。亂世之臣，自恃其打仗立功，而不知敬畏，則陷於大戾而不知嗣後。該鎮奉檄征調，務須恪恭聽命。凡添募勇丁，支應糧餉，均須稟命而行，不可擅自專主。漸漸養成名將之氣量，挽回舊日之惡名，此不梗令之說也。——以上三者，該鎮如能細心領會，則俟軍務稍鬆，前來稟見本部堂於觀面時，更當諄切言之。務令有益於該鎮，有益於時局。玉成一令，遵從者——第一條，八千勇數，必須大為裁減，極多不准過三千人，免致雜收游勇，飢潰生變。第二條，該軍與淮勇及英康等軍

一年之內，不准同札一處。第三條，該鎮官銜，宜去「欽差」字樣，各省協餉均歸河南糧臺轉發，不准別立門戶，獨樹一幟。——仰該鎮逐條稟復，以憑詳晰具奏。至於所述毀譽之言，孰真孰偽，亦仰該鎮逐條稟復。其毀言之偽者，儘可剖辨，真者，亦可承認。大丈夫光明磊落，何所容其遮掩。其譽言之真者，守之而加勉，偽者，辭之而不居。保天生謀勇兼優之本質，改後來做虛自是之惡習。於該鎮有厚望焉。又批！

同治四年六月初十日批：

馬勇章程五條

一、每營人數：營官一員，幫辦一員，字識一名。分前後左右中五哨。其前後左右四哨，各立正哨官一員，副哨官一員，中哨即以營官為正哨，外立副哨官二員。每哨馬勇五十名，每棚什長一名。一營共什長二十五名，散勇二百二十五名。營官及兩副哨幫辦字識等，共用火夫二名，四哨之正副哨官，共用火夫四名。二十五棚，每棚用火夫一名。通營共用火夫三十一名。

一、營官月給薪水并馬乾銀五十兩，公費銀一百兩，馬四匹。幫辦月給銀十六兩，馬一匹。字識月給銀九兩，馬一匹。正哨官每員月給銀十八兩，副哨官每員月給銀十五兩，各給馬二

匹。什長每名，日給銀二錢六分；馬勇每名，日給銀二錢四分；均各給馬一匹。火夫每名，日給銀一錢一分。營官、哨官、幫辦、字識、薪水、馬乾、及營官公費，不扣建，餘均扣建。

營官領藍夾棚二架，白單棚一架，正副哨官共領藍夾棚一架，白單棚一架，幫辦字識領白單棚二架。馬勇每十人，領白單棚二架。

搬運餉帳子藥，每哨雇大車一輛，由糧臺發價。如或置買大車，或置買駱駝，亦由臺發價。每營百馬之內，每年准報倒斃三十六匹，如數換領，以資彌補。

獸醫、鐵匠、旗幟、大小掃把、鐵刮、竹槽，出自營官公費。修補鞍上坐褥、布履、後鞞、辮頭、肚帶、及拴肚帶寬皮條、拴鐙、窄皮條、哨官兵勇自辦。更換鞍橋油皮、韉皮、札鐵嚼、全副馬鎗、弓箭、扎草刀、草料、口袋、軍械所辦給。

徽甯池三府屬洋莊茶引捐釐章程

十條

皖南設立茶引局，由皖南道督辦，由安慶牙釐總局綜理，省中派員駐局經管。所有引票、捐票、釐票，俱用三聯票式。本部堂刊發牙釐總局，移交皖南道，轉發徽甯池三府屬產茶縣分。各商成箱後，在該縣報明請引，照繳引銀、捐銀、釐銀、公費銀，隨時填票給付。各地方官不得於三票之外，多取絲毫。

收銀兩，隨時解皖南道，聽候撥用。各縣按月申報牙釐省局。皖南道茶引局，在核。

茶引，定以司馬秤，每觔合庫秤十六兩八錢。按十六兩八錢庫秤，淨茶一百二十觔為一引。箱皮不計。各商請引時，報明洋茶花色箱數，箱內淨茶觔兩，統計成引。報明後，該縣親身點箱抽查。如有偷漏，照釐金章程補交正項引銀、捐銀、釐銀、公費，另加三倍議罰。如有重觔，一律照加照罰。（罰款以二成充餉，以一成留卡給賞。）

徽州向章，定以每引收茶釐銀三錢，茶捐銀六錢，公費銀三分。此外，運出徽境，逢卡抽釐。現在定章，仿照餉鹽章程統歸辦茶之地。一處完釐，應即核計加增。每引定繳正項引銀三錢，公費銀三分，捐銀八錢，釐銀九錢五分，共應繳銀二兩零八分。如徽屬出江西之茶，應由景鎮、饒州、吳城、湖口等卡經過，即不抽釐。池等屬出長江之茶，應由華陽、鎮安、大通、荻港等卡，即不抽釐。但驗明釐票，在明箱數一律放行。如箱數不符，照章加罰。該三處採辦洋茶，如不在以上各卡之內，不得持此票為憑。應聽各卡抽釐，其應完內地子口半稅，由該商照通商條約章程完納，概不在此數內。

皖南茶引局，省城牙釐局，及該縣承辦茶務，均需辦公經費。准就公費每引三分，釐金每引九錢五分之內，牙釐總局扣留二分，皖南道扣留二分，該縣扣留四分。作為辛紅紙張費。

役飯食等費。

一、向章茶捐准其請獎，此次每引加捐二錢，共計八錢。仍悉照向章，填給捐票。俟茶開運後，各商將捐照呈繳安慶牙釐總局，照籌餉例，一律核獎，換給實收。

一、洋莊熟茶，亦按照十六兩八錢庫秤，一百二十觔成引扣算。所有茶引、茶捐、茶釐，均照章抽取。

一、小販袋裝毛茶，售與各洋莊，向不請引，亦無茶捐名目。經過附近各卡，應照十六兩八錢庫秤，每一百二十觔，抽釐錢一百文。其零星不及石者，應免抽釐，以恤小販。

一、茶釐概歸皖局抽收。江西經過各卡，由本部堂查明江西撫部院，札行總局，轉飾各該卡，驗票放行，不重抽釐。抽捐又婺源一縣，現歸左撫部院設卡抽收，應一併查明照辦，以歸畫一。其婺源茶所得引捐釐各項銀兩，由皖省糧臺另撥還左

撫部院糧臺備抵。

一、向來內地客商販運行銷內地，茶箱、茶及建德，向有西商採辦。北口茶，不照此例。所有應完徽州茶引、茶捐、茶釐，應由皖南道查明舊章，並察看情形，酌議章程，詳候核奪。

一、核定章程，應出示曉諭徽甯池三府屬商民，遵照並通飭經過江西安徽各釐卡，照驗放行。

卷四

書贈第六則

清：

儉：

明：

記曰：「清明在躬。」吾人身心之間，須有一種清氣。使子弟飲其和，鄉黨薰其德。庶幾積善可以致祥。飲酒太多，則氣必昏濁，說話太多，則神必躁擾。弟於此二弊，皆不能免。欲葆清氣，首貴飲酒有節，次貴說話不苟。

凡多欲者不能儉，好動者不能儉，多欲如好女、好食、好聲色、好書畫古玩之類，皆可浪費破家。弟向無癖嗜之好，而頗有好動之弊。今且思作某事，明日思訪某客，所費日增而不覺。此後講求儉約，首戒好動。不輕出門，不輕舉事，不特不作無益之事，即修理橋梁、道路、寺觀、善堂，亦不可輕作。舉動多則私費大矣。其次，則僕從宜少，所謂食之者寡也。其次，則送情宜減，所謂用之者舒也。否則今日不儉，異日必多欠債，既負累於親友，亦貽累於子孫。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來豪傑，動稱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見其近，吾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吾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糲之米，再舂則粗糲全去，三舂四舂，則精木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好問若買

顯微之鏡，好學若春上熟之米，總須心中極明，而後口中可斷。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武斷自己之事，爲害猶淺；武斷他人之事，招怨實深。惟謙退而不肯輕斷，最是養福。

慎：

古人曰：欽曰敬，曰謙，曰謹，曰虔，曰恭，曰祇，曰懼，皆慎字之義也。慎者，有所畏憚之謂也。居心不循天理，則畏天怒；作事不順人情，則畏人言；少賤則畏父師，畏官長；老年則畏後生之竊議；高位則畏僚屬之指摘；凡方寸有所畏憚，則過必不大，鬼神必從而原之。若嬉遊鬪牌等事，而毫無忌憚，壞鄰黨之風氣，作子孫之榜樣，其所損者大矣。

恕：

聖門好言仁，仁，卽恕也。曰富曰貴，曰成，曰榮，曰譽，曰順，此數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貧，曰賤，曰辱，曰毀，曰逆，此數者，我之所惡，人亦皆惡之。吾輩有聲勢之家，一言可以榮人，一言可以辱人。榮人，則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尙未必感我，何也？謂我有勢，幫人不難也。辱人，則受刑，受罰，受苦惱，人必恨我。次骨何也？謂我倚勢，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須從恕字痛下工夫，隨在皆設身以處地。我要步步站得穩，須知他人也要站得穩，所謂立也。我要處處行得通，須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謂達也。今日我處順境，預想他日也有處逆境之時。今日我以盛氣凌人，預想他日人亦以盛氣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孫。常以恕字自惕，常留餘地處人，則荆棘少矣。

靜：

靜則生明，動則多咎，自然之理也。家長好動，子弟必紛紛擾擾，朝生一策，暮設一計，雖嚴禁之而不能止。欲求一家之安靜，先求一身之清靜。靜有二道：一曰不入是非之場；二曰不入勢利之場。鄉里之詞訟曲直，於我何干？我若強爲割斷，始則賭酒飯，後則惹怨恨，官場之得失升沈，於我何涉？我若稍爲干預，小則招物議，大則掛彈章。不若一概不管，可以斂後輩之躁氣，卽可保此身之清福。

勸學篇示直隸士子

人才隨土風爲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前史稱燕趙慷慨悲歌，敢於急人之難，蓋有豪俠之風。余觀直隸先正，若楊忠愍、趙忠毅、鹿忠節、孫徵君諸賢，其後所詣各殊，其初皆於豪俠爲近。卽今日士林，亦多剛而不搖，質而好義，猶有豪俠之遺才。質本於土風，殆不諱與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約有數端。俠者，薄視財利，棄萬金而不眴，而聖賢則富貴不處，質賤不去，痛惡夫播間之食，龍斷之登，雖精粗不同，而輕財好義之迹，則略近矣。俠者，忘己濟物，不惜苦志，脫人於厄，而聖賢以博濟爲懷，鄒魯之汲汲皇皇，與夫禹之猶已溺，稷之猶已飢，伊尹之猶已推之溝中，曾無少異。彼其能力救窮交者，卽其可以進援天下者也。俠者，輕死重氣，聖賢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堅確不移之操，亦未嘗不與之相類。昔人譏太史公好稱任俠，以余觀此

勤者，乃不悖於聖賢之道，然則豪俠之徒，未可深貶。而直隸之士，其爲學，當較易於他省，烏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曰經濟。義理者，在孔門爲德行之科，今世目爲宋學者也。考據者，在孔門爲文學之科，今世目爲漢學者也。辭章者，在孔門爲言語之科，從古藝文，及今世制義詩賦，皆是也。經濟者，在孔門爲政事之科，前代典禮政書，及當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求此四術，徧觀而盡取之。是以君子貴慎其所擇，而先其所急。擇其切於吾身心，不可造次離者，則莫急於義理之學。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體心思。日接於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婦，稍遠者，有君臣有朋友。爲義理之學者，蓋將使耳目口體心思，各敬其職，而五倫各盡其分。又將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無憾於倫紀。夫使舉世皆無憾於倫紀，雖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程朱諸子遺書，具在，曷嘗舍末而言本？遺新民而專事明德，觀其雅言，推闡反覆，而不厭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養德，窮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義理與經濟，初無兩術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詳於體而略於用耳。今與直隸多士約，以義理之學爲先，以立志爲本。取鄉先達楊越鹿孫數君子者，爲之表。彼能艱苦困懃，堅忍以成業，而吾何爲不能？彼能置窮通榮辱禍福死生於度外，而吾何爲不能？彼能以功績稱當時，教澤關後世，而吾何爲不能？洗除舊日曖昧卑汚之

見，矯然直趨廣大光明之域。視人世之浮榮微利，若蠅蚋之觸於目，而不留。不憂所如不耦，而憂節概之少貶，不恥凍餒在室，而恥德不被於生民。志之所嚮，金石爲開，誰能禦之？志既定矣，然後取程朱所謂居敬窮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實體之。然後求先儒所謂考據者，使吾之所見，證諸古制而不謬。然後求所謂辭章者，使吾之所獲，達諸筆削而不差。擇一術以堅持，而他術固未敢竟廢也。其或多士之中，質性所近，師友所漸，有偏於考據之學，有偏於辭章之學，亦不必遽易前轍。卽二途皆可入聖人之道，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啓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禮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溝澮，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隸之士風，或得有志者，導夫先路，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彬而四出，泉湧而雲興。余忝官斯土，自媿學無本原，不足儀型多士。嘉此邦有剛方質實之資，鄉賢多堅苦卓絕之行。粗述舊聞，以昂羣士，亦冀通才碩彥，吾我昌言，上下交相勸勉。仰希古昔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軌，於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小補云。

直隸清訟事宜十條

第一條，通省大小衙門公文宜速——凡公事遲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諉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縣之類。一經轉行，卽算辦畢。但求出門，不求了事是也。展者，遲延時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則愈鬆，撻遲不撻錯者是也。各省均難免此習氣，而直隸則似更甚。藩司照轉督院之文，有數月未轉行者，總局奉飭核議之件，有終歲不議詳者。上控之案，飭府先查大概，往往經年不報，飭縣錄案詳復，亦或經年不復。催提錢糧，則曰另文批解，催提人證，則曰傳到卽解。宕過數次，上司亦遂置之不問。上下相容，疲玩已甚。前此猶有軍務可談，本部堂當肅清之後，不得不力挽積習，與諸君子合舊圖新。以公事之勤惰，視同官之賢否。除尋常文積外，如催解銀解犯之類，均須酌定期限，分記功過。其四種月報之四柱冊，限期送省，懸榜官廳。至飭道府先查大概之事，飭州縣錄案詳復之件，亦將限期懸牌。官廳違者，記過，小過積至六次，大過積至三次者，撤委示懲。司道有積壓之文，本部堂必面加詰責，督署有稽延之牘，亦望僚友立進箴規。通省上下，皆以勤字爲本，自有一種旭日初升氣象。雖不專爲獄訟，而清訟之道必自此始。

第二條保定府發審局宜首先整頓——保定發審局，雖爲首府之專司，而實總督衙門之分局。凡京控、省控、奏交、咨交各案，總督獨挈其綱，其兩司與首府分任其責。若不能詳慎速結，則積案日多，弊端百出。聞京控發交到局，委員往提人證，閒有得錢賣放之

弊。行賄受託，則以患病外出等詞，捏稟搪塞。此一弊也。案證提到省城，分切保押，聽候審辦。有發交清苑取保者，縣役任意訛索。有發交轅門取保者，府役與門丁任意訛索。有取店保者，店家居奇勒措，擇肥而噬。此又一弊也。每過堂時，必有差役承帶案證，而承帶之差，往往五日一換。換差一次，講費一次，誅求無厭。此又一弊也。斯三者，全賴首府認真防範，督院及臬司隨時稽查。提犯則刪除閒人，專提要證，愈少愈好。札飭本地方官，依限解到，不得輕率委員前往。取保則再三飭察，嚴禁勒索。承帶則一案一差，始終不准更換。吾輩稍盡一分之心，訟者少受一分之苦。及發交局員審訊，每案祇派一員承審，一員副之。凡京控巨案，初到時，正副二員將卷宗細看過堂一二次，尋出端倪，開一節略，其末卽稍判曲直。五日之內，臬司帶同首府及正副承審官上院。本部堂與之商論一番。名曰議獄。其應由藩司主稿者，則兩司帶同首府局員上院議獄。議畢，再行審訊。緊要工夫全在議獄一次。及初訊一二堂，而案之是非已明矣。未過堂之先，不妨詳慎訪察。既過堂，則須求速了。愈速則真情易露，愈久則幻態彌多。其業已淹滯者，尤須設法催辦。上司以嚴札催之，首府以婉言催之，局員以仁心自催之。另立限期，分記功過。訊結之後，取保者飭令速歸，管押者立予釋放。卽監禁者，亦時加檢點，惟恐痺癢。首府之滯獄一清，通省之風俗立變。造福造孽，祇在吾人寸心一轉移間耳。

第三條州縣須躬親六事，不得盡信幕友丁書——牧令爲自古

要官，百姓之所託命。非才德俱優，難言稱職。然天下安得許多龔黃卓魯，萃於一方。吾輩與人爲善，懸格不可太高。但求中材可勉者，苟能以勤字爲本，事事必躬必親，便可造到第一等循吏。直隸怠玩之習，相沿已久。每逢三、八告期，或委典史收狀，或由承發房將呈詞送交門丁。門丁積壓數日，送交幕友。幕友擬批掛榜，而本官尙不知呈中所告何事。至判閱稿票時，任聽丁書主政。按照呈內姓名，全數差傳，不敢刪減一名。甚至經年累月，未嘗坐堂訊問。兩造破家蕩產，求息訟而不能。此小民所以困窮，案牘所以叢積也。今與諸君約，有六事宜躬親者：放告之期，必須親自收狀；能斷者，立予斷結，不能斷者，交幕擬批，必須親自細核，分別准駁。准理者，差票傳人，必須親自刪減。命盜案件，以初起供招爲重，必須親自勘驗，愈速愈妙。承審限期，何日解勘，何日詳結，必須親自計算。監禁管押之犯，常往看視。每日牌示頭門，每月冊報上司，必須親自經理。六者皆能躬親，則聽訟之道，失者寡矣。如其怠惰偷安，不肯躬親者，記過示懲。如其識字太少，不能躬親者，嚴參不貸。

第四條禁止濫傳濫押，頭門懸牌示衆——凡小民初涉訟時，原被告彼此忿爭，任意混寫多人，其中妄扳者居多。且有差役勾串，牽入呈內者。票上之傳人愈多，書差之索賈愈甚。名曰叫點，所謂堂上一點硃，民間萬點血也。嗣後自理詞訟，祇准一原一被，一千證，或證至二、三人爲止，不准多傳。傳到人證，非命盜大案，不准輕於管押。祇許當堂取保候訊。舊不得已而羈押，則須隨時親到班

館查訪。有無凌虐、私押等弊。仍製造大粉牌一面，懸掛頭門之外。將在押人姓名，逐一開載，並註明某月某日，因某案管押，書明牌上。俾衆周知。倘書差舞弊私押，准家屬喊稟嚴究。本部堂常常派人密查，如有並未懸牌，或牌上人數與在押之數不符，與月報之數不符者，記過重懲。

第五條禁止書差索賈——凡一呈詞到案，如有交涉富民及巨商者，則差役勾串門丁，買此案差票。又或丁書納賄，簽粘原差之名于票尾，朦官標判。又或家丁求明本官，指名簽差。此種弊竇，無處無之。又或原差串通告狀之人，伺該差值日方來喊控，以爲朋比。訛索地步。此卽江南所謂坐差也。差役持票到門，引類呼朋，叫罵徵逐。婦女出避，雞犬不安。本家之搜索既空，親族或因而受累。及審訊時，有坐堂之費，將結時，有了衙門之費。兩造議和者，又有和息呈詞之費。一字到官，百端需索。瘡痍赤子，其何以堪。自今以後，各屬當除以上積弊。凡簽差皆擇謹愿者，分路酌派。不准丁書粘簽指請一切規費，酌量核減。視民家有差騷擾，如吾家有差未退，視民家有訟糾纏，如吾家有訟未結。官長設身處地，則民間受福無窮。此在良有司，寸心自儆，自修，吾不能一一預懸記過之格。然訪察得實，亦必隨時嚴懲。

第六條四種四柱冊，按月呈報，懸榜——直隸向來章程，州縣按月呈報上司者，約有五種：一曰新舊各案，已結未結，開摺呈報。二曰監禁之犯，開摺呈報。三曰管押之犯，開摺呈報。四曰監管病斃

者具稟呈報。五曰竊賊未獲者，具稟呈報。每月報此五事，立法可謂至密至善矣。乃近來不報之縣甚多，呈報之縣甚少。卽或偶報一月，又復間斷數月，以致無可稽查。今欲清滌獄訟，須將此四種章程，認真行之。本閣部堂定一格式，首曰積案，上月控者爲舊管，本月控者爲新收。牽結者和息者，注銷者爲開除，未結者爲實在。次曰監禁，次曰管押，皆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爲四柱。又次曰逸犯，無論強盜竊賊土匪逃軍囚犯，要證但係逃逸應緝者，概名之曰逸犯。分舊逸新逸，已獲在逃爲四柱。其逸犯名數未定者，則添注曰又應緝者幾起。每縣每月填寫格式一葉，而四種則然在目矣。其每種各開人名事宜清單，仍照向例開寫，但宜略不宜詳耳。州縣於每月初一、二、三等日辦齊四柱冊四種，由驛遞省。其偏僻之縣，自度驛遞難到者，專差送省。限十日內送齊，院司查對數日，釘成總冊，存於三處官廳，大眾閱看。其未報者，報而不實者，立予記過。其已報者，視結案獲犯之遲速，監禁管押之多少，定該員之功過。有過有功者，另寫一榜懸於三處官廳。此皆本省舊章，前督劉公會申明之本閣部堂，與諸寮友當力行之。

第七條嚴治盜賊，以弭隱患。——近來盜案迭出，搶劫頻仍，勒緝嚴比之文書不絕，而罕見破獲之犯。初二、三參之奏，各不絕，而終無降調之官。卽真正強盜斬犯，而再三勘轉，狡供駁回，亦非四、五年不能正法。爲從者，更造遺法外，毫無畏懼，是以盜風日盛，邦畿重地，萬方輻湊，而行旅皆有戒心。從前臬匪教匪，搶黨降衆，餘氛未殄。一夫煽動，羣盜嘯聚，此直隸之隱患也。欲弭大患，先除小法。州縣一遇盜案，從不責成捕役。捕役之能幹者，強半通賊，本不願於破案。一經破獲之後，解府解省，往返羈留，費用半出自捕役。捕役應得之工食，本官久措不發，解案之費資，該役無從措辦。此捕快所以帶家賊爲生路，視獲賊爲畏途也。嗣後各州縣，皆宜厚添捕役，工食之外，另給月餉，悉其所爲。譬如良將厚養，死士不問干日之過，但責一朝之效。及至捕案之時，購線募人等費，官爲給發，重懸賞格，少者數十金，多者每名百金，或數百金。捕而不獲，則可酷刑嚴比，血濺肉飛。大利在前，峻法在後，而捕役之不盡力者，實矣。既養捕役，以治其標，又擇團長，以治其本。選明幹者數人，立爲團長，優加禮貌，酌給薪資，令之幫辦捕務，約束鄉鄰。首告者有賞，隱匿者連坐，禁賭場，以清其藪，拳窩家，以絕其蹤。專講捕盜之實政，不尙會緝之虛文。既獲之後，分別兩種辦法：一種賊少而情輕者，仍照舊例，招解勘轉，一種匪多而情重者，稟請本閣部堂，可不用軍法從事。本閣部堂審擇要犯，批令先行解省，委審明確，立正軍法。劇盜之首，連臬，羣賊之膽，自破。而臬教擒匪之餘黨，或亦可弭患無形。除具奏外，仰各屬實力遵行。其平日不能治本，治標，隨時不能重賞嚴比者，記過撤參。其果能認真緝捕者，懸賞之銀，每名百金。可令獲犯之人，徑來督院領賞。卽難解之犯，本部堂亦可派兵迎護。事事相諒，相助，要不使屬員有掣肘處耳。

致起訟端。這事過氣平，或經親友勸解，又復怨釋，悔生，彼此情甘罷訟，而衙門索和息錢文，難以措辦，因而避匿遷延，久不到案。此案懸不結之一端也。又有刁民，憑空砌詞涉訟，或挾仇，或漁利，造作影響無據之言，誣告多人，但永准狀，不求審理。遷呈之後，水遠不敢到案。此案懸不結之又一端也。直隸天津河間，此等惡風尤甚。若任其經年懸宕，則被告干證，受累無窮。每逢新年開印，或值新官到任，一概換票一次，恐嚇傳提，徒為書差門丁謀利之券，實可深恨。查例載各衙門告言人罪，一經批准，即令原告投審。若不赴審，輒復脫逃，及並無疾病事故，兩月不到案聽審者，即將被誣及誣證釋放。所告之事，不與審理。拏獲原告，專治以誣告之罪。等語。嗣後有日久未結各案，原告兩月未經呈催，即照原告兩月無故不投審例，將案註銷，並將差票查繳，以清積贖。一面將註銷緣由稟聞，一面彙入月報冊列於積案開除項下報查。

第九條分別卑白嚴辦誣告訟棍——直隸民情樸厚，剛直好善之風，甲於天下。而健訟逞刁者，亦復不少。或貧民挾仇訛詐，砌詞上控，希圖拖累富民，或莠民聚眾相謀，動以錢糧差徭控告官長，借大題為斂錢之計，或訟棍扛幫不勝，復以詐贓斃命，控告書差，借延訟為餉噉之計，種種幻態，不可言狀。一經批飭提省，則奸計得行，而無辜受累。嗣後省控之案，院司不可輕於批准，情節支離，批詞即宜斬截，不可用姑准飭府查復等語。少准一謊狀，即多造一陰功。其必須准理者，不可輕批提省，但責成本管知府秉公研

訊。或委賢明之員前往會訊。其提省審辦者，則須剖分卑白，實究虛坐，理無兩是。勢不兩存。近來直隸京控省控之案，一經發交讞局，平日則多方彌縫，臨結則一味含糊。告官得實者，承審官週護同僚，但議以不應重不應輕之咎。告吏得實者，承審官刪改情節，但科以笞杖及除名之罪。其控告全係虛誣者，則又曲庇奸民，惟恐反噬。但以「懷疑妄控」及「愚民無知」等語了結之。奏交之案，十審九虛。刁訟之民，十虛九赦。問官皆自命為和事之人，訟棍皆立身於不敗之地。卑白不分，莫此為甚。自今以往，凡京控省控重案，本部堂率屬議獄之初，即當確究虛實。審實者，即治被告以應得之罪。虛誣者，即治奸民以誣告之罪。黑白皎然，不稍含混。一變向來麻木不仁之習。訟棍之積猾玩法者，除照律科斷外，再加嚴刑以痛苦之。本部堂懲治他犯，恪遵律例。獨至治盜賊訟棍，則當格外從嚴，冀以救一時之弊。有識者尚鑒亮焉。

第十條獎借人才變易風俗——嚴懲棍訟，邪氣雖除，而正氣不伸，則風俗仍難挽回。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紳士。欲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才。古者鄉大夫，賓與賢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藝，而登進之。後世風教日頹，所謂六德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帥，孝友，則宗族敬服，睦婣，則親黨敬服。今世未嘗無此等人也。任則出力以救急，卹則出財以濟窮。今世亦未嘗無此等人也。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今世取士用文字，詩賦經策，其事雖異，其名曰藝，則一也。今之牧令，即古鄉大夫之職。本有

興賢舉能之責。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爲宗族所信，睦姻爲親黨所信者，是爲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擔當難事，出財以襄成義舉者，是爲有才之科；凡工於文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爲有學之科。仰各州縣採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該收令皆予記過。教育如確有所見，亦可隨時稟保。舉有德者，本部堂或寄扁額以旌其宅，或延致來省，賜之酒食，餽之儀物。舉有才者，本部堂或飭屬派充團長，酌給薪水，或調省一見，札令幫辦捕務。舉有學者，本部堂或薦諸學使，量加獎拔，或召之來省肄業，優給膏火。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爲大吏所知，則正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迹。此雖與清訟無涉，而端本善俗，尤在於此。用一方之賢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荊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鷓鴣不逐而自逃。諸良吏無以爲迂而忽之！

直隸清訟限期功過章程

- 一、催解糧租等銀，自奉文之日起，限二十日報解登程。如以空言搪塞，逾限不解，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清解。如再逾違，記大過一次。（此在事宜第一條。）
- 一、催解犯證，初次酌限若干日。初限已滿，不解者，該州縣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二限已滿，不解者，又記過一次。再行勒限若干日。合計以三個月爲率，仍不解者，記大過一次。如程

報外出及患病等情，或有賄縱情弊，另行嚴參。如人證在五名以上，能於初限內全數提解者，准記功一次。（此在事宜第一條。）

- 一、飭該管道府、廳州，先查大概情形之件，上司勒限若干日，除去行文往返程期，屆期不覆者，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仍不覆者，或分別記過，或另行示懲。臨時酌辦。至飭各州縣錄案詳覆之件，上司勒限十日。除去行文往返程期，屆期不覆者，記過一次。再勒限若干日。仍不覆者，記大過一次。（此在事宜第一條。）

- 一、定例，原問官審斷不當，或犯供翻易，另委賢員審理。委員限一箇月定擬，院司限一箇月核轉。統限兩箇月完結。至京控案件，定例奏交之案，限二箇月完結。委員亦應限一箇月定擬，院司亦限一箇月核轉。咨交之案，限四箇月完結。委員亦應限兩箇月定擬，院司亦限兩箇月之核轉。嗣後首府、臬局均應恪遵此例。凡八年新到之案，從四月初一日起，如有人卷已齊，無故逾限者，承審之正委員，每案記過一次。至道府、廳州奉札委審案件，由承審衙門於奉文半月內，開摺報查。另行勒限飭遵。（此在事宜第二條。）

- 一、七年臘底以前，府局承審京控、省控之案，積壓已至一百三四十起之多。嗣後首府、臬局應分前後左右四股，每股認辦積案三十餘起。每月須各完結三起。其結案不及三起者，合

股公同記過一次其結案四起者公同記功一次其結五起以上者記大功一次凡讞局公同記功如一股有三員記功三次即係每員一功矣記過者亦然有記大功三次者立即委署一缺并准仿江蘇之例於清訟案內奏獎凡讞局公同記過者出局時即註銷不與他過一體積算以讞局結獄不易賞宜重而罰宜輕也（此在事宜第二條）

一、相驗屍身須即日親往驗訊明確如無故逾延一兩日者記過一次如或委佐雜代驗或任令刑件滋弊或因遲久始驗以致屍身腐爛供情游移者每案記大過一次三、八告期不親自收狀者記過一次所謂六事宜躬親者惟此兩事易於訪察故特為指出（此在事宜第三條）

一、管押人犯并不開明名姓事由月日懸牌示衆者記過一次因而書差舞弊私押者記大過一次或雖懸牌而牌上所開之人與在押及月報之數不符者亦記大過一次（此在事宜第四條）

一、尋常命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三箇月密擬招解斬絞立決命案州縣審兩箇月密擬招解大小盜案定例自獲犯之日起州縣限兩箇月密擬招解軍流以下徒罪以上雜案定例限兩箇月審擬詳解州縣自理詞訟定例限二十日完結自同治八年四月起均應恪遵部例不准違逾如有違限一箇月記過一次逾三箇月記大過一次其例應兩箇月

擬解者逾限四箇月其例應三箇月擬解者逾限五箇月均再記大過三次（此在事宜第六條）

一、四種冊中積案上月曰舊管本月曰新收此指本年言之也若合前數年言之則當以七年臘底以前者為舊案以八年元旦以後者為新案嗣後各州縣清釐積案招解者每月應結二案不滿二案者記過一次結三四案者記功一次結五案以上者記大功一次自理者缺分繁簡不同積案多寡不一統限於八年臘底將七年臘底舊案辦畢其每月應結若干案由各州縣自行酌定數目於奉文半箇月稟覆俟稟到日另行核示（此在事宜第六條）

一、四種月報四柱冊上月之冊於下月初一、二、三等日開報三日前途齊到省如開報遲延逾限至十日者記過一次若玩違不報或雖報而遺漏舛錯滿十起以上者記大過一次（此在事宜第六條）

一、州縣平日不能講求捕務境內出強盜劫案一月初至二起者記過一次一月劫至三起者記大過一次本境有盜窩不能查拏迨被鄰封拏獲僅以協獲等詞飾稟者記大過一次餘均照定例揭參如有拏獲鄰境盜犯破獲鄰境盜窩者除照例奏獎外每案准記大功一次（此在事宜第七條）

一、州縣所山士民於才德學三科內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均記過一次如果得其人記功一次（此在事宜第十條）

一、記大過至三次，記小過至六次者，現任人員立予撤任。候補人員，停委二年，有功准其抵銷。其記大功至三次，記功至六次者，現任實缺之員，彙案奏請酌獎。署事人員，交卸時，立即另行委署。候補人員，立予超班委署（此酌定功過總例）。

一、各屬關係清訟之文書，各蓋一戳，云「清訟要件，限日行一百里」。經過接遞之縣，於封面寫明某日某刻過某縣某處，以便稽查。如不及百里，或未經註寫者，記過一次。各府縣接院司，勒限查覆之件，如驛遞遲延，亦即稟請飭查記過（此因限期酌定驛遞之例）。

一、審轉限期命案，院司各限一箇月。盜案，院司各限二十日。凡州縣長解，在省守候發犯。如未滿各上司審轉限期，即行脫逃者，僉差官記過一次。若甫滿審轉限期，不候上司吩咐，先行脫逃者，僉差官亦記過一次。仍勒限派役來省押解（此附記臬司詳定章程）。

禁止私押告示式

各屬辦法恐難盡一，故定告示之式。

為奉文曉示，禁止私押事。照得本州（縣）辦理案件，隨到隨審，隨審隨結。惟案內設有訊供未確，或證佐未齊，不能不管押候質。無如差役舞弊，或押到而匿不稟明，或訊釋而私押索費。且有以扭交指交為名，原告串差，私自管押，隨後具呈，以為欺誑之計。

種種弊竇，相習成風。今奉札嚴行查禁，合頭牌示，為此仰諸色人等知悉。嗣後管押人證，本州（縣）必於當時牌示，註明日期。及至開釋，亦必立刻牌示，俾衆周知。如有示內無名，及已登註開釋，原差仍行私押者，准該家屬人等喊稟，以憑嚴究。特示。

計開

收押項下：

按名登註，某月某日，因某案收押。

開除項下：

按名登註，某月某日，或訊釋，或交保，或押後收禁，等項逐一開明。

右用橫牌，寬約四尺，高約一尺二三寸。與諸牌不同，懸於頭門前。五六行寫告示，可以累月不換。後三尺餘寫姓名。有新收者，新釋者，立即更換。

將赴天津示二子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歐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外國性情凶悍，津民習氣浮囂，俱難和叶。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余此行，反覆籌思，殊無良策。余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遲延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略示一二，以備不虞。余若長逝，靈柩自以由運河搬回江南歸湘為便。中間雖有臨清至張秋

一節，須改陸路，較之全行陸路者，差易。去年由海船送來之書籍、木器等，過於繁重，斷不可全行帶回。須細心分別去留，可送者分送，可毀者焚毀。其必不可棄者，乃行帶歸，毋貪瑣物，而花途費。其在保定自製之木器，全行分送。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但水路略求兵勇護送而已。

余歷年奏摺，令夏吏擇要鈔錄，今已鈔一多半。自須全行擇鈔，鈔畢後，存之家中，留於子孫觀覽，不可發刻送人。以其間可存者絕少也。余所作古文，寥寥齋鈔錄頗多，頃渠已照鈔一分，寄余處存稿。此外，黎所未鈔之文，寥寥無幾，尤不可發刻送人。不特篇幅太少，且少壯不克努力，志充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適以彰其陋耳。如有知舊勸刻余集者，婉言謝之可也。切囑切囑，余生平略涉儒先之書，見聖賢教人修身，千言萬語，而要以不忤不求爲重。忤者，嫉賢害能，妒功爭寵。所謂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類也。求者，貪利貪名，懷土懷惠。所謂未得思得，既得患失之類也。忤不常見，每發露於名業，相作勢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見，每發露於貨財相接，仕進相妨之際。將欲進福，先去忤心。所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將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忤不去，滿懷皆是荊棘；求不去，滿腔日即卑污。余於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尙未能掃除淨盡。爾等欲心地乾淨，宜於此二者，痛下工夫，并願子孫世世戒之。附作忤求詩二首錄右。

歷覽有國有家之興，皆由克勤克儉所致。其衰也，則反是。余生平亦頗以勤字自勵，而實不能勤，故讀書無手鈔之冊，居官無可存之贖。生平亦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問實不能儉。今署中內外服役之人，廚房日用之數，亦云奢矣。其故由於前在軍營，規模宏闊，相沿未改。近因多病，醫藥之資，漫無限制。由儉入奢，易於下水，由奢反儉，難於登天。在兩江交卸時，尙存養廉二萬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轉瞬卽已立盡。爾輩以後居家，須學陸梭山之法，每月用銀若干兩，限一成數，另封秤出。本月用畢，祇准贏餘，不准虧欠。衙門奢侈之習，不能不徹底痛改。余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然亦不願子孫過於貧困，低顏求人。惟在爾輩力崇儉德，善持其後而已。

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吾早歲久宦京師，於孝養之道多疏。後來展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於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儉，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於彼此有成，爲第一要義。其次，則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諸昆弟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歛。溫甫、季洪兩弟之死，余內省覺有慚德，澄侯、沅甫兩弟漸老，余此生不能能否相見。爾輩若能從孝友二字切實講求，亦足爲我彌縫缺

附杖求詩二首

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比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聞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幽明叢詭忌，乖氣相週互。重者裁汝躬，輕亦減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寤。終身護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右不悛）

知足天地寬，貪得宇宙隘。豈無過人姿，多欲為患害。在約每思豐，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車，貴求萬釘帶。未得求速償，既得求勿壞。芥馨比椒蘭，磐固方泰岱。求榮不知鑿，志亢神愈汰。歲煥有時寒，日明有時晦。時來多善緣，運去生災怪。怪福不可期，百殃紛來會。片言動招尤，舉足便有礙。戚戚抱殷憂，精爽日凋瘵。矯首荒八荒，乾坤一何大。安榮無遽欣，患難無速避。君看十人中，八九無倚賴。人窮多過我，我窮猶可耐。而況處夷途，奚事生嗟憤。於世少所求，俯仰有餘快。俟命堪終古，曾不顧乎外。（右不求）

諭天津士民示

自咸豐三、四年間，本部堂即聞天津民善好義，各秉剛氣，心竊嘉之。夫好義者，救人之危難，急人之不平，即古所謂任俠之徒是也。秉剛氣者，一往直前，不顧其他。水火可赴，白刃可蹈之類是也。斯固屬難得之質，有用之才。然不善造就，則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憤事而致亂。即以昨五月二十三日之事言之，前聞教堂有迷拐幼孩，挖眼剖心之說。爾天津士民忿怒，洋人斯亦不失為義憤之所激發。然必須訪察確實，如果有無眼無心之尸，實為教堂所掩埋，如果有迷拐幼孩之犯，實為教堂所指使，然後歸咎洋人，乃不誣枉。且即有真憑實據，亦須稟告官長，由官長知會領事，由領事呈明公使，然後將迷拐知情之教士，挖眼剖心之洋人，大加懲治，乃為合理。今並未搜尋迷拐之確證，挖眼之實據，徒憑紛紛謠言，即思一打洩忿，既不稟明中國官長，轉告洋官，自行懲辦，又不稟明官長，擅殺多命，焚毀多處。此爾士民平日不明理之故也。我能殺彼，彼亦可以殺報；我能焚彼，彼亦可以焚報。以忿召忿，以亂召亂，報復無已，則天津之人民、房屋皆屬可危。內則勞皇上之憂慮，外則啓各國之疑衅。十載講和，維持多方，而不足一朝激變，荼毒萬姓而有餘。譬如家有子弟，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顧禍患入於門庭，憂辱及於父兄，可乎？國有士民，但逞一朝之忿，而不顧干戈起於疆場，憂危及於君上，可乎？此爾士民素

無遠慮之故也！津郡有好義之風，有剛勁之氣，本多可用之才。然善用之，則足備干城，誤用之，則適滋事變。聞二十三日焚毀教堂之際，土棍遊匪混雜其中，紛紛搶奪財物，分攜以歸。以義憤始，而以攘利終，不特為洋人所譏，即本地正紳亦羞與之為伍矣。本部堂奉命前來，一以宣布聖主懷柔外國，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勸諭津郡士民，必明理而後可言好義，必有遠慮而後可行其剛氣。保全前此之美質，挽回後日之令名。此後應如何仰體聖意，和戢遠人，應如何約束同儕，力戒喧鬧，如何而懲既往之咎，如何而端未平之氣，仰讀書知理君子，悉心籌議，分條稟覆，特諭。

照復洋人：

為照復事：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本閣部堂接得貴大臣照會，內稱：『現在未能極力彈壓，立拏兇犯正法』等因。查五月二十三日之案，滋事兇犯現已嚴飭新任道府趕緊查拏，斷無任令兇徒久稽顯戮之理。祇緣是日津民聚衆過多，不能指實何人為首，何人為從，近日訪得數名，已令其先行拏案，嚴刑拷訊，務令供出夥黨，按名緝獲，處以極刑，以申中國之法，以紓貴國官商之恨。大約數日之內，必可弋獲多名，斷不至再事遲延。貴大臣儘可放心。至照會內稱：『天津府縣及提督陳國瑞議以抵命』等語。查陳國瑞以客官路過天津，本屬事外之人，前准照會云：『該提督現在都門，本閣部堂昨已咨請總理衙門就近傳訊，應俟總理衙門訊明，咨復到日，再行核辦。』至此案前任府縣辦理不善，本閣部堂到津後，即將該員等先行撤任。又以案情重大，該府縣事前既不能防範，事後又不能速拏兇徒。業經奏明大皇帝，將該府縣革職，從重解交刑部治罪在案。若如照會所稱，必將該府縣議以抵命，查審讞極刑，必須有可誅之心，或有顯著之惡。該府縣並非下手殺人之人，又無絲毫主使確據。本閣部堂未能指實其罪之所在，難以照辦。因思貴大臣當明晰該府縣二人有應抵命之罪，可請逐層說明。本閣部堂得有二人罪狀實在惡據，自能公平辦理。再本閣部堂到津後，查明天津府有事後之三件事：一係五月二十五、六兩日，河東匪人搶蘇老義等教民數家；張守即前往彈壓。一係有一教民與一民人因帳目在府涉訟，張守即將民人枷號示衆。一係府署把門者係教民，該府欲訪查兇手，即令教民密訪兇犯，懸有重賞。現在此人仍在府署當差。此三事雖小，足見府有保護教民之心，無傷害法國之意。至天津縣劉令，雖無保護確據，而亦無傷害教堂之心。貴大臣如查有府縣罪狀，即請一一開示，以便轉交刑部定議。中國遇有大獄，皆由部臣作主，疆臣不能擅專。為此再商貴大臣，請煩細核見示，須至照會者。

筆記十一篇

才德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

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卽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卽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卽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卽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主之，則近於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願爲有才者；世人多不欲與小人爲緣，故觀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甯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吾生平短於才，愛我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雖曾任艱鉅，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尙可告後昆耳。

誠神：

大聖固由生知，而其平生造次竄念精誠，亦迥異於庸衆。聞韶盡善，則忘味；至於三月，讀易寡過，則韋編至於三絕。文王則如兄於琴，周公則屢入於夢。至誠所積，神奇應焉。故麟見郊而增感，鳳不至而興歎。蓋其平日力學所得，自信爲天地鬼神所不違也。卽至兩楹夢覺之際，禮神爲臣之請，亦皆守禮循常，較然不欺。其後曾子易簣誦戰兢之詩，而自幸知免，猶有聖門一息不懈之風。後世若邵子之終馬程諸人，咸集朱子之沒，黃蔡諸子并臨，亦皆神明朗徹，不負所學。昔人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若非精誠積於畢生，神志甯於夙昔，豈能取辦於臨時哉？

兵氣：

田單攻敵，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黃，立則仗鍤，爲士卒倡。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可刊之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盈，娛樂，慮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撤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河南山東，劉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卽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指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以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尙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勉強：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以魯仲連對。王曰：

『魯仲連，強作之者，非體自然也。』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也。』余觀自古聖賢豪傑，多由彊作而臻絕詣。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分可強立。』中庸曰：『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論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爲不如是，今彊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長偷惰之風，莫大乎此。吾之觀人，亦嘗有因此而失賢才者，追書以志吾過。

忠勤

開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畸士，豐功偉烈，騰舉雲興，蓋全係乎天運，而人事不得與其間。至中葉以後，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與天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多尙巧僞，惟忠者可以革其習，末俗多趨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觀近世賢哲，得力於此二字者，頗不乏人。余亦忝附諸賢之後，謬竊虛聲而於『忠』『勤』二字，自媿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將來有出任艱巨者，當勵忠勤，以補吾之闕憾。忠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妄語。始勤之積於平日者，則自不晏起。始

才用

雖有良藥，苟不當於病，不逮下品。雖有賢才，苟不適於用，不逮庸流。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穿穴。聲牛不可以捕鼠，騏驥不可以守閭。千金之劍，以之析薪，則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禦田，則不如耜。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則鉅鎔而終無所成。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適宜也。魏無知論陳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下何暇用之乎？』當戰爭之世，苟無益勝負之數，雖盛德亦無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實者流，今老矣，始知藥之多不當於病也。

史書

史記敘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卬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敬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自非興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塞易決，則決後未必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敘兵事莫善於史記，史公敘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諏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

辨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陽剛

漢初功臣惟樊噲氣質較粗，不能與諸賢並論。淮陰侯所差與爲仇者也。然吾觀其人，有不可及者。沛公初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噲輒諫，止謂：「此奢麗之物，乃秦之所以亡，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一也。高祖病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獨樊噲直入，諫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黷！」且引趙高之事以爲鑒。二也。此二事者，乃不媿大人格君心者之所爲。蓋入襄陽剛之氣最厚者，其達於事理，必有不可掩之偉論。其見於儀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風。噲之鴻門披帷，拔劍割彘，與夫霸上還軍之請，病中排闥之諫，皆陽剛之氣之所爲也。未有無陽剛之氣，而然大有立於世者。有志之君子，養之無害可耳。

漢文帝

天下惟誠不可掩。漢文帝之謙讓，其出於至誠者乎？自其初至代邸，西鄉讓三，南鄉讓再，已歉然不敢當帝位之尊。厥後不肯建立太子，增祀不肯祈福，與趙佗書曰：「側室之子。」曰：「棄外奉藩。」曰：「不得不立。」臨終遺詔，戒重服，戒久臨，戒厚葬。蓋始終自覺不稱天子之位，不欲享至尊之奉。至於馮唐衆辱，而卒使

盡言，吳王不朝，而賜以几杖。句羣臣言胸過失，匡朕不逮。其謙讓皆發於中心，惻怛之誠。蓋其德爲三代後，僅見之賢主。而其心則自愧不稱帝王之職而已矣。夫使居高位者，而常存愧不稱職之心，則其過必鮮。況大君而存此心乎？吾嘗謂爲大臣者，宜法古帝王者三事：舜禹之不與也，大也。文王之不違也，勤也。漢文之不稱也，謙也。師此三者，而出於至誠，其免於戾矣乎？

周亞夫

周亞夫，剛正之氣，已開後世言氣節者之風。觀其細柳勞軍，天子改容，已凜然不可犯。厥後將兵，不救梁王之急，不肯侯王信不肯王匈奴，六人皆柔剛氣而持正論，無所瞻顧，無所屈撓。後世西漢若蕭望之、朱雲、東漢若楊震、孔融之徒，其風節略與相近。不得因其死於非命，而薄之也。惟其神鋒太雋，瞻矚太尊，亦頗與諸葛恪相近，是乃取禍之道。君子師其剛而去其傲可耳。

言命

孟子言治亂興衰之際，皆由人事主之，初不關乎天命。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皆以人謀而操必勝之權，所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也。董子亦曰：「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與孟子之言相合。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喪斯文，匡人其如

予何？亦似深信在己者之有權。然『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之嘆，又似以天命歸諸不可知之數。故其答子服景伯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語南宮适曰：『君子若人，德若人。』隱然以天命爲難測，聖賢之言，微旨不同，在學者默會之焉耳。

功效

苟有富，必能潤屋；苟有德，必能潤身。不必如孔子之溫良恭儉，孟子之晬面盎背，而後爲符驗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儀範，是真龍，必有雲，是真虎，必有風。不必如程門之游揚，朱謝朱門之高蔡陳李，而後爲響應也。凡修業之大人，必有景從之徒黨。斯二者，其幾甚微，其效甚著，非實有諸己，烏可倖致哉！

日課四條

（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

一曰：慎獨則心安。——自修之道，莫難於養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惡，而不能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則謂之自欺。方寸之自欺，與否，蓋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大學之誠意章兩言『慎獨』。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則大學之所謂『自慊』，中庸之所謂『戒慎』，『恐懼』，皆能切實行之。即曾子之所謂『自反而縮』，孟子之所謂『仰不愧，俯不怍』，所謂『養心莫善於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獨，則內

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斷無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之時，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方，守身之先務也。

二曰：主敬則身強。——『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効驗也。程子謂：『上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蓋謂敬則無美不備也。』吾謂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軀，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爲之悚，氣爲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衆寡，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患乎？

三曰：求仁則人悅。——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我與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愛物，是於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人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

欲已立已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後世論求仁者，莫精於張子之西銘，彼其視民胞物與，宏濟羣倫，皆事天者性分當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謂之人不如此，則曰悖德，曰賊，誠如其說，則雖盡立天下之人，盡達天下之人，而曾無善勞之足言。人有不悅而歸之者乎？

四曰習勞則神欽：——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惡勞。無論貴賤，智愚老少，皆貪於逸，而憚於勞。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進之食，與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稱則勞人，蹙之鬼神許之，以爲彼自食其力也。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粟，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衣必錦繡，酣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其能久乎？古之聖君賢相，若湯之味且否，顯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繼日，坐以待旦，蓋無時不以勤勞自勵，無逸一篇，推之於勤，則壽考，逸則夭亡，歷歷不爽。爲一身計，則必操習技藝，磨鍊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而後所以增智慧而長才識。爲天下計，則必已飢已溺，一夫不獲，引爲余辜，大禹以周乘四載，過門不入，墨子之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皆極儉以奉身，而極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稱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勞也。軍興以來，每見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艱苦者，無不見用於人，見稱於時。其絕無材技，不慣作勞者，皆唾棄於時，飢凍就斃。故勤則壽，逸則夭，勤則有材而見用，逸則無能而見棄，勤則博濟斯民，而神祇欽仰，逸則無補於人，而神鬼不歆。是

以君子欲爲人神所憑依，莫大於習勞也。余衰年多病，日疾日深，萬難挽回。汝及諸姪輩，身體強壯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強，而後有振興之象，必使人悅神欽，而後有駢集之祥。今書此四條，老年用自儆惕，以補昔歲之愆，并令二子各自勸勉，每夜以此四條相課，每月終以此四條相稽，仍寄諸姪共守，以期有成焉。

求闕齋日記類鈔序

右鈔錄曾文正公日記，略分十類；夫修己治人，道之大綱也。修己者，知行並進，治世者，文武兼資。故首問學，次省克，繼之以治道軍謀。至於倫理者，通乎內聖外王，而大本大經之所在，故上卷以是終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古有明訓矣。文藝雖若學之末務，而昔賢以爲載道之器。按古證今，徵文攷獻，有心者毋敢忽焉。故以鑒賞品藻，次於文藝之後。至若頌養以全形，遊覽以擴見，亦恆視入之所志所業，以爲重輕，安可概自爲餘事歟？此編次之微意也。先賢有言：『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大有爲者，其平居之課身心也，至密其求寡過也，必夙夜匪懈，而後日起有功。今湘鄉曾文正公，溥海戴其忠勳，弄世宗其德望，其被諸竹素，銘諸鐘鼎，與旗常者，既已爲人所共見共聞矣。而一讀其所爲日記，則條綜於日用行習之間，檢攝於幽獨密微之地，誠所云『言有教而動有法，瞬有存而息有養』者歟！故能剖平

寇難，光輔中興，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播威名於瀛海之表。存膺聖朝之懋賞，沒極人世之哀榮，可不謂天挺人豪，古今罕覩者乎？公供職京朝，十有四年，其日記曰『茶餘偶談』曰『過隙影』等篇，半就散佚。其曰『緜縣穆穆之室日記』，每日以八事自課，亦廬有存者。咸豐初載，由衡州治軍，東征克武漢，戰彭湖，入守章門。凡此數年，隨筆記注，均缺失無從檢尋。唯自戊午以後，迄於同治壬申二月，易簀之日，所自書日記，無一朝一夕之間，無一點一畫之苟，則傳家之墨寶，希世之奇珍已矣。宋時洛闔數大儒講學，皆有譜錄，蓋及門諸子聞其師之緒論，因時編費，或不免雜以己意，而稍失其真。此編所鈔，謬託於朱子語類之義，而一句一字悉出於公之自記，不敢於中有所增損。世有達者，其將不以僭竊罪我邪！

光緒丙子八月既望，後學湘潭王啓原識。

求闕齋日記類鈔 目錄

求闕齋日記類鈔 目錄

卷上

問學 省克 治道 軍謀 倫理



卷下

文藝 鑿費 品藻 願養 遊覽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潭王啓原校編

問學

夜深思將古來政事人物分類隨手鈔記，實爲有益，尙未有條緒。

辛丑正月

學問之事，以日知月無亡爲喫緊語。文章之事，以讀書多積埋富爲要。

辛丑二月

讀書之志，須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學。

辛丑閏三月

至鏡海先生處，問檢身之要，讀書之法。先生言：『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時余新買此書，問及因道：『此書最宜熟讀，卽以爲課程，身體力行，不宜視爲瀏覽之書。』又言：『治經宜專一經。一經果能通，則諸經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則萬不能通一經。』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讀易。』又言：『爲學祇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事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蠡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卽在義理內。又問：『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答曰：『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近時河南倭良峯（仁）前輩用功最篤實。每日自朝至寢，一言一動，作飲食皆有節記。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檢，皆記出。先生嘗教之曰：『不是將此心別借他心來把捉，提醒便是閑邪存誠。』又言：『檢攝於外祇有「整齊嚴肅」四字，持守於內，祇有「主一無適」四字。』又言：『詩文詞曲，皆可不必用功，誠能用功於義理之學，彼小技亦非所難。』又言：『第一要成敗，萬不可掉著。』云云。聽之昭然若發矇也。

辛丑七月

倭良峯前輩先生言：『研究工夫最要緊。顏子之有不善，未嘗不知是研幾也。』周子曰：『幾善惡。』中庸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劉念慈先生曰：『卜動念以知幾。』皆謂此也。失此不察，則心放而難收矣。』又曰：『人心善惡之幾，與國家治亂之幾相通。』

壬寅正月

靜坐思，心正氣順，必須到『天地位，萬物育』田地地方好。

壬寅正月

默坐思，此心須常有滿腔生意。雜念憧憧，將何以極力掃卻？

勉之！

壬寅正月

吳竹如言：『敬字最好！』予謂須添一『和』字，則所謂敬者，方不是勉強把持，即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意。

壬寅正月

誦養氣章，似有所會，願終身私淑孟子。雖造次顛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須臾不離。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萬一。

壬寅正月

心得語，一經說破，胸中便無餘味；所謂德之棄也。況無心得而有掠影之談乎？

壬寅正月

易大壯卦，象大象，正與養氣章通。靜字全無工夫，欲心之凝定得乎？

壬寅正月

管卦：『罔孚，裕，无咎。』裕，難矣！中庸明善誠身一節，其所謂裕者乎？

壬寅正月

精神要常令有餘於事，則氣充而心不散漫。

壬寅正月

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海秋言：『人處德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

平情，必君子也。』

壬寅正月

讀書窮理，不辨得極處之心，則先自窒矣。

壬寅正月

咸恆損益四卦，可合之得虛心實心之法。

壬寅正月

不能主一之咎，由於習之不熟，由於志之不立，而實由於知之不真。若真見得不主一之害心廢學，使如食烏喙之殺人，則必主一矣。不能主一，無擇無守，則雖念念在四書五經上，亦祇算游思雜念，心無統攝故也。

壬寅正月

巽乎水而上水，頗悟養生家之說。

壬寅正月

良峯前輩言：『無間最難，聖人之純亦不已。顏子之三月不違，此不易學。即日月之至，亦非諸賢不能。至字煞宜體會，我輩但宜繼續續求其時習而說。』

壬寅正月

存心則緝熙光明，如日之升；修容則正位凝命，如鼎之鎮。內外交養，敬義夾持，何患無上達？

壬寅十一月

至俗雲處，看稟日課。俗雲近日志日堅而識日卓越，閱之喜

極無言平日好善之心，頗有若己有之之誠。而前日讀筠仙詩，本日觀岱雲日課，尤中心好之也。

壬寅十一月

樹堂來與言養心養體之法。渠言：『舍靜坐更無下手處！能靜坐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因教我焚香靜坐之法。所言皆閱歷語，靜中真味，煞能領取。又言：『心與氣總拆不開，心微浮，則氣浮矣！氣散，則心亦散矣。』此即孟子所謂『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

壬寅十月

神明則如日之升，身體則如鼎之鎮，此二語可守者也。惟心到靜極時，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畢竟未體驗出真境來。意者祇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意來。如冬至一陽初動時，貞之固也，乃所以爲元也。蟄之坏也，乃所以爲啓也。殺之堅實也，乃所以爲始播之種子也。然則不可以爲種子者，不可謂之堅實之穀也。此中無滿腔生意，若萬物皆資始於我心者，不可謂之至靜之境也。然則靜極生陽，蓋一點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靜極，仁心之不息，其參天兩地之至誠乎！顏子三月不違，亦可謂洗心退藏極靜中之真樂者矣！我輩求靜欲異乎禪氏入定，冥然罔覺之旨。其必驗之此心，有所謂一陽初動，萬物資始者，庶可謂之靜極。可謂之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也。不然深閉固拒，心如死灰，自以爲靜，而生理或幾乎息矣！況乎其並不能靜也，有或擾之，不且憧憧

往來乎！深觀道體，蓋陰先於陽，信矣！然非實由體驗得來，終掠影之談也。

壬寅十一月

人必中虛不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不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見，不敢告人，而後造僞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則不能不欺其好德之知矣。是故誠者不欺者，也不欺者，心無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當讀書則讀書，心無著於見客也。當見客則見客，心無著於讀書也。一有著，則私也。靈明無著，物來順應，未來不迎，當時不雜，既過不戀，是之謂虛而已矣。是之謂誠而已矣！以此讀无妄成中孚三卦，蓋扞格者鮮矣。

壬寅十一月

凡作文詩，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平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其胸中，至真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後無鬱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若平日醞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達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於字句。至於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僞日拙，所謂修辭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後真情微發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

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寧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則必巧僞媚人矣。

壬寅十一月

在何宅聽唱崑腔，我心甚靜且和。因思古樂陶情淑性，其入人之深當何如。禮樂不興，小學不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

壬寅十一月

竹如教我曰：『耐字嘗言，竹如貞足幹事，予所闕者貞耳。』竹如以一『耐』字教我，我蓋欲我鎮蹙以歸於靜，以漸幾於能貞也。此一字足以醫心病矣！

癸卯正月

寫字時心稍定，便覺安恬些。可知平日不能耐，不能靜，所以致病也。寫字可以驗精力之注否，以後即以此養心。

癸卯正月

萬事付之空寂，此心轉覺安定。可知往時祇在得失場中過日子，何嘗能稍自立志哉！

癸卯二月

記云：君子莊敬日強，我日日安肆，日日衰齋，欲其強得乎！譬諸草木，志之立，本則撥矣。是知千言萬語，莫先於立志也。

癸卯二月

唐先生言：『國朝諸大儒，推張楊國陸稼書兩先生最爲正大篤實，雖澗文正猶或少遜，李厚庵方望溪文章究優於德行。』

癸卯二月

夜讀楊園先生集，中有數條，破我伎求之私，如當頭棒喝。

癸卯二月

讀楊園近古錄，真能使鄙夫寬，濫夫敦。

癸卯二月

因作字，思用功所以無恆者，皆助長之念害之也。本日因聞竹如言，知此事萬非疲輟人所能勝，須是剛猛用血戰功夫，斷不可弱，二者不易之理也。時時謹記朱子語類『雞伏卵』及『猛火煮』二條，刻刻莫忘。

凡讀書有爲人爲己之分。爲人者，縱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予於杜詩不無一隙之見，而批點之時，自省良有爲人之念，雖欲蘊蓄而有味得乎！

癸卯二月

竹如言：『交情有天有人。』凡事皆然，然人定亦可勝天，不可以適然者，委之於數，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積誠而教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癸卯二月

鏡丈言：『讀書有心得，不必輕言著述。』注經者依經求義，不敢支蔓，說經者置身經外與經相附麗，不肯可也不必說此句，即解此句也。

癸卯二月

今早友人見示一文稿，讀之使人忠義之氣勃然而生，鄙私之萌斬焉而滅，甚矣人之不可無良友也！

癸卯三月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此繇繇者由動以之靜也。自謙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此穆穆者由靜以之動也。由靜之動，有神之動，有鬼神之動，終始往來，一敬貫之。

辛亥七月

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見信於人者，其相信必不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爲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不覺，則人之相孚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矣。

辛亥七月

有蓋寬饒，諸葛豐之勁節，必兼有山巨源、謝安石之雅量。於是乎言足以興，默足以容。否則峨峨易缺，適足以取禍也。雅量雖由於性生，然亦恃學力以養之。惟以聖賢律己，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度量閎深矣。

辛亥七月

知己之過失，卽自爲承認之地，改去毫無吝惜之心，此最難事。豪傑之所以爲豪傑，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便是此等處磊落落過。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入能透過此一關，寸心便異常安樂，省得多少膠葛，省得多少遮掩裝飾醜態。

辛亥七月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予於四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情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尚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此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蛾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

辛亥七月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以慎言，節飲食。』『君子以懲忿窒慾。』『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於人，願以養身養德，願以養心養賢，尤爲切要！

五

辛亥七月

坐右爲聯語，以自箴云：『不爲聖賢便爲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辛亥七月

治家貴嚴，嚴父常多孝子。不嚴則子弟之習氣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勝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辛亥七月

書味深者，面自粹潤。保養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以僞爲，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驗。

辛亥七月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伎心者，有不測之禍。

辛亥七月

除卻進德修業，乃是一無所恃，所謂把截四路頭也。若不日向上，則人非鬼責，身敗名裂，不旋踵而至矣，可不畏哉！

辛亥八月

顏皇明尋求姊妹及其子，而並收其父之部曲妻子，且歛袁履謙之衣衾，與其父臬臬同。盛德之事，足以貫日月矣。

辛亥八月

是夜，思人之見信於朋友，見信於君父，見信於外人，皆絲毫

不可勉強。猶四時之運，漸推漸移而成歲功，自是不可欲速，不可助長。

辛亥十一月

窒慾常念男兒淚，懲忿當思屬纊時。

辛亥十一月

治心之道，先去其毒。陽惡曰忿，陽惡曰慾。治身之道，必防其患。剛惡曰暴，柔惡曰慢。治口之道，二者交惕。曰慎言語，曰節飲食。凡此數端，其樂雜何禮以居敬，樂以導和。陽剛之惡，和以宜之。陰柔之惡，敬以持之。飲食之過，敬以檢之。言語之過，和以斂之。敬極肅肅，和極雍雍。穆穆縣縣，斯爲德容。容在於外，實根於內。動靜交養，粹面盎背。

壬子正月

余生平雖頗好看書，總不免好名好勝之見，參預其間。是以無孟子深造，其得一章之味，無杜元凱優柔饜飮一段之趣。故到老而無一書可恃，無一事有成。今雖暮齒衰邁，當從『敬靜純淡』四字上痛加工夫，縱不能如孟子元凱之所云，但養得胸中一種恬靜書味，亦稍足自適矣。

壬子

處逆境之道，惟西銘『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等句，最爲親切。

壬子

偶作聯語以自箴云：『禽裏還人，淨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極樂生。』一本云：『子夜氣章之意。』一本論語疏水曲肱章之意，以絕去枯亡營擾之私。

本朝博學之家，信多閎儒碩士，而其中爲人者多，爲己者少。如顧閎並稱，顧則爲己，閎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江戴並稱，江則爲己，戴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段百并稱，王則爲己，段則不免人之見者存。方劉並稱，方則爲己，劉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其達而在上者，李厚菴、宋可亭、秦味經，則爲己之數多。紀曉嵐、阮芸台，則不免人之見者存。學者用力固宜於幽獨中，先將爲己爲人之界分別明白，然後審端致力，種桃得桃，種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葉發生能自鬱茂者也。

戊午十一月

邵子所謂觀物，莊子所謂觀化，程子所謂觀天地生物氣象，要須放大胸懷，游心物外，乃能絕去一切繳繞鬱悒，煩悶不寧之習。

戊午十一月

讀書之道，朝聞道而夕死，殊不易易。聞道者，必真知而篤信！吾輩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無把握，焉能聞道？

己未二月

胸襟廣大，宜從『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際，須看得平，功名之際，須看得淡，庶幾胸懷日闊。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己未二月

傍夕與子序登樓，論老年用功，不可有驕氣暮氣。

己未三月

念不知命，不知禮，不知言，三者論語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爲善與人爲善之義，則庶幾可爲完人矣！

己未三月

聞子序談『養氣章末四節』言孔子之所以異於伯夷伊尹者，不在高處而在平處，不在隆處而在汗處。『汗者，下也，平者，庸也。』夷尹之聖，以其隆高而異於衆人也。宰我之論堯舜，以勳業而隆，孔子以並無勳業而汗。子貢之論百王，以禮樂而隆，孔子以并無禮樂而汗。有若之論他聖人，以出類拔萃而隆，孔子以即在類萃之中，不出不拔而自處於汗，以汗下而同於衆人。此其所以異於夷尹也，此其所以爲生民所未有也。

己未四月

讀東坡『伊尋牛矢覓歸路』詩，陸放翁『斜陽古柳趙家莊』詩，杜工部『黃四娘東花滿蹊』詩，念古人胸次瀟灑曠遠，毫無渣滓，何其大也。余飽歷世故而胸中猶不免計較將迎，何其小也。沈吟玩味久之！

己未五月

思夫人皆爲名所驅，爲利所驅，而尤爲勢所驅。當孟子之時

蘇秦張儀公孫衍輩，有排山倒海飛沙走石之勢，而孟子能不爲所搖，真豪傑之士，足以振厲百世者矣。

己未五月

爲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惡。三惡之目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多猜疑也，不忠誠也，無恆心也。四知之目即論語末章之知命、知禮、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達者四達不悖，遠近信之，人心歸之。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禮云：『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達之謂也。我欲足以自立，則不可使人無以自立，我欲四達不悖，則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達人之義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孟子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則識大量，不知此則識小量。小故吾於三知之外，更加知仁，願與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領此言，謂『欲培植家運，須從此七者致力也。』

己未五月

讀書之道，杜元凱稱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若見聞太寡，蘊蓄太淺，譬猶一勺之水，斷無轉相灌注，潤澤豐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己未五月

與子序言聖人之道，亦曰：『學問閱歷，漸推漸廣，漸習漸熟，以至於四達不悖。』因戲稱曰：『鄉人有終年賭博而破家者，語

人曰：『吾賭則輸矣，而賭之道精矣！』從來聖賢未有不由勉強以幾自然，由閱歷悔悟以幾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勞餓乏拂亂動忍等語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亦與賭輸而道精之義爲近。子序笑應之。

己未五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或上緊下鬆，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章。辦事亦自有體勢，須事事一律，乃爲成章。言語動作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沈載浮，終無所成矣。

己未六月

作書者，宜臨帖摹帖，作文作詩，皆宜專學一家，乃易長進。然則作人之道，亦宜專學一古人，或得今人之賢者而師法之，庶易長進。

己未八月

德成以謹言慎行爲要，而敬、恕、誠、靜、勤、潤、六者，闕一不可。學成以三經、三史、三子、三集、爛熟爲要，而三者亦須提其要而鉤其元。藝成以多作多寫爲要，亦須自關門徑，不依傍古人格式。功成以開疆安民爲要，而亦須能樹人，能立法，能是二者，雖不拓疆，不擇民，不害其爲功也。四者能成其一，則足以自怡。此雖近於名心，

而猶爲得其正。

己未八月

念天道三惡之外，又覺好露而不能渾，亦天之所惡也。

己未九月

余復胡中丞信中有云：『惟忘機可以消衆機，惟懵懂可以殺不祥。』似頗有意義，而媿未能自體行之。

己未九月

凡人涼薄之德，約有三端，最易觸犯。間有惡德敗行，聽之媿不倦。妒功忌名，幸災樂禍，此涼德之一端也。人受命於天，如臣受命於君，子受命於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謀置其身於高明之地，譬諸金躍冶，而以錒鑊下將自命，此涼德之二端也。胸苞清濁，口不臧否者，聖哲之用心也。強分黑白，過事激揚者，文士輕薄之習，優伶風切之態也。而吾輩不察而效之，動輒區別善惡，品第高下，使優者未必加勸，而劣者幾無以自處，此涼德之三端也。余今老矣，此三者尚加戒之。

己未九月

君子有三樂：讀書聲出金石，飄飄意遠，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

己未九月

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圍棋論，生而爲國手者，上智也。屢學而不知局道，不辨

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則習之而高矣。教者低，則習之而低矣。以作字論，生而筆秀挺者，上智也。屢學而拙如蘆芽者，下愚也。此外，則皆相近之姿，視乎教者何如。教者鍾王，則眾習於鍾王矣。教者蘇米，則眾習於蘇米矣。推而至於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視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長，而眾人之習隨之爲轉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猶執策而歎無馬，是真無馬哉！

己未十月

李中甫自黃州歸來，稍論時事。余謂當暨起骨頭，竭力撐，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聯云：『養活一團春意，撐起兩根窮骨頭。』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聯句頗多，惜皆未寫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聯云：『不怨不尤，但反身爭箇一壁靜，勿忘勿助，看平地長得萬丈高。』曾用木板刻出，與此聯絡相近，因附識之。

己未十月

夜闕荀子三篇，三更盡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聯云：『天下無易境，天下無難境，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至五更，又改作二聯一云：『取人爲善，與人爲善，樂以終身，憂以終身。』一云：『天下斷無易處之境，遇人間那有空閒的光陰。』

己未十月

今夜醒後，心境不甚恬適，於愛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蕩遠甚。夫子所稱『日月至焉』者，或亦似此乎？

己未十月

近日之失，由於心太弦緊，無舒和之意。以後作人，當得一鬆字意味。日來每思吾身能於十三字者，用功尚不失晚年進境。十三字者，謂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三忌、三薄、三知、三樂、三寡也。三經、三史、三子、三集、三實，余在京師，嘗以扁其室。在江西，曾刻印章矣。三忌者，即所謂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貳也。三薄者，幸災樂禍，一薄德也；逆命億數，二薄德也；臆斷臆白，三薄德也。三知者，論語末章所謂知命、知禮、知言也。三樂者，即前所記讀書聲出金石一樂也；宏獎人材，誘人日進，二樂也；勤勞而後憩息，三樂也。三寡者，寡言養氣，寡視養神，寡欲養精。十三字者，時時省察，其猶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乎？

己未十一月

聖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積善餘慶，其所言者也。萬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禮樂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無清靜，無為自化，其所不言者也。吾人當以不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不言者存諸心，以所言者勉諸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為聞道之君子乎？

己未十一月

日來心緒總覺不自在，殆孔子所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也」。軍中乃爭權掣勢之場，又實非處約者所能濟事。求其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驅使羣力者，頗難其道爾。

己未十二月

孔子所謂「下學上達」，達字中必自有一種洞澈無疑意味。即蘇子瞻晚年意思深遠，隨處自得，亦必有脫離塵垢，卓然自立之趣。吾因知勉行，久無所得，年已五十，胸襟意識猶未免為庸俗之人，可愧也已！

己未十二月

天下事一一責報，則必有大失所望之時。佛氏因果之說，不可盡信，亦有有因而無果者。憶蘇子瞻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吾更為添數句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修德不求報，為文不求傳。譬如飲不醉，陶然有餘歡，中含不盡意，欲辨已忘言。」

己未十二月

與作梅陽論易圖及風水之說。又論天下之理，惟易簡乃可行，極為契合。

庚申正月

此身無論處何境遇，而敬、恕、勤、字無片刻可弛。苟能守此數字，則無入不自得。子何必斤斤計較得君與不得君，氣誼孤與不孤哉？

庚申正月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曠達，蕭然自得者，與之相處，砭吾之短？其次則博學能文，精通訓詁者，亦可助益於我。

庚申正月

讀書之道，以胡氏之科條論之，則經義當分小學、理學、詞章、典禮、四門。治事當分吏治、軍務、食貨、地理、四門。

庚申三月

凡事皆有至淺至深之道。不可須臾離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讀書以訓詁爲本，詩文以聲調爲本，事親以得歡心爲本，養生以少惱怒爲本，立身以不妄語爲本，居家以不晏起爲本，居官以不要錢爲本，行軍以不擾民爲本。』古人格言儘多，要之每事有第一義，必不可不竭力爲之者，得之如探驪得珠，失之如舍本根圖枝葉。古人格言雖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擇而已矣！

庚申四月

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將，俱要好師，好友，好榜樣。

庚申四月

閏季高說：『有孝子、孝婦二人，因其家火起，昇其母靈柩於外。二人平日皆不以力著，婦尤孱弱，誠至則神應一也。情急則智生，二也。勢激則力勁，如水之可以升山，矢之可以及遠，三也。』因是以推，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庚申四月

諸生呈繳工課，余教以『誠勤廉明』四字，而勸字之要，但在好問好察云云。兩事反復開導。

庚申五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九弟謙余數事，余亦教九弟靜虛涵泳，蕭然物外。

庚申五月

余身旁須有一胸襟恬淡者，時時伺吾之短，以相箴規，庶不使矜心生於不自覺。

庚申七月

夏豐甫言：『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二語深有感於余心。天下事，未有不艱苦中得來，而可久可大者也。

庚申八月

憶八年所定『敬、恕、誠、靜、勤、潤』六字課心課身之法，實爲至要，至該。吾近於靜字欠工夫耳。

庚申九月

傲爲凶德，凡當大任者，皆以此字致於顛覆。用兵者，最成驕氣，惰氣。作人之道，亦惟驕惰二字誤事最甚。

庚申九月

與作梅宅談當今之世，富貴無所圖，功名亦斷難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維風俗，或可補救於萬一。所謂正心者，曰厚，曰實，厚者恕也，仁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存心之厚，可以少正天下澆薄之風。實者，不說大話，不說虛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僞之習。因引顧亭林所稱『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以勉之。

庚申九月

東坡『守駿莫如跛』五字，凡技皆當知之！若一味駿快奔放，必有顛躓之時。一向貪美名，必有大污辱之事。余以『求闕』名齋，即求自有缺陷不滿之處，亦『守駿莫如跛』之意也。

庚申九月

送人銀錢，隨人用情之厚薄。一言之輕重，又不能代子謀，見不能代弟謀，譬如飲水冷暖自知而已。

庚申十一月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與，謙若漢文之不勝。而勤、謙二字尤有徹始徹終，須臾不可離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謙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謙，則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聖賢豪傑，即奸雄一欲有立於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謙字。吾將守此二字以終身，儻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

庚申十二月

勞謙二字，受用無窮。勞所以戒惰也，謙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惡不去，何善不臻。當多寫幾分，徧示諸弟及子姪。

庚申十二月

吾祖父星岡公在時，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識定志，確乎不可搖奪。實爲子孫者所當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姪於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頗能謹遵祖訓。父訓而不能不信藥。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繼志之一

端也。以後當漸漸戒止，并函誠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紹家風。

庚申十二月

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

辛酉十月

周末諸子各有極至之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獨缺。亦猶夷惠之不及孔子耳。若游心能如老莊之虛靜，治身能如墨翟之勤儉，齊民能如管商之嚴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補之，則諸子皆可棄也。

辛酉八月

與九弟言：『與人爲善，取人爲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無論爲上爲下，爲師爲弟，爲長爲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則日見其益而不自知矣。』九弟深以爲然！

辛酉八月

孟子光明俊偉之氣，惟莊子與韓退之得其仿佛。近世如王陽明亦殊磊落，但文辭不如三子者之跌宕耳。

辛酉九月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於邦，儉於家，言忠信，行篤敬』四語，終身用之，有不能盡，不在多，亦不在深。

辛酉十一月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變換本質，別生精彩。何況人之於學，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變化氣質，超凡入聖。

辛酉十二月

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張。與之言老莊自然之趣，囑其游心虛靜之域。

壬戌二月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游息，書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筆述，浩如溟海。人生日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之一粒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憂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

壬戌四月

讀原毀、伯夷、頌、猗、麟、解、龍、雜、說諸首，岸然相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

壬戌四月

求齋齋日記類鈔 卷上

閱王而農所注張子正蒙於盡性知命之旨，略有所會。蓋盡其所可知者於己性也，聽其不可知者於天命也。易繫辭尺蠖之屈八句，盡性也。過此以往四句，知命也。農夫之服田，力穡勤者有秋，情者歛收，性也。爲稼澍世，終歸燹爛，命也。愛人治人，禮人性也。愛之而不親，治人而不治，禮人而不答，命也。聖人之不可及處，在盡性以至於命，盡性猶下學之事，至於命，則上達矣。當盡性之時，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驗或有應有不應。聖人於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著力，若不著力。此中消息最難體認。若於性分當盡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學，則以淡如泊如爲宗，庶幾其近道乎？

壬戌十月

古聖人之道，莫大乎與人爲善。以言誨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養人也！皆與人爲善之事也。然徒與人，則我之善有限，故又貴取諸人以爲善。人有善，則取以益我，我有善，則與以益人，連環相生，故善端無窮。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師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學，無常師，即取人爲善也。無行不與，即與人爲善也。爲之不厭，即取人爲善也。誨人不倦，即與人爲善也。念忝竊高位，劇寇方張，大難莫平，惟有就吾之所見，多教數人，因取人之所長，遠攻吾短，或者鼓盪斯世之善機，因以掉回天地之生機乎？

癸亥正月

處人處事之所以不當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細周知，表裏洞徹，則處之自有方術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問，不善問耳。

癸亥二月

修己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儉謹信」四字，而又能取人為善，與人為善，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欽，特恐信道不篤，閒或客氣用事耳。

癸亥八月

溫孟子分類記出寫於每章之首。如「言心言性之屬，曰性道至言。言取與出處之屬，曰廉節大防。言自況自許之屬，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厲之屬，曰切己反求。」

癸亥十一月

百種弊病，皆從懶生。懶則弛緩，弛緩則治人不嚴，而趨功不敏。一處遲，則百處懈矣。

前以八德自勉曰：勤、儉、剛、明、孝、信、謙、渾。近日於勤字不能實踐，於謙渾二字尤覺相違，慄愧無已。勤儉剛明四字，皆求諸己之事。孝信謙渾四字，皆施諸人之事。孝以施於上，信以施於同列，謙以施於下，渾則無往不宜。大約與人忿爭不可自求萬全，處白人是非不可過於武斷。此渾字之最切於實用者耳。

甲子四月

夢見姚姬傳先生，頰長清癯，而生趣盎然！

甲子十二月

闕聖祖庭訓格言，嗣後擬將此書及張文端公之聰訓齋語，每日細閱數則，以養此心和平篤實之雅。

乙丑五月

蘇詩有二語：「云治生不求富，讀書不求官。」余為廣之云：「修德不求報，能文不求名。」兼此四者，則胸次廣大，含天下之至樂矣。

戊辰四月

為學之道，不可輕率評譏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學問遠過古人，乃可評譏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講理學者，動好評貶漢唐諸儒，而等差之。講漢學者，又好評貶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習，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閱鄉會試卷，所定甲乙，豈有當哉？善學者於古人之書，一一虛心涵咏，而不妄加評駁，斯可哉。

戊辰四月

近日見紀澤牙疼，孫兒小疾，每以家中人口為慮。又悵念南中諸弟各家，竟日營營擾擾，偶思咸豐八年四月葛翠山扶乩，即已預知有是年十月三河之敗，溫甫之變。天下萬事皆有前定，絲毫不能以人力強求，紛紛思慮，亦何補邪？以後每日當從樂天知命四字上用功治事，則日有恆課，治心則純任天命。兩者兼圖，終吾之身而已。

己巳七月

老年讀書如旱苗業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雖勤無益。古人所以戒時過而後學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則禾稼雖枯而榮蔬或不無小補耳。

己巳七月

偶作韻語以自箴云：心術之罪，上與天通。補救無術，日暮途窮。省躬痛改，順命勇從。成湯之禱，申生之恭。資質之陋，衆爲指視。翹然自異，胡不知恥。記纂遺忘，歌泣文史。且憤且樂，死而後已。

己巳十一月

古來聖哲名儘之所以彪炳宇宙者，無非由於文學事功。然文學則資質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事功則運氣居其七分，人力不過三分。惟是盡心養性，保全天之所以賦於我者。若五事則完其肅又哲謀聖之量。五倫則盡其親義序別信之分。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無穿窬之心，而義足。此則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著力之處，當自占七分者，勉勉求之，而於僅占三分之文學事功，則姑置爲緩圖焉。庶好名爭勝之念可以少息，徇外爲人之私可以日消乎。老年衰髦，百無一成。書此聊自警。

己巳十二月

靜中細思孟子之萬物皆備，張子事天立命，王文成之拔本塞源，鹿忠節之認理提綱。

己巳十二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聖祖庭訓之仁厚，張文端公家書之和平，每日含咀吟咏，自有益於身心。

庚午正月

偶作一聯云：「戰戰兢兢，卽生時不忘地獄；坦坦蕩蕩，雖逆境亦天暢懷。」

庚午五月

細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約有四端：曰慎獨則心泰，曰主敬則身強，曰求仁則人悅，曰思誠則神欽。慎獨者，遏欲不忽隱微，循理不閒須臾。內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齊嚴肅，內而專靜純一，齊莊不懈，故身強。求仁者，體則存心養性，用則民胞物與，大公無我，故人悅。思誠者，心則忠貞不貳，言則篤實不欺。至誠相感，故神欽。四者之工夫，果至則四者之効驗自臻。余老矣，亦尙思少致吾功，以求萬一之效耳。

庚午八月

前日記所云，思誠則神欽者，不若云耐苦則神欽。蓋必廉於取而儉於用，勞於身而困於心，而後爲鬼神所欽伏，皆耐苦之事也。

庚午十月

昔年於慎獨居敬等事，全未用功。至今衰老豪無把握，悔之晚矣！

庚午閏十月

記性日壞！過目之事，頃刻即忘。因立記事冊，於應記者逐日略記一二，從本日爲始。

庚午十二月

古來聖哲胸懷極廣，而可達天德者，約有四端：如篤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說也。至誠感神，而致先知，子思之訓也。安貧樂道，而洞身晦面，孔顏曾孟之旨也。觀物閒吟，而意適神怡，陶白蘇陸之趣也。自恨少壯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懼，於古人心境不能領取一二，反復尋思，歎喟無已！

辛未二月

近年焦慮過多，無一日遊於坦蕩之天。總由於名心太切，俗見太重二端。名心切，故於學問無成，德行未立，不勝其媿餒。俗見重，故於家人之疾，病子孫及兄弟子孫之有無，賢否，強弱，不勝其縈擾。用是憂慚踟躕，如繭自縛。今欲去此二病，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孫之旺否，都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一大半關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辛未三月

近來每苦心緒鬱悶，毫無生機。因思尋樂約有三端：勤勞而後憩息，一樂也。至淡以消伎心，二樂也。讀書聲出金石，三樂也。一樂三樂，是咸豐八年所曾有志行之載於日記者。二樂則近日搜求病根，迄未拔去者，必須於未死之前，拔除淨盡，乃稍安耳！

辛未四月

閱理學宗傳中，朱子陸子孫氏所錄朱子之語，多取其與陸子相近者，蓋偏於陸王之途，去洛關甚遠也。

辛未五月

將周易之象，及常用之字，分爲條類，別而錄之。庶幾取象於天文地理，取象於身於物者，一目了然。少壯不學，老年始爲此窳淺之舉，抑何陋也！

辛未十二月

前曾以四語自儆曰：慎獨則心安，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習勞則神欽。近日又添四語曰：內訟以去惡，曰日新以希天，曰宏獎以育才，曰貞勝以蒙難。與前此四語，互相表裏，而下手工夫，各有切要之方。不知垂老尚能實踐一二否？

辛未十二月

閱宋元學案中，百源學案，於邵子言數之訓，一無所解，愧憾之至！

辛未十二月

省克

憶自辛卯年，改號滌生。滌者，取滌其舊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翠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也。改號至今九年，而不學如故，豈不可歎？余今年已三十，資稟頑鈍，精神虧損。此後豈復能有所成，但求勤儉有恆，無縱逸欲，以喪

先入元氣。困勉行期。有寸得。以無失詞臣體面。日日自苦。不至
佚而生淫。如種樹然。斧斤縱尋之後。牛羊從而牧之。如蕪燈然。
膏油欲盡之時。無使微風乘之。庶幾稍稍培養精神。不至自速死。
誠能日日用功有常。則可以保身體。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畜。可
以惜福。不使祖宗積累。自我一人享用而盡。可以無愧詞臣。尚能
以文章報國。

庚子十月

與小岑譚。有不合處。自念一二知心。亦復見疑。則平日之不
自修。不見信於人。亦可知矣。可不儆懼乎？

辛丑三月

三十年爲一世。吾生以辛未十月十一日。今一世矣。聰明日
減。學業無成。可勝慨哉。語不云乎？『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

辛丑九月

夜歸與九弟言讀書事。九弟悔從前讀得不好。若再不認真
教他。愈不能有成矣。余體雖虛弱。此後自己工夫。尙可拋棄。萬不
可不教弟讀書也。

辛丑十二月

岱雲來久談。彼此相勸以善。予言皆已所未能而責人者。陳
岱雲言余第一於戒慢字。謂我無處不著怠慢之氣。真切中膏肓
也。又言予於朋友。每相待過深。不知量而後入。隨分不留分寸。卒

至小者齟齬。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處事不愚不精明。愚太
刻薄。須步步留心。此三言者。皆藥石也。直哉岱雲。克敦友誼。

壬寅正月

果能據德依仁。即使游心於詩字雜藝。亦無在不可靜心養
氣。如作詩之時。祇是要壓倒他人。要取名譽。此豈復有爲己之志。

壬寅正月

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
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

壬寅正月

小珊前與予有隙。細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
至人不見信。苟我素能禮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卽令人有不
是。何至肆口慢罵。忿戾不顧。幾於忘身及親。若此。此事余行三大
過。平日不信不敬。相持太深一也。比時一語不合。忿恨無禮二也。
齟齬之後。人反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

壬寅正月

與子敬久談後。子貞歸後。兄弟立次子自壽詩韻。欣羨其才
何爲？人驚外之見如此其重。而爲己之志如此其不堅也！真濁物
矣！

壬寅正月

言物行恆。誠身之道也。萬化基於此矣。余病根在無恆。故家
內瑣事。今日立條例。明日仍散漫。下人無常規可循。將來滌衆必

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

壬寅正月

數日心沾滯於詩，總由心不靜，故不專一，當力求主之一法。誠能主一，養得心靜氣恬，到天機活潑之時，即作詩亦自無妨，我今尚未也，徒以浮躁之故，故一日之間，情志屢遷耳。

壬寅正月

凡睽起於相疑和疑，由於自矜。明察我之於小珊，其如上九之於六三乎？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

壬寅正月

客來示以時藝讚歎語，不由中。余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飾，其我之謂乎！以為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為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

壬寅正月

竹如說理實有體驗，言舍敬字別無下手之方，總以嚴肅為要。自問亦深知數字是喫緊下手處，然每日自旦至夜，恹恹赫喧之意，曾不可得。行坐自如，總有放鬆的意思。及見君子時，又偏覺整齊些，是非所以揜著者邪？

家人上九曰：『有孚威如！』論語曰：『望之儼然！』要使屠圍之際，僕婢之前，燕昵之友，常以此等氣象對之，方好獨居則火滅，修容切記切記！此予第一要藥。能如此，乃有轉機，否則墮落下流，不必問其他矣。

壬寅正月

吾齒長矣，而詩書六藝，一無所識。志不立，過不改，欲求無忝所生，難矣！

壬寅正月

日內不敬不靜，常致勞乏。以後須從『心正氣順』四字上體驗。

壬寅正月

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說好。為人好名可恥，而好名之意，又自謂比他人高一層，此名心之癡結於隱微者，深也！

壬寅正月

侍雲每日工夫甚多而嚴，可謂惜分陰者。予則玩泄不振。

壬寅正月

接家信，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曰節欲，節勞，節飲食。又言：『凡人交友，祇見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管鮑，明日秦越。』謂我『與小珊有隙，是盡人歡竭人忠之過。宜速改過，走小珊處，當面自認不是。』又云：『使氣亦非保身體之道。』小子讀之，悚然！小子一喜一怒，勞逸疴癢，無刻不繫於大人之懷也。若不敬身，真禽

獸矣！

壬寅正月

日來自治愈疏矣！絕無悲憫之意，何貴有此日課之冊？看來祇是好名。好作詩，名心也。寫此冊而不日日改過，則此冊直盜名之具也。亦既不克痛湔舊習，何必寫此冊？

壬寅

唐先生言：『最是靜字工夫要緊！大程夫子是三代後聖人，亦是靜字工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工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靜。』又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湯壽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余比告先生，謂：『素有忿，很，不顧氣習，偏於剛惡。既而自窺所病，祇是好動不好靜。先生兩言，蓋對症下藥也。務當力求主靜，使神明如日之升，即此以求其繼，繼續者，即所謂緝熙也。知此而不行，真暴棄矣！真小人矣！』

壬寅十月

自戒潮煙以來，心神彷彿，幾若無主。過欲之難，類如此矣！不挾破釜沈舟之勢，詎有濟哉！

壬寅十月

寶關泉來言：理見商，余實未能心領其語意，而妄有所陳。自欺欺人，莫此為甚！總由心有不誠，故詞氣虛橋。即與人談理，亦是自文淺陋，徇外為人，果何益哉！

求齋齋日記類述

卷上

壬寅十一月

馮樹棠來，渠近日養得好，靜氣迎人。談半時，邀余同至樹雲處，久談論詩文之業，亦可因以進德。彼此持論不合，反覆辯詰。余內有矜氣，自是持甚！反疑人不虛心，何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己也？

壬寅十一月

此刻下手工夫，除謹言、修容、靜坐、三事，更從何處下手？每日全無切實處，尙曉曉與人說理，說他何益？

壬寅十一月

岱雲欲觀余饋貧稿，本予以雕蟲瑣瑣，深閉固拒，不欲與之觀。一時揜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種種叢集，皆從好名心發出，蓋此中根株深矣！

壬寅十一月

凡往日游戲隨和之處，不能遽立崖岸。惟當往還漸稀，相見必敬，漸改徵逐之習，平日辨論夸誕之人，不能遽變鸞嚙。惟當談論漸卑，開口必誠，力去狂妄之習！

壬寅十一月

朱廉甫前輩借惠西來，二君皆直諒多聞者。廉甫前輩之枉過，蓋欲引余為同志，謂可與適道也。豈知余絕無改過之實，徒有不作之言，竟爾盜得令聞，非穿窬而何？

壬寅十一月

自立志自新以來，至今五十餘日，未曾改得一過。此後直須

一九

徹底盪滌，一絲不放鬆；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務使息息靜極，使此生意不息。

至俗雲：處與之談詩，傾筐倒篋，言無不盡。至子初方歸，此時自謂與人甚忠，殊不知已認賊作子矣。日內就著詩文，不從戒懼謹獨上切實用功，已自誤矣！更以之誤人乎？

壬寅十一月

馮樹堂來，因約俗雲來。三人暢談小酌，二君皆有節制，惟予縱論無閑，仍不出昨夜談議，而往復自意，自謂忠於爲人，實以重外而輕內，且味昌黎知名箴之訓，總之每日不外乎多言，不外乎要人說好。

壬寅十一月

於與人往還，最小處計較，意欲俟人先施，純是私意縈繞。克去一念，旋生一念。飯後靜坐，卽已成寐，神昏不振，一至於此！

癸卯正月

早起心多游思，因算去年共用銀數，拋卻一早，可惜！

癸卯正月

會客時有一語極失檢，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觸卽發耳！飯後語及小故，予大發忿語，不可遏，有忘身及親之忿。雖經友人理諭，猶復肆口漫罵，比時絕無忌憚。樹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盡，久必一發，發則救之無及矣。我自蓄此忿，僅自反數次，餘則俱知無人。本年立志重新，換一箇人，才過兩天，便決裂至此，雖痛

哭而悔，豈有及乎？真所謂與禽獸奚擇者矣！

癸卯正月

車中無戒懼意，爲下人不得力，屢動氣。每日閒總是忿字，往往知而不克去，總是此志頹放耳！可憾可恥！

癸卯正月

坐車中頗生氣，雖下人不甚能幹，實由懲忿絕無功夫，遂至瑣細足以累其心。

癸卯正月

自去年十二月廿後，心常忡忡，不自持，若有所失亡者。至今如故，蓋志不能立，時易放倒，故心無定向。無定向則不能靜，不靜則不安，其根祇在志之不立耳。又有鄙陋之見，檢點細事，不忍小忿，故一毫之細，竟夕躊躇；一端之忤，終日沾戀。坐是所以忡忡也！志不立，識又鄙，欲求心之安，不可得矣。星夜竟不成寐，展轉千思，俱是鄙夫之見，於應酬小處計較，遂以小故引伸成忿，懲之不暇，而更引之，是引盜入室矣。

癸卯正月

所以須日課册者，以時時省過，立卽克去耳。今五日一記，則所謂省察者安在？所謂自新者安在？吾誰欺乎？真甘爲小人，而絕無羞惡之心者矣！

癸卯正月

早起吐血數口，不能靜養，遂以斲喪父母之遺體，一至於此！

再不保養，是將限入大不孝矣！將盡之膏，豈可速之以風，萌蘗之木，豈可牧之以牛羊，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況我之氣血素虧者乎？今惟有日日靜養，節嗜欲，慎飲食，慎思慮而已。

癸卯正月

樹堂、蕙西、蓮舫三人先後來，陪客坐，不安席，若吾比平時較短者，屈伸轉旋俱不適。黃菊卿約飲，竟不能去，不知身體何以虧乏。若此，不敬身之罪大矣！高景逸先生云：「接教言連日精神不暢，此不可放過。凡天理自然通暢和樂，不通暢處皆私欲也。當時刻喚醒，不令放倒。」然則人之精神短弱，皆自己有以致之也。

癸卯正月

戊戌同年團拜，予爲值年，承辦諸事。早至文昌館，至四更方歸。凡辦公事，須視如己事，將來爲國爲民，亦宜處處視如一家一身之圖，方能親切。予今日愧無此見，致用費稍浮，又辦事有要譽的意思，此兩者皆他日大病，根當時時猛省。

癸卯正月

赴張雨農飲約，更初方歸。席間面諷人有要譽的意思，語多諷諷，便涉輕佻。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也。歸途便至杜蘭溪家，商事又至，坐處久談，多言不知戒絕，無所謂省察者，志安在邪？恥安在邪？

癸卯正月

余體不舒暢，悶甚。不適。萬景逸云：「凡天理自然通暢，」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今悶損至此，蓋身被私意私欲纏擾矣，尙何以自拔哉！立志今年自新，重起釀冶，痛與血戰一番，而半月以來，暴棄一至於此，何以爲人，何以爲子？

癸卯正月

日來居敬窮理，并無工夫，故聞人說理，聽來都是隔膜，都不真切，愧恥孰甚。

癸卯正月

聞劉覺香先生言：渠作外官景況之苦，愈知我輩舍節儉，別無可以自立。若冀倖得一外官，以彌縫罅漏，缺瘡則無以自存，缺肥則不堪問矣！可不懼哉！

癸卯正月

自正月以來，日日頹放，遂已一月。志之不立，一至於此！每觀此册，不知所謂可以爲人乎？聊存爲告朔之餼羊爾。

看書眼蒙如老人，蓋安肆日偷積偷之至，膝理都極懈弛，不能復足以固肌膚，束筋骸，於是風寒易侵，日見疲軟。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小體也。又心不專一，則雜而無主，積之既久，必且伎求迭至，忿慾紛來，其究也則搖搖如懸旌，皇皇如有所失。總之曰無主則已，而乃釀爲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養大體也。是故吾人行父母之遺體，舍居敬更無別法。內則專靜純一，以養大體，外則整齊嚴肅，以養小體。如是而不自強，吾不信也。嗚呼！言出汝口，而汝則背之，是何肺腸！

二二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癸卯二月

言多諧謔，又不出自心中之誠。每日言語之失，直是鬼蜮情狀，遑問其他！

癸卯二月

觀人作應制詩，面諛之不忠不信，何以爲友？聖人所謂善柔便佞之損友，我之謂矣！

癸卯二月

年在壯歲，而頹惰稱病，可恥孰甚！今年醫已四十日矣，一事未成，晏安自甘，再不懲戒，天其殃汝，惕之！

予對客有怠慢之容，對此良友不能生嚴憚之心，何以取人之益？是將拒人於千里之外矣。況見賓如此，遑問閒居火滅修容之謂何！小人哉！

癸卯二月

考試之有得失，猶歲之有豐歉也。有耕而卽期大有，是貪天也。然絕不施耕耨之功，不已棄天乎？我則身爲惰農，而翻笑穠麥爲多事，儼孰甚焉！

蕙西面責予數事，一曰慢，謂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謂看詩文多執己見也。三曰僞，謂對人能作幾副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惡而不知矣。

癸卯二月

季師意欲余致力於考試工夫，而余以身弱爲辭，豈欺人哉？

自欺而已！暴棄至此，尙可救藥乎？

癸卯二月

竹如言及渠生平交道，而以知己許余。且曰：『凡閣下所以期許下走之言，信之則足以長自是之私，辭之而又恐負相知之真。吾惟有懼以終始而已。』云云。予聞此數語，悚然汗下。竹如之敬我，直乃神明內歛，我何德以當之乎！日來妄肆如此，何以爲竹如！知己是汗竹如也。

癸卯二月

處衆人中，孤另另，若無所許可者，自以爲人莫予知。不知在己本一無足知也，何尤人爲？

癸卯二月

今年忽忽已過兩月，自新之志日以不振，愈昏愈頹，以至不如禽獸。昨夜痛自猛省，以爲自今日始，當斬然更新，不終小人之歸。不謂雲階招與對奕，仍不克力卻，日日如此，奈何！

癸卯三月

何丹畦請余爲是正文字。予儼然自任，蓋於心之內伏者深矣。

癸卯三月

日內沾滯於詩，明知詩文以積久勃發爲佳，無取乎強索。乃思之不得，百事俱廢，是所謂溺心者也。戒之！

癸卯三月

飯後無所事事，心如懸而不降者，知其不能定且靜也，久矣！

甲辰五月

早在朝房言一事，謂無樣子，失言！欲以口舌勝人，轉爲人所不服也。

亥辛七月

孫高陽、史道鄰，皆極耐得苦，故能艱難馳驅，爲一代之偉人。今已養成膏粱安逸之身，他日何以肩得大事？

亥辛九月

凡事豫則立，本日下半年，因明日有天壇興工監視行禮，及製造神牌行禮等事，日內未經慮及，頗覺心中不定，懼致貽誤，皆不豫之故也。

亥辛十月

是日因早聞人言，刑部同堂諸君子，疑我去年所上摺有參劾刑部之言，心不怡者一日。以平日不見信於人，遂招此羣疑衆謗也。

壬子正月

是日忿慾二念皆大動，竟不能止，恐遂成內傷病矣。

壬子正月

心生忿愧，蓋無養之故也。

戊午六月

子序之言，欲余捐除雜念，輕視萬事，淡泊明志，信良友之言，

余今老矣！忿不能懲，慾不能窒，客氣聚於上焦，深用愧憾！古人所以貴於爲道日損也。

戊午十一月

捐忿之心，蓄於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

戊午十一月

心緒作惡，因無耐性，故刻刻不自安適，又以心中實無所得，不能輕視外物，成敗毀譽，不能無所動於心，甚愧淺陋也！

戊午十二月

余在軍中，頗以詩文廢正務，後當切戒！

己未二月

思人心所以擾擾不定者，祇爲不知命。陶淵明、白香山、蘇子瞻，所以受用者，祇爲知命。吾涉世數十年，而有時猶起計較之心，若信命不及者，深可媿也。

己未五月

寫字略多，困倦殊甚，眼花而疼，足輾若不能立者，說話若不能高聲者，衰憊之犯，如七十許人，蓋受質本薄，而疾病憂鬱，多年纏綿，既有以據其外，讀書學道，志充而力不副，識遠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內，故不覺衰困之日逼也。

己未五月

閱日知錄，易經有曰：『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讀之不覺愧汗！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己未六月

觀何廉防書扇頭小字，個儻權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為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伴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為君子也明矣。

己未七月

此心褊激清介，殊非載福之道，當力移寬大溫潤一路。

己未十二月

寸衷微有鬱積，總由中無所得，下學而不克上達。故世俗之見尚不免膠擾於懷來耳。

庚申正月

至老洲頭，登大舟，舟係吳城船廠為余新造者，極堅實，極華麗。因慨然曰：「誦韋公『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為之愧悚不已。」

庚申五月

恭讀硃批余之師心自用。余昔己亥年進京，臨別求祖父教訓，祖父以一傲字戒我。今皇上又以師心戒我，當刻圖書一方記此二端。

庚申八月

與作梅圍棋一局，旋復認論人情之厚薄，讀書人之多涉於

虛浮。作梅所陳多見道之言，余所發多有激之詞。

庚申九月

作梅言見得天下皆是壞人，不如見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薰陶玉成之心，使人樂於為善。云云。蓋風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見得人多不是也。

庚申九月

見羅翺江三縣令因誤言不合理，余怒斥之甚厲，頗失為人上者『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之義。

庚申九月

余德薄能鮮，忝竊高位，又竊虛名，已干造物之忌。恐家中老少習於驕奢，佚三字，實深悚懼。

庚申九月

九弟信言，古稱君有爭臣，臣有爭君，今兄有爭弟。余近以居位太高，虛名太大，不得聞規諫之言為慮。若九弟果能隨事規諫，又得一二嚴憚之友，時以正言相勸，內有直弟，外有畏友，庶幾其免於大戾乎！居高位者，何人不敗於自是？何人不敗於惡聞正言哉？

庚申十一月

古人言晝課妻子，夜課夢寐。吾於睡中夢中，總乏一種好意味，蓋猶未免為鄉人也。

庚申十一月

夜因武甯楊令與鮑互訐之案，頗爲鬱鬱不平。繼思謙抑之道，凡事須力戒爭勝之心，痛自懲艾。

辛酉正月

身體若有病者，奄奄思睡。或以積閣文牘太多，此心歉然，若有所負疚者而然與。

辛酉六月

少荃論余之短處，總是儒緩，與往年周費甫所論略同。

辛酉六月

誠中形外，根心生色。古來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潤無不達於面貌。余氣象未稍進，豈者欲有未淡邪？機心有未消邪？當猛省於寸衷，而取驗於顏面。

辛酉七月

陸放翁謂得壽如得富貴，初不知其所以然，便躋高年。余近浪得虛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獲美譽。古之得虛名而值時艱者，往往不克保其終。思此不勝大懼，將具奏摺辭謝大權，不敢節制四省，恐蹈覆轍負乘之咎也。

辛酉十一月

日內與張廉卿屢談，稟學問又已大進。而余志學二十年，至今毫無進步，毫已及矣。

辛酉十一月

二日因作摺，將公事拋荒未斷。古人有兼人之材，余不特不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能兼人，亦一日兼治數事，尚有未逮。甚矣余之鈍也！

辛酉十一月

洪琴西與之言，風俗移人，凡才人皆隨風氣爲轉移。雖賢者不能自拔於風尚之外。因言余老無能有所樹立，但不欲開壞風氣，導天下以惡習耳。

辛酉十二月

見隋觀察時，詞色太厲，令人難堪，退而悔之！

壬戌二月

近來事有不如意者，方寸鬱塞殊甚！亦足見器量之不闊，養氣之不深也。

壬戌七月

寸心鬱鬱不自得，因思日內以金陵寧國危險之狀，憂灼過度。又以江西諸事掣肘，悶損不堪，皆由平日於養氣上欠工夫，故不能不動心。欲求養氣不外「自反」而縮行，慊於心。兩句欲求行，慊於心，不外「清」「慎」「勤」三字。因將此三字，各綴數句，爲之疏解。清字曰：「無貪無競，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欽。」慎字曰：「戰戰兢兢，死而後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勤字曰：「守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繼日。」此十二語者，吾當守之終身。遇大憂患，大拂逆之時，庶幾免於尤悔耳。

亥壬九月

五更醒，展轉不能成寐。蓋寸心爲金陵寧國之賊憂悸者十

二五

分之八；而因僚屬不和願，恩怨憤懣者，亦十之二三。實則處大亂之時，余所遇之僚屬，尚不十分傲慢無禮，而鄙懷忿恚若此，甚矣余之隘也。余天性褊急，痛自刻責，懲治者有年，而有觸即發，仍不可遏，殆將終身不改矣。愧悚何已。

壬戌九月

古人辦事掣肘之處，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惡其拂逆而必欲順從，設法以誅鋤異己者，權臣之行徑也。聽其拂逆而動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無敵國外患而亡爲慮者，聖賢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厲我之德性，其庶幾乎。

壬戌九月

近日心緒之惡，襟懷之隘，可鄙，可恥，甚矣。變化氣質之難也！

壬戌十月

光景似箭，冉冉又過十年。念德業之不進，愧位名之久竊。此後當於『勤儉謹信』四字之外，加以『忍』字，『渾』字，痛自箴砭，以求益炳燭之明，作補牢之計。

壬戌十二月

近日常見得人多不是，鬱鬱不平；母乃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乎！

癸亥正月

比來每以說話微多，遂覺神氣疲茶不支，甚矣！吾身膺重任，大懼隕越，實深愴懼。

癸亥正月

口內應酬繁多，神昏氣乏，若不克支持者，然後知高官巨職，足以損人之智，而長人之傲也。

癸亥二月

觀人有鈔冊鈔余文頗多，自以無實而享盛名，怙不宥！

癸亥五月

古人云：『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也遠矣！』余身當大任，而月餘以來竟日暇逸，不事事。公私廢閣，實深慚懼，惟當迅速投効去位，冀免愆尤耳。

癸亥五月

是日應辦奏稿，方不誤次日發報之期。一念之惰，遂廢本日之常課，又愆奏事之定期。乃知天下百病生於懶也。

癸亥六月

近日省察自己短處，每日怠玩時多，治事時少。看書作字，治私事時多，察人看稿，治公事時少。職分所在，雖日讀古書，其曠官廢弛與廢於酒色游戲者一也。莊子所謂『臧穀所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本無知人察吏之才，而又度外置之。對京察褒嘉之語，殊有愧矣！

甲子三月

日內鬱鬱不自得，愁腸九迴者。一則餉項太絀，恐金陵兵諱，功敗事成，徽州賊多，恐三城全失，貽患江西。一則以用事太久，恐

中外疑我擅權專利，江西爭釐之事不勝，則餉缺而兵潰，固屬可慮。勝則專利之名尤著，亦爲可慮。反復籌思，惟告病引退，少息二三年，庶幾害取其輕之義。若能從此事機日順，四海銷兵，不用吾引退，而長終山林，不復出而與聞政事，則公私之幸也。

甲子三月

戶部奏摺，似有意與此間爲難，寸心抑鬱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權太重，利權太大，意欲解去兵權，引退數年，以息疑竇。故本日具摺請病，以明不敢久握重柄之義。

甲子三月

自古高位重權，蓋無日不在憂患之中。其成敗禍福，則天也。

甲子三月

因念家中多故，紀澤兒病未全愈，心中焦慮之至，而天氣陰雨，作寒，恐傷麥收。又不知兵事之變態，何如。彌覺憂皇不能自密。因集古人成語作一聯，以自箴曰：『強勉行道，莊敬日強。』上句意余近有鬱抑不平之氣，不能強勉以安。命下句箴余近有嫻散不振之氣，不能莊敬以自奮。惜強字相同，不得因發音變讀而易用耳。

甲子四月

沉弟談久，稍發據其抑鬱不平之氣。余稍沮止勸解，仍令畢其說以暢其懷。沉弟所陳多切中事理之言，遂相與縱談至三更。其諫余之短言，處兄弟骨肉之間，不能養其生機，而使之暢遂，深

爲忠告曲盡。

甲子八月

聞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錢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費如此。深爲駭歎。余生平以起屋買田爲仕宦之惡習，誓不爲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顏見人平日所說之話，全不踐言，可羞孰甚？

李翁漢言照李希帥之樣，打銀壺一把，爲她人參燕窩之用。費銀八兩有奇，深爲愧悔。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員亦多窮困，而吾居高位驕奢若此，且盜廉儉之虛名，慚愧何地！以後當於此等處痛下鍼砭。

丁卯四月

吾平日以儉字教人，而吾近來飲食起居殊太豐厚。昨閱魁時若將軍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並未穿著綢緞軟料。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

丁卯十一月

與萬軒篋偶談家常。渠家百萬之富，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每日書房先生所喫之葷菜，餘廢者撤下，則內室喫之。其母過六十後，篋軒苦求，始準添葷菜一樣。今亂後而家不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也。

丁卯十一月

心緒憧憧，如有所失。念人生苦不知足，方望溪謂漢文帝之終身常若自覺不勝天子之任者，最爲善形容古人心曲。大抵人

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之待我甚厚，我愧對天君之待我過優，我愧對君父母之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之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作，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富，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此念願刻刻凜之！

戊辰四月

昔年曾以居官四敗，居家四敗，書於日記以自儆。惕茲恐久而遺忘，再書於此，與前次微有不同。居官四敗曰：『昏惰任下者，敗；傲很妄爲者，敗；貪鄙無忌者，敗；反覆多詐者，敗。』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恣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仕宦之家不犯此八敗，庶有悠久氣象。

戊辰四月

余蓋屋三間，本爲擺設地球之用。不料工料過於堅緻，餐過於深，費錢太多，而地球仍將黑暗，不能明朗。心爲悔歎，余好以儉字教人，而自家實不能儉。傍夕與紀澤談，令其將內銀錢所賬目經理，講求儉約之法。

戊辰四月

紀官姪得取縣案首，縣令考試甚嚴，當可免於物議，甚以爲慰。吾每慮吾兄弟功名太盛，發洩殆盡，觀近年添丁之漸多，子弟之向學，或者祖澤尙厚，方興未艾，且喜且懼也。

戊辰四月

在京酒食應酬雖不甚多，而每日疲精以徇物，遠不如外省之得以自由。自問胸次添出鄙俗之見，殊無謂也。

戊辰十二月

余生平於酬酢之際，好察人情之順逆厚薄。京師勢利之蔽，處處皆有，冷暖向背之分。余老矣，尙存於心而不能化，甚矣余之鄙也！

己巳正月

余以老年喫齋風中行路，殊非所堪。又念百姓麥稼已失，糧不能下種，將成非常之災。又念紀澤兒在運河一帶，風大河淺，家脊各船膠滯難行。又念施占琦運書箱在海中，恐有不測，種種懸念，不勝焦灼！

己巳四月

余日衰老而學無一成，應作之文甚多，總未能發奮爲之。忝竊虛名，蒙無實際，愧悔之至。老邁如此，每日辦官事尙不能畢，安能更著述邪！

己巳四月

初到直隸，頗有民望。今諸事皆難振作，恐虎頭蛇尾，爲人所笑，尤爲內疚於心，展轉慚沮，刻不自安。

己巳五月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學業既一無所成，而德行不修，尤悔叢

集。自顧竟無滿除改徙之時，憂媿曷已！

己巳八月

念生平所作事錯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學問一無可取，後世將譏議交加，愧悔無及！

己巳八月

余回憶生平嘗尤叢集，悔不勝悔。而精力疲憊，自問更無晚蓋之力。乃作一聯云：『莫苦悔已往，嘗尤但求此日行爲無憾。』嗚呼！休預怕後來災禍祇要暮年心氣感召祥和！

己巳八月

夢在場中考試，枯澀不能下筆，不能完卷，焦急之至！驚醒。余以讀書科第，官躋極品，而於學術一無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媿歎無已！

庚午正月

念此生學問文章一無所成，愧悔無已！

庚午二月

自二月杪，右目失明，至是四十餘日，不敢治事。每日暇逸，愧悔身閒而心亂，蓋生平之一無所養，甚矣。

庚午四月

人而不勤，則萬事俱廢。一家俱有衰象，余於三四月內不治一事，於居家之道大有所損，愧悚無已！

庚午五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余年來出處之間，多可愧者，爲之踟躕不安，如負重疾！年老位高，豈堪常有咎悔之事？

庚午十月

到江甯任，又已兩月餘。應辦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飽食酣眠，慚愧至矣！

庚午十二月

自省目病之源，在肝病之源。則由於伎心名心不能克盡之故。在室中反復自訟不能治事。

辛未四月

至花園一覽園在署西。現在修工未畢，正值趕辦之時。偶一觀玩，深愧居處太崇，享用太過。

辛未十二月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應了結之件，久不能完；應收拾之件，久不能檢。如敗葉滿山，全無歸宿。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慚！

壬申二月

治道

閱溫公諫習疏，慨然有感。

壬午十月

隋開皇之十二年，有司家府藏皆滿無所容，積於廊廡。曾不一紀，煬帝嗣位，東征高麗，南幸江都，遂至困窮。唐天寶之八載，帝

觀帑藏金帛充物，古今罕儔。曾不數年，祿山反叛，九廟焚燬，六飛播遷，遂以大變。故國之富不足恃，獨特有人主兢兢業業之一心耳。

辛亥七月

李牧在趙，匈奴不侵，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林甫爲相，閣鳳反，盧杞柄政，李懷光叛。反叛非其本心也，故人君慎置左右之臣，其益於人國者多矣。

辛亥七月

陳湯斬郅支單于之首，匡衡抑其功，僅得封關內侯。栢靈臺得突厥默噶之首，宋瓊抑其功，僅得授郎將。其後湯以非罪而流，靈臺以慟哭而死。宰相妨功病能，人之不得伸其志者多矣。

辛亥七月

唐宣宗之立，不能平於李德裕，至毛髮爲之灑。漸此與霍光驂乘而宣帝芒刺在背者，何以異？功高震主，或不無自代之容。公孫碩膚赤烏儿，此周公所以爲大聖也。

辛亥九月

裴耀卿置輸場於河口，河口卽汴水達於黃河之口也。南人舟運江淮之米，自汴以達河口。吳人不習河漕，便令輸米於河口之倉而去，則吳人便矣。三門卽砥柱山，在洛陽之東，地最險，不可行舟。耀卿於三門之東西各置一倉，又鑿山開車路十八里，以避三門之險。江淮之米既輸於河口之倉矣，官爲別雇舟汴河溝至

三門之東，視水可通，則徑以舟過三門。水險則由車路挽過三門，輸入三門，以西之太原倉，然後入漕，以漕關中。自江淮至河口，自河口至三門，自三門入漕，至長安，凡三次轉搬，乃得達也。今天下之漕糧，概用長運漕至袁浦，苦高於清，則百端營謀，行灌塘渡舟之下策。虞黃倒汙湖之巨患，種種敝壞，未知所底。故鄙意常欲行搬運之法，於袁浦置倉，楊莊各倉亦修葺之。分天下之漕艘半置河以南，半置河以北，每年各運兩次。爲河帥者，治河則不顧淮，治淮則不顧河，治運則不顧河淮，庶幾易爲力乎！

辛亥七月

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財用，曰鹽政，曰漕務，曰錢法，曰冠禮，曰昏禮，曰喪禮，曰祭禮，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輿，曰河渠，皆以本朝爲主，而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所易簡。前世所襲誤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創之。其苟且者，知將來之必敝，其知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辛亥七月

文官加養廉，始於雍正三年之耗羨歸公。武官加養廉，始於乾隆四十六年之補缺額名糧。

戊午十一月

王震軒來辭行，將以明日往南豐。余嘗以用紳士之法，宜少予以名利，而仍不說破，以養其廉恥。震軒深以爲然。

戊午十二月

溫循吏傳，太史公所謂循吏者，法立令行，能識大體而已。後世家尚慈惠，或以煦煦爲仁者當之，失循吏之義矣。思爲將帥之道，亦以法立令行，整齊嚴肅爲先，不貴煦嫗也。

己未三月

三代下，不矯激，不足以得美名，不足要結，不以待民心。

己未九月

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動謂無人可用。

己未九月

胡中丞言州縣辦上司衙門之差，所費不過百千，而其差總家丁，開報至三四千串之多。縣令無所出，則於錢糧不解，積爲虧空，皆天家受其弊。故湖北州縣，現無絲毫差事，如有向例，由州縣辦差者，皆由藩庫發實銀與州縣，令其發給，不使州縣賠墊分毫。其名則天家喫虧，其實則州縣無可藉口，錢漕掃數清解爲天家添出數十倍之利，信爲知言。

庚申四月

居高位之道約有三端：一曰不與，謂若於己毫無交涉也。二曰不終，古人所謂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終。蓋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終者鮮矣。三曰不勝，古人所謂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蓋惟恐其不勝任也。『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方望溪言漢文帝之爲君，時時有謙讓若不克居

之意，其有得於不勝之義者乎？孟子謂『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其有得於惟恐不終之義者乎？

庚申六月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爲第一義。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第一義。

庚申六月

料理官事，摘由備查一也。圈點京報，二也。注解摺紳，三也。此三者夜間之功課，亦留心庶事之一法也。

沈弟信極論文士之涉於虛空不可用，其言頗切當。

庚申八月

李次青赴徽州，余與之約法五章：曰戒浮，謂不用文人之好大言者；曰戒謙，謂次青好爲逾恆之謙，啓寵納侮也；曰戒濫，謂銀錢保舉，宜有限制也；曰戒反覆，謂次青好朝令暮改也；曰戒私，謂用人當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也。

庚申八月

委員之道，以四者爲最要：一曰習勞苦以盡職；二曰崇儉約以養廉；一曰勤學問以廣才；一曰戒傲惰以正俗。紳士之道，以四者爲要：一曰保愚儒以庇鄉；一曰崇廉讓以奉公；一曰禁大言以務實；一曰擴才識以待用。

庚申八月

九弟臨別，深言馭下宜嚴，治事宜速。余亦深知馭軍馭吏，皆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莫先於嚴。時恐明不旁燭，則有不中禮耳。

辛酉十月

向來安徽與江蘇合闈鄉試，既有長江之險，難於遠行。又以號舍之少，難於錄遺。故上江深以鄉試爲苦。余意欲令上下分開考試，故於五月奏摺內略一及之。本日看定北門東門之閒，可爲貢防基址，惜高下不甚平耳。

辛酉十一月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

辛酉十一月

一省風氣，係乎督撫司道及首府數人。此外，官紳皆隨風俗爲轉移者也。

辛酉十一月

周馥甫將赴上海催餉，余勉之以維持風教，勿自菲薄。引顧亭林曰：知錄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一節，以勸之。

辛酉十一月

爲督撫之道，卽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殷殷之意，卽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卽取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爲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主於

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

壬戌三月

爲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並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治事不外四端：曰經分、綸合、詳思、約守。操斯八術，以往共無所失矣。

壬戌四月

定城南城外發賑章程，因冒濫者多，十六日發至四萬四千人之衆，後此斷難爲繼。乃定爲每人發小票一紙，十九日察看，正飢民給與一票，二十二日持票領米，二十三日再加察看，給二十五日之米票，二十五日再加甄別，給二十八日之米票，每三日一發，上次給下次之票，庶幾漸免於冒濫。

壬戌四月

近日公事不甚認真，人客頗多，志趣較前散漫，大約吏事、軍事、餉事、文事，每日須以精心果力，獨造幽奧，直淡單微，以求進境。一日無進境，則日日漸退矣。以後每日留心吏事，須從勤見僚屬，多問外事下手，留心軍事，須從教訓將領，屢閱操練下手，留心餉事，須從選擇卡員比較入數下手，留心文事，須從恬吟聲調，廣徵古訓下手。每日午前於吏事、軍事，加意午後於餉事，加意燈後於文事，加意以一縷精心，運用於幽微之境，縱不日進，或可免於退乎！

壬戌八月

每日應辦之事積閣甚多，當於清早單開本日應了之件，日內了之。如農家早起分派本日之事，無本日不了者，庶積壓較少。

壬戌閏八月

大君以生殺予奪之權授之督撫將帥，猶東家以銀錢貨物授之店中紫夥。若保舉太濫，視大君之名器不甚愛惜，猶之賤售浪費，視東家之貨財不甚愛惜也。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余則略改之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頹風，深爲慚愧！

癸亥四月

是日在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閒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稽康所云：『一溉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天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槁。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日擊心傷，不忍細看。

己巳四月

爲疆吏者，全仗年豐民樂，此心乃可以自恬。若事事棘手，則竟日如在桎梏中矣！

己巳五月

閱吳文節公集，觀其批屬員之稟，甚爲嚴明，對之有愧。吾今日之爲督撫真尸位耳！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辛未正月

古聖王制作之事，是論大小精粗，大抵皆本於平爭，因勢善習，從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則不輕於制作也。吾襲者志事以老莊爲體，禹墨爲用，以不與不違，不稱三者爲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輕於有所興作，則咎戾鮮矣。

戊辰十二月

欲制夷人，不宜在關稅之多寡，權節之恭倨上著眼。卽內地民人處處媚夷，而鄙華，借夷而壓華，雖極可憾，可惡，而遠識者尚不宜在此等著眼。吾輩著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傷毀我宗廟社稷，目下在上海寧波等處，助我攻剿髮匪，二者皆有德於我。我中國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爲急務，以學作炸礮，學造輪舟等，具爲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長，我皆有之，順則報德，有其具，逆則報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挾持無具，則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內地之民人媚夷，吾固無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壬戌五月

華衡芳徐壽所作火輪船之機，來此試演。其法以火蒸水氣，貫入筒，筒中三竅，閉前二竅，則氣入前竅，其機自退而輪行。上弦閉後二竅，則氣入後竅，其機自進而輪行。下弦火愈大，則氣愈盛，機之進退如飛，輪行亦如飛。約試演一時，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

國人亦能爲之，彼不能傲我有所不知矣。

壬戌七月

至機器局，觀一切製造機器屋宇，雖不甚大，而機器頗備。旋觀新造之輪船，長十六丈，寬三丈許。最要者，惟船底之龍骨，中間龍骨，夾兩層，邊各龍骨三根，中骨直，而徑達兩頭，兩邊骨曲而次第縮短。骨之下板一層，骨之上板一層，是爲夾板，板厚三寸。龍骨之外，惟船肋最爲要緊，約寬厚三寸，有奇，皆用極堅之木。計此船七月可以下水。

戊辰五月

至礮廠，拜劉佐禹、馬格里。乘備洋酒點心小飲。刻許閱新作之礮三十六筒，可以齊放，則三十六子同出，如傾盆之雨。可以連環放，則各子繼出，如擗急鼓。又閱放火箭，每筒筒長尺許，圓徑寸餘，遠約三里許。又閱放開花礮。

辛未十月

軍謀

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爲主，攻者爲客。守營壘者爲主，攻者爲客。中途相遇，先至戰地者爲主，後至者爲客。兩軍相持，先吶喊放鎗者爲客，後吶喊放鎗者爲主。兩人持矛相格鬪，先動手者爲客，後動手者爲主。即格鬪而即斃者爲主。中間排隊迎敵爲正兵，左右兩旁抄出爲奇兵。屯宿重兵，擊札老營，與賊相持者爲正兵，分出遊兵，飄忽無常，伺隙

狙擊者，爲奇兵。意有專向，吾所持以禦寇者，爲正兵。多張疑陣，示人以不可測者，爲奇兵。旌旗鮮明，使敵不敢犯者，爲正兵。羸馬疲卒，偃旗息鼓，本強而故示以弱者，爲奇兵。建旗鳴鼓，屹然不輕動者，爲正兵。佯敗佯退，設伏而誘敵者，爲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變動無定時，轉移無定勢，能一區而別之，則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己未

兵者，陰事也。哀戚之意，如臨親喪，肅敬之心，如承大祭，庶爲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厲屠烹，見其悲號於剗剗之頃，宛轉於刀俎之間，仁者將有所不忍。況以人命爲浪博輕擲之物，無論其敗喪也，即使倖勝而死傷相望，斷頭洞胸，折臂失足，鮮肉狼藉，日陳吾前，哀矜之不遑，喜於何有？故軍中不宜有歡欣之象，有歡欣之象者，無論或爲和悅，或爲驕盈，終歸於敗而已矣。田單之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澗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策其必不勝。兵事之宜慘戚，不宜歡欣，亦明矣。嘉慶季年，名將楊遇春屢立戰功，嘗語人曰：『吾每臨陣，行間覺有熱風吹拂而上者，是日必敗。行間若有冷風，身體似不禁寒者，是日必勝。』斯亦肅殺之義也。

己未

田單攻狄，魯仲連策其不能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單問之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黃，立則仗鍤，爲士卒倡。將軍有

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涕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覆函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余嘗深信仲連此語，以爲不刊之論。同治三年，江甯克復後，余見湘軍將士驕盈，娛樂虛其不可復用，全行遣撤歸農。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東，河南剿捻，湘軍從者極少，專用安徽之淮勇。余見淮軍將士，雖有振奮之氣，亦乏憂危之懷，竊用爲慮，恐其不能平賊。莊子云：「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仲連所言，以憂勤而勝，以娛樂而不勝，亦即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指也。其後余因疾病疏請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國卒用淮軍，削平捻匪，蓋淮軍之氣尚銳，憂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奮以作三軍之氣，二者皆可以致勝。在主帥相時而善用之已矣，余專主憂勤之說，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於此，以識吾見理之偏，亦見古人格言至論，不可舉一概百，言各有所當也。

辛未

史記：破韓信破魏豹，以木罌渡軍，其破龍且，以囊沙壅水。竊嘗疑之，魏以大將柏直當韓信，以騎將馮敖當灌嬰，以步將項它當曹參，則兩軍之數，殆亦各不下萬人，木罌之所渡幾何？至多不過二三百人，豈足以制勝乎？沙囊壅水，下可滲漏，旁可橫溢，自非興工嚴塞，斷不能築成大堰，壅之使下流竟絕。如其寬河盛漲，則塞之固難決之亦復不易。若其小港微流，易壅易決，則決後未必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上

遂不可涉渡也。二者揆之，事理皆不可信。按兵事莫善於史記。東公按兵，莫詳於淮陰傳，而其不足據如此。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之作事，既徵諸古籍，諒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辦之，庶不至冒昧從事耳。

辛未

約期打仗，最易誤事。然期不可約，信則不可不通也。

丁巳

治軍之道，以勤字爲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懶則衰。國勤則治，怠則亂。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莫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爲要！

凡打仗，一鼓再鼓，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凡攻壘一撲再撲，而人不動者，則氣必衰滅。

守城煞非易事，銀米、子藥、油鹽，有一不備，不可言守備矣。又須得一謀勇兼優者爲一城之上。

軍中須得好統領、營官、統領、營官，須得好好真心實腸，是第一義。算路程之遠近，算糧仗之闕乏，算彼己之強弱，是第二義。二者微有把握，此外良法雖多，調度雖善，有效有不效，盡人事以聽天而已。

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先之心，須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己未二月

三五

近年從事戎行，每駐札之壘，周歷城鄉。所見無不毀之屋，無不伐之樹，無不破之富家，無不欺之窮民。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目擊心傷，喟然私歎：行軍之害民，一至此乎！故每於將官委員告戒，總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

軍事有驕氣，情氣皆敗氣也。孔子之「臨事而懼」，則絕驕之源；「好謀而成」，則絕惰之源。無時不謀，無事不謀，自無惰時矣。

古人有言曰：「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斐敬所謂「逆取順守」，亦此意也。軍營用民夫，其先則廣取之，虐役之；其後則體卹必周，給錢必均。法可隨處變通，總須用人得當耳。

洋煙為壞營規之最，盡行汰去，不可稍存姑待之意。黎明點名，卯正辰初即可點畢。嗣後每早或查營，或點名，或看操，三者總行其一，不專行查營一事也。

練勇之道，必須營官晝夜從事，乃可漸幾於熟。如雞伏卵，如鱸鍊丹，未宜須臾稍離。

丙辰

戰陣之事，須半動半靜，動如水，靜如山。

己未二月

軍事不可無悍鷙之氣，而驕氣即此之相連，不可無安詳之氣，而惰氣即與之相連。有二氣之利而無其害，有道君子，尚難養得恰好，況弁勇乎？

凡用兵之道，本強而故示弱，多勝。本弱而故示敵以強者，多敗。敵加於我，審量而後應之者，多勝。漫無審量，輕以兵加於敵者，多敗。

凡修壘以濠深為妙，木城及外牆均有流弊，恐反為賊遮蔽礙子也。

修壘之事，軍士四出征剿，有老家以為基址，亦行軍一法也。擇地有兩法，有自固者，有阨賊者。自固者，擇高山，擇要隘，扼賊者，擇平坦必經之路，擇淺水津渡之處。嗣後每立一軍，則修壘二十座，以為老營。環老營之四面，方三百里，皆可往來梭剿。庶幾可戰可守，可奇可正，得四軍可靠者，則變化無窮。於景鎮作一榜樣，而他軍效法行之。

與李少荃許仙屏言：團練之無益於辦賊，直可盡廢。如必欲團練，則不可不少假以威權。

己未四月

近年馭將失之寬厚，又與諸君相距過遠，危險之際，弊端百出。然後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愛，雖小必濟」，反是，乃敗道也。推之以敬，臨之以莊，無聲無形之際，常有懷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守是二者，雖蠻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

己未六月

帶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禮。仁者即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嘗望其成立，望其發達，則人知恩矣。禮者即所謂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奉而不驕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無形無聲之際，常有凜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守斯二者，雖驍豹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己未八月

余至武昌火藥局，看造火藥之法。以銅爲輪，以鐵爲輾，圓地爲大磨盤，以牛碾之。盤大徑二丈三尺，周圍七丈許。每盤用四牛，每牛速曳兩輪盤。外周圍溝槽約寬八寸許。火藥在槽內，牛行槽外，馱牛之人行槽內。每牛以一人馱之，每兩牛四輪之後，則有鑄藥者一人，隨之執銅鑄於槽內，鑄動，庶輾過之後，火藥不患太緊也。又有小磨盤磨礮，與磨麥相似，僅用一人，又有櫃篩礮，篩炭，其法絕精，非圖說不能明。

己未八月

營務處之道，一在樹人，一則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戰勝攻取爲恥，而以不能樹人立法爲恥。樹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鑄造就。

己未九月

凡軍驕氣，則有浮淫之色，惰氣，則有晦滯之色。須時時察看，而補救之。

帶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軍務須從日用眠食上下手。

庚申正月

呂蒙誅取鑑之卒，魏絳戮亂行之僕。古人處此，豈以爲名？非是例無以警衆耳。

窄路打勝仗，全係頭敵數人。若頭敵站不住，後面雖有好手，亦被人擠退了。

出青之法，即漢書趙充國傳所謂就草。

庚申三月

天下之人，稍有才智者，必思有所表見，以自旌異於人。好勝者此也，好名者亦此也。同當兵勇，則思於兵勇，翹然而出其類；同當長夫，則思於長夫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當將官，則思於將官中，翹然而出其類；同爲主帥，則思於衆帥中，翹然而出其類。雖才智有大小淺深之不同，其不知足、不安分，則一也。能打破此一副庸俗之見，而後可與言道。

庚申四月

古人以用兵之道通於聲律，故聽音樂而知兵之勝敗，圖之存亡。余生平於音律、算法二者，一無所解，故不能知兵耳。

庚申十月

用兵之難，莫大於見人危急而不能救。

明戚繼光紀效新書中有立牌，即古之盾也。有圓牌，即今之

藤牌也。統謂之曰攬牌，又有所謂剛柔牌者，其法以生漆牛皮蒙於外，而以湖綿搓成小團，及頭髮裝於內。蓋戚氏自以巧思製造，非有所師於古也。古之干盾，所以捍禦矢石，今之攬牌，所以捍禦礮子。礮子所當，無堅不破，豈矢石所可同年而語哉？國藩初辦水師時，嘗博求禦礮子之法，以魚網數層懸空，張掛礮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絮被漬濕，張掛礮子一過，即穿不能禦也。以生牛皮懸於船旁，以藤牌陳於船梢，不能禦也。又作數層厚牌，以竹鱗排於外，爲一層牛皮，爲一層水絮，爲一層頭髮，爲一層合而成牌，亦不能禦也。以此而推戚氏之剛柔牌，不足以禦礮子明矣。烏鎗子如槁子大者，或有法以絮之，拾鎗子，劈山礮子，凡大如黃豆以上者，竟無拒禦之法。近時楊軍門載福等深知礮子之無可禦，遂屏棄魚網、水絮、牛皮等物，一切不用，直以血肉之軀，值立船頭，可避者避之，不可避者聽之，而其麾下水師弁勇，亦相率而植立直前，無所迴避。明於此義，而古來干盾、檣牌、諸器皆可廢矣。友人劉騰鵬時衡治軍，刁斗森嚴，凜不可犯。臨陣則埋根行首，堅立如山，有名將之風。惟過於自意，在武昌時，嘗獨立城下，呼賊以礮擊之，賊發十餘礮不中，堅坐良久，乃還在瑞州時亦如是，卒以殉難。殞我壯士，八百莫贖。此則剛毅太過於『好謀而成』之道，少有違耳。

已未

余初不解造羣子之法，以生鐵合鑄工鑄之。渣滓未融，經藥輒散，且多蜂眼，鳴而不能及遠。乃與吳坤修竹莊商，用熟鐵打造。

其法以鐵先練成直條，每條燒紅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圓顆。又燒其端，又打成顆，每顆如蒲萄大。後至江西，商之姚鑲，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爲鐵模半湯，截鐵條一條，置模中，宛轉錘鍊，圓滑可愛。於是及遠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羣子均用此法。每礮用百餘顆，多者或三四百顆。噴薄而出，如珠如雨，殆無隙地當之輒碎。不仁之器，莫甚於此矣。然海置尚未靖謐，此其亟宜講求者也。

已未

行軍之道有依次而進者，有越敵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處者，姑以通鑑所紀兵事言之。——宋明帝泰始二年，晉安王子勛之亂，袁翁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游，兵強地勝，我難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還，進退疑阻，中流既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乃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興世率其衆，逆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屢日，賊將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鷓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濟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趨錢溪立營。案已

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竝進，胡收兵而下。興世遂於錢溪立城。——國藩按：是時官軍在下游赭圻，袁顛等在上游之濃湖，劉胡等又在上游之鵠尾，更上乃爲錢溪。越濃湖鵠尾兩寨而上，立城於錢溪，此險途也。厥後賊屢攻錢溪，不勝糧運中梗，而鵠尾濃湖竝以潰降，此越寨進攻而得勝者也。

秦始三年，魏尉元上表言：『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交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兵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揚，戍東安，則青冀諸州可不攻而克。若四鎮不服，青冀難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如此則淮北自舉，智勞永逸。』——國藩按：宋與魏歷世兵爭，宋有青州歷城，徐州諸鎮，遠在海岱，與魏接畛，而下邳宿豫沂水東安四城，乃在淮南，去魏尚遠。魏越青州諸鎮而進攻四城，此險途也。厥後四城破而青州歷城徐州諸鎮相繼沒於魏，此越鎮進攻而勝者也。

梁簡文帝二年，侯景之變，鄆州刺史蕭方諸以徐文盛軍在西陽，不設備。侯景以江夏立虛，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

內襲鄆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子仙等入城，方諸迎拜，遂擒鮑泉虛，遂於景所。景因使風中江，舉帆，遂越徐文盛等軍，直上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國藩按：侯景與徐文盛皆在黃州夾江築壘，乃越徐軍而上入江夏，此險途也。而江夏以無備而破，徐軍以失勢而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陳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屯西岸之柵口，侯瑱屯東岸之蕪湖，相持百餘日，旋均出江外，隔洲而泊。二月丙申，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趨建康，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瑱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瑱發拍以擊琳艦，又以蒙衝小船擊其艦，琳軍大敗，軍士溺死什二三，餘皆棄舟登岸。——國藩按：王琳與侯瑱同屯蕪湖之上，琳乃越瑱軍以直下金陵，此險途也。而瑱軍自後躡之，反爲所破，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

唐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既拔遼東蓋牟諸城，至安市，將決戰。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拒以王師，平原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後攻安市，竟不能拔，降將請先攻烏骨城，衆議不從，遂自安市班師。——國藩按：道宗請越安市而進攻平壤，此雖險途，而實制勝之奇兵也。太宗不從，無攻而返，此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安史之亂，李泌請命建寧王倓爲范陽節度大使，竝寨北出，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

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上悅，已而不果行。——國藩按：是時大軍在扶風，郭子儀在馮翊，李光弼在太原，勢宜先取兩京。李泌欲先搗范陽賊巢，此亦制勝之奇兵也。事不果行，致史思明爲關洛之患，此亦不能越攻而失者也。

元和十二年淮蔡之役，李祐言於李祐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友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辛未，李愬、李祐、李忠義、李進誠軍出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少休，命乾糲整羈，約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時，大風雪，旌旗裂，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四鼓，愬至蔡州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爲坎，以先登，愬入居元濟外宅，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國藩按：元濟精兵盡在洄曲，董重質墜下，李愬越之而直入蔡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朱梁均王四年，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兩翼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趨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趨州署，執吳刺史馬勳，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能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國藩按：楚之岳州，東北與吳爲鄰，嘉魚、陸口等處，吳必立寨設備，乃王環越之而直趨黃州，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唐同光元年，後唐與朱梁相拒於楊劉德勝之間。時梁將段凝軍臨河之南，王彥章進逼鄆州。唐臣李紹宏等請梁鄆州與梁約合，帝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冬十月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甲戌，圍中都城，破之。擒王彥章，帝召諸將問進退之計，諸將請先下東方諸鎮城，然後觀變而動。康延孝、李嗣源請亟取大梁，乙亥，帝發鄆州，中都丁止至曹州，乙卯至大梁。滅梁。壬午，段凝將其衆五萬自滑州濟河入，援解甲請降。——國藩按：郭崇韜之初議直取大梁也。時梁將王彥章軍在鄆州，段凝軍在河上，越兩寨而進攻，此險途也。厥後破中都，擒王彥章，而段凝猶在河北，越一寨而進攻，亦險穢也。然段凝隔於河北，若自白馬南濟，則阻於大河，若自下游直濟，則一阻於大河，再阻於新決之護駕水，勢難入援，遂得直取汴梁，以成大功。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

以上九事，張興世之據錢溪，宋子仙之取鄆州，許德勳之下黃州，皆水路越攻而勝。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敗。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愬之入蔡州，郭崇韜之策汴梁，以陸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陽，以陸路不越攻而失之。成敗得失，固無一定之軌轍也。咸豐四年十月十一日，賊目陳玉成據蕪州，秦日綱據田鎮，我舟師越蕪州而直下，十三日攻破田家鎮。

十四日，蕪州之賊亦潰，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十一月，水陸各軍會於九江。時賊目林啓榮據九江，黃文金據湖口，石達開、羅大綱等同在湖口。我舟師彭玉麟等十六日越九江而下攻湖口。陸軍羅澤南等十二月初五日下午攻湖口。十二日水師敗挫，二十四日陸軍亦無利而歸。此越寨進攻而敗者也。咸豐六年五月初二日，武漢黃州未破，楊載福以舟師駛下直至舊縣。往來如飛，此越寨進攻而勝者也。故知勝敗無常，視將爲轉移耳。當時越九江而下攻湖口之策，發於國藩，定於羅君、羅山、劉君、孟容二人。事敗之後，或深咎此策之失，且專歸罪於劉君者，非事實也。

倫理

萬化始於閨門，除刑于以外無政化；除用賢以外無經濟。

壬寅十一月

所貴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書籍字畫；在乎能自樹立子孫，多讀書，無驕矜習氣。

戊午十月

聞溫弟信，國家事故憂鬱填膺，不能辦一事，夜不成寐。

戊午十一月

念溫弟不得歸骨，其賦命太苦！余於手足之間，抱媿多矣！

己未正月

九弟所寫溫甫哀辭，字秀勁近古，刻工亦佳。家有賢子弟，爲

之欣然！

庚申正月

沅弟專二人送信勸我，速移東流，建德情詞懇惻，令人不忍卒讀。余復信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孝；讀沅季此信而不動心者，其人必不友。』遂定於二十四日移營東流，以慰兩弟之心。

辛酉四月

沅弟來久談，教以胸襟宜淡遠，游心虛靜之域，獨立萬物之表。又每日宜讀書少許，以擴識見。弟圍安慶，前後皆有強寇，人數甚單，地段甚廣，晝夜辛勤，事事躬親，雖酷暑大雨而每日奔馳往返常五六十里，余憐其太勞，故欲其以虛靜養心也。

辛酉八月

紀澤兒，體氣清瘦，系念殊深！或稱其讀書太勤，用心太過，因教以遊心虛靜，雖有榮觀，宴處超然之義！

癸亥十月

聞張清恪之子張懋敬公師載所輯課子隨筆，皆節鈔古人家訓名言，大約興家之道不外內外勤儉、兄弟和睦、子弟謙謹等事。敗家則反是。夜接周中堂之子文翕，謝余致聘儀之信，則別字甚多，字跡惡劣不堪，大抵門客爲之，主人全未寓目。聞周少君平日眼孔甚高，口好雌黃，而喪事潦草如此，殊爲可歎。蓋達官子弟，聽慣高議論，見慣大排場，往往輕慢師長，譏彈人短，所謂驕也。

由驕而奢，而淫，而佚，以至於無惡不作，皆從驕字生出之弊。而子弟之驕，又多由於父兄爲達官者，得運乘時幸致顯宦，遂自忘其本領之低，學識之陋，自驕自滿，以致子弟效其驕，而不覺吾家子姪輩亦多輕慢師長，譏彈人短之惡習。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習，力戒其驕。欲禁子弟之驕，先戒吾心之自驕，自滿，願終身自勉之。因周少君之荒謬不堪，既以面諭紀澤，又詳記之於此。

戊辰正月

接沅弟信。知紀官姪於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弟共得五孫，丁口漸盛。祇望兒姪輩讀書，少有所成，將來孫輩看作榜樣，便是世家好氣象。若兒姪輩不能發奮用功，文理不通，則榜樣太壞，將來孫輩斷難成立。此中關鍵，全在紀鴻、紀瑞二人。吾家後輩之興衰，視此二人爲轉移也。

戊辰四月

與紀澤一談，囑其看理學書，俾志氣日趨於剛大，心思日入於沈細。

戊辰七月

鴻兒稟稱，澄弟臨別，以火狐馬褂送我。蓋眉生述杜小舫之言，謂天下之最暖者，莫如火狐。勝如紫貂。云余曾兩次述此言與澄弟聽。或弟意疑我畏寒，遂解已所著衣以贈我邪？余本有貂馬褂，捨狗馬褂，而弟歸途少此禦寒之具，寸心十分不安。

戊辰十月

接澄沅兩弟信，澄勸送眷回籍。沅擬以晚女許聶家，皆有腴誠顧恤之意。久宦於外，疾病相等，如舟行海中，不得停泊，惟兄弟骨肉至親能亮之也！

己巳十一月

卷下

湘鄉曾國藩隨筆 湘潭王啓原校編

文藝

易經有聖人之道四，而朱子專重以下筮者，尚其占一句，似未的當。因言古人說經，多斷章取義，以意逆志，不必定符本義。

壬戌四月

閱經義述，聞如「弗過遇之，弗過防之」等字，深有所會。余於本朝經學小學諸家，獨服膺王懷祖先生父子之精核。蓋以其於經文之虛神實訓，體味曲盡也。

辛酉二月

擬閱校船山周易內傳王氏說理之書，每失之艱深，於不能軒豁，與正蒙注相同。

丙寅七月

今日看書經見蔡傳詁良多不講，如以數言爲敷衍之言之類，宜致漢學家之指摘。

壬子六月

溫召誥於古人『周情孔思』四字，若有所會。

庚申十月

溫書經無逸用吳文正公纂言本，若有所會。

乙丑正月

思書經呂刑於句法若有所會。

己未九月

呂刑篇於後世古文学家蹊徑最近，惜不能盡通其讀。

辛酉六月

余好讀呂刑而苦不能盡通其讀。茲閱戴氏之說，有愜余心者。如『制百姓於刑之中』、『天齊於民』、『俾我一日』、『暨』、『非從惟從』等句，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欣賞無已。

辛酉七月

讀顧命庸王之誥，喜戴氏治經，與所見多同。惜其生前未與

覽談。

辛酉七月

溫盤庚上盤庚中因戴存莊兩探宋元及本朝治漢學者之說，每多當人意處，故樂觀之。

辛酉七月

邵位西言『詩序係孟子萬章之徒所作。大序與小序不當分而爲二。所以記次第，非所以明章旨也。猶史漢法言之有後序爾。』其言奇而頗確。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庚申八月

閱子序詩經說，學有根柢。其用意往往得古人深處，特證據太少，恐不足以大鳴於世耳。

戊午十一月

自去年九月廿一日始讀儀禮，至是粗畢。老年能治此經，雖嫌其晚，猶勝於終不措意者。昔張蒿庵三十而讀儀禮，至五十九歲而通此經，爲國朝有數大儒。余今五十七歲，略通此經，稍增炳燭之明。惟蒿庵以前名儒窮儀禮者絕少，能於荆棘荒蕪之中，獨闢康莊，斯爲大難。余生本朝，經學昌明之後，窮此經者之下數十人，有蒿庵之句讀，張皋文之圖，康莊共由之道，而又有人以扶掖之，則從事甚易矣。

丁卯二月

俞樾蔭甫所著經平議之十四卷論考工記，世室重屋明堂之制，駁正鄭注，思通鬼神，有超乎戴氏考工記圖者。

丙寅四月

夜叉批緝山禮記二條。余閱此書，本爲校對譌字，以便修板，再行刷印。乃覆查全書，辨論經義者半，校出錯譌者半。蓋非校讐家之體例，然其中亦微有可存者。若前數年在安慶金陵時，則反不能如此之精勤。此軍營事簡，老年差可慰悅之境，而流寇縱橫，制敵無術，體衰日昏，學問無成，則又可深爲憂灼之境也。

丙寅十月

四三

闕桐城張承華蓉溪所爲學庸臆解三十四葉畢。其言大學文須用古本而不煩補傳義須宗朱子而不取陽明與余平日之說相合餘亦多獨得之見

丙寅十月

孟子所謂善言德行者當爲後世理學諸家之源。善爲辭命者當爲後世詞章諸家之源。孔子自謙不能辭命而以善言德行者自許蓋在已者實有盛德至行而後能自道其所得也。論語一書乃善言德行之尤著者因默誦學而爲政八份三篇

乙丑五月

朱彬經傳攷證其訓詁攷證亦與上伯申先生相仿。其言書經大字多語助辭則前人所未發也

己未五月

閱戴東原緒言閱錢竹汀聲類此書未刻於本集其義例亦不分明

乙丑正月

錢辛楣先生聲類一書分釋詁釋言釋訓釋語釋天釋地名號之異等目皆因聲得義者足見古人先有聲音後有文字余前有意爲是書而未果錢氏此書亦未成之書故未編入潛研堂叢書中

癸亥正月

陳荔秋所送之陳蘭甫(澧)著聲律通考一種漢書地理志

水道圖說一種略一緝閱服其精博

己巳二月

樂律之不可不通以其與兵事文章相爲表裏

辛酉十月

紀澤作音學考約近五千字於考古及審音二者均有所得爲之一慰

己巳八月

澤兒呈所著分韻說文解字略一緝閱其法用廣韻之次第佩文韻之字數抄錄許氏注及大徐翻切其中有申明原注之說則以夾行注之其於注外別有陳說則於翻切之下夾圈以別異之其佩文韻所有說文所無者則有楷文而無篆文仍用篇韻各說以注之其佩文韻所無說文所有者則別爲補編仍依翻切以分東冬鍾江各韻

丁卯十一月(以上經)

讀五代史於歐公不僞梁一段不謂爲然

辛未

閱周保綽所箸管略趙惠甫所寄來者周名濟荆溪人書成於道光上八年亦近世著作才也

辛未五月

諸子中惟老莊荀子孫子自成一家之言餘皆不免於剽襲

庚申

實。
王懷祖先生讀書雜誌所校管子各條，似不如校他書之精。

辛酉七月

讀淮南子精神訓至『大禹竭力以勞萬民』句，若有所感。

庚申十一月

讀脩務訓中『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若有所會。淮南子本道家者流，而此篇之旨與荀子相近。大抵理之足以見極者，百家未嘗不相合也。

庚申十二月

閱淮南子傲真訓，言『有道之士，亦須遇時』，爲之增感。

庚申十二月

揚子法言，究不如文中子之平實。蓋子雲文學中人，非道德中人也。

船山氏最推重正蒙一書，以余觀之，亦粗深而不能顯豁。其參兩篇言天地日月五行之理數，尤多障礙。

丙寅六月（以上之史）

正誼堂叢書凡五十六種，張清恪輯刻，吳竹莊所贈也。因取正誼堂中清恪公所輯程子二十篇讀之，至嘯時，讀畢凡十卷，取論語二十篇之意，編采二程粹言略分門類，頗爲精當。

壬戌四月

張清恪公所輯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仿孟子七篇之意。

張公蓋以程配孔，以朱配孟也。

壬戌四月

讀張文端公聰訓齋語文和公激懷國語，此老父子學問，亦以知命爲第一義。

己未四月

閱羅羅山人極衍義姚江學辦等書，服其見理甚真，所志甚大，信爲吾鄉豪傑之士！

甲子十月

鍾涵齋遜言蓋理學之緒餘，而參以陰陽果報者。

庚午正月

聖武記又閱一編畢，中有嘉慶川湖陝靖寇記八篇，未閱。以昔年在京閱過，嫌此八篇敘事冗亂也。

丁卯十二月

閱曾香墅先生漫鈔及各種香墅名廷枚賓谷之伯父也。其書仿困學紀聞容齋隨筆之類，特根柢不深耳。

戊午十一月

莫子偁交出何願船二信，內有張名洲蒙古游牧記四本，又朔力備乘凡例數頁，信爲當世積學之士。

辛酉七月

古文之道，謀篇布勢，是一段最大工夫。書經左傳，每一篇空處較多，實處較少，勞而較多，正面較少，精神注於眉宇，目光不可

周身皆眉，到處皆目也。終索要如蛛絲馬跡，絲不可過粗，跡不可太密也。

己未八月

古人文筆有雲屬波委，官止神行之象。實從熟後生出所謂文入妙來，無過熟者，此也。

庚申九月

古文之道，布局須有千巖萬壑，重巒複嶂之觀。不可一覽而盡，又不可雜亂無紀。

庚申十月

古文之道，亦須有奇橫之趣，自然之致。二者并進，乃為成體之文。

辛酉七月

古文之法，余在氣字上用功夫。

辛酉十一月

為文全在氣盛，欲氣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際，似斷不斷，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無限妙境，難於領取。每段張起之際，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紆非紆，古人無限妙用，亦難領取。

辛亥七月

奇辭大句，須得瑰琦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為空虛，乃能為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

體矣！

辛亥七月

吾嘗取姚姬傳先生之說，文章之道，分陽剛之美，陰柔之美。大抵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就吾所分十一類言之，論著類、詞賦類、宜噴薄序跋類、宜吞吐、奏議類、哀祭類、宜噴薄、詔令類、書牘類、宜吞吐、傳誌類、敘記類、宜噴薄、典志類、雜記類、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類，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類，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類，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此外各類皆可以足意推之。

庚申三月

類纂所選書牘，有不盡厭於吾心者。未知古人書牘，何者最善？

辛亥

古文中，惟書牘一門，意鮮佳者。八家中，韓公差勝，然亦非書簡正宗。此外則竟無可采。諸葛武侯、王右軍、兩公書，風神高遠，最愜吾意。然患太少，且乏大篇，皆小簡耳。

庚申三月

閱駢體文鈔，將其所分類，歸併於吾所分三門十一類之中，嫌其繁碎，不合古義也。

庚申三月

余所編經史百家雜鈔，編成後，有文八百篇，上下未免太多，不足備簡練揣摩之用。宜另鈔小冊，選文五十首鈔之。朝夕諷誦，庶爲守約之道。

庚申閏三月

往年余思古文有八字訣。曰：雄、直、麗、澹、遠、茹、雅。近於茹字似更有所得，而音響節奏，須一和字爲主。因將澹字改作和字。文章陽剛之美，莫要於慎、湧、直、怪、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憂、茹、遠、潔、四字。惜余知其意而不能竟其學。

癸亥九月

嘗慕古文境之美者，約有八言。陽剛之美曰：雄、直、怪、麗、陰柔之美曰：茹、遠、潔、澹。蓋之數年，而余未能發爲文章，略得八美之一，以副斯志。是夜將此八言者，各作十六字贊之。至次日辰刻作畢，附錄如左。

乙丑正月

雄：劇然軒昂，盡棄故常。跌宕捫之，有芒。
直：黃河千曲，其體仍直。川勢如龍，轉換無迹。
怪：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女山經，張韓互見。
麗：青春大澤，萬卉初華。詩騷之韻，班揚之華。
遠：衆義幅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其曉。
澹：九天俯視，下界聚蚊。窟窟周孔，落落寡羣。
雅：冗意陳言，類字盡芟。慎爾褒貶，神人共監。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適：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
偶思古文古詩，最可學者，占八句云：詩之節，書之括，孟之烈，韓之越，馬之咽，莊之跌，陶之潔，杜之拙。

丙寅正月

離騷三百二十四句誦畢，老年讀書成誦，稍補少壯之缺，陷亦一樂也。

丁卯三月

九章惜往日，似僞作，當著論辯之。

戊午十一月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千古傳誦，余究不知其深處。太史公以鄒陽與魯仲連並列，余亦不知其所以相合之處。

辛亥五月

夜溫長楊賦，於古人行文之氣，似有所得。

己未九月

輿中讀上林賦，千餘言，略能成誦。少時所深以爲難者，老年乃頗能之。非聰明進於昔時，乃由稍知其節奏，氣勢，無用意之所在，故略記之。

丁卯正月

余近年最好揚馬班張之賦，未能迴環朗誦。偶一誦讀，如逢故人，易於熟洽。但衰年讀書，未必能久記耳！

二月

四七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漢魏人作賦，一貴調詰精確，一貴聲調鏗鏘。

庚申四月

古文之道，與駢體相通。由徐庾而進於任沈，由任沈而進於潘陸，由潘陸而進於左思，由左思而進於班張，由班張而進於柳雲。韓退之之文，比卿雲更高一格。解學韓文，則可窺六經之闡奧矣。

庚申三月

二日內，始悟昌黎諸文皆學書經。

辛酉九月

二日內，因讀辛劉詞，又大悟韓文之妙，實從子雲相如得來。

辛子正月

二日內，覺於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韓文實從揚馬得來，而參以孔孟之義理，所以雄視千古。

壬子正月

韓文柳州羅池廟碑，覺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以生情，文以引聲，聲亦足以引文，循環互發，油然不能自已，庶漸漸可入佳境。

己未九月

閱韓文送高閑上人所謂機應於心，不揜於物。姚氏以為韓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謂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揜於物自謙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揜於物者體也。

道也，本也，機應於之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子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

庚申十月

讀原毀伯夷頌，獲麟解，龍維說諸首，岸然想見古人獨立千古，確乎不拔之象。

壬戌九月

韓公周情孔思四字，非李漢知之極深，焉能道得出為文者要須窺得此四字乃為知本。

辛酉二月

韓文誌傳中有兩篇相配偶者，如曹成王韓宏兩篇為偶，柳子厚鄭羣兩篇為偶，張署張徹兩篇為偶。推此而全集中可以為偶者甚多。古人之文可為偶者甚多，惜不能一一稱量而配合之耳。

癸亥十月

溫韓文數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氣如列子之御風，不在義理字句間也。

亥癸十一月

柳子厚山水記似有得於陶淵明沖淡之趣，文境最高不易及。

庚申八月

夜閱古賦識小錄，深有昧於柳子厚之囚山篇。

戊午十月

姚公謂蘇氏學莊子外篇之文，實則恢詭處不逮遠甚。

辛酉三月

蘇謂山子東坡晚年以文章爲鼓吹，真知文章中之樂境。余亦微知之，惜無寬閒歲月，竟其所學耳。

辛酉正月

讀震川文數首，所謂風塵中讀之一似嚼冰雪者，信爲清潔，而波瀾意度，猶嫌不足以發揮奇趣。

己未六月

閱震川古文，遂并翻其四書文閱之。其渾灑流轉之氣，乃更勝於古文也。

己未五月

閱湯文正集，惟傳狀碑銘之類，不愜吾意。餘如語錄、告諭、書牘，之屬，皆有誠意，挾正氣以行學問，本極淵博，講學又甚公允，不可及也！

己巳三月

程伯淳出示洪稚存上成親王書，即嘉慶己未獲咎發遣新疆者。當時直聲震於天下，今觀之，亦無甚觸忌諱之處！

正月

閱梅伯言文集，歎其鑽研之久，工力之深。

壬戌九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至錢寄石先生，久談，得見其族兄衍石先生家書數十封，攜歸一閱，實嘉道間一傾儒也。

癸亥九月

閱錢衍石先生與其弟警石先生家信，服其學問精博，機趣洋溢。

癸亥九月

閱陳秋舫吳偉卿所作應制賦，氣勢流利，古不乖時，今不同弊，心賞其能，而自愧弗如也。

癸卯三月

吳竹如文集方存之代爲編出者，計十二卷。粗閱數十葉於儒釋宋陸之辨，剖析最精。

戊辰七月

閱吳南屏梓湖文錄數十首，歎其少而能文，老而不倦，爲不可及。

辛未六月

左李高懷內寄祭胡潤帥文稿一篇，情文并茂，殊爲傑構。

辛酉十月

馮敬亭名桂芬，寄校邠廬初稟二冊，共議四十二篇。粗讀數十篇，雖多難見之施行，然自是名儒之論。

壬戌九月

竇蘭泉近作辨論十餘首，多閱歷之言，而文義未能入古。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甲子

與次青論古文之法，次青天分高，成就當未可量。

己未六月

蔣琦齡所陳時政十二事，約計萬餘言，多可見之施行。文筆亦雅健暢達，未條請崇宋學，而抑漢學，似與各條不類。

壬戌

申甫在此學談言，渠文筆所以不甚豐者，爲在己之禁令太多，難於下筆耳。余勸其破除禁令，一以條暢爲主。凡辦事者，先貴數陳則暢也。

己未十一月

劉霞仙所作辨蔡壽祺誣劾一疏，置身甚高，辭明深厚，眞名作也。

乙丑五月

閱邸抄中，見霞仙以本年覆奏一疏，降調。如此名奏議，而反以獲譴，頗不可解！

乙丑八月

張廉卿文有王介甫之風，日進不已，可畏可愛。

庚申四月

閱張廉卿近所爲古文，喜其入古甚深，因爲加圈批。

戊辰七月

石芸齋所作房山石經山訪碑記，亦偉觀也。

庚午二月

思自香山陸放翁之襟懷澹宕，殊不可及。古文家胸懷雖淡泊，而筆下難於寫出。思一爲之，以寫淡定之懷，古所謂一卷冰雪文者也。

己未六月

古文一事，平日自覺頗有心得，而握管之時，不克殫精極思，作成總不稱意。安得屏去萬事，酣睡旬日，神完意適，然後作文一首，以據胸中奇趣。

己未十一月

余於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畢力於此。匪特世務相擾，本有未閑，亦實志有未專也。此後精力雖衰，官事雖煩，仍當篤志斯文，以卒吾業。

辛酉正月

久不作文，機軸甚生，心思遲鈍，尙不能成篇。亦因見客太多，瑣事煩瀆，神智昏攪故也。

乙丑二月

昔年每作一文，輒數日不能成寐，不知老年何以轉無此病。豈反健於壯歲耶？抑用心未能銳入耶？

乙丑三月

念生平稍致力於古文，思欲有所述作。今老憊而一無所成，深用自愧！

丙寅三月

與兒子一論所作之文，考據與筆力兩無可取。

庚午二月

每一作文，未下筆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筆，則無一是處。由於平日用功浮泛，全無實際故耳。

辛未五月

作孫芝房論序一首，約九百字，至三更始畢。老年作文頗覺吃力，而機勢全不湊泊，總由少作太生之故耳。

己未六月

作莫猶人墓表，文筆平衍，無復昔年傲岸勁折之氣。蓋老境日增耳。

己未十一月

思作金陵官紳昭忠祠碑而不能成，遂竟日昏睡，如醉如癡。向來習態如此，而數十年因循不肯苦學作文，至今已衰老悔無及矣。

己巳五月

作苗君墓志銘畢，細閱竟無一字是處。昔余終年不動筆作文，而自度能知古人之堂奧，以為將來為之必有可觀。不料今年試作數首，乃無一合於古人義法，媿極何極！

己巳八月

作唐公墓志，覆視無一是處。乃知昔年自詭為知文，而曾不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一動筆，為之不可恃也。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非閱歷何由大明哉！

己巳十月

郭培銘辭作畢，全不合古人議法，深以為愧！

庚午正月

思作江寧府學宮記，苦探力索，竟不能成一字。固屬衰憊之象，亦由昔年本無實學，故枯竭至此，深為歎愧。

庚午二月

作星岡公墓表，文成視之，無一當意之處。甚矣！余思之鈍，學之淺，而精力之衰也。余前有信寄筠仙云：近世達官無如余之荒陋者。頃筠仙信力雪此語之諫，余自知甚明，豈有誣乎？

辛未八月

紀澤所作擬莊三首，頗能善談名理，亦略通訓詁奇字之學。

壬戌五月（以上論文）

余昔年鈔古文，分氣勢、識度、情韻、趣味，為四屬。擬再鈔古近體詩，亦分為四屬，而別增一機神之屬。機者無心遇之，偶然觸之。姚惜抱謂文曰：周公繫易，爻辭爻辭，其取象亦偶觸於其機。假令易一日而為之，其機之所觸少變，則其辭之取象亦少異矣。余嘗歎為知言神者，人功與天機相湊泊，如下筮之有繇辭，如左傳諸史之有童謠，如佛書之有偈語，其義在可解不可解之間。古人有所託諷，如阮嗣宗之類，故作神語，以亂其辭。唐人如太白之豪，少

五一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陵之雄，龍標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張王之樂府，亦往往多神到機到之語。卽宋世名家之詩，亦皆人巧極而天工錯徑路絕而風雲通。蓋必可與言機，可與言神，而後極詩之能事。余鈔詩擬增此一種，與古文微有異同。

戊辰四月

是日思詩，既選十八家矣！古文當選百篇，鈔置案頭，以爲揣摩。因自爲之記曰：爲政十四門，爲學十五書，鈔文一百首，鈔詩十八家。

壬子正月

余既鈔封十八家之詩，雖存他樂不講之懷，未免足已自封之陋！乃近日意思尤爲簡約。五古擬專讀陶潛謝眺兩家，七古擬專讀韓愈蘇軾兩家，五律專讀杜甫，七律專讀黃庭堅，七絕專讀陸游。以一二家爲主，而他家則參觀互證，庶幾用志不紛。然老境侵尋，亦祇能長吟以自娛，不能抗手以入古矣。

壬戌三月

五言古詩有二種最高之境！一種比興之體，始終不說出正意。始知顧人但頌莊姜之美盛，而無子兆亂已在言外。太叔於田但誇叔段之雄武，而耦國兆亂已在言外。曹阮陳張李杜，往往有之一種盛氣噴薄而出，跌蕩淋漓，曲折如意，不復知爲有韻之文。曹鮑杜韓往往有之。余解此二境，而曾未一作此等詩，自愧亦自憾也。

甲子二月

夜閱陶公述酒詩，爲南宋鄱陽湯文清公漢所注。於陶公瘦詞微旨，盡得解釋，欣悅無已。

丙寅三月

閱陶詩全部，取其太閑適者記出，將鈔一備，合之杜韋白蘇陸五家之閑適詩，纂成一集，以備朝夕諷誦，洗滌名利爭勝之心。

辛未十二月

閱文選雜擬，古人措詞之深秀，實非唐以後人所可及。特氣有蒼竊駿邁者，亦有不盡然者，或不免爲詞所累耳。若以顏謝鮑謝之辭，而運之以子雲退之之氣，豈不更可貴哉？

辛酉十二月

批校太白樂府，每日僅校二十首，或十餘首。蓋余於樂府向未用功，茲稍一措意，全無入處也。

戊辰四月

日來讀杜詩，頗有小得。無事則心頭口頭不離杜詩。雖細加咀嚼，而究有爲人的意思。

癸卯二月

杜詩韓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養氣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見道語，談及時事，亦甚識當世要務。惟其養氣，故無纖薄之響。

癸卯二月

溫杜詩五古觀其筆陳紳縮吐茹之際，絕似史記憶古人有謂杜少陵似太史公者，不記是東坡之言乎抑他人之言乎？

己巳四月

閱杜詩五古，古人妙處，祇是造句之法，變幻無窮，故終身無一複句，猶之毛詩，無相襲之調也。昔嘗以作古文，宜用杜詩造句之法，近來久未溫習及此矣。

己巳十月

溫杜詩五古，變其句法瘦勁，變化通於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爲之耳！

庚午正月

夜誦杜韓七古頗多，似有會於古人沈鬱頓挫之義。

丙寅四月

閱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鬱結不開，故思以陶白蘇陸之詩，張文端公之言解之也。

己巳五月

車中看義山詩，似有所得。夜繙樊川集，證之亦然。知何大復明月篇之有心得也。

癸卯正月

與李眉生談詩，極佩杜牧之俊偉。

壬戌

日內於蘇詩似有新得，領其沖淡之趣，灑落之機。

辛酉六月

溫蘇詩朗誦頗久，有聲出金石之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敵者，實賴氣以昌之，聲以永之，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徒糟粕耳。

辛酉十二月

放翁七言絕句，實能道得空曠胸懷出。

辛酉正月

將祁文端公詩集，閱二三卷。昔年深不以公詩爲然，茲多閱數十百首，其中多可取者。

己巳三月

朱伯韓詩所詣在韓白之間。

甲辰十月

至易念園處觀稟所爲詩，宗法晚唐，頗有法度。予性好言詩，惠西謂余於詩太自主張，不免自是細思良然！

吳南屏寄毛西垣詩，繙讀一過，信爲朋輩中所不可多得，宜南屏之亟稱之也。

辛酉三月

何廉訪信，附七律十六章，才人之筆，人人歎之不置。

己未

作七律五首，和何廉訪詩次韻，同和者爲李次青，吳子序，甘子大，許仙屏等數人，而王復軒，鄒彌之，何敬海等亦將和之。余因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見廉訪詩才軒舉，所著駢文樂府，皆有可觀！其闕家殉節，因欲和詩一二章，以慰勞之。本無意次韻也。子序次古諸君，皆次其韻，余亦遂勉爲之。

己未正月

閱馮煒詩稿，煒代州人，字解華。其七世祖如京，官廣東左布政使。六世祖璠，以進士官至同知。五世祖光裕，以舉人官至湖南巡撫。四世祖祁，官編修。曾祖均，以舉人廢生，官至湖北按察使。祖窳，以舉人官浙江知縣。煒爲潛山縣大堂巡檢，又署屯溪巡檢。刻詩四卷，清穩不俗。昨和余詩八首，今日問之程伯勇，始知其人。因取其詩披閱數十首，兼閱其曾祖及祖刻詩，乃知其世家淵源有自也。

壬戌四月

觀李眉生詩，愛其俊拔而有情韻，將來必爲詩人。紀澤前後作次篋字韻詩二首，韻穩而脈清，吐屬亦尚名貴。將來或亦爲詩人，殊以爲慰！

戊辰四月

趙惠甫近作書懷五章，又錄舊作詞十調見示，皆才人之筆也。

丁卯七月

海秋言，七律須講究藻采聲調，不可專言上乘證果，反味初開，切中予病，又盛贊予五律。

癸卯二月

昔年每作一詩，輒不能睡，後遂闕筆不復爲詩。今試一爲之，又不成寐，豈果體弱不耐苦吟耶？抑機軸太生，成之艱辛耶？

甲子八月

作字之法，蘇蘇如蠶之吐絲，穆穆如玉之成璧。

庚申三月

作字之道，用筆貴勦貴努，而不可過露勦努之迹。精心運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於用勦用努者。

申庚十月

寫字之道，如脩腳匠之脩腳。古人所謂撥燈法，較空靈。余所謂脩腳法，較平穩。

庚申十二月

凡用之筆，未有十分合手者，往往有小毛病，不稱人意。善書者，於每用一筆，先識其病，即因其病勢而用之。或筆之病，次日又有小變，又因其變症而用之。或者因病成妍，則善於用筆矣。

辛酉五月

用狼筆寫新宣紙，悟古人頓挫之法，撥筆之法，祇是筆不入紙，使勁撲下耳。

辛酉十月

京中翰林善寫白摺者，相傳中有一絲牽貫於行間，作大字亦當知此意味。

辛酉十月

作書之道，寓沈雄於靜穆之中，乃有深味。雄字，須有長劍快戟，龍拏虎踞之象，鋒鋷森森，不可逼視者為正宗。不得以劍拔弩張四字相鄙。作一種鄉愿字，名為含蓄深厚，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終身無入處也。作古文古詩亦然，作人之道亦然，治軍亦然。

辛酉十二月

摹書譜一過，乃知藝之精，其致力全在微妙處。若人人共見，共聞之處，必無通微合莫之詣。若一向在浮名時譽上措意，豈有是處。

辛酉六月

作字之道，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四者缺一不可。體者，一字之結構也；勢者，數字數行之機勢也。

辛酉七月

大抵作字及作詩古文，胸中須有一段奇氣，盤結於中而達之筆墨者，卻須遏抑掩蔽，不令過露，乃為深至。若存絲毫求知見好之心，洗滌淨盡，乃有合處。故曰『七均師無聲，五和常主淡』也。

辛酉九月

因讀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書之道，亦須先有驚心動魄之處，乃能漸入證果。若一向由靈妙處著意，終不免描頭畫角伎倆。

壬戌四月

作字之道，全以筆陣為主，直以取勢，橫以出力，當少勝矣。

壬戌三月

讀孫子『鸞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簡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謂簡者，無勢則節不緊，無節則勢不長。

壬戌七月

出筆宜顛腹互用，取勢宜正斜并見。用筆之顛則取正勢，有破空而下之勢；用筆之腹則取斜勢，有散屬踟躕之象。

甲子十二月

夜寫零字頗多，略有所會，於昔年體如鷹四句之外，又添四句，曰『點如珠，畫如玉，體如鷹，勢如龍，內跌宕外拙直，鵝轉頸尾漏痕。』

丙寅三月

古來詩家、文家、書家，皆有所謂筆陣者。厚蓄於陣之初，而不必究極於陣之終。陣將酣時，又已另作變惑矣。

丁卯十月

作書思僂筆多用之於橫，抽筆多用之於豎。豎法宜努抽並用，橫法宜勒僂並用。又首貴有俊拔之氣，後貴有自然之勢。

大約書法不外義、獻、父子。余以師義不可遽幾，則先師歐陽信本、歐陽不可遽幾，則先師李北海、師獻不可遽幾，則先師虞永興、師虞不可遽幾，則先師黃山谷。二路并進，必有合處。杜陵言書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貴瘦硬，乃千古不刊之論！東坡駁之，非也。

辛酉四月

閱皇甫碑，識得歐字意思，知顏柳之硬，褚歐之瘦，學書者不可不領略也。

己亥五月

因寫客字，偶有所得。知歐虞用筆，與褚相通之故。書家之有歐虞褚及李北海，猶詩家之有李杜韓蘇，實不桃之祖也。

丁卯十月

悟北海上取直勢，下取橫勢；左取直勢，右取橫勢之法。大約直勢本於秦篆，橫勢本於漢隸。直勢盛於右軍，暨東晉諸帖，橫勢盛於三魏諸碑。唐初歐公用直勢，褚公用橫勢，李公則兼用二勢。

丙寅四月

孫過庭書說稍得王太令之法。

辛酉十月

余往歲好黃魯直書，深得晉人真意，而逸趣橫生，當更致力作書之法。劉石菴善用偃筆，鄭板橋善用蹲筆，王夢樓善用縮筆。惟勞筆近人無善用者，古人惟米元章最擅勝場。吾當於此自極其思耳！

辛酉正月

董香光專用渴筆，以極其縱橫使轉之力，但少雄直之氣。余當以渴筆寫吾雄直之氣耳。

辛酉二月

作書之法，古人師歐李劉黃，今人須鄭劉王。

壬戌九月

作字之法，亦有所謂陽德之美，陰德之美。余所得之意象，爲陽德之美者，四端曰直，曰鉞，曰勒，曰努，爲陰德之美者，四端曰偃，曰綿，曰遠，兼此八者，庶幾其爲成體之書。在我者以八德自勵，又於古今人中擇八家以爲法，曰歐虞李黃，鄧劉鄭王。

壬戌十一月

作字之道，二者并進。有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有不著力而得自然之味。著力如昌黎之文，不著力如淵明之詩。著力，則右軍所稱如錐畫沙也，不著力，則右軍所稱如印印泥也。二者闕一不可，亦猶文家所謂陽剛之美，陰柔之美矣。

甲子五月

閱劉石菴愛堂帖，其起筆多師晉賢，及智永千文。用逆藏之法，故能藏鋒。張得天之筆，多師褚顏兩家，用直來橫受之法。故不藏鋒，而聯絲縈帶，以發其機趣。二者其理本一貫，特逆藏與直來橫受，形迹判然，難合而爲一耳。

辛酉六月

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於淡遠之中，尤爲可貴。

辛酉六月

夢劉文清公與之周旋良久，說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

戊辰

作字之法，險字和字，二者缺一不可。本日閱王箬林騰語，亦於此二字三致意焉。

辛酉二月

偶思作字之法，可爲師資者作二語云：時賢一石兩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謂劉石菴，兩水謂李春湖程春海。二祖謂羲獻六宗，謂歐虞褚李柳黃也。

丁卯十一月

日內頗好寫字，而年老手鈍，毫無長進。故知此事須於三十歲前寫定規模，自三十歲以後，祇能下一熟字工夫。熟極則巧妙出焉！筆意閒架，梓匠之規矩也。由熟而得妙，則不能與人之巧也。吾於三四十歲時，規矩未定，故不能有所成。人有恆言曰：『妙來無過熟。』又曰：『熟能生巧。』又曰：『成熟故知。』妙也，巧也，成也，皆從極熟之後得之者也。不特寫字皆然，凡天下庶事百技，皆先立定規模，後求精熟。即人之所以爲聖人，亦係先立規模，後求精熟。即顏淵未達一間，亦祇是欠熟耳。故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己未四月

觀何廉劬書扇頭小字，個個樞奇，自成風格。余年已五十，而作書無一定之風格，屢有遷變，殊爲可愧。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至於居家之道，治軍之法，與人酬應之方，亦皆無一定之風格。傳曰：『君子子者人之成名也。』又曰：『君子成德之稱。』余一無所成，其不足爲君子也明矣。

己未四月

余近日常寫大字，微有長進，而不甚貫氣。蓋緣結體之際，不能字字一律。如或上鬆下緊，下鬆上緊，或左大右小，右大左小，均須始終一律，乃成體段。余字取勢本係左大右小，而不能一律。故恆無所成。推之作古文辭，亦自有體勢，須篇篇一律，乃爲成家。做人立品，亦自有體勢，須日日一律，乃爲成德。否則載沈載浮，終無所成矣。

己未六月

余坐三十以前作字未能盡心，閒架不穩，手腕不穩。四十以後，雖略有長進，而手腕時靈時鈍。鈍時則如古人所謂薑芽凍癡，蠅者可自笑也。

辛酉正月

日內於作字之道若有所會，惜精神疲乏，目光眇花，老境日臻，不克竟其所學。古人所以貴及時力學也。

五七

辛酉正月

余往年在京，深以學書爲意。苦思力索，幾於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在軍，不甚思索，但每日筆不停揮，除寫字及辦公事外，尚習字一張，不甚間斷。專從間架上用心，而筆意筆力與之俱進。十年前胸中之字，今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

辛酉二月

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爲剛健之宗，又當參以蔡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爲成體之書。

辛酉十月

余老年始略解書法，而無一定規矩態度，仍歸於一無所成。今定以間架師歐陽率更，而輔之以李北海、李神師、虞永興，而輔之以黃山谷，用墨之鬆秀，師徐季海所書之朱巨川告身，而輔之以趙子昂天冠山諸種，庶乎其爲成體之書。

辛酉四月

用狼毫筆，寫寸以外字，足以發據心中邁往之氣，爲之神怡。

辛酉

久未作小楷，下筆輒重而不入。是日筆輕稍能入紙，乃悟輪扁，正苦疾徐之說。

辛酉六月

日內作書，常君長進，蓋以每日不間斷之故。

辛酉十一月

古之書家，字裏行間別有一種意態，如美人之眉目，可畫者也。其精神意態不可畫者也。意態超人者，古人謂之韻勝。余近年於書，略有長進，以後當更於意態上著此體驗工夫。因爲四語曰：『散屬鷹視，捺發鋒絨，欲落不落，欲行不行。』

癸亥九月

近來作書，略有長進，但少蕭然物外之致，不能得古人風韻耳。

甲子五月

余作字不專師一家，終無所成。定以後楷書學藏剛、李、王，取橫勢以求自然之致，利在稍肥。行書學張、歐、黃、鄭，取直勢以盡腕視之德，利在稍瘦。二者兼營並進，庶有歸於一條鞭之時。

丙寅八月

日內作字，手甚喫力，擬用『跌欬注卷』四字訣爲之，用力輕勻，或轉可歷久不變。

丙寅十月

余近習字，非求字佳，老年手指硬拙，有如薑芽，借古帖使運動稍活耳。

丁卯四月

習字一紙，似有所會，因就前所作詩二句，復增二句云：『側』

勢遠從天上落，橫波雜向弩端。頡頏如丹漆，輕抹換似龍蛇節。節銜自此專從側，橫刷換致力不復。以他妙雜索吾慮矣。

丁卯十月

鑒賞

子愚處觀宋高宗書爾風字書雅潔，畫亦工雅絕倫。

癸卯

黎壽民送手卷，係劉石菴翁覃溪二公，乾隆四十八年在順天關中所寫。各臨爾亭一本，又書詩跋甚多。余以其物尤可珍貴，璧之！

庚申九月

李少荃贈以姚惜抱先生所書草字千卷，書蘇公登徑山詩，中有缺脫。姚君學懷素書，不甚沈著，特字以人重耳。

辛酉九月

觀錢子密家藏書畫二種：一爲其太高祖母陳太夫人畫册，凡十幀，內一幀畫一黑犬，一幀畫一蝶，未入花叢時，一幀畫一蝦，一蟹，二小魚，一幀花籃，一幀古柏，一幀梅花仙女，一幀修篁茂林，一幀楊梅枇杷，二桃，一幀喜雀，一幀蘿蔔白菜，皆清華名貴，秀絕人寰。每幀有其夫錢綸光廉江先生題詩二句。乾隆三十一年，其子文端公陳懿進呈御覽。高宗於每幀題七絕一首，并御題一跋。於後發還文端公及其子侍郎汝誠，各作十詩，恭和元韻。而汝誠詳跋於後，以誌慶幸。逮乾隆四十七年，文端與侍郎皆歿，而高宗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因閱錢選所畫鳥犬，偶憶陳太夫人原册，遣人回浙，取至京師，再呈御覽。高宗再題七律一首，長跋一幀，仍歸錢氏。信名蹟奇遇也！其一種爲直廡閣寢圖，圖文端公早朝，先至其母陳太夫人所問安之象，爲王聖基所繪，亦非俗筆。

壬戌十二月

子愚以所藏董香光等尺牘，王孟津草稿，與與一觀。諦觀之，非真蹟也。

甲子五月

錢子密出示其先世錢文端之母夜紡授經圖。高宗及諸名臣題詠甚多，觀玩甚久，信家寶也。

乙丑（以上書畫）

休密翟令福田送石軍帖一本，王夢樓跋斷爲淳化祖本，且定爲唐刻。考核未必確鑿，而神采莽莽，如神龍矯變，不可方物。實爲希世至寶。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爲眼福。翟令又送趙待制仲稷所書飛白竹，上有施愚山、沈繹堂諸先生題跋，亦可寶也。余以世間尤物，不敢妄取。審玩片刻，仍爾璧還。去年黎令福疇送劉石菴翁覃溪二公在關中所書手卷，余亦璧卻。此三件可稱祁門三寶。

辛酉正月

莊思永帶來法帖多種，中有三希堂帖，又有宋拓皇甫碑，王虛舟跋，非真蹟也。又有大觀帖，王夢樓姚姬傳手蹟，賞玩片時。

五九

癸亥

劉伯山攜其所藏西岳華山廟碑，在世所傳三名本之外。三名本者一長坂本宋漫堂親王等所遞藏後歸劉燕庭者也。一四明本全謝山及范氏天一閣所遞藏後歸阮文達者也。一華陰本，上山史朱簡河等所遞藏，後歸梁蔭林者也。劉氏本則其父文洪孟瞻於揚州市肆得之，久不見稱於世，亦可寶也。

甲子

楊海琴信，寄到湖南永州等處金石各種，及篆刻卵石如篆隸。又集中興頌字爲聯，見贈。展玩良久。楊以乙己翰林出守永州，性耽金石，新升鑑算道者也。

乙丑正月

在李小湖處借得宋揭閣帖，觀玩良久。

乙丑二月

至李小湖處久談，觀其先人在湖先生所藏四寶中之丁道護善法寺碑。又觀明刻本夏承碑。

乙丑五月

李小湖所藏法帖，一曰褚書孟法師碑，筆意似虞永興，而結體絕似歐陽率更，與諸公他書不類。一曰丁道護善法寺碑，附碑而字體有類晚唐矮方而勻整。聞春湖侍郎以千金購之。蘇州陸恭家一曰宋揭閣廟堂碑，即春湖侍郎曾經翻刻者也。一曰善才寺碑，名爲褚河南書，實魏棧借書，仿褚法耳。又有晉唐小楷共

十一種。其中樂毅論、東方贊、絕佳。乃悟古人用筆之道，如強弩引滿，蓄而不發，歸途作詩二句云：『側勢遠從天，落橫波旋向弩端。』

丁卯五月

觀李小湖所藏法帖，一唐揭閣書廟堂碑，一褚書孟法師碑，一丁道護善法寺碑，一魏桐栢書善才寺碑，余於褚書尤愛，不忍釋。又觀大觀帖三卷，亦舊揭也，展玩良久。

丁卯十一月

至李小湖處看其所藏法帖，如歐書化度寺碑、褚書孟法師碑、虞書廟堂碑，皆天下之至寶也。又有魏棧楮書善才寺碑、丁道護善法寺碑、蔡伯階書夏承碑，亦皆上品。

戊辰七月

在李壬叔處見陳香泉法帖，見其草書題畫一首，飛舞變化，賞玩無已。惜余老年學書，不復能測吾意之所至耳。

戊辰

伊遇義新刻易程傳朱義呂東萊音訓爲一篇，甚可愛。

己未

莫子偲得唐人寫本說文，僅木部下半一百八十篆，自作校勘記，比較孫刻、大徐本、郝刻、小徐本異同，其佳處不可勝舉。大喜，以爲天下之至寶也。

癸亥三月

馬徵銘有影宋鈔本集韻今東南亂後僅存之本可貴也。

甲子十月

至莫子愚處觀渠近年所得書收藏頗富。內有汲古閣開化紙初印十七史。天地甚長。又有白紙初印五禮通攷其硃字相傳係秦文恭公手校。又有通志堂另刻之禮記釋文。又有明刻千家注杜詩均善本也。歸後子愚以杜詩本見餉嘉歸丙申玉几山人校刻竟莫知爲何人也。

丁卯四月

至丁雨生家喫飯之後看渠所藏書其富甲於江蘇之官紳最精者有宋刻世經堂韓文東都事略等書渠欲以之饋余余素不奪人之好因取其次等者如明刻內經東雅堂韓文笠澤叢書三種攜之以歸。

丁卯

汪梅村密刻皇朝中外一統輿圖凡三十二册首册序跋凡例中卷爲京師北二十卷至俄羅斯北海止。南十卷至越南國大致以康熙乾隆兩朝內府圖及近人李兆洛圖爲藍本而增小地名頗多亦鉅製也。

甲子二月

與劉開牛同觀蘇松常鎮太五府州新圖東西十九號每號十格南北十四排每排十格每格見方二里半中國自有地圖以來以此爲最精矣。

求嗣齋日記類鈔 卷下

戊辰九月(以上圖籍)

苗仙露河間人精六書諧聲之學觀所藏君子館磚開元瓦詩册屬予題詩。

壬寅

雷養卮以誠送一硯云係韓襄毅雍之硯刻一瓶形襄毅自題曰韓瓶硯後歸王文成公題硯背數十字至本朝乾隆中歸阿文成公王蘭泉侍郎想題硯面百餘字咸豐中孔宥涵繼鏤以贈雷侍郎今雷又以詒我也。

甲子十一月(以上古器)

頤養

精神委頓之至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蓋以稟賦不厚而又百憂摧撼歷年鬱抑不無悶損此後每日須靜坐一次庶幾等一漑於湯世也。

己未五月

夜洗澡近製一大盆盛水極多洗澡後致爲暢適東坡詩所謂「淤槽漆斛江河傾本來無垢洗更輕」頗領略得一二。

己未四月

石菴齋言「養目之法早起洗面後以水泡目目屬肝以水養之以凝熱之氣祛散寒翳久必有效」云云而後漢書方術傳云「愛畜精神不極視大言」二語亦養目之法。

庚申四月

放翁每以美睡爲樂。蓋必心無愧怍，而後睡夢皆恬。故古人每以此自課也。

辛酉正月

放翁詩次廣大，蓋與陶淵明、自樂天、邵堯夫、蘇子瞻等同其曠逸。其於滅廢之意，養生之道，千言萬語，造次不離。真可謂有道之士！惜余備員兵間，不獲於閒靜中探討道義。夜睡頗成寐，當思玩索陸詩，少得裨補乎！

辛酉正月

務觀言：「養生之道，以日光爲驗。」又言：「忿慾二字，聖賢亦有之，特能少忍須臾，便不傷生。」可謂名言至論！

辛酉正月

養生家之法，莫大於「懲忿窒慾，少食多動」八字。

辛酉正月

梁茵林中丞歸田瑣記，言養生之道，不特食宜少，眠亦宜少，可謂名言。

辛酉正月

余少時每遇困乏，卽夢魘。道光十二年間，先大夫數數呼喚不醒，每以爲憂。今三十年矣，而此病如昔，精神亦似未甚衰減者。

辛酉二月

癬痒異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爛，皮熱作疼。夜用水晶界尺貼，取其寒而潤也。

辛酉六月

養生之道，當於眠食二字悉心體驗。食卽平日飯菜，但食之甘美，卽勝於珍藥也。眠亦不在多寢，但實得神凝夢甜，卽片刻亦足攝生矣。

辛酉十一月

養生之道，莫大於眠食。眠不必甘寢，而後爲佳。但能淡然無欲，曠然無累，閉目存神，雖不成寐，亦尙足以養生。余多年不獲美睡，當於此加之意而已。

壬戌正月

日來癬痒異常，偏身若有芒刺者。然數夜不能成寐，本日尤不耐煩。因服歸脾湯一帖，睡後竟能酣睡至五更方醒，近數月所未嘗有也。

壬戌正月

累年不能成寐之病，今春忽得痊愈，連宵多得美睡，殊不可解。豈俗所謂時好運好，百病皆除耶？抑憂勤變爲逸豫，清明變爲昏濁，爲衰耗之徵耶？

壬戌二月

余自三十時，卽不能多說話。說至數十句，便氣不接續，神尤困倦。今已三十餘年，故態不改，亦不加甚。故知身體之強弱，千慮萬變，未可以一事之偶強而遽信爲壽徵，一事之偶弱而遽信爲敗徵也。

壬戌九月

余少時讀書，見先君子於日入之後，上燈之前，小睡片刻，夜則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後，於竹牀小睡，燈後治事，果覺清爽。余於起居飲食，按時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為，庶冀不墜家風。

癸亥四月

細思近日之所以衰頹，固由年老精力日衰之故，亦由圍棋太多，讀書太久，目光昏澀，精神困之愈困也。嗣後當戒圍棋，即看書亦宜少減。每日靜坐時，許以資調攝。

癸亥

因咳嗽，勉強靜坐數息，果有效驗，可停一二刻不咳。靜坐良久，間以偃臥，直至燈時，覺咳痰微減矣。

丁卯九月

近來因眼蒙常有昏曠氣象，計非靜坐，別無治法。因作一聯，以自警云：「一心屢簿臨深畏，天之神格兩眼沐日浴月，由靜而明，由敬而強。」

庚午二月

日內因眼病日篤，老而無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鬱鬱不暢者，總由名心未死之故，當痛懲之以養餘年。

庚午二月

閱范文正集尺牘，年譜中有云：「千古聖賢不能免生死，不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能管後事。一身遂無中來，卻歸無中去。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

奈何，即放心逍遙，任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有效，食方有味也。祇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喫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怖中飲食，安可得下！請寬心將息。」云云。乃勸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憂多慮，正宜讀此一段。

庚午四月

日內寸心憂灼，迄無寬舒之時，以是病愈難減。總由少壯不能努力，老大悔憾甚多，致心境悶異常耳。

庚午四月

黃靜軒勸我靜坐凝神，以目光內視丹田。因舉四語要訣曰：「但凝空心，不凝住心，但滅動心，不滅照心。」又稱二語曰：「未死先學死，有生即殺生。」有生，謂妄念初生，殺生，謂立予鋒除也。又謂：「此與孟子勿忘勿助之功相通。」吾謂與朱子致中和一節之注，亦相通。

庚午五月

閱福壽金鑑午正數息靜坐，仿東坡養生頌之法。而心粗氣浮，不特不能攝心，並攝身不少動搖而不能。酉刻服藥後，行小週天法，靜坐半時許。

庚午五月

丁卯生力勸余不看書，不寫字，不多閱公牘，以保將盲之左

六三

目。其言懇惻深至，余將遵而行之。

庚午五月

許仙屏送有瑪瑙中空積水者，與空青相類。紀澤命匠以金剛鑽鑽之，取水點於余右目中，閉目少頃，傍夕小睡。

庚午十二月

吳竹如爲余診脈，稟謂余病在心肝，虛火上炎。宜靜坐以養之，非藥所能爲力。

庚午十二月

聞翰仙『言何鏡海得靜坐之法，於熊繁隱，賀幼翻學之，目已瞽而復明。』余亦思一試也。

庚午十二月

楊辛庵寄信言治目方：『每早黎明未起時，以兩手掌之根擦極熱，加以舌尖之津，閉目擦八十一下，久則有效。』日內試爲之，而初睡時擦一次，黎明又擦一次，不知果有益否？

辛未二月

近來每日圍棋二局，耗損心力。目中動念之時，夜間初醒之時，皆縈繞於楸枰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虧，目光因而愈蒙。欲病體之漸痊，非戒棋不爲功。

辛未四月

有一守備馬昌明，善於道家內功。云能爲余治目疾，與余對坐，渠自運氣能移於吾身五臟云云。因與之對坐三刻許。

辛未八月

竹如處坐甚久，燈後歸，腳腫愈甚。常服之藥，已不能入，肥而復硬，且似已腫過膝上者。大約作文及看生書，俱嫌用心太過，有損於血，而氣不能運化，故至於此。以後當不作文，不看生書。

辛未八月

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爲要緊。息必歸海，視必垂簾，食必淡節，眠必虛恬。歸海謂藏息於丹田氣海也。垂簾謂半視不全開，不苦用也。虛謂心虛而無營，腹虛而不滯也。謹此四字，雖無醫藥丹訣，而足以卻病矣。

辛未八月

日內眼蒙益甚，或謂調息養神，尙可補救，因試爲之。捧上而塞孟津，深恐其無當也。

辛未十一月

品藻：

何子貞來，談詩文，甚知要得藝通於道之旨。子貞能自樹立者也。

壬寅十一月

樹堂至，情動人，惜不得使舍弟見之，興感！又惜不得使霞仙見之也。說到家庭，誠有味乎言之。

癸卯正月

看子貞所批圈古文及史記，信乎其能自立者。揚子雲云。

『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過人也不遠矣！』自念如此悠悠，何以自立者？子貞者，名不苟立，可敬也！

癸卯二月

竹如兄與人交，雖人極濃厚，渠常冷淡，使人穆然與之俱深，真是可敬！

癸卯二月

何子貞來談及，渠在國史館，每去，手鈔書十頁，錄東華錄所不載而事有關繫者，約鈔五千字，聞之，服其敏而好學。予前冬入史館，而絕不供職，對之愧殺！

癸卯二月

羅椒生來，久談有志之士，闇然日章，不勝欽服！

癸卯二月

朱廉甫得福建道御史，有念獻納，得居言路，可喜也！讀廉甫詩數首，知其用力已深，其心血亦足，可以力戰不衰，予所不及！

癸卯四月

吳子序言：『聖人言：保國，保天下。』老氏言：取國，取天下。吾道祇自守，老氏有殺機！云云，其義甚精，好學深思，子序不愧！

癸卯四月

接霞仙書，懇懇千餘言，識見博大而平實。其文氣深穩，多養到之言。一別四年，其所造遽臻此，對之慚愧無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見故人耶？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癸卯六月

劉蔭渠自新城來見，六年不見，一面即深相愛重。喜其與三十年在京相見無異，仍是樸訥書生氣象。未染軍營氣習，亦無官場氣習也。

戊午七月

孫芝房信寄近作古文一本，夜閱論治六首，通達事理，文亦勁快，傑作也！

戊午七月

李希庵信，論事有識。

汪梅村名士鐸，績學士也！江甯人。庚子舉人，出胡中丞門下。江甯城破，陷賊中年餘後逃出，至績溪山中。去年胡中丞請之來鄂署，修讀史兵略一書，其學精於輿地，曾補畫水經注圖，又精於小學，又曾作南北史補注，其師友爲胡竹莊、培壘、胡雲莊、承琪、顧青煥、徐星伯、松張石舟、穆之，屬又言胡墨莊六種，胡竹莊、儀禮及焦理堂、經宣室圖等書最好。

己未八月

馬徵麟業師陳雪樓，乙未進士，曾任甘肅知縣，著有周易、鄜及詩集古文。馬讀書頗有淵源，曾著三立明辨，謂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纂集諸書，自爲條例。又有馬壽華號小坡，馬復震號星平，皆桐城人在此投効志趣亦不卑。

庚申正月

鄧守之頗通小學，蓋其父完白先生，與李申耆先生，皆當代名宿，濡染較深也。

庚申三月

季高次吉懇談，夜又與季高久談。季高言：『凡人須從喫苦中來，收積銀錢貨物，固無益於子孫，即收積書籍字畫，亦未必不爲子孫之累。』云云，多見道之語。

庚申四月

羅澹村中丞，以乙未進士，歷官直隸、湖北、浙江等省，凡二十年。家無一錢，舊屋數椽，極爲狹陋。聞前後僅寄銀三百兩到家，夫人終身未著皮襖，真當世第一清官，可敬也。

庚申四月

胡中丞熟商江南軍事，又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斷無中立之理。』二人皆許爲知言。

庚申四月

周馥甫頗習吏務，所言亦曉曉事理。

辛酉十月

賀宏刺帶瀏陽精於古樂者邱慶籥等六人來。邱係穀士先生之子，六人者皆承穀士之教，講求古樂，帶來樂器，琴一，瑟一，鳳簫一，洞簫一，匏一，塤一，篪一，笙一。因令奏樂，以鼓節之音，節清雅，穆然令人想三代之盛。古昔聖王脩己治人之術，其精者全存乎

樂，而後世之獨闕者，乃首在樂。余因古人治兵之道，作詩之法，皆與音樂相通，而懵然不知，深以爲恥。思訪尋穀士先生之徒，黨相與講求一二，故招集六人者，自瀏陽來皖。兒子紀澤、粗曉音律，明年當令來營，究心茲事。

辛酉十一月

錢子密送其尊甫錢警石先生、泰吉文稿，泰吉爲香樹先生之曾孫，衍石先生之弟，爲海甯教官二十七年，又在海甯爲山長九年。現避亂寓江西新建鄉。問生平最喜校書，所校各本，題識名曰『曝書館記』。

壬戌四月

嚴潤春中丞信抄寄渠與司道論湖化軍務一函，地勢之熟，詞氣之謙，均不可及。

癸亥四月

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殊爲眼明手辣。

癸亥

李善蘭王叔揚覘見山來坐，攜陳碩甫先生奕片一紙，知已由賊中逃到，滬言將來皖。年八十二歲，段茂堂之弟子，東南之精於經學小學，歸然僅存矣。

癸亥五月

李士叔帶來二人，一張斯桂，浙江蕭山人，工於製造洋器之法。一張文虎，江蘇南匯人，精於算法，兼通經學，小學爲阮文達公

所器賞。

癸亥五月

柳賓叔名興恩，丹徒王辰舉人，七十六歲，精於穀梁之學。曾在阮文達家課讀十餘年，學術頗有家法也。

戊辰十月

單地山於席間盛稱余所作江忠烈神道碑，背誦如流。老輩好善，不可及也。

己巳正月

馮樹堂來，久談三十年前老友，自祁門一別，至是忽十餘年矣。暢敘一切，渠絕無老態，在山中便於調養也。

辛未三月

閻凌仙近年所作詩文，澗懿暢達，較昔年已大進。

辛未九月以上企羨

邵蕙西示以方世兄所作論年力十五，而才華如此！黃子壽來，示以所作選將論真奇才也。

吳翔岡言：識見高明者，特患踐履不平實，高明則崇效天，平實則卑法地，因進之以腳踏實地，事事就平實上用功。

戊午十二月

次青又作懷人詩十六首，再用何廉勛原韻。綿麗遒勁，才人之筆。

己未二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觀魏彌之吳竹莊和詩，竹莊詩牢騷噴薄，而出不忍卒讀，蓋其中鬱抑深矣。

己未二月

接何廉勛信，寫作俱佳，依戀之意，溢於言表。才士不遇，讀之慨然！

己未三月

張廉卿近日好學不倦，作古文亦極精進。余門徒中，望有成就者，端推此人。臨別依依，余亦篤愛，不忍舍去。求為其祖作墓志，近日當應之也。

己未九月

陳大力來，與之言襟懷，貴宏大，世俗之功名得失，須看得略平淡些。

庚申三月

趙惠甫上條陳一篇，識解闊遠，文辭通雅，逸才也！

辛酉八月

劉仲良庶常乘璋，廬江人，李少荃之門生。氣象崢嶸，志意沈著，美才也！

辛酉十月

嚴仙勛信來，薦其內姪向師棟，果令器也。

壬戌

郭雨三之胞弟用中，與其子階，自東台來，談最久。階字慕徐。

六七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其業師爲揚州劉孟瞻文洪之子，經學已有師法矣。

壬戌八月

閱嚴秋農先器識而後文藝論嚴名成仙舫通政之子樂園

廉訪之孫年十八中咸豐丁巳舉人今僅二十三歲而史事爛熟識見遠大洵吾鄉英俊也

壬戌八月

與許仙舫談氣節文章二者缺一不可。嗚其勉於此以與鄉人相切磋。

癸亥十月

徵人汪宗沂者王子懷之婿。呈所作禮樂一貫錄雖學識尚淺而頗有心得。

甲子二月

孫文川賈鍾麟皆紳士之有才者也。

乙丑正月

薛曉帆之子薛福辰所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

乙丑五月

戴醇士之長子有恆季子穗孫來見尚能世其家學穗孫新得優貢器宇軒昂可喜也。

戊辰正月

蒙陰管縣令福嘏河南駐防係倭良峯相國之胞姪福新伯觀察成之堂弟字煥卿雅飭有循吏風。

戊辰

石琢堂之曾孫名師鑄字似梅者自湖南來筠仙有書薦之盛稱其才果俊才也！

辛未十二月

雷州舉人陳喬森談甚久陳號逸山許仙舫有書極贊其文行不羣也。

五月（以上獎勵）

監印委員莫祥芝患病入城醫治求一見。語言時明時昧顯連可憫。

戊午

黎宗銘零陵人向在王璞山營聰明警敏字仿左季高體絕肖志趣高亢方期漸進於誠實遽以疾歿殊爲可惜！

戊午七月

成章鑑在吳城病故不勝悲悼成以武弁而知忠義愛民謀勇兼優方冀其繼塔楊而起不意其遽逝也。

戊午十月

夢江岷樵如平生歡多年未一入夢茲勿夢之不勝傷感！不知溫甫弟果尚生存否溫與岷亦至交也。

戊午十一月

接孫芝房信告病勢垂危託以身後之事並請作其父墓志及刻所著詩十卷河防紀略四卷散文六卷又請邵位西作墓志。

亦自爲手書別之，託余轉寄。又接意城信，告芝房死矣。芝房於去歲六月面求作其父墓志，余已許之。十一月又寄作古文一本，求余作序。余因循未及，卽爲而芝房遽歸道山，負此良友，疚憾何極。芝房十三歲入縣學，十六歲登鄉舉，二十六歲入翰林。少有神童之目，好學勵品，同輩所欽。近歲家運極蹇，其胞弟鰲洲主事，叔孝廉相繼下世。又喪其長子次子，又丁母憂，又喪其妻，又喪其妾，皆在此十年之內。憂能傷人，遂以隕生。如此美才，天不假之以年，俾成大器，可悲可憫。因憶道光二十八年劉萊雲將死之時，亦先爲一書寄京，以告別，請余爲作墓志。凡內傷病，神氣清明不亂，使生者愈難爲情耳！

己未三月

子序寄其姪昌籙之文，因閱一過。識見卓越，有子序之風。惜其早死也。

戊午十二月

袁漱六有志讀書，期至於古之作者，而章百不能償其一二，良可深痛！今年六月郭雨三親家陣亡，茲又聞漱六之喪，中年哀樂，觸緒生感。古人所云「既悲逝者，行自念也」。

己未十月

胡宮保於八月廿八日亥時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愛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下寧復有似斯人者哉！

辛酉九月

求闕齋日記類鈔 卷下

羅伯宜來談極久，深歎黎壽民之敦厚，早逝爲可惜！

壬戌

周澥甫在滬淪逝，老年一膺薦牘，遽被參劾，抑鬱潦倒以死，悠悠毀譽，竟足殺人，良可憐傷！

壬戌八月

趙景賢竹生，以一在籍紳士，苦守孤城，四面援絕，至半年之久。城陷身殉，良可痛憫，擬爲一疏，歷敘其賢行動績，而自謬不能赴援之咎。

壬戌

聞姚秋浦之喪，深以爲憂。姚自去年五月醫院南道，至今餘，無日不在艱危困苦之中，茲以疫病，四日不起，可勝悲惋！

鄧守之子解字作卿，於本日寅正在公館內去世。完自先生之孫也。余派人料理殮殮，未刻昇出。其父曾諄託我教訓培植，余以公私繁冗，久未一省視，不知其一病不起，有負重託，殊爲歉仄！

癸亥五月

至楊樸菴處看病，觀其安閒淡定，視死如歸，不愧學道君子之目。然病則十分沈重，無可挽回矣！

癸亥六月

袁午橋臨終有遺囑寄余，中云：「勿以苗逆爲易翦，勿以長淮爲易收。」讀之悚動哀感！

癸亥七月

六九

李希菴於十月廿八日子刻棄世！苦戰多年，家無長物，忠盡廉介，可敬可傷！旋又聞錢警石先生仙逝，老成凋謝，彌深悵惘！

癸亥十二月

范雲吉於十三日戌刻棄世！仁厚正派，而有識見，方意其大有為於時，而止於此！良可痛也！

癸亥十二月

聞張鍊渠沒於安慶，爲之怛然不釋！蓋鍊渠於徽休，閒餉時百計維持，大受嚴辱，而余查辦之札，復過於嚴厲也。

乙丑八月

全塔軍門家直延入上房，具酒相待。其母八十歲，相對涕泣。其三弟咸豐四年已死，其次弟本年八月十三日亦死，其兩弟婦寡居，并出拜見。三兄弟皆無子，僅塔軍門一女，次弟阿陵布四女，親房無可承繼之人，實爲可慘！其妹其女并出拜見，泣求提拔，其婿等。

戊辰十二月（以上感傷）

遊覽

白溝河上游爲巨馬河，巨馬河出廣昌縣，至涑水，分爲三支：北支經涿州北關外，繞而東，合琉璃河，統名曰白溝河，宋遼分界在此，故曰界河。此河自二月至十月，皆可坐船，風帆蘆葦，似江南風景。橋多而矮，橋在船上，則不能多過。其下十一月冰凍亦無船也。此河至雄縣之南，匯爲西淀，下游至天津入海。

十二連橋，卽西泚也。宋何承矩爲滄州節度使，請於順安峽西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百七十里。築隄澇水爲屯田，以遏敵騎之奔軼。於是雄莫霸州，平戎破魯順安等軍，輿輿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溉田，獲漁稻之利。而水深不可以舟行，淺不可以徒涉。此東從西淀之所由起也。

河間府古瀛洲也。

獻縣之北過一河，上有橋甚高，下有船風帆往來，蓋子牙河也。

漣沱河，發源山西，由廣平北流，至天津入海。自興滏陽河合流後，卽謂之子牙河。

自交河阜城景州，至劉智廟一帶，皆傍運河之西岸行。至明日，德州渡河，則過東岸矣。向來此數百里間，地窪積水，夏潦甚盛，故使江西者甚爲難行。景州南北常須坐船，泝運河而至德門。今年此間夏雨無多，故昨二十九初一及今三日，皆路乾好走，甚難得也。然聞黃水由微山湖，全灌入運，頂託北流。故運河水極旺，而衛河之來源亦旺。景州之南北岸已決口矣。

四女寺有一滾水壩，運河水太盛，則開閘放出下游，由直隸之寧津慶雲一帶入海。土人稱鹽河亦稱老黃河。若秋冬春，則無水矣。

魏家灣有一滾水壩，水多則開閘放出下游，由樂陵海豐一帶入海。李氏地圖謂爲馬頰河，蓋附會九河古名而稱之。土人謂

爲趙王河，蓋運河之西岸本有趙王河入於運，故指此爲趙王河之下游也。

東昌府城東有一龍潭，滾水壩，運河水多，則開閘放出，下游由禹城惠民一帶入海。李氏地圖謂之徒駭河。余問之土人，仍稱曰趙王河。此河與昨日之馬頰河，水勢皆小，蓋運河滾壩皆在未會衛河以前，四女寺滾壩則在既會衛河以後也。

大清河，河廣約三十丈，水深而濁，但不似黃河之湍悍耳。大清河，本濟水也，出土屋，濟源縣，絕黃河出而溢爲榮，東北會汶而入于海。古之濟水如此。自濟水絕流已久，而凡東平州以下經東阿、平陰、歷城、濟陽等處，至利津入海者，概謂之大清河。其源自平陰縣南之柳溝諸泉，由東平州北門外過，折而東北，汶水爲戴村壩所遏之餘之水來會，又折而北，運河夏漲，張秋鎮減壩之水來會，自是浩浩一巨川矣。昔之清河爲主，而汶附之。今之清河汶爲主，而柳溝諸泉附之。運河減壩又附之也。又爲鹽船所經，歷故亦謂之鹽河。

自別京外西山後，幾十日不見山。至舊縣始見四圍皆山，蓋泰山支麓也。

東平州北關外渡河，廣約三十丈，蓋大清河自汶水來，雖爲戴村壩所遏，全汶入運，而其溢出之水，漫壩而下者，即經東平州之北門外，蓋昨日所渡大清河之上游也。李氏地圖以州城在此河之外，誤也。州城內外多積水，南門外一橋下積漲頗深，橋南尤

泥濘難行。今年尙好，往年雨多，環城皆水，竟不可行，須繞道行十五六里也。州城甚大，周四十里，漢爲東平國，取禹貢東原底平之義。宋後魏曰東平郡，隋曰鄆州，唐元和中置天平軍節度，宋政和初升爲東平府，元曰東平路，明曰東平州，初隸濟寧府，後改隸兗州府，國朝隸泰安府，實四戰之地也。

元韓仲暉初於安山開會通河，今僅有一安山閘而已。

汶水本自大清河入海，自明宋尙書禮築戴村壩，遏全汶入運，三分北流，七分南流，而汶水遂爲運河之源矣。此渡處地名草橋，去南旺湖分水處尙五十里。過渡後，又十里至汶上縣。

過高橋橋行僅一里許，即坐船泛小河，間之土人云名泉河，由泰山來。夏月大雨，則溪漲流出，下注運河，冬則無水矣。

泗水橋長約五十丈，泗水出陪尾山，下游分二支，南支入獨山湖，北支過兗州府會洸河，過濟寧州入運。此橋北支也。

白馬河源出大龍山，西流會於汶入運河。

出兗州府城，即望見東南有一山高秀迥出，蓋鄒縣之嶧山也。在縣南二十五里，秦始皇刻石於此，魯鄒嬰避寇於此。自嶧山之北，衆山綿亘數十里，嶧山之南，綿亘百餘里。昨日，今日，大道之中，皆山相送也。蓋皆泰山之支麓，嶧爲主峯，余問之土人，有曰連青山者，有曰高山者，有曰龍山者，其名不一。昨日所過之泗水白馬河，今日所過之南沙河、北沙河，及鄒縣之南小溪數處，皆發源山下，西北流入於運河，或入於泗水，入於南旺，昭陽、微山等湖。孔

孟葵梓，山川雄秀絕倫也。

南沙河廣與北沙河等，水深尺餘，古之澗水也。出連青山，入濳河。又行二十五里，至官橋鎮。相傳卽孟嘗君封爵之故邑。鎮南關外有一水，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又行十餘里，有一水甚大，土人云名十字河，亦自東南來，西北入運河。

連日皆行運河東隄之外，黃河豐北決口未塞，水淹豐沛魚臺、金鄉、嘉祥、鉅野一帶，皆在運河西隄之外。鄒縣、滕縣途中間遇饑民，孺老抱幼，北去乞食。又牽耕牛數十頭，一路求售，僅五六千錢一頭，蓋折本不啻三四倍矣。

至韓莊，沿途見道西湖水浩淼，風帆往來，蓋微山湖，本在運河之西，近被黃水冲溢，湖水漫過運河之東也。韓莊向有店二三千家，運河貫於街中，微山湖在西隄諸店之後。近爲黃水所淹，房屋無一存者，皆結構爲虛，柵止。河干頭盡爲湖所吞，僅餘兩線單隄，中走一泓運河，其溜極急。自此下游無隄以來之運河，寬五六十里矣。余騎馬行泥淖中，繞道數里，至此渡運河，又二里許，渡新河，新河者上游亦受微山湖之水，下游仍入運也。

微山湖之下游，向係民田，因全黃入湖，大溜頂託北行，餘水則散漫四溢。北則漫而南流，下游入運者也。在船上行十五里，所過民田村莊房屋堅固者尙峙水中，未倒。船至荆山橋之南岸，一村莊前上岸，荆山橋者，其河甚寬，上游受微山湖之水，下游入運。今汪洋一片，則此河軌道不復見矣。但見長橋露於水面，其長約

二里許。北岸一小山，南岸一石牌坊而已。上岸後，坐轎行十八里，至黃河北岸，渡一新河，係官爲新開者。蓋欲引微山湖之水，洩入黃河，以殺湖漲也。僅二丈寬，與黃河僅隔一隄。新河用船渡，而黃河則坐轎行過，無勺水矣。河隄之下，卽至徐州府。

在隄上，見徐州北門內有東坡之黃樓，南門外有雲龍山，山上有放鶴亭，東南隅有戲馬臺，皆歷歷在望。

符離集，古符離縣城也。睢河在集中，上有橋，下有船往來。睢水有三源，出江蘇碭山縣者爲睢河，出河南虞城縣者，北一支爲洪澤河，南一支爲巴渠河。至蕭縣與睢水合，下游入洪澤湖。

至宿州城北關外，隔水用船行三里許。據方輿紀要，汴水經州城北，今汴水竟無蹟矣。李氏圖亦不載也。州牧郭世亨來，見據稱此水係北股河南股河上游係黃河南岸之減壩，所謂天然閘者是也。往年皆盛漲，今年黃河北決，無減壩南流到此，因雨水太大，合州成災，故環城皆水云。

滄河出河南歸德府，有二源：一曰南沙河，一曰北沙河。下游至五河縣，與淮水會。又行三十里，至新橋，渡灑河，河面甚寬，灑河來源不遠，上游僅三四十里，下游僅二三十里，卽入滄河也。方輿紀要無此河，李氏圖有之。冬夏皆有船，後前有橋，今塌矣。

洪澤湖以黃河南岸減壩數十年所放之水積淤漸高。又加廿二、三年中，牟祥符決口水，皆入洪澤湖。廿九年開吳城六堡，淤湖尤甚，不能容水。故數年來，宿州、靈璧、鳳陽一帶水無所歸，遂成

澤國。此泛舟所行之水，皆村莊民田也。行二十餘里，卽入淮河沿河而下，又行二十餘里，凡五十五里，至臨淮關。

梁縣城市鎮甚大，且繁盛。按漢慎縣本屬汝南郡，劉宋僑置汝陰郡於此，因此爲慎縣。東魏置平梁郡，陳曰梁郡，隋唐皆曰慎縣。宋紹興間避諱，改曰梁縣，從故郡名也。元仍宋舊，明初省入合淝縣，今爲梁鄉縣。

廬州府城東門名威武門，南門名德勝門，東門外過一橋，橋下河內有船，卽肥水也。上游來源不遠，卽在合肥境內。下游匯爲巢湖，土人名爲交湖，音之誤也。湖去府城四十里，由湖流出爲黃洛河，入大江也。三十七里，至派河，上有橋，下有船，問之士人名此。上派河尚有中派河，下派河，三河皆通巢湖也。

桃城街外有一河，以船搭浮橋，河中船頗多。問之士人云，名桃城河，上游出西北一帶山下，下游入巢湖也。

距舒城七里，有一河頗深，名七里河。過船後，又行二十里，復有一河無船，幸水小有橋易過。聞山水盛漲時，極難過也。此二河下游皆出巢湖，入大江。其地有市鎮，卽名南港。至此望諸山，四圍如畫。西一高峯名春秋山，南一高峯名鹿起山，又十里，至梅心驛。公館面山後有舫齋，極雅。諸尹鈕西農所造也。

自入安徽，廬鳳以來不見高山。今日始行山中，小關本名北峽，巡檢駐紮於此。大關本名南峽，卽古夾石山也。三國時，孫權攻皖，張遼自合肥馳救，開城已破，至硤石，築壘戍守。後曹休攻皖，陳

遜朱桓等拒之，追至硤石，卽此地也。此二關爲南北要隘。自此以北，猶有北方風景。自此以南，則純南方氣象也。自此以北，水皆北流，由洪湖入大江。自此以南，水皆南流，由樅陽河入大江。

呂亭驛，卽宋元嘉間立呂亭左縣，卽此地也。桐城縣中有一河，縣城在河南，出公館後，過浮橋，經城下行。

行四十五里，至陶冲驛。自昨日入桐城境後，山水卽極蒼翠明秀。爲出京以來所未見。今早新雨，千巖競秀，萬壑滴翠，尤步步可愛。陶冲驛換馬後，行二十里，過一沙河，編竹爲簾，置轎其上。河廣約四十丈，若山水暴漲，則難過也。此已入潛山縣界矣。後又過小河三次，不用竹簾。其水上游皆發諸山之麓，下游皆合於樅陽河，入大江也。

由潛山縣行里餘，過一河，有竹簾。又二里，過一河，亦用竹簾。馬皆浮水而過。又五里，過河，馬亦用船，轎用簾。自城內起，凡四十里，至小池驛。

潛山縣，山甚高。山中泉水及雨水，下游皆由石牌河入大江。每山水盛漲時，則橫潰壞田爲患。河本多於桐城，而隄防亦不如桐城之堅實。故桐城得水溉田，受水之利，而潛山則但受水之害也。潛山出篾席，精而賤，是日買一牀。縣城以北山與桐城相等，以南則草木不茂矣。

以上王子

弋陽縣之派，自靈山來。靈山在上饒境，在弋陽之東北。六峯

聳峙形如筆架，與廬山之五老峯略同。縣之對河南岸，有龜峯山，形如龜。去縣南稍西約三十里，南臨上饒，北繞七溪。七溪發源於靈山，西流至縣之西門，注入上饒江。縣北門外有橋，去城不半里。橋南有小山，可紮營。城外有山，可紮營。西門外，有小平坡，可紮營。皆守城者所宜占也。西門外，過七溪河，五里許，有黃土岡，可紮營。攻城者所宜占也。東門外，有詹家山最高，羣山頗多，皆可紮營。守者攻者皆宜占也。咸豐五年，羅李紮西門外之黃土岡，余今紮詹家山之側。

自荷包塘過半里許，小憩於野，策馬登一山，名曰響石巖。其北為峭壁，南略斜上為平頂，在龜峯之東。登此山，即見龜山之背。對面東南一山，亦壁立高平如臺形，與龜峯略同。又行二十里至雙港，住宿雙港。係一大壑，余紮營之處。名曰五鼓嶺。坐西向東，後曰虎形山，月輪山。對面山巖，山石脅有一水，從義嶺來。右東南角有一水，從陳坊吳坊來，會於雙港。東北流至於黃沙港，入弋陽江。

余率師由建昌入閩，自港口行四十里，至塘陂灣紮營。營盤坐西向東北，遙望東南外山，為大華山，最高西南雲臺山，東臨為降兵峯。北至貫溪，五十里。東至光澤縣，一百八十里。南至耳口寨，四十里。西南至上清宮，五十里。

上清宮內有櫺星門，下馬亭，有正殿。有雍正九年御碑亭，極雄偉，皆為賊所毀。神像狼籍，宮門外有趙子昂女教碑，尚完好。旁有雍正年一碑，上無覆亭，剝落盡矣。

上桂洲，即前明夏貴溪相國故宅。有水發源於瀘溪，自西而東，流至安仁之上，合入廣信大河也。下游西北開，為龍虎山，即張真人修煉之所。上游東北開，為象山，即陸子講學之所。正東為觀姑峯，即饒頭嶺。正南為出雲峯，正西為西華山。東北至塘陂灣，五十里。北至貴溪縣，七十里。西北分三路，至鷹潭，四十里。至安仁，九十里。至鄧家埠，七十里。西南至金谿，七十里。東南至耳口寨，四十里。

西華山之東一大壑，即上清宮曠野也。西華山之西一壑，較上溝宮之野略小。去西華山半里許，為獅山，莽前明一天師墳。有石人石馬，獅山之北，接沖天山，俯臨江水，即上清宮之水口也。觀泉源其東南，為雲林山，雄秀聳特，撫建之巨鎮也。東北即龍虎山，西北為仙鶴峯，南為白馬峯。東至孔坊，十五里。西至青田橋，二十里。北至魚塘，三十里。

金谿膏腴之區，近被賊蹂躪，殘破不堪，城中僅有一二民房未毀，餘皆頽垣破瓦，目不忍觀。城北為鷓鴣嶺，南為鶴梅峯，山牌嶺諸山。南路左至瀘溪，百里。右至建昌府，百一十里。西南至撫州府，百里。

金谿王家嶺，南有仙人嶺，東有大猛山，西北有羅家山，東北有韓婆嶺。

與意城，仙屏，笙，皆同遊麻姑山。進城北門，出南門，約十三、四里入山。山高四里許，中有半山亭。過亭後，有試劍石，有雙瀑泉，鳥

龜潭水月潭，伏獅潭。又上爲金龍，爲龍門橋，水瀉洞，與廬山之栖霞三峽橋最相似。橋內有神功泉，極清冽。又進爲一大壑，北有仙都觀，觀外爲仙橋，觀內有豐蓮池，壁上嵌魯公書麻姑壇記。中龕麻姑神像，今壞矣。廟後爲螺螄巖，巖後爲大松祠，側爲十賢堂。堂後爲慈惠庵，仙都觀之上，有巖濤庵，庵內有大士閣。飯後又遊丹霞洞，在仙都觀之西南約八里許。小溪側有大石中穿，相傳洋內舊爲人洞之門，今爲砂石門閉塞。其上爲行人徑，路頓足，欲然有聲。上人謂其下空洞，故履之成聲。然山色粗獷，絕無靈異之象。縱有小巖深洞，必非佳境，不足以宅仙靈矣。申刻歸，仍至龍門橋小憩。麻姑山之勝，以此爲第一。昔人傳會不足珍也。

出建昌府城西約二十里，有麻巖。巨石峭壁，聳立千尋。有水繞於峭壁之北，約小半里許，流出有爲麻源洞口。入麻嶺內，兩岸皆石壁，中夾一溪，清流激湍。東岸崖有「雲門」二大字，西岸摩崖字甚多，不可辨識。谷口有店，酌二十餘家。出谷口二百步許，有五谷山，羅星極圓，嚴護水口。又百步許，有平坡，土人名曰會和坡。五谷山與此坡似斷似連。坡之西一谷，坡之東二谷，每谷各有一溪，溪源約各十五里許。東二溪匯於石橋，三溪匯於谷口店鋪前，是之謂麻源三谷。東岸山皆石壁，西岸皆土。東岸山最高者爲雲谷峯，下有平岡，卽華子岡。

建昌府城守之甚易，攻之頗難。東面及東南隅，貼近盱江大河。東門外卽太平橋，橋東有洲，洲南有從姑山，洲星爲新河與盱

江相會處。洲尾曰楊林渡，兩河相隔，約一里有奇，中有小港穿通兩河，港有橋曰平江橋。由楊林渡東岸循河而下，約三里餘爲寶塔山。山下爲萬年橋，欲圍攻建昌城者，東岸自從姑山起，至洲尾止，可紮三四千人，須於上下楊林渡，締搭浮橋，以通岸北頭河沿，不便紮營，宜紮於石仙峯及望馬岡等處。西面宜紮師公山、王家山等處。西北隅之鳳凰山側，亦可運糧連紮數營。此圍城之說也。若攻城，三面皆石山，不能挖地道，亦不能起土山，難爲力矣。爲守城之計者，則宜占住太平橋，占住中洲，通東路之接濟，庶不至於圍困。

以上戊午

雪琴所修湖口昭忠祠，中廳各營官哨官神主在焉。後廳各勇神主在焉。西一所爲慈悲禪林，僧徒所居，則後爲觀音閣。中一層爲鍾魁樓，樓之西爲坡仙樓，刻東坡記於壁。東一所爲浣香別墅，中一層爲聽濤眺雨之軒，後一層爲芍芸齋。齋之後身爲日閒亭，亭後有小池，有假山，石洞穿洞而出，登山爲鎮江亭。余去歲及今過此，皆住芍芸齋中。

是日彭雪琴與余登石鍾山。時北風吹雨，蕭然有秋意。因題一聯云：「長笛不吹江月落，高樓遙吸好風來。」因棹小舟至鍾山下，尋石洞，入可數十丈，仍由東大石下出。大石卽東坡所稱可坐百人者也。余曰：石鍾山者，山中空形如鍾，東坡歎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上鍾山之下亦有深巖。

總領府城內，本寓後有高樓，可以眺望。因額以「北樓風韻」四字，以房主人姓謝也。

周子榮距九江府城十五里，在石塘鋪之東南五里。辰正起行，已正到其地。發脈于廬山之蓮花峯東，行至江濱，繞折迤邐，皆平岡。遙至西頭入脈結穴，係鈴穴兩穴。本沙環抱甚緊，坐北向南。近家爲一金星，遠朝卽蓮花峯，所謂「迴龍顧祖」也。溪水從右流出，微嫌石手外沙太少耳。墓爲咸豐五年羅羅山所修，墳頂結爲瓮形，約六尺徑，一丈四五尺。

岳武穆王母姚太夫人之墓，在九江南四十餘里。坐船行四十里，至沙河鎮上岸。又陸行八里許，墓上地名株崗。山水粗頑非佳城也。

再入山謁岳武穆之配李夫人墓。去河鎮十一二里許，去株崗姚太夫人墓之西名曰太陽山。坐北向南，墳下三丈許，有陳巖叟墳。岳夫人墓不知其初所據。明宏治九年，童某修縣志，以爲葬在此。厥後嘉靖六年，何某修志，以爲不葬在此。係與姚太夫人合葬株崗也。嘉靖十年，陳氏墳遂葬於下方。至崇禎二年，岳陳二家構訟，逮至本朝康熙雍正，訟百餘年久不決。至乾隆五年，九江府知府施君廷翰判斷定爲岳夫人實葬在此。陳氏墳因其太久，亦不復遷。二姓皆永禁葬墳，遂爲定案。詳巡道李君根雲批，亦以童志爲斷。今詳文并批皆刻於東一碑石，西一碑石。乾隆十年縣令楚翁牧者墓有古樹，皆乾隆中所禁，近年亦枯朽矣。

大抵吉地乃造物所最闕惜，不容以絲毫詐力與於其間。世之因地脈而獲福蔭者，其先必係貧賤之家，無心得之。至富貴成名之後，有心謀地，則難於獲福矣。吾親友中如長塘葛氏，既富後而謀地，金蘭常氏既貴後而謀地，邵陽劉顯深既成名後而謀地，將兩代改葬揚州，皆未見有福蔭。蓋皆不免以詐力與於其間，造物忌巧，有心謀之則不應也。

日內紫營在黃梅城外約四里許。用羅盤審定縣城在午位，廬山亦在午位，去營約百四十里。排子山在坤位，四祖山雙峯尖在庚位，最爲峭聳，去營約四十里。多雲山在西位，去營十餘里。小溪山在辛位，龍平山在乾位，最爲高峻，去營約五十里。祖山在亥位，去營二十六里。東山在壬位，綽璧嶺在子位，獨山嶺在寅位，馬尾山在卯位，辰巽已位。東北一帶自綽璧至馬尾山，山皆平衍。西北一帶自四祖山至東山，山皆高峻。惟南面無山，百餘里外過大江，乃有廬山耳。

至錢家山，龍泥潭等處，躡看地勢。在錢家山用羅盤視之，龍泥潭在子位，黃梅縣城之來脈也。縣城在午位，河水自西而贛州界來，經錢家山，及縣城之西，自丙位流出，下入龍湖。一塔在丙位，所以鎮水口也。又一塔在巽位，所以培文峯也。學玉山在午位，卽現駐營之處。樑山在辰位，卽湖後三營之外山。河西諸低山，在庚辛酉位。石家墳山在未位。贛州黃梅諸大山之後。

以上已未

至沙溪紮營，是日所行之處，皆兩山之中夾一溪，民居極少，竹木極多。

桃樹嶺上下約共五里，巖陟峻，高不如桐梁山，而窄斗過之，略似梓道也。

由建德至祁門，日行萬山之中。泉冽竹茂，與吾鄉風景相似。特大淺甕桶，高至五尺，人皆以梯登廊上，蓋瓦屋，街市道旁處處有之，鱗次櫛比，殊可駭異。

箬坑四面皆山，中央有河，泉甘林茂，實山谷之佳境也。

歷口者，歷山之口也。祁門萬峯叢疊，惟歷山最爲一縣之主峯。

以上庚申

自伏窰回祁門，行三十里，至岸腳，因便遊齊雲山。肩輿行六里許，至洞天福地，中有石岸，相傳張邁遺修練之所。步行里許，至一天門，雜漢洞，二大門，三天門，及正殿等處，又步行二里許，至紫霄岸，齊雲山，即白岳也。結構甚小，而羅漢洞實爲奇特。正殿有五峯，前有香爐峯，亦秀拔天成，名山固不虛傳矣。

辛酉

登焦山絕頂一覽，各寺皆在山之南。同游者爲彭雪琴侍郎，下慶，李小湖，大理，聯琇，黃昌歧，軍門翼升，鄧守之，布衣傳密，方元，徵大，合駿，陳小浦，廣文，方坦，皆隨余自金陵來者也。李雨亭都轉宗義，莫子偲，大令友芝，張芭堂，觀察富年，皆自揚州來者也。在

出頂山北兩寺，小憩良久，歸寺觀雪琴守之作書數幅。

由焦山開船，至北固山，登山四望，雄壯，佇立良久，旋入鎮江城。在知府周輯瑞署後，登城一望，與北固山相距兩箭許，守府城不可不兼守北固。城周約十七八里，旋出城八里，登金山，已在南岸，不復在江心矣。眺望良久，旋渡江至北岸八濠口，擬於此處開一新河，俾鹽船由瓜洲之小日子轉入新河，庶小船免行江路，而大船灣泊鎮江對岸，亦無風濤之險也。

與雨亭等步行查勘，中飯後，坐轎由八濠口至瓜洲大江，沿途細看，旋開船將赴揚州。

自揚州開船出江，與方元徵圍棋三局。至三汊河，觀行宮舊址。聖祖仁皇帝於康熙四十三年南巡過此，御製碑文，賜寺名曰高旻寺。其有高宗五言律詩碑一道，此外一片瓦礫，蕩然無所有也。午止，至瓜洲口，中後，出江登鎮平輪船，將長龍船拖帶於後，逆風逆水，又值退潮之際，輪舟亦不能速行，至二更始到草鞋夾，外又換小舟入夾，行十里許，至燕子磯灣泊。是日共行百九十里，在輪舟看鄧守之冊頁四本。

由天妃閣過五壩，在頭壩之上入高良湖小湖，至吳城七堡。昔道光二十七年，黃河穿入洪澤湖之狹口，看舊黃河影，今將成平疇矣。

至十里灣，登岸一看，岸即洪澤湖東岸之大隄。南至蔣家隄，北至東清隄，凡石堤長一百三十里。本日所登者，蓋南距蔣隄七

十里，北距東清隄五十五里也。

洪澤湖，昔年自東清隄起，卽爲大湖，至雙溝止，乃爲湖尾。凡渡湖三百二十里。近則自東清隄以上，皆洩成平陸。直至高良湖，乃爲大湖。自高良湖至老子山，六十里，湖水一望無際。自老子山以西，則湖面漸窄。自盱眙至雙溝尤窄。猶彭蠡湖自南康以至湖口也。特彼之窄處在下流，此之窄處在上流。湖于雙溝上三十餘里，爲浮山口，卽梁武帝築堰處也。

泗州僧伽寺塔，唐時最爲宏盛。李太白及韓蘇皆有詩。韓卽送僧澄觀七古一章，皆在舊泗洲。今之泗洲則虹縣治所改，非僧伽之寺矣。而頗有樹木，亦爲江淮間所僅見。

明皇陵，周圍約一百里，中有曠野，其平如水。坐南向北，北面之東爲鳳陽府城，其西爲鳳陽縣城。羅園之內，南北約三十里，東西約四十里，大致則渾圓，非橢圓也。園內之水，由東北隅一圓山下出，山形如幃帽，高十餘丈，墳高約二丈許。登墳一望，四面之山十餘丈，廿餘丈者，皆若俯出其下。天光極爲圓聚，信異地也。

以上乙丑

宣村之東六里曰覺村。孟子之母宣獻端範夫人之墓在焉。因往展謁孟子之父邴國公同塚，塚在覺山之背，俗名馬鞍山，卽龜蒙覺繹之墓也。策馬登覺山頂一望，回至宣村，又行二十里，至曲阜縣未刻謁至聖廟，衍聖公孔祥珂陪同行禮，旋至殿上及後殿，敬謹瞻仰，卽聖配拜官夫人之寢殿也。又至東邊謁孔氏先世

五王，名崇聖祠。隨歷代支派圖碑二座，闕孔壁相傳卽魯恭王聞金絲之壁，今僅一尋常照壁耳。壁之西爲孔子古井，其南爲詩禮堂。在此小坐飲茶，茶罷，至大成門內，闕孔子手植之楹，環以石欄，高僅尺許，有似立石，色凝紅，有似肉芝。楹欄之北爲香壇，有似樓觀，旋出大成門外，闕御碑亭十三座，其九爲國朝碑，其四爲唐宋金元碑。旋至西邊謁啓聖祠，又至後殿瞻聖母顏夫人寢殿。又闕金絲堂，觀各樂器，皆衍聖公陪同周歷各處，旋出廟至衍聖公府。至顏子復聖廟，瞻拜行兩跪六叩禮。又至後殿爲復聖夫人寢殿，至西邊闕祀國公顏路祠。其後殿爲端獻夫人祠，出外爲樂亭，亭前稍西有井，相傳卽陋巷井。其南有一古楹，傳爲唐樹，兩廡配享爲顏顏之推、眞卿、杲等八人。

出城北門，謁至聖林。約三里許，有萬古長春坊。稍北有紅牆夾前道，道皆有古柏儀樹勻排。又北有樓觀，卽林驕門也。過下馬牌後，有洙水橋，橋北大門，至享殿行禮。殿後前道之右，爲子貢手植之樹，稍北爲乾隆駐蹕亭，康熙駐蹕亭。又北爲宋眞宗駐蹕亭，又北卽聖人墓。墓之東爲伯魚墓，其南爲子思墓，其西南爲子貢墓。旋至周公廟，行三跪九叩禮。廟之規模甚小，周公葬在陝西，相傳此爲魯太廟遺址。兩廡配享魯三十三公也。旋行十里許，謁少昊陵。曲阜頗以此墓爲可疑，然墳塚壘石爲之，廣八丈九尺，高二丈，規模奇古。云是宋時所爲，則其來已舊矣。又行二十里許，謁啓聖王林，行六叩禮。聖兄孟皮墓，在其南。享殿坍塌，不蔽風雨矣。

午初三刻回城，往返約六十里。作一聯寫贈衍聖公云：『學紹二南，羣倫宗主，道傳一貫，累世通家。』未正，至衍聖公府赴宴。茶罷，閱乾隆三十六年所頒周朝銅器十事，曰木鼎，曰亞尊，曰犧尊，曰伯彝，曰冊，曰豆，曰饅，曰寶簋，曰夔鳳豆，曰饜饉，曰四足，曰鬲。古澤爛然，信法物也。又觀吳道子所畫至聖像，無題識，絹本，有小印二方，一曰會稽太守章，一曰紹興。又觀趙子昂所畫至聖像，綾本，無題，無印。又有一冊，書明君臣像，如太祖、成祖、世宗、憲宗、寧君、徐達、常遇春、鄧愈、湯和、劉基、宋濂、方孝孺、楊士奇、于謙、王鏊、王守仁、漚若水、李東陽、湯遷等，臣俱有畫像，而無題識。又有大軸，元世祖明太祖像二幅，又出示元明兩朝衍聖公及孔氏達官所留遺之冠帶衣履，采色如新，亦生平所未見也。

濟寧州鐵塔寺有僧王長生，祿位，因與毛寄雲拈香拜謁。

閱視濟寧州城外土圩，從王露菴登圩，城東北隅也。轉西正北，常清門，正西青雲橋，至西南隅，運河府河相抄之處，小坐。又由正南之興隆門，東南隅之葦馱棚，正東之楊家壩，歸王露菴。午正回寓，凡三十四里。濟寧州三面皆水，運河自西北而來，繞至城南，從東南而去，下入南陽湖，凝山湖，以達於江南。府河自東北而來，繞城北城西二面，下入馬場湖，匯運河而去。府河即泗水，由兗州城而來，故曰府也。濟寧之土圩，南則穿入運河，及月河之外，北則穿入府河之外，故遼闊灣曲難設守。

太白酒樓，在濟寧南門城樓之傍。純皇帝曾經巡幸兩次，有

御製詩二碑：一乾隆二十年，一係三十九年甲辰也。飯後，至曾子讀書處，扁書『宗聖遺址』四字，處已頹敗，中塑曾子，子思，孟子三像。

謁分水龍王廟，行六叩禮。廟對汶水，有大雄殿，有宋尙書禮祠配享者，爲白老人。潘同知此間運河兩邊，岸高如山，約十丈有奇，當日開河之上，覆於兩岸也。登廟後高坡一望，乃知南旺湖現在湖成平陸，車馬可行。向來特有一湖，此段全不設守，今乃知其疏矣。

沈家口一帶河窄水淺，舟屢擱淺。大雨如注，各勇下水拖舟，風大作，寒行路甚苦。午正始抵戴廟，風雨不止，遂不復行。

至泰安府，西正至岱廟，頭門凡五門，正中曰正陽門，左右曰掖門，又左曰仰高門，又右曰見大門。余入仰高門，院中左有宣和碑，右有祥符碑。二門曰仁安門。院中左右，皆有乾隆御碑亭。餘碑甚多。正殿曰峻極殿，祀東嶽大帝。後殿曰寢宮，祀大帝與碧霞元君。正殿丹堦之下，東有古柏如龍爪，有藤蘿繞之。西有新柏如鳳翼，有倒挂嫩枝，葱翠異常。又有一柏，正當甬道，名曰『獨立大夫』。稍南有一太湖石，甚奇，名曰『扶桑石』。其西院有環詠亭，自宋元以來，題詠各碑，環嵌壁間。李斯刻碑亦自山頂移嵌於此。其內爲東嶽帝之便殿，陳列輿所頒法物珍器於此。中有乾隆間頒鑲圭長三尺許，厚二寸許。上青，中白，下紺色。首爲涼玉，邸爲溫玉。環詠亭之南，有唐槐，蒼古無匹。旋赴東院，有炳靈宮，宮前有漢

柏六株，尤爲奇古。又登仰高門，正陽門之樓，一望嶽色。暝時還寓，料理明日登岱各事。

四月十六日，與幕客六人登岱。出泰安北門，三里許，過岱宗坊。旋至玉皇閣小坐，有孫真人化身。據道士云：「孫某在此修煉年九十四歲，康熙四十年化去。今手足皮骨尚在，如乾臘然，惟頭係土塑耳。」又至關帝廟小坐，有鹽當會館。旋過飛雲閣，有孔子登臨處坊。旋過萬仙樓下，未登樓。至斜姆閣小坐，水聲清激可聽。旋過水簾洞，在大路之西。園中誤刻於東。旋閱石經峪，峪在大路過溪之東，約步行小半里。其上爲摩天嶺，嶺上泉流澗中，巨石鋪於澗底，縱橫五畝許。刻金剛經，其上字大徑尺四寸許。中署三大字曰：「暴經石。」又有明汪玉者，嘗論談文，其子汪坦刻之石上，側署二大字曰：「經正。」旁一巨石曰：「試劍石。」旋還大路，遇一小橋，土人名曰：「東西橋。」自此橋以下，路在溪之西。自此橋以上，路在溪之東矣。夾道翠柏成列，土人名曰：「柏洞。」旋至壺天閣小坐。自城至此，凡十八里。又過迴馬嶺，至二虎廟，登岱程途至此得半矣。路稍平夷，微有陟降，名曰：「快活三。」過此爲雲母橋，有瀑布，名曰：「御帳坪。」小坐蓋途中最勝之處也。遙望東邊石壁摩岸，一碑曰：「萬丈碑。」過朝陽洞，有元君殿，今頽毀矣。旋至五松樹小坐，有石坊曰：「五大夫松。」秦時松久不可見，今亦有虬松數株。又過此爲對松山，溪之兩岸，古松森列，與東西橋之柏洞，皆岱嶽茂林也。自此以上，爲慢十八盤，過昇仙坊，爲繫十八盤，岱嶽中最爲險峻之處。至南天門小坐。

旋折而東，行里許，爲碧霞元君廟。又東北一百步許，爲東嶽大帝廟，余卽在此停住。卯初自城起程，午初一刻到此，不覺登陟之艱，蓋號爲四十里，實不過三十二三里。小憩片時，旋至南廟，各行三跪九叩禮，因捨開未半，默爲祈禱。中飯後，小睡片時，旋與幕友步行登覽各處。先至岱頂，卽所謂天柱峯也。中有玉皇殿，殿外有巨石，高一丈二三尺，志稱爲漢時立石頂之西南爲青帝宮，又西爲寢宮，內有元君臥像，門鎖未得啓視。其南爲北斗台，台上兩石幢，高二尺許。寢宮之西爲孔子殿，以上宮殿四處及北斗台，皆已頽敗。旋至岱頂之東，有乾坤亭，因純皇帝書「乾坤普照」扁而名之也。又東爲日觀峯亭，亦有純皇帝詩碑，其後一碑題「孔子小天下處」。此亭本可觀日出，今已頽毀，上無片瓦，不如玉皇殿東軒看日出之便。又東南爲舍身巖，改名愛身巖。巖之側爲仙人橋，兩石壁之間，三石相銜，下臨深谷，有如飛橋。又東爲東神霄山，卽日觀峯。迤東之聳起者，實一山耳。遙對西神霄山，卽南天門。迤西之聳起者，傍夕歸觀東嶽殿後，唐明皇摩巖紀泰山銘，其傍小泉曰：「聖女池。」凡峯頂之可觀者，略盡於此。此外如丈人峯，不過三石，略具人形。東天門，西天門，北天門，不過各立二石而已。大抵泰山，自北而南，分兩大支，一小支。西大支，由西神霄峯，而南至臥馬峯，做來峯一帶。東大支，由東神霄峯，而南至乾坤山，老人寨，二虎山，摩天嶺一帶。中一小支，自東支之二虎山，分出南至馬蹏峪，水簾

洞白楊洞一帶。東大支，及中小支，皆不甚長。惟西支自傲來峯，以西錦亘三四十里，重巒巨嶂，惜不及徧游也。水亦分兩支發源於南天門，目下乾涸，至對松山，始見流水。下經傲來峯，出郡城之西門外，名曰黃西河，又名潦河。東支發源於二虎山，自二虎山以南，大路皆在此溪之沿，名曰中溪，又曰環水。余粗識脈絡如此，餘不
及詳。

因昨夕陰雲凝雨，計五鼓，斷不能觀覽日出，遂高臥不起。而幕友黎紳齋，及薛叔芸，王鼎丞，叶亭錫等四人，登玉皇殿東軒，五更嚴風凝雨過後，竟得一觀日出之勝。乃知天下事未閱歷者，不可以臆測，稍艱難者，不可以中阻也。卯初二刻起行，下山中過水，匯洞，萬仙樓，均小停登眺。至山麓，王母池小坐。辰正一刻，即入郡城，下山行走極速，蓋登俗者別有一種山，橋長六尺許，兩擯，而向上，如一弓小橋然。昇夫以皮韋承肩，上下石磴，橋皆橫行。昇夫面皆向前，以直行，則皮韋正開在項後。橫行，則皮韋斜曳在肩側也。

此次登俗所心賞者，在廟則爲鎮圭，爲李斯碑，爲漢柏，唐槐，爲龍爪柏，爲扶桑石，在山則爲玉皇頂，無字碑，爲紀秦銘，爲南天門，爲御幃坪，此外雖有勝蹟，非所欽已。

由濟寧起程，至嘉祥縣，將謁曾子林廟。大雨之後，積潦盈途，行三十里，至新開河，茶尖，沿途見運河隄，橋樑行埤，卸憂慮之至。因思一律改爲板築，與程刺史繩武商議，良久，又行十八里，至嘉

祥縣。未正始到，住嘉祥書院。至宗聖廟，叩謁，行三跪九叩禮。廟中規模扁小，朽敗已甚。左子思配享，右孟子配享，後爲啓聖廟，名養志樓。无朽敗，不能庇風雨。旋至宗子五經博士廣菴家，一坐。其頤二門及大堂等一概頹毀，無存內室，亦甚淺陋。即雍正年間所賜『省身念祖』扁，亦無懸挂之處，僅度置於棹上。余前聞嘉祥聖裔式微，久思有以任卹之。日本捐祭產銀千兩，又贈廣菴銀四十兩，及見此景況，則又愾焉不安，怒焉不忍，而非人力所能速振也。

由嘉祥至南武山，本不過四十餘里，因路上處處隔水，繞道行五十餘里，始至南武山。未刻到已，正在紙坊集打尖，即住宗聖廟之東省身堂。廟在南武山下，山高約五十丈，一片頑石，不生草木。廟外內柏數百株，大約二尺圍上下，殆嘉慶間所植。附近居民種五穀者少，皆蓋及於曾氏閭族人丁，不過三百，貧苦特甚。文生曾毓鑑等來，備述窘狀。未正謁廟，先拜萊蕪侯廟，在正殿之西，後有寢。旋拜宗聖廟，廟修不知始於何時。初係宗聖在前殿，萊蕪侯在後寢。明正統間重修，始改爲宗聖在中，萊蕪在西。至萬歷間重修，有太僕少卿劉不息，碑記載曾質粹之孫名承業者，承襲時與訟事，碑立於萬歷七年。在廟庭之東南。至國朝雍正七年，請帑重修，規模始大。後有寢殿，前有御碑亭，刻純皇帝宗聖贊。兩廡祀弟子陽膚、樂正子春、東西各五人。中有宗聖門，前有石坊三座。酉刻謁林墓，在廟西南里許，北東西三面皆石山，墓在平地。今雨後墓道被淹，石馬翁仲皆在水中，僅墳未淹耳。亭堂及門，頹敗異常。

於片瓦無存。有碑曰：鄭國公宗聖曾子之墓。緣宗聖公墓久已佚亡，不知所在。明成化初，山東守臣奏嘉祥縣南武山有漁者陷入一穴中，得懸棺有石鐫，曾參之墓。宏治十八年，山東巡捕金洪奏請建享堂石坊，即今林也。余觀山石頑犖，地勢散漫，不似葬聖賢者，殊以爲疑。至章馱棚看新築之牆，高六尺，基厚一尺六寸，頂厚一尺二寸，長五丈。余以河沿隄牆全塌，故欲改爲板築。令程刺史先築數丈爲式，觀者以爲築成後半月不雨可保三年也。

仲興之兩岸數里，即桃源縣，又十餘里，即成子河。余本擬至成子河，看視捻匪竄清江之要隘。因隔水三道，陸路不能去，水路又不通，舳板遂不果去。殊以爲歎。旋又聞船行七十餘里，至雙興關泊宿，距棧莊僅十二里耳。聞清水潭二關決隄，高郵興化東臺鹽城俱被水淹，田廬漂沒，所憂者又不僅在賊矣。

七月十五日，自五河開船，距離淮僅十里。小泊，忽於西正二刻大風暴至，雷雨交作，冰雹掠面。附近舳板翻沈二隻，余船亦傾倒，危急之至。幸近岸側，各舟人下水拖船上岸。大風將頭篷二篷繩索扯斷，有如刀截，颺去江中。而船乃定。戊初二刻，風稍息，乃慶更生。聞譚鰲舟覆溺死矣。舳板覆溺八隻，死者四人。各船在下三五里外者，風略小，幸得保全。余生半經江湖風波之險，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安陸河中與郭筠仙凌荻洲同舟，狂風竟夜咸豐四年三月初七日，帶水師在岳州南洋港大風，猛起湖中各船多覆，港中之水被風捲去，各船皆擱於乾地。凡二日，風息水回。

而船始活，不謂老年又受此驚嚇也！夜遣人四處問壞船消息。至雒河集登岸一看，新濶縣城基即彭恬勳定濶所相視之處也。隄已浚，而城未修。又至雒河街上西頭，新築土圩，知縣即住其中。

以上丙寅

去年六月二十九日，清水潭決口，距馬棚灣十里。程觀察國熙承修此工，於十月二十二日興工，十二月初九日合龍。凡修運河西隄四百餘丈，實做掃工二百九十丈。余坐轎至該處驗工，由西隄行走東隄，工程僅及三分之一。尚有深塘掃工未做，余始得見挂纜進占之法。

至新河看瓜棧及河隄，東塢西塢。余三年二月至此，議挖新河，設立瓜棧爲過掣之地。其時尙是荒江寂寞之濱，今則糜市樓閣千櫛林立矣。

已刻與幕友至元武湖看荷花。出太平門同坐小船，每船約受三人，長約八九尺，窄行於荷花之中。自太平門外行三里許，登麟洲一望，旋復下船。麟洲之西北爲趾洲，爲老洲，其西南爲長洲，爲新洲。洲上向有百餘家，亂後復還不及一半矣。行五里至神策門，登岸進城。凡行荷中八里許，天氣陰而微雨，既不濕衣，亦無烈日。寶主樂之，自神策門行至妙相庵，約十里許，午未置酒申初散。興吳竹如、朱久香同看荷花至長洲，新洲登岸。在民家小坐，三洲中又有小湖，上有小山，旋回船。午正，陽正熾，燥熱殊甚。即

在城樓中飯。久香學使卽席作七律一首。

中秋約幕府諸友在樓上置酒。月出已高，爲雲所掩，勢將雨而未成。涼風頗動，稍息炎蒸之氣。

至後園一覽，自昨日起，調湘勇隊將後園瓦礫挑成二山。園係賊中僞忠王李秀成之府圍牆極大，周圍約三里許。雖蓋知府二府三府衙門於中，而空地尙有三分之二。故欲挑起瓦礫，以栽竹而種菜也。

至清涼山，看新修之翠凝亭，覽觀形勢。金陵城實太大，西北開地荒田太多。若將城縮小，小雞鳴山起至鼓樓，迤南至小倉山，順蛇山之脊，以至漢西門，當不滿十里。而神策金川儀鳳，定淮清涼五門均割截於城外，局勢當稍緊耳。

以上丁卯

泊黃浦墩，登岸一觀小金山。四面臨水，中一圓亭，約徑六丈，圍十七八丈許。樓上地下，周圍懸格，純廟題詩甚多。旋至惠山，觀昭忠祠及第二泉。

將往遊太湖，約丁雨生、中丞、李質堂、軍門及官紳等十餘人同遊。定以初七日，游木瀆、范墳等處。初八、九日，遊東西洞庭，閱視應設水師之所。開船行，二十五日，至木瀆。至許緣仲所寓葛岡，一覽水石之勝。旋肩輿至曠巖山，登絕頂極覽，歸至端園中飯。飯後肩輿至天平山，步行登山。有下白雲、一線天、中白雲、上白雲、四名。實則從山腳至山頂，尙不及二里。余陟其巔，同行丁仲承等五人

俱中道而止。下山後，止謁范墳，西爲高義園。因范文正公之義田

而立。純皇帝題扁，及詩碑在焉。東爲范墳，文正公之高祖唐麗水縣丞名某之墓在焉。墓在天平山之左，脅山質皆石，無土，羣石矗立。土人名曰萬芳朝天。結穴之處，有土方數十丈，其後石山壁立，亦不似吾鄉墳塋家所稱老山抽嫩枝，及落脈峯頂云云者。不知何以貴盛久遠如此？旋肩輿行三里許，至無隱菴。蓋天平山爲最高之主峯，南向其東，貼近左脅爲范氏先墓。又東曰牛頭山，中有御路，爲純皇帝幸范墳所由之道。又東迤邐而南，凡五峯。中一峯稍高者，朱家山，卽支礪山也。天平山之西，迤邐而南，凡四峯。其第三峯曰馬鞍山，與東邊之朱家山相對，卽無隱菴之後山也。其第四峯較高，卽靈巖山也。東西兩嶂，儼立相對。中間大壑，相距二里許。西正三刻，回木瀆登舟，往返約三十二三里。舟行將赴胥口，乃彼處市鎮，中間橋密而岸窄，余舟太大，節節逼隘。至一橋下，兩岸夾立石壁，良久不得過。余乃登岸，至許緣仲家宿，而令各船次第倒行，退去三里之下。丁中丞及司道等來會，游興爲之頓減。因改議明日不復游洞庭，東西山但至胥口一覽而已。

與丁雨生、李質堂同赴胥口，查閱太湖形勝。同登香山之巔，在胥口之西。其後爲小團山，大團山。最高者曰穹窿山。胥口之東曰清明山，亦曰胥山。其山腳拖入湖中者，曰菱湖。勢則迤而東北者，曰堯峯山。堯峯之尾，曰七子山。其與胥口相對，橫亘於此者，橫山則內曰橫塘。此皆濱臨太湖之山也。其湖中之山，東洞庭距胥

口約二十餘里，西洞庭距胥口約三十餘里。長沙山約距十里許。此目中所見者，其極北之馬蹟山，極西之大雷小雷，皆不見也。太湖若立水師，宜分三營。以一營駐東洞庭，轄蘇州吳長江，震四縣湖面，而西洞庭亦駐船數號，與浙會辦。以一營駐馬蹟山，轄常州陽湖無錫宜興荆溪四縣湖面。以一營駐大雷山，轄湖州長興烏程兩縣。湖面闕畢，回至木瀆。中飯後，開船自木瀆回蘇州。

至洋涇，回拜法國領事白來尼，傾誠款接。雖其母其妻子之臥室，亦預爲騰出，引余與丁李兩君閱看，所居樓閣四層，一一登覽。玉宇瓊樓，鏤金錯彩，我中國帝王之居，殆不及也。

以上戊辰四月

前日在青它寺打尖後，卽見大道之西，有一大山，蓋蒙山也。前日昨日皆見此山，并大路而北。本日自饜家城行十五里，至蒙陰縣大道，轉向西行，似卽蒙山北頭盡處矣。至蒙陽大道之西，有一石山，土人稱曰青雲山，卽磬山也。

出新秦城北，望見一山，土人曰蓮花山，一曰新甫山。過羊流店後，望見西北大山，卽徠山。將至羅家莊，則徠山將盡，泰山在日前矣。

至章夏打尖，大道循河而行。詢之土人，此河名葛乙河，其源其汝水分出，而雜以泰山各溪壑之泉，下游入大清河也。

將直隸地圖細閱，略考水道。約直隸大河不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三：曰南運河，其源爲山西之清漳水，濁漳水，河南之衛河。

山東分汶北流之運河，逕流至天津入海。曰際河，其源出雲，過承德府至水平府之際，州入海，曰北運河，其源出於古北口，獨石口外，至密雲合流，又匯以昌平州之水，玉泉山之水，南海子之水，至天津入海。由東西淀而入海者，凡四：曰漕汳河，其北源出山西之代州，南源出平定州，至衡水縣，分爲兩支，均經東淀而入海。曰豬龍河，其源爲無極靈壽之滋河，阜平新樂之沙河，涿源靈邱之澗河，至祁州合而爲一，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白溝河，其源出於房山，涞水，又匯易州之易水，乃經西淀東淀而入海。曰桑乾河，其北源出於蒙古，經過宣化，其南源出於朔平，大同，至保安州，合而爲一，至懷來縣入關，經東淀而入海。本年桑乾河決於蘆溝橋以下，至今未寒，故雄縣積水未消也。

以上戊辰十一月

將看承定河，行十一里，至玉皇廟，茶尖。旋行三里許，至灰壩，看減河。減河原所以減洩正河之盛漲。近因正河之身高於減河之隄，遂至減河反奪正河之全溜，而正河乾枯，積沙日高。減河下游，亦凝塞矣。旋看南上汛第九號，該處爲前裴文達公擬開減河之處，距灰壩僅八九里。如灰壩減河修復，則此間不必再開矣。旋至南上汛十五號，閘，仙，看，決口。該處於戊辰七月潰決，至百五十餘丈之寬，已於去冬修築，現存口門七十餘丈，須於二月興工。三月底合龍，乃爲得時。旋回至南上汛，打尖。尖後，行二十餘里，至龍王廟，南上汛署內住宿。中間過小清河一道，深僅尺許，又

於下游過河，卽永定河決口以下之流也。

至南下工十號，看去秋新堵閉之決口。蓋去年七月初七日，在該處決口。是日又在上游閘仙岱決口，此口無水，旋卽修堵。余嫌其單薄，須加培也。辰正，至南二工十四號打尖。中飯後，看金門閘，係乾隆三年建，亦滾水壩也。旋至南三工十三號，看已廢之草壩。此處本不應有工，惟十一號兩邊坑塘甚深，余雖未下車，心憂其險。旋過乾河，至北岸三工，看已經堵閉之旱口。此處緊靠北隄，有一深溝，正河分溜，竄入溝，不能容，以致潰決，頗難施工。旋至第十二、十三號，此處河如『之』字，初向北則十三號當其衝，折而向南，則南四汛當其衝，故兩岸皆險也。午刻在金門龍王廟拈香行禮。中止在十五號龍王廟拈香行禮。旋過乾河，至南四汛，暫住宿。此處至固安縣八里。

至龍王廟，將軍廟，先後拈香，看南四工四號險工，卽昨所看之之字河也。旋至九號看隄，自九號至十二號河身極窄，切通南隄河中隆起高土，如丘如山，高過南隄，寬則數十倍過之。若非剷挖河中大壩，南隄三四里極可危也。旋至十七、八號打茶尖，看大壩，此處於上年三月決口，四月堵塞，將合龍而不成。八月上流決口，此處河乾，乃築大壩，避坑塘之深。棄原隄不用，而於河中另築一隄，約五里許，開一引河，余嫌其淺窄也。自南四汛二十號起，至南五汛十三號，隄卑不過三四尺，寬不過三尺許，土牛高不過二尺許，真同兒戲。至十四號汛，嘗打尖飯後，至南五工十七號看險。

工。至南六工十一號，雙營住宿。

至南六工十一號，該處無工可查。但旌民貪佔游河沃饒之地，紛紛至戶部呈報升科，據爲己業，亦一勦視。旋至南七工四號，此處爲上年決口之處，內外坑塘甚深，河身中有一大州隆起，其高過於南隄，土膠而堅，洲之南隄之北，僅十餘丈，不足以容河身。又曲折迎溜，頂衝極可危也。再下二三里，看六七號新開之引河，於河身緊土中生開一河，底寬僅四丈五尺，面寬僅十二丈，深僅一丈四尺，斷不能容永定河之全溜。聞此下十六里，并無河影，純仗生開新河十六里。以下雖有河影，而節節高仰，計永定一河非處處開挖河身，別無良法，甚可憂也。

至新橋打尖。此橋本琉璃河水，今永定河於南上汛十五號決口，竄入琉璃河內，時有水泛溢民地。如新橋附近則泛溢頗寬，滴費觀察送到所勘新城縣、文安等處河道圖說。閱看良久，大抵直隸水患有二：北則永定河決口，竄入大沽河，而新城、文安、雄縣受其害；南則滹沱河改道，不入子牙河，而竄入灤河，而深州、饒陽、任邱、文安等處受其害。又聞麥稼已壞，無可挽救，水旱并災，民困已極，焦灼之至。

途中見麥稼爲旱所傷，高不過二三寸，節氣已屆收割，而吐穗極少。間有用人力施水灌溉者，高或六七寸，色青而穗亦可觀。稽康所云：『一溉者後亡。』信人力足以補大事之窮。然百分中不過二三分，餘則立見黃稿。縱三日之內大雨，亦無救矣。目擊心

傷，不忍細觀。

至南七工四號，驗收引河工程。正月所看之坑塘已填，隆起之沙洲已裁去鷄嘴，又在洲旁挑一引河，使大溜不得直灌南堤。第一段引河一百四十五丈，口寬十二丈，底寬八丈九尺，至四丈五尺不等，深一丈二三尺不等。凡行二十里許，至十五段工程丈尺均與第二段相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一里許，看十五段之末一截，則口寬僅九丈，底寬僅四丈矣。至十六段則口寬僅六丈，底寬僅三丈六尺矣。自此以下，余因病不能往，聞十九段口寬僅三丈，底寬僅二丈，不復成其為引河矣。旋回小惠家莊公館，往返約五十里。

看南六工十三號，南五工十七號，兩處工程。至南五十四號，汎著打尖，旋看南四十八號，以下之引河，大約口寬八丈，底寬三丈二尺，深一丈五尺。如此者七里許，以下再開溝工七里，則更窄更緩。以上至引河頭，則口寬底寬，各加二丈許。旋看十八號大壩，頗為堅實。又看十二號工切坎上如法。南岸做挑水壩，二座亦尚得力。又看九號工，靠河北坎裁去鷄嘴，開挖引河中，正二刻至南四大公館住宿。

至新橋打尖，即正月二十五日打尖之地也。飯後還行五里許，至民間捐辦。決河亦於初七日合龍，約夫役二千人，費錢萬串。內外不發官帑，余因費錢四百串。

由曹各莊起行，至北下四合龍處，所再一細看。旋過河，由南

岸行走，順引河而下。看中泓新挖之處，即幫中所稱張家墳一帶，中洪也。原河極為灣曲，今皆挖為直河，約二十里許。

至南七號看坑塘，即前此之廢河。昨日所看新大壩之後身也。又行十餘里，至龍王廟拈香行禮，又行十餘里，至南七工十七號，看新挖之河，亦截灣取直之工也。

順永定河而下，行十餘里，與大清河相匯。崇地山侍郎厚來舟次，與之久談。至船頭，同看與北運河相匯，旋又與子牙河相匯，入天津之圩闢。又與客入船一坐，旋至望梅樓，與南運河相匯，兩河同向北流，名曰海河，入海河四箭許登岸。

以上已已

至車邏壩，余甫起。早飯後，登東岸，看車邏耳關。劉受亭程敬之兩觀察，隨同閱看，餘官伺候者頗多。閱畢，復登舟行六里，至新壩，即程敬之今年所修之工，長六十六丈，寬六丈。正月四日興工，七月二十五日告竣者也。椿之排於海漫石以下者，不可得其得見之。椿三層，每層二排，三排不等，釘法尚堅。海漫石亦堅實，兩頭壩牆亦穩。又看南關耳關，旋至監工棚內一坐。茶畢，又至工廠內一坐，即程敬之住廠也。

至馬棚灣登岸，看隄工。即同治七年所修者。當時冒雨興工，礮築不固。今面上碎石已多坍塌，石下之土亦被水齧，卸入湖中矣。急須修補，而估計需五萬二千串之多，又難於籌款也。

十一月二十二日，移居新衙門，即百餘年江督舊署。亂後，洪

遊據爲僞宮者也。本年重新修造，自三月興工，至是粗竣。西邊花園工尙未畢，雖未能別出邱壑，而已備極宏壯矣。早飯後，移居至新署，儀門行禮，大堂行拜牌禮，旋至各處觀覽。

登福山望內洋及對岸之狼山，山頂有碑臥地，因土人誤傳高峯爲殿山，其下小阜爲福山，特立碑以辨其失。言高者實福山也。

六月初八日，梅小巖、孫琴西，請遊後湖。辰正出署，至太平門城樓小坐。同遊者爲薛慰農、山長、杜彝亭，觀察旋出城登舟，行七

里許。登岸，至平洲湖神廟，一看，小坐半時許，午初二刻返棹。清風徐來，一散炎融之氣，荷香撲鼻，不以盛暑爲苦。回至太平門，升輿進城，至妙相庵。未初二刻登席，酒半大雨，席接荷池，雨盛荷噴，景物清快。席散又在廟中遊覽，出廟陸行二里許，至通心橋登舟，行八九里許，至大中橋，小泊點燈。余船張燈八十三炷，同行之船各張五六十燈，及十餘燈不等。行至下游，遇商民燈船約三四十艘，燈最多者與余船同。喜復略見太平景象矣。

以上辛未

